

重塑生命

——一位父亲与聋女的双重奇迹

姜广平 著

北京出版社



重 塑 生 命

----一位父亲与聋女的双重奇迹

姜广平/著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重塑生命

--一位父亲与聋女的双重奇迹

姜广平 著

关注生命 心约幸福

周 弘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转眼之间，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知不知天命不敢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么多年来，我已学会把握自己、把握人生。

很感谢姜广平同志的《重塑生命》，帮我回顾重现了自己的这一段人生轨迹--我一生中最沉重而又最珍贵、最艰难而又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如果说读者能从中体会到我对女儿深厚而宽广的爱、女儿成长的艰辛与不易，那我就足慰了。

去年我听了李娜的那首《青藏高原》：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那一年婷婷已经大三，正辗转全国参加她的自传体电影《不能没有你》的首映活动。我像着魔了一样反复聆听着这首歌，禁不住潸然泪下。心想女儿的这一生，难道不正是一首无言的歌吗？作为她的父亲，我付出了比一般父母更多的心血谱写了女儿的这首歌。

我想，歌的震撼正在她的无言吧。

www.BOOKOO.com.cn

我曾仔细回味过我和女儿生命交互的三个阶段：欣赏生命、敬畏生命、愧对生命。聆听生命的历程让我的人生也充满了感动。在生命与生命的交互过程中，女儿教会了我坚强与忍耐，以及那种孩童与生俱来的乐观。女儿八岁那年问我：爸爸你崇拜谁？我就告诉她：我的女儿--你。这么多年了，我依然坚信这一点。如果说女儿比其他孩子幸运的话，那恰恰是因为她的不幸。女儿生命的残缺让我从最初便把着眼点放在了她的生命本身，而不是分数或者名次。

我想我比其他父亲更有理由认为父爱是伟大的。父爱的伟大在于它除了感性更具理性。这种理性包括坚韧、毅力与追求奋进。孩子能否成才决定因素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不在父母的学历、地位的高低，而在于父母是否拥有一颗清醒的心。作为一个聋儿的父亲，我想对所有健全与不健全孩子的父母说：乐观，乐观，再乐观；坚持，坚持，再坚持。如果你想做好孩子人生的设计师，首先自己要具备这个素质。你要给孩子力量，自己就要是一座“大山”。家长的心态对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回顾我对女儿的培养，经历了四个过程：就聋治聋、就哑治哑、智力开发到最后的良好心态的培养及健全人格的塑造，这也是《重塑生命》这本书的一条线索。培养孩子的良好心态至关重要。这一感悟是我集十年的心血和实践所倡导的赏识教育的灵魂：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直指成功还是直指幸福，是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人上人(或者不幸成为人下人)还是成为自己快乐并能给别人快

乐，自己发展并能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人中人，分水岭就在家长最初对孩子的培养目标的确定。

当今社会，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教育目标过分强调成功，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第一名，做“人上人”。这样的孩子容易盲目自信，容易强加于人。这种人上人心态往往导致众叛亲离，将来在社会上无法生存。因为事业成功并不代表快乐和幸福。

反过来，第一名只有一个，应试教育使大多数的孩子不是成了“人下人”，就是成了“人外人”，苦恼地度过一生。

而赏识教育的目标关注生命，直指幸福，培养出来的孩子心灵舒展，关系和谐，人格健全。大家都做快乐的人中人，欲望不膨胀，性格不压抑。一个与幸福有约的人，必然与成功有缘。

我想，女儿的成长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女儿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自己快乐并能给别人快乐的人。她坚信惟有快乐的成功才有意义。

每一个父母都爱孩子，希望孩子能成才，关键是会不会爱孩子，换句话说，这种爱是否合格。当今中国，各行各业都需要上岗证、合格证，惟有在教育孩子--这个关系到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家长却不需要合格证，也永远不会下岗。这也许正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悲剧所在吧！

姜广平同志为写此书付出了许多心血，我深为感动。好在大家

都是关注生命的人。至于其余的，就留待读者评价了。

第 1 章 上帝的阴谋

打开一帧老照片

很多故事的开头都很平常，平常得就像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人名言。周弘与他的那个失聪的女儿婷婷的故事也是如此，平常得就像你看到的南京这座都市里一段最不热闹的街景。

当然，平常中也有一些不寻常，那就是周弘的妻子林美在预产期已经到了的那一天，却没有半点就要生产的样子，让人有点捉摸不定而又有点担心。好像林美的大肚子里面埋藏着什么不祥的东西。

故事像一帧老照片，也像一部黑白电影，发生在很多很多年前。

1980 年 6 月 27 日，南京红旗机修厂的周弘像所有要做父亲的年轻人一样，对一个小生命就要降临，自己很快就要成为爸爸充满了一种狂喜。他早就算定了，他应该在今天做爸爸。他把妻子的预产期掐得准准的。很长时间以来，他盼望的就是这一天。

然而妻子隆起的腹部却很让人失望，妻子的肚子平静而从容，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周弘只得又骑上他的那辆老爷车咣当咣当地往厂里赶。到了班上，周弘一边心不在焉地做着事，一边看着车间的大门，巴望着门房的老张头像平时那样风风火火地跑到他的身边喊他快去接电话，而这个电话正是医院打来的。这个电话将会告诉

他，你的妻子林美就要生产了，你得快点儿赶到医院去。

可是没有，老张头没有出现。27日和28日都平平静静不紧不慢地过去了，两天时间像是过去了两年。妻子碰上了难产。在创造生命的辉煌时刻，主人公却必须忧心忡忡地担心着生命的毁灭。人类的生命诞生总是在很多时候与生命的毁灭同步，这不由人不揪心。直到29日，那个小东西才姗姗来迟。是个女孩子。这个小丫头片子从她娘的肚子里爬出来后，用那双惶惶的眼睛看了一眼这个缤纷的世界后，又立即闭上了眼。护士小姐用一个做惯了的动作在小女孩的屁股蛋蛋上狠拍了一巴掌。这个小丫头片子才“哇”的一声，响亮地啼哭起来，声音清脆而动人。这让周弘高兴了好一阵。他呆呆地看着这个小生命，直笑。“瞧你，三十岁的人了，像个傻子一样的。”妻子在产床上幸福地说。周弘这时才觉得应该安慰一下这个遭遇难产的做了母亲的女人，是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小生命接到了人间。周弘坐到妻子的床边，充满深情地看着妻子。林美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轻嗔了一句：“死相样子！”周弘摸摸自己的头，憨厚地笑了。

孩子从周弘手上一个个地传过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伯伯、叔叔、姑姑，最后又传到护士的手里。护士说：“都看到了，那就请你们先离开吧！产妇需要安静。”一个个这才恋恋不舍地退出了产房。

周弘暗地里就希望能做一个小丫头片子的爸爸。他甚至都为这

个小东西想好了名字。他想老婆会生下一个男孩呢，还是生下一个女孩？老婆让他替小东西想想叫个什么名儿，他还没有想好为男孩子取个什么名儿，却先想好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婷婷。婷婷，多好的名字，音调高高的，又扬了上去，好听极了。没想到，造物主果真送给他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真是开心极了。他不像他的爸爸和妈妈那一代人那样因为林美生了个女孩子而沮丧。周弘很高兴。女孩子好啊！他将会是一个溺爱女儿的父亲而绝用不着担心将女儿宠娇了。宠娇了的女儿也是一个好女儿。女儿将是一个高贵的公主，她就应该有些娇气。女儿好啊，浑小子才让人头疼哩！可要是个傻丫头就不会让人头疼只会让人破颜。还有，吻着浑小子有什么意思？自己硬茬茬的胡须扎到女儿的小脸蛋上让她觉着特别特别地痒痒然后做出那种难受的样子来，那才让人开心。

周弘忙不迭地将那辆老爷车推起来，然后猛地跃上去，猛地蹬上几脚，向自己的家中骑去。他要回去替老婆熬上点鸡汤。月婆子这时候是需要进补了。周弘一边蹬车，一边嘴里哼着愉快的小曲。邻居老李见了，说：“周弘，为什么这么开心？是拾到金娃娃了吗？”周弘扬起脸：“嘿，老李，倒真让你给说准了，我老婆替我生了个千金！”

老李笑了笑：“怪不得，做爸爸了。恭喜恭喜！”

“谢谢！”周弘愉快而响亮地回答说。

上班了，周弘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很快，全班组的人全都知道

了周弘做上爸爸的事，一个个地嚷着要周弘请客。周弘看躲不过，连忙去厂门口的商场买了许多糖果和香烟。回到车间，全都扔给了同事们，让他们乐去。然后，周弘自己也点燃一根烟，剥了一颗糖果扔进嘴里，美滋滋地咂巴起来。做爸爸的感觉就是不同寻常。

下班的信号一发出，周弘第一个冲到了车棚，拎出了自己的那辆破车。刚要跳上车，厂计生办的孙主任也过来取车，看见周弘忙成屁颠虫似的，便问：“周弘，你这是忙啥，脚不点地的？”

旁边的人都哄笑起来：“孙主任你还不知道？人家做爸爸了。第三商场的大美人林美替他生了个漂亮的女儿，你说他能不忙得慌？”孙主任点点头：“噢，是这样的。祝贺祝贺！我们计生办马上给你们一家子祝贺祝贺。”

周弘笑了起来：“孙主任，这可是你说的，我这就去告诉林美，也让她高兴高兴。”

“行！但可要注意喽，计划生育可是我们的国策哟。你得答应我坚决不生二胎。我们的工作你可千万要支持噢！”“好！孙主任，我答应你。本人周弘保证绝不会把我厂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给搞丢了。孙主任，不多说了，孩子和孩子她妈都等着我哩，我先走了，再见。”

“好咧！”孙主任高声地说，“这几天就不要来上班了，我替你请假。”孙主任话没说完，周弘就走得没个人影儿了。

回到家，周弘告诉林美说厂里要为他们生了女儿祝贺的事，林

美笑了，然后说：“你看你，恨不得要对全世界宣告你做了爸爸了，有什么嘛，不就是生了个赔钱货吗？”

周弘走到女儿的摇篮边，看着女儿熟睡的姿态说：“我愿意。婷婷，爸爸愿意赔钱，是不是？”说着用手去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小脸。林美说：“你别把她搞醒了，她刚刚睡着。”

周弘乐滋滋地说：“我一看到女儿就整个心都给她了。你瞧，多好看的一张脸，有鼻子有眼的。”

林美被丈夫逗笑了：“你这是什么话？还能没鼻子没眼？”随后又佯装生气地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有了女儿了，心思就全在女儿身上了，再也不会理我了。我也不理你了。”说完翻转过身不再理周弘。周弘知道妻子这是逗他哩，又继续仔细端详着女儿。周弘沉浸在做父亲的喜悦里。想要得到一个女儿就果真有了一个女儿，还有比这更加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吗？

父亲的梦

但那一天回到家时，周弘不像以往那样高兴。林美看着丈夫的样儿，关切地问道：“周弘，你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我遇上我的老同学方学东了。他跟我借点钱说要去上海替孩子看病。”“你借给他了吗？老方好长时间不与我们联系了。他孩子得了什么病？听说他的孩子也刚刚出生，和我们家婷婷差不多大。”林美关切地问。

“耳朵。孩子耳朵出了点毛病。说是他老婆怀孕时得了肺炎做

过胸透，就给孩子落下了这病。”周弘伤心地说，“老方家的那个孩子是多好看的一个孩子啊，却碰上了这码事。真让人伤心！”

“什么？做胸透会影响孩子？”林美惊声问道。

周弘点点头：“我也在书上看到过，孕妇切不可照X光。否则可能会使胎儿患各种疾病。”

“完了，周弘。我们的孩子也完了。我做过胸透，在怀婷婷五个月的时候。那次全单位的女职工做体检时我也做了一下胸透。”林美大惊失色地说。

“真的？”周弘慌忙问道，一边立即走到女儿的摇篮边，大声对女儿喊道：“婷婷，听见爸爸叫你吗？”

婷婷被惊醒了，她睁开眼，望了望周弘，随后扯开嗓子哭了起来。“你这样叫喊她怎么会听不见？”林美嗔怪地说。

周弘的脸色缓了下来，说：“看来我们婷婷不会有问题。”周弘声音很低，像是在对自己说话，又像是在祈祷。

但周弘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女儿的听力好像还是有问题。自从听说林美曾经在孕期里做过胸透，周弘就始终没有能放下心来。婷婷就要满月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让他不敢接受的事实：婷婷和他的老同学方学东的孩子一样，耳朵是有点问题！

周弘在婷婷的摇篮边，一边故意大声说话，一边手里摇着小手鼓，他想婷婷应该对此有反应的。可是他失望地发现，女儿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周弘的心情一下子灰暗了下来。他对妻子说：“林

美，看来不好，我们的婷婷好像也有了问题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你今儿个是怎么了？没事找事。婷婷今天是不想理你了！冒冒失失的，也不怕被别人笑话。”林美说，“别再谈这个话题了！孩子好好的，你是咒孩子呀？搞得人心烦。”

周弘站在摇篮边，仍然一副不放心的样子。他没有再说什么，对妻子笑了笑。但周弘笑得很不自然。

周弘到底还是不太放心。婷婷满月后，他趁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将女儿抱到了医院，找到了五官科，让医生帮查一查孩子的耳朵有没有问题，那是婷婷出生后的第四十八天上。女儿的耳朵究竟有没有问题，这事搁在心里好生让人放心不下。

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看周弘一副不放心的样子便觉得有意思。他对周弘说：“你怎么会认为这小孩子会有听觉上的问题呢？”

周弘对医生说：“她妈妈怀她的时候做过胸透。我有一个同学的孩子就是做了一次胸透后耳朵出现问题的。医生，你千万要帮我查一查。”

医生说：“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如果做过胸透，现在就已经能看出毛病来。如果没有什么毛病就不会有什么毛病了。”一边说一边对着婷婷做了几下手势，大声啊了几句看婷婷有没有反应。

婷婷在周弘的怀抱里看看医生，眼睛眨巴了几下。

医生又对周弘说：“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做过胸透后会引发各种病，也不一定就是耳朵的问题。还有，也要看是什么时候胸透

的。前几个月与后几个月进行胸透对孩子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如果正好错过了容易引发问题的那个时间，那么孩子还不一定有问题。你这位家长要放宽心，不要想得太多。你还是先回去。孩子还小，要进一步测定还不合适。我看，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是多大的问题，不会影响她将来的。你这个做家长的不要有什么不安。行了，你先回吧。下一个。”医生对后面一个病号喊道。

接下来的病号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病人的家属说老人家已经八十四岁了，这些天突然发现耳朵不那么好使了。请医生帮着查查。

周弘怔住了，他想起今天正好是女儿出生后的第四十八天。周弘叹了一口气，人家八十四岁，可我女儿才四十八天。怎么会这么巧？女儿的耳朵真的没有问题吗？但愿我的女儿什么问题也不要。女儿还小，生命才刚刚开始，如果要有有什么不幸，就让我周弘来承担好了。这个八十四岁的老人把周弘的心情搞得很糟糕。一个是将要入土的老人，一个是新生的小生命，怎么也扯不到一起的，自己为什么要把这扯在一起？可这种巧合又很让人不放心，但愿不要有什么不幸发生在女儿身上才好。

周弘抱着女儿走出了五官科的办公室，仍然还是那种不太放心的样子。但医生的话他还是信的。医生说孩子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一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周弘惟一的指望就是孩子美美地喊一声：爸爸！爸爸，那将是世界上一种最美好的呼唤。周弘想。

像所有年轻的父亲一样，周弘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宝贝女儿。他不断地对女儿喊：“婷婷，叫爸爸!快，叫爸爸!”

周弘那种期待的神色也感染了林美。在周弘要孩子喊爸爸的时候，林美也睁大了眼睛，殷切地看着女儿，希望女儿能够美美地喊一声爸爸或者妈妈。自从她知道胸透会影响胎儿后，她也开始隐隐约约地担心。好几次她在梦中都盼望女儿叫一声妈妈，梦中的婷婷也果然喊了他们爸爸妈妈。可她又听人说过，梦中的事情与现实正好相反。她又开始害怕了。她常常暗暗地祈祷女儿千万不要有什么意外。如果要有有什么不幸与意外就让她来承担好了，都是因为自己没小心才让一家人忧心忡忡的。真该死，怎么就没有想到做胸透会有这些麻烦哩!

周弘在夜里不怎么睡觉，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伏在女儿的身旁看女儿的睡相。婷婷的那张小脸像一朵花一样地盛开在昏黄的灯光下，非常好看。周弘披衣坐在婷婷的身边。忽然女儿在梦中伸了个好看的懒腰，接着非常清晰地喊了一声爸爸。那一声爸爸喊得从容而自如，脆嫩而响亮，把个周弘乐坏了。他赶忙把林美摇醒，告诉她他们的女儿在梦中喊了一声爸爸。林美嘟哝了一句又翻转身睡去了。周弘心头一阵狂喜。周弘做了爸爸了，他最想的就是女儿能喊一声爸爸。如今女儿终于开口了。这能不叫周弘高兴吗?周弘俯下身，百般爱抚地亲了亲女儿。但他又怕把女儿给搞醒了，周弘小心翼翼，充满了父亲的慈祥。

第二天，周弘有点怪林美：“怎么睡得那么死？女儿真的喊了一声爸爸。”林美半信半疑地说：“怕是在做梦吧！她怎么就不喊妈妈呢？一般来说，孩子第一次开口说话总是先喊妈妈的。你肯定是在做梦。”

周弘没有再讲什么。但愿这不是一场梦。女儿真的开过口喊爸爸。但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内，连周弘自己都相信了，那一天可能是自己的一场梦。因为从那以后，很长时间内，他真的只是在梦里才能听到女儿那种甜甜的呼喊。

父亲的泪

“周弘，电话！”门房的老张头在门外叫道。

周弘连忙扔下手里的活。是厂里的托儿所打来的。托儿所里的小李阿姨焦急地告诉周弘：“周弘，你们家女儿得病了，烧得很厉害，你快过来看看。”周弘二话没说，丢下手里的活儿赶紧向托儿所跑去。周弘赶到托儿所，李阿姨告诉他说，刚刚带婷婷到厂职工医院打了一针退烧针，现在好像好多了。周弘看看女儿，小脸还是红扑扑的，目光无神，躺在小床里，安静得像只小猫。周弘放下心来，关照了阿姨几句就要离开，说：“厂里还有很多事，下了班我会再来。”

可就在这时婷婷像发了疯似的哭开了，好像不想让爸爸离开似的。周弘把女儿抱起来，婷婷在周弘的怀抱里一个劲地哭闹。周弘喊道：“婷婷！婷婷！婷婷！”可孩子还是一个劲地又哭又闹。周弘问

小李：“这是怎么回事？”小李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药性发作了，孩子有点难受。”周弘想想，倒也是，就对小李说：“小李，麻烦你多关照关照。”小李说：“没关系，你放心吧！”

周弘下午又去托儿所看了看女儿。女儿很安静。小李说：“周师傅，婷婷下午还有一针，你就带她去打一下吧。药水在医生那里，你去了就知道的。”

打完针，周弘把女儿抱回到托儿所。这时婷婷又开始哭闹了。婷婷哭喊得撕心裂肺声嘶力竭，像发了疯一般。周弘没了主意，不知道女儿这是为什么。小李说：“周师傅，你先去吧，这里有我。可能又是药性到了。”周弘将信将疑地放下孩子走了。第二天，婷婷的热退了一些。遵照医生的吩咐，周弘又抱了女儿去医院打针，上下午各一针，说是为了巩固药效。可打完针后，婷婷还是发了疯地惨叫。周弘心下大为不忍。他对医生说：“这针不要再打吧，女儿哭得太让人心疼。”医生笑了笑说：“孩子嘛，都这样怕打针。你们这些做家长的光知道疼孩子，就不知道良药苦口的道理。有你们这样疼孩子的吗？”周弘不讲话了。下午打完针后，女儿照样是大哭个不停。孩子这一哭，周弘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哭了起来。医生埋怨道：“没想到你这个当爸爸的，这么心疼孩子。”周弘没吱声。等女儿不再哭了，周弘这才把女儿抱上自行车，然后骑上回家。婷婷病好了，热也退了。可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总是蔫蔫的，打不起精神来。喊她的时候，也不像过去那样对着人看，对着人笑了，一副

没有任何反应的样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周弘的心：女儿出问题了，而且一定是在耳朵上面。女儿的耳朵真的出问题了。自己一直担心的事终于无情地发生了。

周弘赶紧找出女儿的病历。医生的字龙飞凤舞，一副不想让人识破天机的样子，但周弘还是隐隐约约地看清了医生替女儿配的药：庆大霉素！

糟了，一定是药物中毒，副作用发了。周弘发疯一般地跑到了厂门口的门房里，跟老张头借过电话。周弘拿起电话，拨通了厂里的医院，要那个替婷婷看病的医生听电话，质问道：“你为什么要给孩子用庆大霉素？林可不是也能消炎退热吗？就是用青霉素或者安比也行的啊！现在你让我怎么办？我的女儿耳朵出了问题了！”

医生在电话里对周弘说：“这些道理我们比你懂。可是医院里暂时缺那些药，只好用了庆大霉素。”

“我的爷哎，你难道不知道庆大霉素是有副作用的吗？”周弘怒气冲冲地责问道，他已经顾不得什么了。

对方也已经没有了好的口气：“我做医生这么多年，当然知道庆大霉素是有副作用的，可那要看人。有人就不会有副作用。再说，我们对你的孩子用的是小孩子的剂量。你大惊小怪什么？敢对我这样讲话？你知道你那小东西当时病得很重吗？我要不这样做，出了问题谁负这个责任？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人。”话没说完，对方撂下了电话。

完了，女儿出了事了。女儿的耳朵这下真的完了。自己隐隐担心着的事情终于还是无情地发生了。先是 X 光的摧残，接着是庆大霉素中毒，女儿再怎么好的身体也会出事的。何况她才是个幼儿。

周弘慢慢地放下了电话。他的眼泪涌了出来。

绝望的声音

周弘踏遍了南京所有的大医院，得到的回答是，这个孩子耳朵是不行了。X 光的摧残，庆大霉素药物中毒，雪上加霜，孩子的耳朵是没治了。所有的医生都摇头，这是没法治的了。但还好，小命没有玩儿完，也没有尿毒症的迹象，否则就麻烦了。医生们说。

周弘哭丧着脸，从一家医院走到另一家医院，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周弘不死心，他相信女儿的耳朵一定没有问题，他的女儿一定还有救。他要到外地去寻医找药，他一定要治好女儿的耳朵。周弘到厂里请假。厂里也非常关心这件事。这是一桩发生在厂里的医疗事故，厂里对此也就感到难辞其咎。厂长对前来请假的周弘说：

“周弘，你就放心去求医吧，孩子的事重要，这事情我们厂里也有责任。厂医的责任我们是一定要追究的。以后你就不要再向我请假了，只要对计生办的孙主任打个招呼就行了。你要全力以赴把孩子的耳朵治好，这是件大事。你的工作我们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和孩子的路费、药费，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帮你解决。去吧，要尽量把孩子治好。”周弘站在厂长面前，感动得眼泪直打转，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没想到，自己小孩子的事厂里会这么重视。周弘说：

“厂长，我……”

厂长说：“周弘，你还在这儿磨蹭什么？还不快去办事？我告诉你，婷婷的事就是我们厂的事，你一定要把孩子治好。”

周弘抹了一把眼泪，对厂长说了声谢谢后便回转身走出了厂长办公室。他要去北京替女儿看病。

北京去过了。西安去过了。所有大医院的回答都还是那句老话：这孩子已经双耳全聋，没法治了。周弘的心在流泪。他没有想到，女儿小小年纪就遭受到这样的厄运。孩子还小，他心爱的婷婷还是个混沌未开的孩子，可她就要面对这样的灾难了。周弘的心快要碎了。

接着要去的地方是上海，周弘对这下一站的寻访也不敢抱太大指望。周弘手里搜集有很多报纸，每张报纸上都登载着妙手回春治愈耳聋的广告。在北京，他又得到一张报纸，这份报纸上说上海有一个著名的耳科医生，他有的是回春之术。

从上海回来时已是晚上，周弘已经疲惫不堪。他和林美站在繁华的南京街头，心里万分凄凉。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上海那个著名的耳科医生。可当他们满腔希望地面对这个国内比较权威的专科医院里最权威的专科医生时，他却只能对周弘耸耸肩膀摇摇手：“没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看脑干电位测定的结果显示这个小孩子双耳全聋。”专家在诊断书上写道：

脑干电位显示双耳全聋

解释病情：目前尚无特殊的治疗方法手段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林美问道。

周弘沮丧地说：“我们还是先回到爸爸那里吧。”

敲开周弘的父亲周宇锋的门，夫妻俩抱着女儿迈进了门槛。两个老人都还没睡，在等着孙女的消息。老母关切地问：“周弘，婷婷怎么样了？医生说还有治吗？”周弘蓄积很久的悲伤这时一下子像找到了一个决口，汹涌地喷了出来。他伏在老娘的膝上失声痛哭起来。随后，林美也啜泣起来。老人什么都知道了，老人没有说话，默默地淌下了眼泪，轻轻抚拍着儿子的双肩。一家人就这样流泪到东方发白。

周弘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

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升起在这座叫做南京的都市上空。那一轮黄黄的太阳无力地挂在街道的东边天际，雾气把它搞得朦胧而又悲伤，就像周弘的心情一样。周弘现在彻底地失望了。他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世上，是有一种叫绝望的东西的，也有一种叫命运的东西。他现在不得不绝望地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儿双耳全聋的厄运。女儿的听觉被一个魔鬼剥夺了。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医生也无法把女儿的耳朵治好了。女儿现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聋童了，女儿才不到两岁。女儿在不到两岁的时候就再也无法听到这个世界上一切最美妙或者最糟糕的声音了。女儿将永远生活在听觉的黑暗里，她的听觉将不知道什么叫光明。女儿，我可怜的女儿。周弘现在才知

道为什么女儿在用完庆大霉素后要那样撕心裂肺地哭闹，为什么要像疯了一般了。那时候女儿沉入了听觉的黑暗里，像一个人一下子掉在了黑暗的海底，她只有奋力挣扎才能挣扎出海面，才能看见光明。女儿能不挣扎吗？周弘的感觉一下子敏锐了起来，好像自己现在也失去听觉了一般。不错，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会挣扎，周弘对自己说。那时候，世界一定像一部无声电影一样，女儿一定是想挣扎出这个黑暗的重围的。可女儿太小了，她太没有力量了，她只能像一个小疯子一样拼命哭闹。她还能干什么呢？女儿，我可怜的女儿，在你碰上这种厄运时，你的爸爸妈妈也同时遭遇上了灾难。

这就是命运。命运就像一个工于心计的阴谋家一样，借上帝之手将厄运与灾难放在了一个年轻的父亲面前。现在，就要看你这个父亲怎么办了。周弘能怎么办呢？

城市苏醒了。街上已有了早起的人们。他们在打太极拳，他们在舞剑，他们在沿着街道跑步。这些幸福的人们，你们好！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走在你们身旁的是一个绝望的父亲？愿你们永远幸福。愿你们永远不要有听觉的黑暗和压迫。早安，朋友！

世界没有任何变化。人们仍然在自己的过去的轨道上运行。变化了的只是你，我可怜的女儿！残疾就像是上帝玩弄的阴谋已经包围了你这个毫无戒心的美丽的小生命。

的士们也开始忙碌了。有一辆停在了周弘的身边，司机探出头，很有礼貌地问周弘：“要打的不？”周弘没有说话。周弘悲伤地摇了

摇头。的士慢慢地跟了周弘一段路，最后失望地开走了。周弘停下来，出神地看着的士开离了他的视野。

第2章 要做中国的“大岛茂”

幼儿园里的小鸟

所有的医生都说，婷婷这孩子是没治了，这双耳朵这辈子是一个问题了。周弘问道：“那么这孩子将来该怎么办？她将来怎么办呢？”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上聋哑学校了。”医生说。

这样的对话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重复了上千遍。可周弘还是反反复复地问下去，就像那个叫祥林嫂的女人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讲述她的阿毛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周弘不是为了倾诉，只是不太相信不太愿意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女儿不会就这样没治，女儿不会就这样没治的！女儿难道真的就不能甜甜地喊自己一声“爸爸”喊妻子一声“妈妈”吗？女儿难道就永远是一个小哑巴吗？她真的无法和正常的人进行交流交往吗？女儿就要满三岁了。别人家的孩子活蹦乱跳的，可我们的婷婷到了外面不敢动，也不能讲，就像个土拨鼠，让人看上去非常可怜。周弘这几年也确实像个女人，除了反反复复地唠叨，反反复复地思量，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流泪，动不动就不像个男人。灾难整个儿地把人改变了。灾难就是这样把一个人改变了的。你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可事实就是这样的，你又能怎么办？周

弘觉得人如果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这一天他又流泪了。

这一天的风很大。那种叫白毛风的大风一个劲地吹。人走在大街上都能看得见那种风的颜色，惨白惨白的，和人嘴里呼出的一个样。西伯利亚的寒流说到就到了这个城市，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都没能挡住这些滚滚的寒流。街上阴冷异常，比往年都要冷。

周弘到厂里的幼儿园去接女儿。

婷婷到厂里的幼儿园上学了。说是上学，其实这只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只有周弘一家人知道，那其实并不是上学。可那不是上学又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周弘不就是不想让女儿生活在那个聋哑人的圈子里吗？但所有的幼儿园都不想接受婷婷。园长们说，这让我们怎么办呢？她一个聋哑孩子，不知道说，不晓得听，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要拉屎撒尿，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们做游戏。你这不是让我们的阿姨为难吗？园里那么多孩子，我们总不能只为你一个孩子。这样我们也不好向其他小朋友的家长交待，人家也交了那么多费用。最后还是厂里的幼儿园接受了婷婷。厂长是个好人。厂长说，你先去找好的幼儿园，找不着了，就到厂里的幼儿园先呆着，我们随时都欢迎婷婷。但厂长也还是和大家一样劝周弘：周弘，认命吧！人有时候是不得不认命的。还是面对现实，准备再生一个吧，指标我会帮你跑的。这些年你确实也不容易。

周弘在这个慈眉善目的厂长面前，又表现得像女人了，他流着

泪对厂长说：“厂长，我有时候也真的很想再生一个，可是我怕将来不好向孩子交代。再说，如果生下来的那一个对姐姐不好怎么办？我一个做父亲的可以承担婷婷的一切，可你让她的弟弟或者妹妹怎么承担？再有，到时候，他或者她是不是就一定肯承担？就是他们肯承担了，他们的眷属呢？谁知道又会怎样对待婷婷？”厂长说：“周弘啊，真没想到你会想得这么多，这么远。婷婷这孩子看来是遇到一个天下最好的爸爸了。但愿上天有眼，让我们的婷婷能够开口讲话，能够喊你一声爸爸！”厂长说到这儿时，竟然也有点要流泪了，他被周弘感动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婷婷遇上了这样的爸爸是婷婷的造化。婷婷如果懂事的话，她会为她有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的。她会相信，就是她什么都失去，有这样一个爸爸，也是拥有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周弘，你以后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开口。噢，对了，最近经济怎么样？要不要厂里想点什么办法？”厂长说。周弘说：“厂长，谢谢你！最近还勉强能凑合，上次你帮我把到外面的费用都报了，我还没有谢谢你呢！”“什么话？应该的应该的。以后缺什么尽管开口。”

厂里的幼儿园条件就差多了。几十个孩子就一个小张阿姨在那儿对付着。周弘好几次去接孩子的时候，都发现婷婷蜷缩在墙角里，呆呆地看着别的小孩子玩。周弘出现在幼儿园的门口时，婷婷仍然一个人躲在其他孩子们的后边，瑟瑟缩缩地蹲在墙根下。婷婷明明看见爸爸了，但她也不敢越过那些孩子走到前面来。周弘分开那些

孩子走向女儿时，一个小朋友悄悄地对身边的小朋友说：“看见了吧，他是小哑巴的爸爸。”周弘掉转头，看向那个说话的小孩。那个小孩忙把头偏向了另一边，不拿正眼瞧他。周弘很想扇他一记耳光，可再想想，与孩子计较什么？再说，婷婷反正也听不到，就让他说又有什么了不起。婷婷如果听到了，那才让她伤心哩！

周弘走到婷婷的身边，把手伸向女儿，女儿这才把膀子架起来。抱起女儿，周弘又习惯地把手伸向女儿的裤裆里。每次来，周弘都有这样的动作。他这是在摸婷婷有没有将小便尿在裤子里。婷婷大小便都不敢对老师说，婷婷说的话老师听不懂。多数情况下，老师也不愿意听婷婷说什么。要想听懂婷婷的话确实不容易。那其实不是什么话，它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用手用身体来表达的。很多时候，就连周弘也无法搞懂女儿的话，老师当然也就不能全部听懂。婷婷只得常常将大小便自己处理在裤子里。婷婷一定早已知道自己比别的孩子糟糕了，她于是呈现出一副很自卑很怕人的样子。她不敢看任何人，甚至不敢看向爸爸。女儿的心，周弘能够体察。周弘清楚地记得女儿第一次尿湿裤子的那一天的情形。那一天，婷婷看见爸爸来接她了，便躲到了桌子底下。周弘还以为女儿这是在和自己玩捉迷藏哩，从桌子底下拉出女儿时，女儿竟然哭了。周弘莫名其妙地看着女儿，哄女儿别哭。抱女儿上自行车时，才发觉女儿把裤子尿湿了。“孩子，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憋在裤子里呢？你为什么不喊老师帮助，或者你可以举手的啊！”周弘对女儿说。周弘明知

女儿无法听到他的话，但周弘伤心地说着时，已经想不到这些了。而且，在潜意识里，周弘从没把女儿当作聋哑人。

今天婷婷仍然还是那样。整个裤管都是湿的，又是在这寒冷的冬天，裤管冻得像个冰棍。女儿冻得直打哆嗦，小嘴唇也冻得发紫。周弘对女儿说：“婷婷，你怎么搞成这样了？你是不敢对老师说，是吗？你举手啊！”周弘看着女儿有点发紫的嘴唇，掉下了眼泪。婷婷好像知道爸爸为什么流泪，婷婷也流下了眼泪。

周弘在离开幼儿园之前，决定找小张阿姨说一说。他偷偷地拭干了眼泪，然后走到张阿姨面前说：“张老师，以后还请你多帮帮婷婷这孩子。你看她今天又把裤子尿湿了。”

小张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对周弘说：“周师傅，你让我怎么个帮法？这么多的孩子，她不说又不举手，你让我怎么知道她要撒尿还是要拉屎？”

“那是，那是。可是我们家的小孩子她有点儿怕人，她不敢对老师说的。”周弘很痛苦地笑着讨好般的对小张阿姨说。

“怕啥？怕我还是怕谁？哪个还会吃掉她怎么的？你去打听打听，我对所有的小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也没有偏谁，也没有欠谁的。真是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怕，怕什么？”小张有点气愤了。周弘知道自己说话没有注意，得罪了老师了，连忙向小张解释说：“张老师，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你怎么了，我是说孩子胆小，不敢说话，又担心打的手势你们搞不懂。这全是我们的问题，

我不是怪老师。张老师，你千万不要见怪。婷婷这以后还要你多多费心多多费心哩！这大冷的天，还请老师多多关照。”周弘忙不迭地对张老师打招呼。话不投机，周弘没敢再说下去，连忙转身离开幼儿园。周弘把女儿抱到自行车的后座上，然后把自行车推出了幼儿园的大门。这一天，周弘没有骑到自行车上，他怕骑上车后冷气会呼呼地从衣领口灌进女儿的身子里，孩子已经快冻僵了，再经不住冻了。可就在周弘走出幼儿园的大门时，他听到了小张在他身后嘟哝了一句：“一个小哑巴也往这儿送，关在家里自己照看得了，麻烦人干什么？”

已经走出幼儿园大门的周弘再也没有忍住，他又掉下了眼泪。女儿被冻成这样，他心疼不已，可是还不能对人说些什么。有谁知道一个残疾儿童的家长那种悲怆而又绝望的感情呢？天啊，谁来拯救我的女儿？谁来把她拉出那个无声的黑暗世界？又有谁来同情我们这些可怜的家长？周弘边哭边想。

婷婷被爸爸送到幼儿园时，小朋友们一齐叫着，小哑巴来了，小哑巴来了。婷婷当然听不到小朋友们在喊什么。她只能看到小朋友们的嘴张开又合上，可却不知道小朋友们在说些什么嚷些什么。她知道，他们一定是在说她什么。他们在说着嚷着的时候，都朝她看着。她知道那肯定是在说她。长时间以来，婷婷已经知道了，他们不会有什么好话说的嚷的。他们说着嚷着的时候很开心，可她走近他们时，一个个都不理她，没有人去拉一拉她的小手，也没有人

仔细地欣赏她漂亮的发圈和美丽的新衣裳。每个小朋友的身边都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只有她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她只能像一只孤独的小猫躲在远远的角落里。她看向老师，可是老师不看她，也没有对她露出过笑脸。婷婷知道，这都是因为自己什么也听不到。她有好几次都能感觉到，她的头脑就像一个密闭的穹庐，里面黑乎乎的。有时候，那个穹庐里有些声音，那是一只小蜜蜂在嗡嗡嗡地飞着。那只小蜜蜂想要飞出那个黑乎乎的穹庐。可那只可怜的小蜜蜂怎么飞也飞不出去。婷婷很为它着急。

婷婷看见小朋友们叫着嚷着的时候，爸爸的脸色很难看也很怕人。婷婷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知道是不是她惹爸爸生气了。爸爸把脸转向了那几个叫着嚷着的小孩，那几个小朋友把脸转向了外面，有的把头低下，嘴巴也不动了。后来，婷婷的爸爸走时，那几个小朋友又来神了，全都指着爸爸的背影说着叫着什么，而且又都在笑，笑得腰都弯了。他们还一边指着婷婷一边嘴又开始动起来。婷婷不知道他们嘴里在嚷些什么。婷婷不理他们，一个人噘着小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后来一定是下课了，小朋友们一个个像小鸟一样飞出了教室。他们飞到了滑梯上、木马上、空中飞车上、秋千架上。婷婷没有飞。她没有翅膀，她飞不起来。她也是有翅膀的，可好几次，她飞过去的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把她推到一旁去。她于是只能在一旁呆呆地看别的小朋友兴高采烈地玩。今天，她仍然没有飞出去。小朋友们

都离开教室后，她才从教室里走了出来，呆在墙角里看着别的小朋友快快乐乐地在阳光下玩耍。婷婷多想和他们一起玩个痛快啊。可婷婷知道，他们是不会和她一起玩的。后来一定又是上课了。小张阿姨在门口对着那些小朋友挥了挥手臂，那些小朋友又像鸟儿一样飞了回来。婷婷看到小朋友们纷纷地飞回了，她没有像以往那样，走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一天，婷婷一反常态，在小朋友们都飞回到教室后，就像一个小疯子一样，疯狂而又快速地冲到了滑梯上，然后又飞快地滑下来。接着，婷婷冲到木马上狠狠地摇晃了好几下。最后，她冲到了秋千架上。她不知道在她去玩这些大玩具的时候，小朋友们一个个都在教室里笑着嚷着：小哑巴一个人在玩，小哑巴一个人在玩！小哑巴今天一定要被老师熊个臭死了。可是今天小张老师没有像以往那样。小张老师将手指压在嘴唇上，对着孩子们噓了一声，意思是让孩子们不要惊动婷婷。后来，小张老师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孩子们再怎么嚷，婷婷也是听不到的。后来，她带着微笑走向了婷婷。她在想，婷婷不应该被剥夺了玩的权力。她觉得自己以前也许有点太过分了，对婷婷，还有她的那个戴眼镜的爸爸。她以前确实没有想到婷婷其实是一个好孩子。如果她有错，也只不过因为她是个小哑巴。但这能怪一个无辜的孩子吗？要怪也只有怪她的爸爸妈妈，怎么这样不当心，把孩子的耳朵搞成这样。小张老师想起来了，婷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高高兴兴地玩了，她总是在别的小朋友们玩的时候一个人呆在墙角里傻

看。这个孩子!自己也是很不对的,作为一个教师,她觉得过去对这个小女孩没有给予过太多的关心。想到这里,小张阿姨从教室里走出来,向婷婷走去。

婷婷上了秋千架,打算玩完秋千就立即回到教室。她也知道,今天她错了。但她豁出去了,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下次一定不了,婷婷下次不敢了。婷婷想,下次我不会这样顽皮了,这是最后一次。可是在婷婷就要爬上秋千架时,她看见张老师向她走来了。她吓坏了。她胆怯地下了秋千,站到地上捏弄着衣角。然而张老师今天没有拉婷婷回去。恰恰相反,她又把婷婷抱到了秋千上,和婷婷一起玩起了荡秋千。婷婷笑了,张老师也笑了。阳光下,她们笑得很好看。教室里的孩子,一个个都把头凑到了窗户的玻璃后,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孩子们都不讲话,屏声敛气地看着眼前这个感人的场面。

婷婷玩得全身冒汗时,才停了下来,然后把手伸向了张老师。张老师带她回到了教室。

婷婷每天都很不开心,只有到了家里她才能对爸爸妈妈撒点娇。可今天她玩得非常开心。爸爸来接她的时候,笑容还在她的脸上。可怜的孩子,她其实只要一点点阳光,只要一点点爱意,就足够很够了。

呼唤声音

怎么办?

周弘开始抽烟了。没有人的时候,他可以连续抽好几个小时。

很多日子过去了，他都没有想到该怎么办。他希望婷婷能够好起来，可他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把女儿带向自己面对的这个有声的世界。他不相信，难道就真的一点法子都没有了？他可以倾家荡产，为了婷婷，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双眼和双耳全部给别人，就是换掉自己的心肝什么的他也甘心，只要能换回女儿的听觉。

很多人都在劝他再生一个，为了婷婷的将来，更为了自己的将来。你们总有一天会老的，你们得有个好儿女为你们的晚年尽孝。现在看来，婷婷是不能帮你们什么了。你们总不能到时候就去敬老院吧！就算你们进了敬老院，你们的婷婷又怎么办？总得要有人为她做点什么，她老了的时候也需要有人替她端茶送汤的。

周弘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周弘知道自己是无法回避这些问题的。转眼之间，婷婷已经三岁了。三岁的婷婷还不能听到声音，也不能开口说话，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了。但要治好婷婷，好像又没有什么指望。周弘曾经有过指望，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女儿的耳朵一定能治好。婷婷既会为她自己的一生做好安排，也会替爸爸和妈妈的晚年做出很完美的安排。婷婷会做到的，因为婷婷一定会好起来。

可现在周弘实在看不到可以好起来的希望。现在他只是一个哑巴的父亲。他每次都是在“小哑巴的爸爸来了，大家快来看小哑巴的爸爸”的叫喊声中来了又去了的。他的心都快碎了。他知道，孩子们看他是小哑巴的爸爸，那些大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看他？他带

孩子出外，只要婷婷做出什么手势或者用她那种让人难以理解的语言对他说话，公交车上的人或者正在他们身旁的人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那些眼光里面有的充满了同情，也有的充满了轻蔑。同情也好，轻蔑也好，都是周弘所不能接受的。他怕看到那样的眼光。

周弘打开电视。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做广告，调来调去都是这样。周弘后来锁定了一个频道认真看起来。很多无聊而又寂寞的日子就是这样被打发掉的。现在，香烟和电视成了周弘的亲密伙伴。没有办法了，一个聋童的家长也同样必须面对聋童所要面对的一切。周弘有时真的欲哭无泪。日子就这样在寂寞与痛苦里被拉长了，一个小时也会让周弘觉得像长过百年。在班组里，周弘再也没有了笑容。到了阳光下，周弘同样也没有笑容。没有笑声的日子就这样变得寂寞无聊而又非常漫长。

林美病倒了。这几年周弘带着妻子东奔西走，钱耗了不少，人也被拖垮了。妻子病倒之后，周弘也一下子觉得没了劲头，做什么事都没有了精气神。灾难能把一个人完全改变，它可以把一个人完全打倒。灾难会很有耐心地把人的意志一点点消磨掉，最后，整个儿地把人打趴下。是这样的，灾难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磨难造就人，那只是书上说的，或者只有伟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肯定做不到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只想能像一个最普通的人那样生活就够了，我们还敢巴望伟大？

周弘想到这一点时真有点欲哭无泪，他很无助。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他，周弘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现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是一只海鸥。海鸥飞起来时，突然就被定格了。接着一个男人豪迈地说，“让瞬间成为永恒！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海鸥照相机。”照相机，是不错的东西，它能将瞬间变成永恒。唉，现在，婷婷只要能够听一会儿这个世界里的声音也好。那么这个瞬间就能成为婷婷的永恒，她将永远记住这个美丽的瞬间。可是不能，没人能有这个本领让婷婷死了的耳朵回到喧闹的世界。

电视里的广告结束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的预告片被隆重推出。电视播音员沉痛地述说着那个岛国里的一个得了白血病的不幸的女孩子和她的父亲大岛茂的生死情愫。周弘有了点兴趣。他要看看这个不幸的女孩子，他更要看看那个可怜而又坚强的父亲。他要知道那个不幸的女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他想看一看那个父亲是怎样支撑住的。

周弘每天都记挂着那个叫幸子的日本女孩子，每天都要看看那个刚毅的父亲。周弘在电视屏幕前不知道流下了多少眼泪，每流一次泪心里的激情就增加许多。他知道那个父亲只是电视里塑造的一个形象，但他固执地认为，是有这么一个父亲和这么一个女儿的，不然，剧作家是无法把人物的丰富而又细腻的感情世界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的。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爱可以起死回生，爱可以战胜一切恶魔，爱能战胜病魔。幸子死了，幸子得的是不治之症，病魔

把她从这个美好的世界带走了，但她是带着一种满足离开这个世界的。她得到了人间最美丽的爱。她死得无怨无悔，因为，有一个父亲代替她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她的生命会在父亲的身上延续。当然这有悖常理，一个女儿的生命如何在父亲身上延续呢？而且，她的父亲从此不会再有欢乐。这是一出太让人伤心的悲剧。

我也要让我女儿的生命美丽起来。她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孩子。周弘想到这里的时候，陡地下定了决心：他要做中国的大岛茂。这世上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战胜一个充满慈爱之心的父亲。女儿一定会好起来的，只要自己把全身心的爱全部给孩子就一定能让病魔退却，就一定能让女儿的一切全都美好起来。首先是自己不能绝望。大岛茂为他的女儿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周弘也应该为他的失聪的女儿做出他能够做到的一切。他要为女儿走向有声世界做出一个男人的全部努力。他不会做得比大岛茂差的。如果不能成功，女儿心里也会知道，她没有白来这个世上一遭，她也不会抱怨她的慈祥而又历经困苦的爸爸的。她将会知道她的爸爸为了她曾付出过一切。她将永远生活在一种爱的世界里，而周弘自己也不会因为没有为女儿做出什么努力而从此生活在愧疚与后悔里。

周弘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对女儿感到绝望，现在面对一个日本父亲他感到了羞愧。是啊，婷婷是很让人绝望的。你看，她无法听到任何声音，她的手势我们有时候都搞不懂。她经常又哭又闹的。她要什么东西，我们只能抱着她到处乱找，却不知道她究竟要什么。

那时候，婷婷就像一个小疯子一般。她哭，她闹，她吵，她蹦，她跳，她甚至发起了很大的脾气，急得疯得像一头小野牛。但这能怪孩子吗？而你，一个父亲，一个男人，却感到了绝望。那一天，你还竟然去到南京市聋哑学校“考察”了一下，你还想看一看女儿以后会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与学习环境里呆着。那时候，你是对孩子绝望了是不是？你也准备放弃了是不是？只是当你站到那个聋哑学校的门口时，你看到了那个校牌：南京聋哑学校！聋哑！你被这两个字深深地刺伤了。难道女儿是个聋童，就一定是一个哑巴吗？她真的没法开口讲话吗？你周弘就真的准备让孩子永远生活在那种听觉的黑暗里，永远不让她走进光明的有声世界吗？你是能把女儿治好的，你一定能够做到的。你一定能把女儿治好。久病成良医，你周弘不是因为孩子耳聋而开始对这方面的事情与学问开始钻研了吗？有了开头就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过程，而有了一个美好的过程就肯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尾。周弘，你不要放弃。你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女儿这么一个美好的生命。周弘，对你的婷婷说，你一定要做中国大岛茂，一定要让孩子在爱的空间里得到健康的成长，你一定会让她得到这世界上最良好的教育。你一定要坚持到底，永不言悔。

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办法让女儿明白道理开口说话的，只是你还没有找到。周弘，你要有耐心！你要像那个日本父亲一样刚毅而又具有超于常人的耐心。既然女儿的病非同寻常，那么你也就要具有非同寻常的耐心与毅力。周弘，你一定要记住，爱是一种力量，一

种巨大的力量!现在妻子又躺下了，只有看你的了。周弘，你还要相信一点，那就是，只要一个人的大脑没有残疾，那就不能说是真正的残疾人。婷婷不是一个残疾的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好好努力吧!你还什么都没有做哩!周弘对自己说。

现在，周弘知道了，自己是一个男人，是周家的命脉所在，妻子可以悲伤，而我则必须战胜悲伤。妻子可以倒下，可我却必须站着。只有我的坚强的生命意志才能支撑着这个三个人的小小世界，也只有我的决心与意志才会使妻子与女儿看到希望。周弘走进了卧室，他对躺在床上的妻子说：“林美，你好点了吗?”妻子被拖垮了，现在，一切只有靠自己了。周弘要告诉妻子，他要承担起一切。他要让妻子也充满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他将会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林美这些日子里经常哭泣。一看到婷婷那种楚楚可怜的样子，林美就总忍不住哭泣。她觉得一切都是她的错。如果当初怀孩子的时候不去做那个倒霉的胸透，如果……也许婷婷就不会出事。林美想到孩子的时候心里就总免不了一番自责。她不是个好妈妈，女儿长大后一定不会原谅自己的。望着丈夫，林美又哭了。她觉得都是自己不好，为丈夫生下了一个聋哑的孩子。周弘对妻子说：“林美，你不要再哭了，我也已经没有了悲伤。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哭也是没有用的。我想好了，这世上是有一种方法能够使我们的女儿彻底走出那个无声的世界的，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方法。

”

林美看了看丈夫，轻轻地问道：“真的吗？”

周弘点了点头：“有的，一定有的。以后，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办法。但是，这需要时间。林美，你要帮助我。”

躺在床上的妻子点了点头。

奶奶朱芝华退休了。

退休的时候，老人分到了一套房子。退休时才分到房子，这让老人既高兴又感伤。忙忙碌碌了好几天，才算把个家给搬好了。搬到新居后，朱芝华把那块“光荣退休”的牌匾挂在了墙上。既然退了，她就真的退休。她婉言拒绝了单位的留用与其他单位的聘用，她现在想的是为儿子分担一点。林美病了以后，周弘更加累了，全家的生活重压现在就只有周弘一人承担了，做母亲的应该帮帮自己的儿子。儿子这么多年来很不容易。老人想把孙女接过来住。退休了，可以有一点空闲了，能够帮助儿子和孙女了。再说，自己曾经搞过幼儿教育，应该能够帮助儿子教育好婷婷。朱芝华老人想道，如果教育不好婷婷，那就把婷婷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让儿子再生一个，让儿子将精力全部放到那个小鬼身上。

周弘和林美、婷婷一家来时，朱芝华对儿子和媳妇说了自己的打算。

周弘没有说话，他又拿出了一枝烟点燃。周弘看上去非常憔悴。婷婷的事已经把他拖得够呛了。老母亲充满慈祥地看着自己的儿

子，希望他能够答应她。

可周弘摇摇头，“妈妈，我不想就这么放弃婷婷。我已经认真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这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方法能够把我们的婷婷治好。我也和林美谈了，她很支持我，她也不想再生了。我们都准备一心一意把婷婷带好。她是个多么好的孩子，我们怎么能将她轻易放弃呢？我们知道这会很苦，但我们相信，只要你和爸爸支持我们，林美爸爸妈妈那边也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能将婷婷带到有声世界里。我想过了，我们的婷婷比幸子幸运多了。幸子患的是不治之症，婷婷却有可能好起来。幸子只有一个疼爱她的爸爸，可我们的婷婷有爸爸妈妈，有爷爷奶奶，有外公外婆。我们的婷婷一定会好起来。”

“可是，周弘，你听娘说，婷婷要是好不起来了那又该怎么办？你总不能一辈子没有个健康的后代。我不是要你一定得有个后代对我们作交代，你也知道的，妈也不止生了你一个，妈也没有那种封建思想。可是，你的姐姐，你的哥哥弟弟他们的孩子都好好的，娘是怕你看着他们心里难过。”奶奶说到这里忍不住拿出了手帕去拭泪。

“要是再生一个，将来对婷婷或许也有个交代。要不这样，到时候我们是早就不在了，你们说不定也已经不在了，那么她一个不会说话的人靠谁，才能把这一辈子打发掉呢？”奶奶说到这里的时候，抱起了孙女，嚎啕大哭起来，“婷婷，我可怜的孩子，你怎么

就这么命苦啊，我可怜的孩子！”

母亲这么一哭，周弘和林美也都鼻子发酸。但周弘很快拭干了眼泪：“妈，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你说的这个问题。关键是如果我们真的再生一个，那个小家伙是不是将来就一定对婷婷好呢？还有，假使婷婷还有好起来的希望，我们却放弃了，我们不是就对不起婷婷了吗？妈，你不要再劝我了，很多人都这样劝过我了，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我要教好婷婷，我要做一个尽责的爸爸，我要让婷婷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长大。即便我最后失败了，我相信婷婷不会怨怪她的爸爸，我和林美的心灵也会得到安慰的，因为我们努力过了，而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妈，你要帮我们，帮我们带好婷婷。你以前做过小学教师，也搞过幼儿教育我们也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

“好，好好！”朱芝华连连说道，“你把事情全想好了。不管怎么说，我这个做奶奶的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婷婷白天和奶奶在一起了，晚上就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早上，周弘把婷婷送到幼儿园，中午朱芝华就去幼儿园把婷婷接回来。晚上，周弘又把女儿接回到自己的家。刮风下雨的日子，或者特别寒冷的日子，这一切就全得周弘做了。白天，朱芝华教婷婷说话，晚上周弘把女儿接回去也教她说话。但婷婷始终没有开口说话，做奶奶的和做爸爸的也始终没有停止教她。

还是没有用，婷婷没法开口。婷婷只能看到奶奶和爸爸不停地

张着嘴，却无法知道爸爸和奶奶为什么要不停地张开嘴。在婷婷看来，人的嘴应该只用来吃饭。当然，婷婷发现了在不吃饭的时候，大人的嘴也还是对着她动个不停。婷婷有时也想像大人那样动动嘴，可婷婷不知道为什么要动嘴。一定要动吗？婷婷要干什么了，就用小手摇摇或者摆摆就行了。她用小手告诉大人她想吃饭了，她想要大便小便了，她想要玩了，她想看电视了，她想和奶奶做游戏了。在婷婷看来，用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她不知道人的嘴是用来干什么的，当然也毫不知晓她的嘴为什么不能说话。她实在无法知道嘴和耳朵有什么关系。奶奶一开始想让孙女跟着自己说话，跟着自己读汉语拼音。奶奶真的每天不厌其烦地张开嘴巴“a a a”，圆圆嘴巴“o o o”，扁扁嘴巴“i i i”，想让婷婷跟着自己的口型读出来。可是婷婷永远无法知道奶奶在说些什么，也当然不知道奶奶究竟要自己干什么。奶奶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婷婷的嘴。婷婷也动动嘴，可奶奶直摇手。婷婷觉得没意思透了，于是便常常瞅奶奶不注意的空儿，溜到楼下的空地上，与小猫小狗玩会儿，又去花园里抚弄一会小花小草。奶奶又换了一种方法来教婷婷了。早晨，奶奶带婷婷到阳台上，做早操，然后，再学小鸟飞飞，小兔跳跳，鱼儿摆摆尾什么的。到了屋里，奶奶就与婷婷一起用小板凳接起来开火车。奶奶就大声地对婷婷叫，希望有一天婷婷也大声地喊起来。有一次，婷婷从幼儿园里回来，看见奶奶在电视机上贴上了写着“电视机”三个字的纸条，在床上写上“床”字，在椅子上写上“椅子”，

在门上写上“门”字。在能够写上字的地方，奶奶全部写上了字。婷婷是个乖孩子，她终于知道了奶奶的意思，这就跟幼儿园里的阿姨做的一样。可婷婷仍然无法知道那个方块块的字是什么东西。她只能知道电视机就是“电视机”，床就是“床”。或者“电视机”就是那个能放出很多小人的大匣子，“床”就是那个能让人躺下睡觉的东西。在婷婷无声的世界里是无法把这些东西与那些也表示声音和意义的符号连起来的。

奶奶后来又想起了一个新招。奶奶买了两套相同的幼儿识字画片，奶奶把“太阳”那一张拿出来给婷婷瞧瞧，奶奶指着红红的太阳，然后把画片翻过来，指着“太阳”两个字，这是告诉婷婷，那个天上的太阳就是叫做“太阳”。婷婷懂了，婷婷点点头。奶奶又拿出那一张“桌子”的画片，让婷婷看一看桌子，然后又慢慢地翻转来，让婷婷看“桌子”两个字。婷婷也懂了，婷婷点点头。

再后来，奶奶就把另一套画片给婷婷。奶奶拿出一张画片，将有画面的那一面翻给婷婷看，然后示意婷婷让她在有字的那一面上给找出来，婷婷总是找得很准。奶奶拿出太阳的画儿，婷婷就能找到“太阳”两个字。奶奶很高兴，就伸出大拇指，夸一下婷婷，婷婷很高兴。后来，奶奶又开始教婷婷识数。这么大的孩子了，奶奶知道再不教她识数，婷婷就要变成小傻子了。

奶奶买了一把小汽锤，红红的，小孩子都喜欢玩。小汽锤往地上或者什么上面一砸，便会发出尖锐的啸声。奶奶锤一下，伸出一

个指头，锤两下，伸出两个指头。后来，汽锤敲下去的次数多起来，奶奶使用两只手来伸了。再后来，奶奶又想出了另外的方法，锤几下，伸出几只手指的同时，又立即写下一个数字让婷婷看，或者画画儿让婷婷看。画一根指头竖着，画的下面就写上一个“1”字，画上两根手指，就在画的下面写上“2”字……很快，婷婷能识数了，10 以内的全会了。婷婷和奶奶就这样玩得挺开心。那天，婷婷上卫生间坐在马桶上还在敲着锤子，一边让奶奶说她是敲的几下。那天，奶奶故意说错了。譬如，婷婷敲了三下，奶奶偏说是四下。婷婷跳起来，用小手指刮着奶奶的鼻子，奶奶于是连忙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在纸上写上“3”字，乐得婷婷直拍手。

但婷婷仍然无法知道大人的心情。婷婷开不了口。汉字也好，数字也好，在婷婷那里，只能体现出它的表意功能，却无法体现出它表音的特点。婷婷永远无法知道这些方块汉字与阿拉伯数字的读音。

声音的世界一直很吝啬地对婷婷关闭着它的大门。奶奶和爸爸每天都在为这件事犯着愁。奶奶和爸爸都知道，婷婷与同龄的孩子相比只不过认识了几个字，而同龄的孩子已经能说出一口流利的话。很多小鬼的普通话则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他们永远不会存在将来不识字的问题。他们先开始学讲话，接着学习识字与书写，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什么问题都没有。可婷婷能不能开口还是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焦虑。电视上又在播放神童的故事了。这一天是

一个两岁的神童在表演背诵古诗。那个两岁的神童已经能背几十首古诗了。周弘感喟不已，“啪”地关上了电视。这些折磨人的东西，周弘不想看。他想，我们家的婷婷连说话都成问题，可人家神童却什么都会，这个世界有时候真不公平。奶奶的努力是有点成效了，那就是奶奶拼命地喊 a 时，婷婷最多有时候能够喊一声 o。但这是婷婷看了奶奶的口型的结果，而不是她已经能听到什么声音。周弘这时也已经看到一些关于聋儿学习情况的文章了。多数文章在说，聋儿的最高说话水准也只是能够说出一些词汇和一些简短的句子。十聋九哑，这是大部分聋童的命运。为了教好女儿，周弘现在很注意看书了。书上是怎么说的，他都非常留意。

这一天，周弘从母亲家里出来，车上带着婷婷。暮色已经开始笼罩这座城市了，路灯在周弘父女回去的途中全亮起来。周弘突然想到让孩子说说“灯”这个字。他拍了拍婷婷，对婷婷说，那是灯。跟爸爸说，灯，灯。婷婷小手指了指灯，周弘点点头。周弘说，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周弘对坐在车上的女儿反反复复地说着，可婷婷没有一点反应。周弘失望得又想流泪了。

一个很偶然的日期，一个很平常的时间，周弘从报纸上看到了长江路卫生所的广告。那个卫生院里有一个老中医，报纸上说这个老中医非常有名，一根银针竟然把很多孩子从无声世界里带了出来。周弘看到后非常高兴。周弘又看见希望了。在这个世界上，周

弘应该已经不再相信还有什么奇迹了。希望与失望在这么漫长的日子里总是围绕着这个可怜的父亲，他已经尝试过自己能够找到的各种各样的办法了，可是没有奇迹。但周弘仍然在不断地寻找，他就不相信女儿没有好起来的希望。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就要做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现在，他又看到一点希望了。那张报纸上说，在童毅然老中医供职的长江路卫生所里，聋哑是完全可以靠针灸治愈的。周弘早已不再相信奇迹了，但周弘相信希望。

周弘像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他连忙拿出纸和笔，他要写信给那个叫童毅然的老人，他希望老人能够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情，帮助他把女儿的毛病治好。你老人家将是我的女儿和我们一家的大恩人，请求你老人家帮我们的婷婷针灸。信的末尾，周弘这样恳切地写道。

老人的回信没有几天就到了周弘的手上。老中医童毅然愿意帮婷婷针灸。老人说，婷婷的问题虽然严重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针灸，婷婷的耳朵应该有可能好起来。

周弘捧着这封信，手都有点儿发抖了。这是第一次有人说自己的女儿有可能好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说治好婷婷应该是有一些把握的。周弘能不高兴吗？那么多的医院，那么多的名流都曾宣判过婷婷将来只能读聋哑学校。现在终于有人说，婷婷的病能够治，婷婷是个有希望的孩子。周弘把那封信紧紧地攥在手中，就像抱着一个几代单传的孩子。他把婷婷抱起来，亲了又亲，嘴里不住地说道：“婷婷，你有救了，你有救了！你遇到救星了，婷婷！”周弘不断地

喊着女儿的名字，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婷婷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在爸爸的怀抱里不断地用她的小手替爸爸把眼泪拭干。林美、奶奶、爷爷都流下了眼泪，为这个激动得快要发疯的父亲。

街道变得亮堂了起来，也变得宽敞了许多。周弘骑在自行车上，速度比过去快了许多。车后坐着他心爱的女儿婷婷。他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长江路卫生所，那里有个叫童毅然的老中医。那个老人手上的一根小小的银针会像一根红带子把他的宝贝女儿婷婷带到一个光明的地带。那个叫童毅然的老人，将是把婷婷带到那个美妙的有声世界的人。他是周弘一家的救星。不错，南京是一个大地方，应该有几个身怀绝技的高人，他们能做一些人们想也想不到的事情的，我们过去只是没有发现他们罢了。譬如，这个童毅然老人，他就是一个高人，他能够把耳聋的人给治好。周弘兴奋起来，他指着路灯对婷婷喊道：那是路灯，婷婷你叫灯，灯，灯，灯，灯。婷婷没有开口，周弘却已经把女儿想像成开口了。周弘又指着高楼大厦对婷婷喊道：婷婷，看见了吧，那是大楼。婷婷，你说，楼房楼房楼房……

婷婷仍然没有开口，但周弘挺兴奋。他知道，婷婷今天不会开口，明天不会开口，但是她马上就要开口讲话了。“是不是，婷婷？你很快就要讲话的，你很快就要讲话了。对吗？”周弘问婷婷。

周弘就这样一个人说一个人答，终于找到了长江路上的那家卫生所，见着了童毅然老人。

摸索声音

每天，周弘遵照童医师的话，都在上午抽出两个小时去长江路卫生所为婷婷针灸。童医师对周弘说：“我们努力起来就可能成功。我每天为孩子认真进行针灸，你不管风吹雨打，每天都得把孩子送过来。我相信，我们会感动上帝的。你说呢？”周弘点点头。现在，也只有靠上帝帮助了。但周弘也无比清醒，这世上绝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他会每天把女儿送到老人这里针灸的，谁也挡不住他，天上下石头掉刀子也不会挡得住他。

但周弘仍然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教女儿。每天，他带着女儿去针灸。每天，他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又把女儿接回家。这样，他和女儿一起在自行车上的时间就有了许多。周弘想，这个时间是不能浪费掉的。所以，周弘开始动这方面的心思了。他发现女儿听不到他的话，但完全可以看得见他写的东西。他把奶奶教婷婷的那一套学来了。这样，周弘的口袋里就有了许多卡片。卡片的正面是路灯，卡片的反面就是路灯两个字；卡片的正面是汽车，卡片的反面就是汽车两个字。凡是能够看见的东西，周弘都把它们画了下来，反面写上它们各自的名字。周弘骑在车上，拿出“汽车”的画片，嘴里喊道：“汽车。”又把卡片反过来，嘴里念道：“汽车。”他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做。他现在一点儿也不急躁了，慢慢来。女儿暂时不会说话，可以先让她多识几个字。书上也讲过了，聋童是可

以通过识字教学来解决有些问题的。有时候，周弘还是反反复复地指着路边的灯，不断地对女儿叫着：“灯，灯，灯，灯。”大街上的行人有时会对这个男人投来奇怪的一瞥，都认为这个人疯了，或者神经有问题。也有知道那个小女孩是个聋哑人的，不禁对周弘投来同情的目光，但周弘都不在意。知道他有一个聋哑的女儿又怎么了？这世上，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婷婷很乖，非常配合童医生的针灸。童医师说：“没有见过这么乖的孩子。”周弘知道，孩子渐渐大了，懂事了，知道自己要走向那个有声世界就必须乖一点，否则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婷婷喜欢吃烤山芋，周弘每天给女儿买一个烤山芋。婷婷吃得很好看。婷婷吃了烤山芋后，总是非常乖巧地坐到童医师要她坐的那个位置上等待着医生和护士的到来。

那天，下了大雪，南京几十年没有碰到的大雪。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了好几天。路上的积雪很厚很厚，交通都给阻断了。自行车是不能再骑了，周弘只好推着自行车到长江路。从家里到长江路，有十几里路，周弘就这样一路走了过来。这一走，就把南京城从南到北给走下来了。大雪的天气，但周弘竟然出了一身汗。

医生不在，护士也不在。长江路卫生所关门了。大雪的天气里，医生和护士都断定不会有人前来就诊了，他们没有想到，周弘父女还是准时赶到了。周弘示意女儿再等一会儿。婷婷似乎知道爸爸的意思似的，就蹲在卫生所的门边等，一会儿又去敲敲那门。婷婷很

认真地敲门，她的小手轻轻拍打着门，脚后跟往上努力踮起来，小脸向上抬起，想要往里面看。周弘看到女儿这样，心里涌起来一股暖流。看来，女儿也知道在自己的听觉之外，有一个精彩的有声世界，那个世界里有很多很多让人流连忘返的东西。女儿对那个有声世界的盼望是多么急切又多么让人感动。周弘刹那间有了一种直觉，女儿一定会好起来的。在女儿这么长失去听觉的日子里，周弘发觉自己的直觉变得越来越敏锐。现在，周弘的直觉告诉他，孩子有希望！真的，是有希望的。本来，周弘赶了这一程路，没有能看到医生与护士，心里已经有点感到丧气了，没想到女儿竟是这么乖巧，这么懂事。周弘觉得，为了这样的女儿吃再多的苦也值。上帝啊，你一定是在考验我们父女俩的承受力，看我们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或者，你是在与我们比赛，看究竟谁比谁更强大？

那个卖烤山芋的人没有来。大雪也把他赶回到家里去了。街上行人稀少，四顾一片茫茫。周弘想替女儿买个烤山芋，但没能买着。父女俩在医院门口呆了好大一会儿，才又往回赶去。风刮起的雪片，不断地扫到他们的脸上。

第 3 章 寻寻觅觅

声音的通道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去了许多。周弘每天都把女儿送到长江路卫生所让童老医生针灸。女儿的耳根都已经有了很多针眼，有的针眼

里已经看出血印了。童老医生也开始拿不定主意了，毕竟，医家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病是不能包治的。童医师对周弘说：“周师傅，我看就停下来吧！这样下去，我怕孩子吃不消。”周弘咬咬牙说：“不要紧，已经到了这步了，走下去，说不定奇迹就要出现。”周弘想好了，他要坚持到底，一定要把女儿的病给治好。童老医生也给感动了，他对周弘说：“你这个做爸爸的不容易。我看，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现在是你这个病人的家属在给我信心，我相信，婷婷的病一定会好的。”

护士一不小心把一个不锈钢的器具搞掉地上，“咣当！”声音非常响。童老医生正准备责怪护士一句，可他突然停下了。他吃惊地看了看婷婷，发现婷婷在响声里动了一下。婷婷的头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转了一下。童老医生有点激动，他让护士再把声音搞得更大一点。

这一次，童老医生认真地看着，周弘屏住了气息。

护士小姐拾起了那个不锈钢的器具，同样地激动不已。她原先以为童老中医接下婷婷这个重病号是没有多大把握的。护士小姐准备了一下情绪，才慢慢地将东西向空中抛起。童老医生和周弘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不锈钢的器具迅速落下，然后他们迅速地将目光转向婷婷。他们看到了，护士小姐也看到了，婷婷在那个巨大的响声里掉转了头。婷婷看向了那个不锈钢器具掉到地上，不锈钢的器具掉在地上所发出的声响婷婷听到了！天啊，婷婷听到了！

周弘和童老医生呆了好长时间才缓过神来，他们一下子抱住了婷婷。啊，上帝！你终于让一个聋孩子听到声音了。铁树要开花，枯枝要发芽。婷婷，你终于听到声音了！啊，上帝！

三个人紧紧搂在一起。护士小姐也禁不住双泪长流。

现在，只要你俯在婷婷的耳边大声地说话，她是能够依稀听到的。她不一定能听得很清楚，但她隐隐约约能够听见一点了。她终于有了一点残余的听力了。

婷婷有了听觉了，是一点残余的听力，是聋哑那个魔障在攫取时一不留神掉落下来的一点点残余的听力。它偷偷地从魔鬼的手缝里溜出来，它掉在地上的时候，声音太小太小了，小到几乎没有，那个魔鬼竟然没有听到没有觉察到。现在，婷婷听力里的那个黑暗的世界终于裂开了一丝缝隙透过了一线光亮。婷婷的听力现在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个小孩子将眼睛放在了缝隙上，他努力地看向了外面。他看见了什么呢？他将要看到什么呢？婷婷，你的听力现在终于能够听到那光触碰你的细微的声息了。我的女儿，可怜的孩子！周弘紧紧地抱着女儿，亲了又亲。他太兴奋了，这个父亲现在兴奋得有点发傻了，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表达现在内心的巨大喜悦。他抱着女儿，很长时间里都不想松开。

一家人都非常兴奋。婷婷有了一点听力了。婷婷的听力还非常微小，可毕竟是有了，这能不让人高兴吗？周弘比谁都高兴。周弘对全家人说：“我们在治疗婷婷聋的问题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以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治哑。我坚信婷婷是能治好的，婷婷终于有了一点起色了。现在我们要她开口说话。全家人以后不要再用手语与她交流了，一定要她说话。”周弘又弯下腰对婷婷说：“你要说话。你一定要说话。我的女儿，你听到没有？你一定开口说话，你一定能开口说话。”婷婷当然不知道她的爸爸在说些什么。可怜的孩子现在还不能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可她觉察到了爸爸是在要求她什么。她看着爸爸，又看向妈妈，最后，她看着奶奶。奶奶对她说：“婷婷！你就是婷婷！”奶奶指了指婷婷，又迅速在婷婷身边的桌面上写上“婷婷”两个字。婷婷看了看奶奶，又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两个字，然后用小手指指自己的鼻子，疑惑的眼光看着奶奶，又看看爸爸妈妈和爷爷。一家人都对着婷婷笑，又一齐大声地说：“婷婷！”

婷婷笑了。女儿笑得很美。

周弘现在笑了。周弘已经很长时间不笑了，现在他笑了。他要告诉所有关心他的人们，婷婷能够听到一些了，婷婷也一定能够讲出话来，尽管现在婷婷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手语，短时间内是很难改掉的。

所有的人都为周弘感到高兴。周弘不容易，现在总算好了，他熬得太苦了，现在总算能看见一些希望了。

周弘现在打算为女儿买上一个助听器，然后，就准备为女儿治哑。周弘一定要让女儿说话。周弘知道自己只不过是是个六七届的初

中毕业生，但周弘却要做好这件事，他要替女儿治哑，替女儿把过去损失的四年光阴给夺回来。像婷婷这么大的孩子，是神童的，已经能够背好几百首古诗了。不是神童的，也已经能够非常流利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一切。只有婷婷，一直生活在听觉的黑暗里，生活在蒙昧里。她不知道这大千世界有多么精彩，也不知道这大千世界里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名字与标志。周弘要为女儿把这一切全都给找到。我肯定行的！周弘现在总算知道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你肯去做，只要你肯为此付出。

但周弘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替孩子买一个助听器了。普通的助听器根本没办法使婷婷听到什么，而国外的好的，要很多钱。周弘这几年为了女儿，到处求医，花了多少钱，已经无法知道了，在外面欠了多少债，也已经没有什么底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穷人了。

再接着的一个问题也很麻烦，那就是，他这个初中毕业生怎样才能做女儿的老师，怎样才能使女儿从蒙昧走向灵性的天地。

但周弘对此已经没有了什么惧怕。这些比起让婷婷恢复听力这一件事来，不知要小了多少。他相信这些事都好办。

就在周弘为女儿筹钱买助听器而毫无办法的时候，那个叫陈东的人出现在周弘的身边。陈东是周弘的邻居，就在周弘为助听器的事心烦的时候，他把自家里的助听器送给了婷婷。这是一个价格昂贵的进口助听器。周弘说：“陈东，这怎么好意思？我怎么能接受如

此贵重的东西呢?"

陈东说：“你先用着，婷婷的事重要。我知道，只有戴上这东西，你才能为婷婷治哑。周弘，你要知道，后面的事对你来说，才更艰难。”

周弘双手接过陈东递过来的助听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一桩大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周弘感激地对陈东说：“陈东，我只有努力把婷婷教好了，才算是对你的报答。”

陈东说：“这才对。老朋友，好好干吧！差什么对我说一声。”

陈东说完就走了，连茶也没喝一口。等周弘反应过来应该让陈东进屋来坐会儿时，陈东早就下楼了。周弘呆呆地立在门口，心里既感动又有些感伤。陈东告诉过他，陈东的助听器是他的哥哥从国外寄回来给他们的老父亲用的。开始，周弘发现婷婷的耳朵有问题，陈东也把这个助听器拿过来给婷婷戴过，但那时候，婷婷戴上了也还是没有一点用。现在，婷婷的耳朵有了点听力了，这个助听器才有了作用。陈东这次特地从老父亲那里拿了过来，周弘想问一问陈东，那么老人该怎么办呢？

走到楼下的陈东回头对周弘说：“周弘，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回去回去，我爸那里好说，婷婷要紧。”

周弘紧紧握着助听器，回转身走进了屋。

周弘开始为女儿治哑了。

周弘仍然每天都送婷婷去针灸。童医师强调过了，要一直不停

地针灸，不能停针，否则前面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周弘每天仍然指着路边的灯和眼前的楼房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对女儿叫着喊着。那一天，他带着婷婷几乎穿越了整个南京市区，他也几乎没有停止叫喊灯、灯、灯、灯、灯、灯……可女儿没有什么反应。女儿已经有了一点听力了，可女儿还是不能开口。周弘又指着楼房，对着女儿喊道：楼房楼房楼房……可女儿仍然毫无反应。周弘犯难了，这才知道什么叫灰心。那么多的日子里，周弘无法让女儿开口，周弘知道那是因为女儿什么也听不到；可现在，女儿已经有了一点听力，又有了助听器，为什么还是不能讲出话来呢？女儿难道真的是小哑巴？

周弘决定让医生为女儿再做一次检查。

到鼓楼医院五官科做了检查，医生说孩子的发音器官没有什么问题。她不能开口可能是因为她很长时间里听不到别人说话，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话的缘故。她的听力已经被唤醒，可她的说话能力和说话的欲望还处在沉睡状态中。“你们以后不要再让孩子用手语了，应当用语言来表达。”医生嘱咐说，“如果继续使用手语，你们的孩子就会认为嘴不是用来说话的，或者她的嘴的用途不在这儿。”

这道理周弘是知道的。早已经有人对他说过要培养孩子说话是千万不能用手语的，他也已经和家里的人说过。可现在周弘却比较伤心，女儿每前进一步好像都非常不容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决定为女儿做一次手术。

当下，周弘问医生道：“有希望吗？要不要做什么手术？”

医生说不用，没有那个必要。可周弘还是不放心，一定要让医生在婷婷的舌根部动一个手术，将舌根剪了一刀。

奶奶看着心疼，嗔怪周弘：“医生说没有问题了，你还要替孩子动什么手术，也不怕疼着孩子！你自己也知道为了治病，孩子的耳根已经快变成蜂窝了。”奶奶一边抱过孩子一边哭着说，“我苦命的孩子，怎么会遭这种罪？”

声音亮了

周弘的朋友张明从上海来。张明已经研究生毕业了，朋友之间已经好多年不见面了。

张明知道周弘已经结婚而且也有了孩子，便很想看一下婷婷。张明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他老婆的那三亩二分地，到现在还没有半点春天到来的样子，很让张明着急。可是周弘很不情愿让张明看婷婷，这种心情还没法向朋友说清楚。但周弘没法，他不忍拂了朋友的好意，便把张明领到了婷婷奶奶的家里。路上，周弘痛苦地对张明说：“张明，你不要笑话，周弘没有出息，生了个哑巴孩子。”

“哪能这么说话？这怎么能说是没出息？”张明说，“这哪里是自己能够预料到的？我其实已经听其他同学说起过你了，很想来看看你。我听说了，你这么多年来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看看孩子的，也许我们能想出一个法子为孩子做点什么的。”

就是这个张明让周弘看到了希望。张明给周弘带来了一个美国

人的东西。这个美国人叫斯金纳，是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大师。他有一个著名的刺激反应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人要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数百次的反复操作，才能建立起刺激与反应间的联系。这方面，有一句名言最能充分地说明问题，那就是：一句话只要重复 168 次，那么就能被受教育者永远记住。在教育心理学上，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最费时的方法。但张明对周弘说：“有时，我们发现，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最有效，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了。”周弘似有所悟，慢慢地点了点头。张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搞研究，他的话让周弘掂量了又掂量。

周弘又想到了医生的话，他对父母亲和林美说：“以后确实要注意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与婷婷用手语交流了。我发现这孩子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手语。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为她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等于白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张明对周弘说：“我是搞教育心理学的。我知道一个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时间是在婴幼儿时期，这种学习是一种无意识学习，错过了这段时间想要再学好语言就比较困难了。婷婷的起步有点晚了，但应该还来得及。只要你注意强化，不惜将每一句话重复 168 次。”

朋友的造访使周弘看见了希望，他要做起来。以前，那么大的困难都熬过去了，现在，他反而不能做起来吗？他相信自己和女儿会做得更好的。

很多年后，当周婷婷已经是南京市解放路小学的学生，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时，她面对伏案工作的爸爸，忽然想起了她在三岁时的一件往事：那个遥远的下午，爸爸带她去看花展。爸爸带着她走进了玄武湖公园。在那里，婷婷看见了很多很多花。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花五颜六色万紫千红妖妖娆娆，让婷婷产生了一种突然想要说些什么的感觉。她要说，可她说不出。那时，可怜的孩子突然意识到，她周围的人动嘴其实是在说话，那是一种表达，就是把自己心里所想的全都告诉别人。人有表达的欲望与需求，就像人要吃饭一样。是另一种需要。我们的小主人公婷婷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别人的嘴都在不时地动着这个现象。她原以为人们只有在吃饭时嘴才要动，现在她终于知道了，人要说话也必须靠嘴。一股巨大的表达的需要突然产生了，但婷婷却无法表达。她想说话，可是她说不出来，她怎么努力也无法说出来。她曾想让自己按照别人动嘴的样子来说上一些什么，但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像别人那样开口。那时，婷婷发现自己有了一种欲望--想要说话的欲望。可婷婷只能看见自己欲望的旗帜在空中徒然地飘扬，却无法猎猎有声。那时，婷婷哭了。爸爸问她，婷婷你怎么哭了？婷婷看着爸爸的嘴在动，她知道爸爸是在疼爱地问她什么。她指了指爸爸的嘴。爸爸以为他的嘴上沾上什么东西了，便用手抹了抹嘴，然后抱起女儿继续看花展。一心想让女儿说话的父亲哪里想到这个时候女儿有了说话的欲望了呢？周弘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周弘和林美走进奶奶家时，婷婷已经醒了。睡过一个午觉，婷婷看上去更加精神了。和过去一样，周弘来带孩子去幼儿园。

这一天午觉醒来后，婷婷想要吃饼干。婷婷指了指饼干盒。

奶奶就要给婷婷饼干时，突然停下了，她不想就这么简单地将饼干给了婷婷。周弘这时也说：“妈，让她说，让她说‘饼干’两个字，她需要了。对了，需要产生刺激，刺激产生反应。妈，你忘了我那朋友张明的话了吗？”

奶奶一下子明白了周弘的话，她大声地对婷婷说：“婷婷要吃饼干是可以的，但婷婷要说出‘饼干’两个字才能吃得上。”

林美替孩子整了整助听器，俯在女儿的耳边，大声地对婷婷说：“婷婷说话，婷婷要吃饼干就要跟着奶奶学说话。”但婷婷没有说的意思。刚刚醒来，她什么都懒得做，更何况是说话这个她不会做的事。婷婷当然听到了妈妈的话，但她还不能搞懂妈妈的话。她首先不知道“说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比起“电视机”这个词来，“说话”显然很难让婷婷一下子搞懂。婷婷的小脾气又上来了。她一定要吃饼干，不吃是不行的。她开始哭了。她哭着要吃饼干，伸出小手像往常一样等待着。奶奶则一定要婷婷说“饼干”两个字。奶奶不厌其烦地大声地喊着：“饼干、饼干、饼干、饼干、饼干……”奶奶充满期待地看着婷婷，嘴里不停地喊着。婷婷不断地伸出手指向奶奶手中的饼干盒，嘴里不停地哭着。婷婷是个很有小脾气的女孩子，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不能开口说话使得她的脾气非常急躁，

动不动她就会像一个小疯子一样。有时她想要什么，但因为无法表达，大人理解错了她的话她就会发脾气，甚至会摔东西。周弘到了这种时候总是让女儿摔个够。他知道女儿在无法表达时是有点急躁的。这很好理解，谁都会这样的。

一个哭闹着要吃饼干，一个坚持说话后才给，这样持续了十几分钟，林美已经看不下去了。女儿要吃，妈妈的心早就软下来了。吃好以后再教就不行了？做妈妈的一把从奶奶手中抢过饼干盒，送到婷婷的手中，“婷婷，你吃，妈妈让你吃。”奶奶这时其实也已经很心疼了，已经打算把饼干盒给孙女了。所以，林美来抢时，奶奶也就就势让儿媳夺走了饼干盒。奶奶没办法继续硬下心肠来。

婷婷的手就要伸进盒里的时候，爸爸的手却一把将她的手打离了饼干盒，又一把将饼干盒抢了过去，送回了奶奶的手中。

周弘埋怨地看了看妻子，说：“这是让婷婷说话的好机会，你怎么能这样放弃呢？”

林美已经哭起来了，奶奶也已经热泪盈眶。奶奶说：“周弘，我的好儿子，你就给孩子吃吧，我已经没法了。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狠心了？”

周弘说：“妈，我们这是对婷婷最好的爱。你不是想让婷婷说话吗？婷婷说话就在今天。妈，帮帮我，帮帮婷婷。婷婷会感谢你的，婷婷将来一定会感谢你的。继续对她喊吧！”

周弘这时其实也已经泪流满面了。有谁知道一个聋童的父亲是

怎样地充满着希望与悲怆期待着孩子的哪怕是很小的一点进步呢？周弘痛苦地别过头去，他不敢看向孩子。

祖孙俩就这样僵持着。奶奶已经喊了上千遍“饼干”了，奶奶的嗓子喊哑了，可婷婷就是没法开口。婷婷眼泪横流，小脸蛋憋得通红通红。奶奶的心在发抖。奶奶很想把饼干盒送给孙女。孩子太可怜了。“周弘，这事我没法做了。孩子被折磨成这样，你这个当爹的心也太狠了。让孩子把饼干盒拿过去吧！”

奶奶在恳求。周弘说：“妈，你再坚持一下，婷婷也许很快会喊出来的。婷婷一定会喊出来的。”

奶奶又何尝不知，也许再坚持一会儿，事情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可奶奶也是一个女人，奶奶那颗充满慈爱的心在颤抖。要是再坚持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那将会怎样地伤害了孩子？

“饼干，饼干！”奶奶继续喊。

婷婷眼巴巴地看着饼干盒，眼睛里蓄满了泪水。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就这样在美食面前承受着折磨，她开始狂暴地又哭又叫。几十分钟过去了，婷婷哭得没劲了。婷婷看看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随后又看向了那个饼干盒。

奶奶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坚决。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干脆把这件事做下去。

“饼干，饼干，饼干！婷婷跟奶奶喊：饼干，饼干，饼干！”奶奶声音越说越大，越说越充满激情。

婷婷看着奶奶不断张开又不断合上的嘴，痛苦得小嘴直想动，可是她就是没法动。她尝试着动了几下，但没有出声。奶奶又喊：“饼干，饼干，饼干！”奶奶一边喊，一边将饼干举起又放下。

婷婷憋得有点难受，连哭也没有了力气。很长时间，那应该是一个漫长的黑夜，婷婷就像一个夜行人在原野上做着艰苦的努力。她在辨认着眼前那条模糊不清的小道。后来，她总算看见了一点亮光了。她看见了奶奶的嘴唇是动的，她也似乎听见了奶奶在大声对她说着什么，她看见奶奶在对着她举起饼干又放下饼干，然后再举起饼干又放下饼干。没错，那是在说她要吃的“饼干”这两个字。

她哭起来，嘴里终于喊出了两个字：“波单。”

一家人的所有动作都定格在婷婷喊出的最后一个音节上。一家人仿佛听见了从遥远而又寂静的深谷中传来一阵美妙却又非常微弱的仙音，听见了无边无际的沙漠上传来一阵驼铃，看见了黑暗的天空里划过的一道极细小的电光，漫漫的大江边上燃烧起的一簇极不惹眼的渔火。“婷婷！我的好女儿！”周弘第一个反应了过来，一把抱过孩子搂在怀里。奶奶和妈妈也全都拥上来，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爷爷周宇锋这时候也抹着眼泪，什么都说不出来。这个时候这一家人都处在一种极度兴奋里，他们都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包围着，以致很多年过去了，周弘还仍然清楚地记得婷婷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情景。多少次，周弘都会想起那天午后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们一家怎样像度过了一个世纪一样地在经历着一段非凡的人生。这一

个多小时，在周家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上都无与伦比地重要而又辉煌。这一个多小时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将萦绕着这一家三年之久的噩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奶奶将一盒饼干全给了婷婷。奶奶说：“孩子，我的好孩子，你要吃你就吃吧，你把这一盒全都吃了吧。”

一个人的苦难如果很大，那么这个人的幸福也将是巨大的，这是生活的辩证法。生活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厚报那些认真生活的人的。如果你没有品尝过苦难，那么你也就无法品尝巨大的幸福。

太多太多的苦难的日子过去了，全家人才总算让一个小哑巴开口说话了。尽管这第一声还很稚嫩，就像一个小孩子刚刚学着走路，歪歪扭扭的，但有谁去责怪一个学步的小孩子呢？那跨出的第一步，无论怎么说都是世界上最美的足迹。那一种稚拙之美中，蕴含了今后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一个巨人的最初的生命印记。

“波单”，这是一声生命的呼喊，这是一艘生命之舟起航时最初的鸣笛。婷婷的喊声歪歪扭扭，像外国语，但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周弘非常欣慰。现在女儿终于有了自己的人生武器了。有了这个武器，我的女儿婷婷就能战胜自己，就能超越自己！女儿，我的不幸的女儿，今天你终于扬起生命的风帆开始启航了！你曾经有过那么多痛苦，但你应该为此感到庆幸。有了痛苦就意味着你拥有了一笔财富，而如果你战胜了这一切痛苦，你也就赢得了人生。

但对周婷婷来说，这种斗争来得实在太早了点，婷婷才是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

这才是开始，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险阻在等着这对不幸而又特别幸运的父女。因为，婷婷才仅仅开了口，开口的婷婷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将要面对很多很多东西。

周弘已经做好了准备，周弘相信女儿也终将会做出准备的。自己要让她学会面对一切，因为他是一个父亲。

寻寻觅觅

戴着助听器的婷婷开始说话了。就像美国的盲聋作家海伦·凯勒一样，水打通了她与世界的道路。一百年后，在中国，饼干使一个聋童开始走出了语言的黑暗，而那个过程又是和海伦·凯勒何其相似。

现在，婷婷终于能够像一只小鸟一样了，她可以不停地叫着嚷着了。她如果愿意不停地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那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现在，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自己也不知道说话的婷婷了。奶奶或者爸爸让她说太阳、衣服、火车、汽车、门、学校、商场、飞机、电视机……凡是她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奶奶和爸爸都在教她说。婷婷现在就像一个口很渴的人遇上了水一样，她贪婪地辨识着这个世界的一切。她终于知道了，这世上，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名称，就像她叫婷婷一样。只不过，婷婷在辨识这些东西时，有点儿与别人不一样。她叫它们的名称有些时候与我们所熟知的名字大相径庭。譬如，她叫苹果“布多”，她称鸡蛋是“希旦”，她把糖块喊成“当带”，她说巧克力时说成了“倒滴滴”。

这些话听起来是那么别扭，比老外们说的中国话还难听，可在婷婷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耳朵里，这却是上帝的声音。周弘对女儿有信心，他相信，女儿能够说话了，就一定能说好，不过要给她时间。小鸟儿要飞起来，是要等羽毛丰满的。婷婷是一只迟飞的鸟，是一只离群的孤雁，她要辨识清自己的天空才能展翅翱翔，才能一飞冲天。

现在，有了一些听力的婷婷，可以和奶奶玩些更有意义的游戏了。

奶奶拿出哨子，像裁判一样吹了一声。哨声告诉双眼紧闭的婷婷，奶奶已经藏好了，婷婷可以过来找人了。在沙发的背后，婷婷很轻易地就捉住了奶奶。婷婷高兴极了。

现在，轮到婷婷吹哨子了。婷婷藏好了，奶奶你找吧。婷婷躲在床下，奶奶转悠了半天也没有找着。婷婷能从床下看见奶奶的脚在不停地来回走着，可奶奶就是找不着她。婷婷得意地笑了。

后来，奶奶又将茶杯、碗、洋娃娃、手表什么的，上面都贴上名字，让婷婷看好后，便将它们藏起来，然后奶奶大声地说：“找一找吧，婷婷给奶奶找个茶杯来。”

婷婷找到了茶杯，就像捉迷藏捉住了奶奶一样。找到后，奶奶总忘不了问婷婷一句：“婷婷找着什么了？”

婷婷艰难地用别别扭扭的话说：“巢(茶)一兵(杯)一”

奶奶对婷婷竖起了大拇指。

奶奶，那个叫朱芝华的老人，煞费苦心，将自己在过去教育生涯里的全部积累都拿了出来，终于把婷婷早就认识了的茶杯啊、电视机啊、椅子啊、衣服啊那些字全都让婷婷在有声的世界里又一次把它们捕捉到了。

这是奶奶和婷婷一起玩游戏。

这是怎样的游戏啊！

和婷婷一样，周弘也需要时间。

在全家为婷婷能够开口说话而高兴不已的时候，周弘开始考虑让孩子说得更准确和识字读书的事。婷婷还有很多事很多事要做。都必须是她自己去做的，没有人可以替代她。对婷婷的现状，周弘无比清醒。他无法欺骗自己：别的小孩子在四岁的时候已经能够非常流利地说话，也能够非常方便地与人交流，可婷婷只能发出几个含混不清的词。与别的孩子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婷婷要上学，婷婷也总要走向社会，这是无法回避的事。而自己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要让女儿飞起来，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周弘这时才感到自己没有能够上到大学是人生的一大缺憾。他也念过大学：南京“七·二一”工人大学。可那是什么大学？那个年代的大学又能给周弘什么更加特别更加优秀的东西呢？“文革”结束了，这个大学也结束了。对周弘来说，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份经历，却没有多出一份能使自己成为知识分子的知识。

周弘现在每天去幼儿园接送孩子时，每天送孩子去针灸时，没

有忘记在车上要婷婷说话。婷婷也很乖巧，一路跟着爸爸说个不停：灯灯灯灯灯，楼房楼房楼房。每天这些词汇都在婷婷的嘴里进进出出；每天，大街上都有很多行人为这一对父女驻足，他们用不解的眼光看着周弘和他的女儿。周弘那种劲头，婷婷那种怪异的发音，都让他们觉得奇怪。开始，周弘很吃不消别人打量他们的那种怪异的眼光，可是后来，周弘想不到这么多了。教好婷婷是最重要的。如果要面子，放弃一些可以用来教孩子的机会，那么婷婷的进步就将非常缓慢，那要比承受不了别人的眼光更加让人痛心。我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的眼光。怎么了，不就是生了一个聋哑孩子？可是我要使这个聋哑孩子做得不比任何一个正常儿童差。厂里的一些同事也曾经用一种非常特别的眼光看他和他的女儿。周弘面对这些熟悉的人们的眼光一度曾经非常脆弱，他不敢面对那些带着同情、怜悯的眼光。周弘过去是很注意别人怎么看他的，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他需要做的是让女儿赶紧好起来。不能再耽搁孩子了，婷婷已经耽搁四年了。

周弘现在又抽烟了，开始抽烟就意味着他在想什么大的事情了。是啊，婷婷说话的事仍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怎么办？

周弘发现一个严酷的事实：如果像奶奶这样教说话学说话，那么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让婷婷学会表达学会运用？更重要的还有，这样教下去，她最终也只能说一种家里人能够听懂的外国语似的话，

而且还不能算做是话，那只是一些变了调的词语，无法连缀成句子。那又怎么可以呢？那样的话，女儿将永远落在正常儿童的后面，且差距会越来越大。还有，一旦婷婷走向社会，走进正常人组成的世界，便仍然无法克服从小就有的那种自卑心理。周弘清醒地知道一点，一个人心理上如果有了残疾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残疾了，她将一辈子生活在心灵的黑暗中，一生都走不出人生的低谷，那将比什么都可怕。

周弘决定看书，到书中去找答案，他相信书。书是一种好东西，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周弘带领女儿走向光明地带的引路人。

周弘现在只要一有空就看书，他甚至向厂里请了假。他对厂长说：我需要看书。如果不看书，女儿仍然还是那个小哑巴。厂长没有说什么，同意了。厂长是个好人，厂长无法拒绝一个父亲的请求。当然厂长有个直觉，他觉得周弘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大很大的事。他说不清那是一件什么大事，但他知道那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所以，对周弘的请求，他一口答应了。他告诉周弘，好好地培养女儿，工资的事不要放在心上，厂里会考虑的。

周弘开始像一个教师一样工作了，他的书架上开始有了很多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每天，女儿入睡了，周弘就开始认真啃他的书本。很多时候，一家人全都睡了，周弘还在看书。常常，妻子林美一觉醒来时看到丈夫还在看书便劝丈夫早点休息，周弘嘴里

应着，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书本。

但仍然茫无头绪。周弘掉在书的海洋里，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选择怎么操作，书上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对婷婷，可能也只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了。

奶奶那套教婷婷的方法，周弘只好先全部照搬。婷婷的耳朵不好使，但她的那双小眼睛还是挺机灵的，那双眼睛就像会说话。那么就让她的那双眼睛先用起来吧。周弘这么想着的时候，突然脑子里闪过一道灵光：正常儿童先开口说话，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和他们的家长都忽略了一点，这些孩子并没有先去识字。他们先学的是说话，后学的才是识字。我们如果现在就依照女儿的特点让女儿先识字后讲话，不也是一个方法吗？如果这样会不会产生另一种奇迹另一种效果呢？周弘知道，如果和正常的孩子比高低的话，那么婷婷将很困难很困难。

周弘打算先做起来，暂时不管能不能做与效果好不好，先做起来再说。

以两倍的速度赶路

周弘开始学普通话了，这是让女儿先学识字后说话的关键。正因为这一点，周弘和一家人的话都必须是最纯正的普通话，而不能是南京方言。周弘三十多岁开始学习普通话。每天，只要有空闲，他就不会放过电视里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模仿播音员的口型，有时和播音员一起说话。外出的时候，周弘的口袋里总有一本《新华字

典》。只要感觉到哪个字发音拿不准了，他都要查一查。他查过了，又让婷婷再查一次。周弘像疯了一样地教着女儿识字、说话。周弘的心里时时有另一个周弘。另一个周弘不断地对周弘说：你女儿在四岁时才开口说话，已经落在别的孩子后面很远很远了，要赶快赶上去才行，你要帮助她追赶。婷婷的话像外国语，你这个当父亲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女儿识字说话是相当难的，要一遍遍地读然后又写给她看，那样她才能将字和音联系起来，才能感觉到那音和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教的方法就这样产生了：看到什么字就写下什么字给女儿看。

那一天，周弘的手心手背上满是字，婷婷的手心与手背上也都是字。下了车，两人伸出手一看，都笑了。

那是他们在公交车上写的。

周弘这一天碰到了另一个问题。

周弘父女在车上坐定后，婷婷突然非常完整地说了一句话：“婷婷一邀(要)一嗤(吃)一倒(巧)一滴滴(克力)一”

婷婷这时候应该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对这一点，周弘从来都没有否认过。像婷婷这么大的孩子应该已经能说得非常流利非常动听，但婷婷现在只能说一句这么简短的句子，而且还说得相当吃力，语调也完全走样，弯弯曲曲的，像蹩脚的外国话。

虽然如此周弘还是感到格外高兴，婷婷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了。在那么漫长的日子里，婷婷只能跟随奶奶说一两个简单的词

语，数出一两个数字。更多的时候，她仍然得借助手势来完成她意思的表达。但在这时，周弘却感到了一车子的人都在看着他们父女俩。那种目光如此的逼近，充满了怪异、惊讶、同情、怜悯与探究。这是与周弘在骑着自行车时碰到的那种目光相同的目光。那目光在骑着自行车时周弘可以迅速地躲过。那时，他只要猛蹬几下自行车，便可以从人海中消失。现在不行，你无法躲过，车上没有一条缝隙可以让你钻进去，你只能处在那种目光的包围中。周弘的泪就要流下来了，他觉得非常难堪。他觉得那些目光一点都没有宽容的意思。它们继续在他的身上、在婷婷的身上散发着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优越与自豪。周弘刹那间觉得非常委屈。偏偏这个时候，婷婷又说了一句：“婷婷一邀(要)一嗤(吃)一倒(巧)一滴滴(克力)一”

周弘望向婷婷，他希望婷婷赶快住口。但婷婷仍然不住地对着他念叨“倒滴滴”、“倒滴滴”。

这时候，周弘听见两个人在悄声交谈：

“这个女孩子一定是个哑子。”

“小哑巴也想说话哩!”

声音很低，但周弘全都听到了。他知道那种话也许没有掺杂敌意，但周弘受不了。周弘这时很为女儿和自己感到羞耻，脸上火辣辣的。但一会儿后，周弘忽然心念一变，他决定让婷婷说下去。

周弘对女儿笑着说：“婷婷，下了车，爸爸就去买巧克力。婷婷好棒，今天说了一句完整的话，这很好!爸爸很高兴。”周弘对女

儿竖起了大拇指。

但周弘仍然希望婷婷不要再说下去，他担心婷婷会觉出那些目光里的其他意思。婷婷一旦懂了那种目光的意思，是会受到伤害的。

这时，婷婷要爸爸也像奶奶那样把刚才说下的话写下来给她看。

偏巧这时周弘的身上没有纸，便只好在手心上写下“婷婷要吃巧克力”几个字。

婷婷指了指汽车，说：“刺(汽)一差(车)一”

周弘大声地用普通话纠正婷婷说：“汽车。”同时在手心上写下“汽车”两个字。

婷婷那天在车上指了指天空、楼房、电车轨道、汽车售票员、警察、摩托车、小轿车、红绿灯……周弘一边大声地用普通话说给婷婷听，一边在手心手背上写下来。自己的手心手背写满了，就写到婷婷的手心与手背上。周弘和他的女儿婷婷这时已经完全进入到一种境界里了。他们已经不再理会旁人的目光与评价了，他们也都忘了身边的人了。渐渐地，人们不再用怪异、惊讶、同情、怜悯与探究的目光去打量他们了，取而代之的是尊敬与友爱。人们静静地听着这对父女的大声对话，连售票员吆喝卖票的声音也低下了许多。父女俩下车后，一车的人才回过神来。

一个中年乘客指着下了车的周弘父女俩对车内的人说道：“这一对父女，将来一定会很了不起的。”

周弘与婷婷下车后，看见两人的手心手背上都写满了字，全笑了。婷婷更开心，觉得那些字就像一个个小虫子似的，爬满了爸爸和婷婷的手心和手背。

也就在这个时候，周弘的眼睛亮了一下，他似乎发现了什么。这是奶奶经常做的一件事，只不过这时他和女儿在另一个环境中换了另一种形式去做罢了。在配合上语言之后，婷婷完全可以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在此之前，婷婷可是已经掌握了好多文字了啊！现在要做的不就是让这些文字在有声世界里找到它们的位置吗？也就是说，当过去在教孩子识字的时候，只注意到让她读，然后再写给她看，现在，周弘突然意识到：读与写同步，让孩子在读的时候又看到那个她读到的字，效果不是更直接吗？

婷婷的语言感觉就这样觉醒了，这使她的始终被封死的语言的屋宇终于透进了有声世界的亮光，那些语言就是这个屋宇的窗户。婷婷每掌握一个新词，她的语言的屋宇就多了一扇这样的窗户。婷婷在四岁以后才终于有了这些美妙的窗户。现在，婷婷的听觉，那个曾经一片黑暗的听觉确实走进了喧闹着的美丽世界中了。只要她读到一个字，或说到一个词，哪怕说下一个句子，爸爸都会立即帮她写下来，让她在声音和形象的世界里同时捕捉到它们。周弘也在突然之间领悟到一点：这样，不就是以两倍的速度向前走路吗？这样赶路，不是更快吗？

周弘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家人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一

个非常好的方法。他同样也没想到，过去那个小哑巴，现在成了一个唠唠叨叨的小麻雀，每天叽叽喳喳个没完没了。全家人高兴得每天都像在节日中一般。

周弘越来越觉得这天下车时想到的东西很重要。他原先想让女儿先识字的想法变了。光是识字，还是没有办法让她对语言产生感觉。他现在突然发现让女儿识字与说话同步进行，把婷婷的眼睛充分利用起来才是最好的办法。既然她的耳朵已经沉睡多年了，那就让她的眼睛来弥补耳朵之不足。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赶上正常的儿童。

从此，一家人便都开始了纸笔不离身的生活。家里的墙上、书橱上也都挂上了纸和笔。只要对婷婷说一句话，奶奶、周弘、林美，无论是谁都会把这句话写下来让婷婷看。不管多么繁难的句子，也不管多么简单的句子，甚至是一个病句，只要是女儿说的，或者说给女儿听的，就全都写下来，每次都写，到什么地方写到什么地方。就是婷婷对广告上的字或者对果壳箱上的字感兴趣了，周弘也全都写下来，一个都不放过。

很多日子--这种充满了文字的日子过去了，周弘已经感觉到，女儿的语言感觉越来越好了，女儿已经处在一种语言与文字的包围中了，她的感觉肯定会越来越好。

随之而发现的一个令人高兴的现象是，婷婷的观察力与辨识力很好。

那天，电视里又到了播放天气预报的时间了。突然，婷婷指着电视机说了一句很长的话：“台台到得都不台打。”语气比以前连贯，语速也比以前快。但一家人都没有听懂婷婷在说什么。周弘不解地看着女儿，婷婷着急地比画着，又说了句：“台台到得都不台打。”周弘着急地问奶奶：“妈，你听懂孩子在说什么了吗？”奶奶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我也不知道。”

第二天，还是在天气预报时，婷婷又说了：“台台到得都不台打哎。”

第三天，婷婷还是在那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说这句让人费解的话。周弘与奶奶都非常着急，不知婷婷要说什么。

第四天，婷婷早早地站到了电视机旁边，在天气预报时，婷婷指住了“福州”两个字，又对爸爸和奶奶说：“台台到得都不台打。”这下全家人终于搞懂了，婷婷是在说：“爷爷到福州不在家。”

一家人拥住婷婷亲了又亲，乖孩子，她还知道爷爷到了福州亲戚家。婷婷看来什么都知道，婷婷真是个好孩子。

在这句话里，婷婷读准了两个字：到，不。周弘很高兴，能读准两个字就一定能读准所有字。而且，周弘发现，在这个句子里，婷婷还说出了“福州”这两个字。这难道不是表明婷婷已经认识这两个字了吗？周弘没有教过婷婷这两个字，正在为教婷婷识一些比较抽象的词犯愁呢，没想到婷婷已经跟着播音员认识了这两个字。那天，在播音员说到“福州”的时候，电视机屏幕上“福州”两个

字在不停地闪烁着，很像教室里的教师在用色笔写出重点字词一样，这里就有点教育的东西了。婷婷指向了这两个字，婷婷也让她的爸爸知道了一点：他为婷婷设计的这种语言与文字同步的学习方法是很奏效的。

又是一天，婷婷跟着爸爸去游乐场玩了。婷婷看见了远处有人在公园的湖面上钓鱼，她捅捅爸爸，问爸爸：“那些人在干什么？”爸爸大声说：“他们在钓鱼。”爸爸说着话时就要去拿出纸来写。后来，爸爸发现带出来的纸头已经全部用光了，于是只好又在他的手心上写：他们在钓鱼。随后，爸爸又大声地指着字念给婷婷听：“他们——在一钓一鱼——”

看着爸爸写在手里的字，婷婷非常开心。婷婷用自己的小手指着爸爸写着字的手，艰难地说：“爸爸真好玩，把字写在手心里了。”爸爸问：“婷婷，真的很好玩吗？”

婷婷点点头。

爸爸说：“好，那我们以后就经常这样玩好玩的东西，好吗？”

婷婷说：“好的。”

婷婷的小手上，手心手背全都写满了字；爸爸手心手背也写满了字；爸爸的膀子上也写了好多字。回到家，婷婷对奶奶说：“奶奶，你瞧瞧，爸爸的身上全是字，我的小手上也有好多字，全是爸爸写的哎！”

奶奶装着吃惊地说：“是吗？那么婷婷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写这么

多字吗?"

“爸爸是为教婷婷识字的。”

“那么婷婷还能认出这些字吗?"

“当然认识。奶奶，瞧，爸爸说，这是他们在钓鱼，这是猴子在猴山上走钢绳，这是，嗯，让我想想。”

看着孙女那副认真的劲儿，奶奶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虽然婷婷说得不很准确，但奶奶非常开心。奶奶连忙说：“哎，婷婷想想，婷婷想想，婷婷马上就会想起来的。”

“奶奶，婷婷已经想起来了。”婷婷扬起头。

“那是什么?"

“爸爸说这是小朋友在跳皮筋。”婷婷说。

但婷婷这次说错了。婷婷指着的是“那些人在划船”。奶奶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对婷婷说清楚。奶奶看向周弘。

周弘不能说孩子错了，他怕女儿会因此而灰心。他转念一想，终于眼睛一亮，对婷婷说：“婷婷太棒了，婷婷说这是小朋友在跳皮筋哩!”周弘指着下一行字对女儿说。接着，周弘又指着“那些人在划船”几个字对女儿说：“婷婷再想想看，爸爸说这是什么了?爸爸当时指着湖面上那些人说什么来着的?爸爸也忘了，婷婷一定能想起来。”

婷婷眼睛一亮：“噢，那是写的那些人在划船。爸爸，你难道也忘记了?"周婷婷天真地说。

周弘笑了。周弘伸出大拇指，对婷婷说：“婷婷真棒!”

周弘，一个多么细腻的父亲!他已经能像一个高明的教师一样了。他在用鼓励的方法引导着孩子进步，他没孩子错了或者不对，但他却让孩子意识到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周弘想起了苏霍姆林斯基在一本教育论著上说的：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给学生打不及格的分数。请记住：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婷婷笑了。一家人全笑了。周弘的赏识-成功教育法，最初的理性思索就诞生在这个时候。周弘其实并不想当什么教育家，但他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却渐渐地向教育的真理走近。在培养女儿的同时，周弘也在培养自己。

对一个人来说，也许灾难的确让人难以接受，但当我们在灾难面前绕过去时，我们也许就失去了很多珍贵的东西；而一旦我们勇敢地面对了灾难，并克服了灾难，那么我们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而那得到的，将不是平常的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

大老虎来了

夏天再次到来的时候，周弘的普通话也更加精进了。周弘相信，他的普通话达到什么水平，婷婷的普通话也就会达到什么水平。婷婷的话语要进行正音。怎么正音?只有自己的发音正确了，才能保证婷婷的发音正确。周弘准备帮女儿逐个儿地纠正发音。婷婷的正音工作有相当的难度，但周弘认准了一个死理，汉字不过三百多个音节，读准了一个音节，婷婷就能读准同一个音节的所有汉字。周

弘现在要和女儿一起走进最规范的语音世界。这是一定要做的。

城市里的蝉拼命在叫着。周弘在闷热的屋子里赶制着一张张的卡片。婷婷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还不时帮着爸爸搬搬字典词典什么的。周弘已经帮助女儿学会了查字典。现在，周弘也在编写词典。这部词典的名字叫做：卡片式正音词典。在几百张卡片上，细心的周弘为婷婷标好了每一个音节的拼写方式。甚至这个音节在各种情形下可能会出现哪些形状周弘都考虑到了。譬如，商店店铺的招牌上可能会全是大写，那么，周弘制作的这种词典上就有反映。卡片的背面是这个音节的所有汉字或词组及这些词组里另几个字的汉语拼音，例如：

ianYan

IAN

YAN

（卡片正面）

Y ā n 闷恢焉嫣燕淹阉崦腌湮

咽烟胭殷

Y á n 颜言炎阎妍盐严茺檐

沿延蜒筵沿

Y n 演兗琰偃奄掩奄阂眼俨

鼯衍

Y à n 堰彦谚唁焱艳滟燕酖厌

履雁鴈宴咽硯焰驗

(卡片背面)

周弘每天都这样忙忙碌碌，为女儿赶制着这种特殊的卡片，有时连汗也顾不上擦。在 1986 年夏天，在那个就像火炉一样的南京市，在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一个普通的父亲就这样为女儿赶制着进入有声世界的入场券。这是一种多么神圣的入场券！在那个夏天就要结束的时候，那个哑女周婷婷就这样能够认识近 2000 个汉字。尽管，她的说话能力还是不能和同龄的小孩子相比，甚至她的说话和识字还不能达到同步发展的阶段，但可以肯定地说，她的阅读水平和识字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同龄人。周弘是个疯狂的人，在一种近乎疯狂的状况下，他总算成功地将女儿带到了有声世界的边缘。光是这一点还不够，周弘知道，如果没有超出正常儿童的地方，那么，婷婷可能仍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自信，无法使自己看到希望，那就更无法让她发现自己的身上可能还有其他孩子所不可能有的一种潜在的优势。周弘想，今后可能就要在发掘优势方面做出些努力了。

林美的身体总算好了一些。随着婷婷的进步，做母亲的心情也开始变得开朗，她已经从床上爬起来了，她现在要帮着丈夫做点什么。在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里，林美看见丈夫是怎样地为女儿操心劳碌，但她却不能帮上什么忙。现在，林美每天都要出外锻炼。她从周弘与女儿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意志与力量。她想好了，等身体全

部恢复，她要帮女儿学数学。自己是搞财会工作的，数学应该是不会差的，应该能帮上女儿的忙，确实不能让所有的事情都压到丈夫的肩上了。他是男人，他有宽阔的肩膀承担起一切，也有宽阔的身板为她们母女遮挡风雨，但男人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

林美每天都要出去锻炼。那一天，林美出去不久，周弘也出去买菜了。

只剩下婷婷一个人在家里。那时，婷婷还在甜甜的梦乡里。爸爸和妈妈都不在家了。婷婷醒来后，就发现了这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家里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小女孩害怕了：屋子里寂静得可怕，昨天在画册上看到的大老虎又跳到了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的想像世界里，她“哇”的一声哭了。她边哭边喊：“大老虎来了，大老虎来了。”

婷婷的哭声传出了很远，周弘和林美回来的时候在楼底下便听到了女儿的哭声。当他们跑到自家的门前时，却发现了一个更加麻烦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带上钥匙。

这下可麻烦了。屋内婷婷一边不停地哭，一边嚷着：“大老虎来了，大老虎来了。”屋外任凭周弘夫妻俩怎么打门婷婷也无法听见。

周弘拼命地打门，不断地用身体撞门，嘴里一边嚷道：“婷婷，是爸爸妈妈回来了，不是大老虎来了。你快开门！你开了门就知道不是大老虎，大老虎在动物园里哩！是爸爸妈妈回来了。”周弘一边大声地喊叫着，一边撞击着门，可门却始终开不开。后来周弘用脚

使劲地踹门时，婷婷听到了门那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声音，她更加害怕了：老虎到了门边了。婷婷吓得直往被子里藏，嘴里还不住地在喊叫：“不得了啦，大老虎上楼了，大老虎上楼了。”

门外的周弘是彻底没有办法了。门是不能再撞了，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女儿惊恐的呼叫声。他不能再撞门了，那样肯定会吓着孩子。但门又打不开，该怎么办呢？

周弘傻眼了。林美在旁边不住地问：“这下该怎么办呢？这下该怎么办呢？”

门口聚拢了很多邻居，一个个也是抓耳挠腮，毫无办法。

周弘看了看天窗：现在，也许只有这一个办法了。打破天窗，从天窗里爬进去。

周弘从邻居那里借来一张凳子，准备从天窗里爬进去。他站到凳子上，举起了拳头，砸碎了天窗上的玻璃。玻璃的碎片扎进了周弘的肉里，他已经无法顾及那一种锐利的疼痛了。

玻璃被砸碎的声音，玻璃掉在地上噼里啪啦的声音再次让婷婷听到了。那时，婷婷正惊恐地探出头来，准备看一看动静，没想到却听到了一种恐怖的声音。婷婷惊恐万状地喊叫道：“大老虎不要吃我，婷婷是个好孩子！大老虎不要吃我！”婷婷一边叫喊一边浑身颤抖。可怜的孩子，那个有声世界原先是那么的让她不可接近，现在能够接近了却又让她如此地害怕。

周弘开始爬天窗了。可是，不管怎么努力，他的身体都始终无

法通过天窗。

从邻居家借来一些扳手、老虎钳，周弘搞得满头大汗，但门仍然没有丝毫的松动。可周弘却又不敢再去撞门。

周弘楼上跑到楼下，楼下跑到楼上，想从阳台上爬进去。可阳台那么高，让人望而生畏。林美想打电话到消防队，向消防队借一个天梯来，周弘摆摆手，让她别着急，“还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应该有办法，应该有办法。”周弘说。

一个邻居叹息地说：“周弘真的不容易，一个聋孩子，把他搞得这么狼狈。唉，这真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是啊，这是一种说不出的苦。而这种说不出的苦，在周弘的生命中竟然常常碰上。

周弘是猛然之间想起法子的：婷婷是聋孩子，她听不到，可是她能看见啊！应该让她看到什么就行了。婷婷不是已经认识很多字而且能阅读了吗？她听得不太清晰，可是她能够清清楚楚看到东西啊！

一个人的灵性与才智往往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没有女儿的耳聋，没有那种切肤之痛，周弘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而不可能是一个拥有超凡智慧的父亲。

周弘从邻居家借来一根晾衣服用的长竹竿，又借来一枝笔，找来一张白纸。周弘在纸上写道：

婷婷：

外面不是大老虎。外面是爸爸妈妈。你快开门。

爸爸 妈妈

周弘把纸条贴到了竹竿上，从天窗里伸进去。大家担心婷婷会看不到，让周弘尽量朝里面伸伸。

楼道上一片寂静。很长时间过去了，婷婷都没有来开门。后来，屋里的婷婷感到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便大着胆子从被子里把头伸了出来。婷婷看见了那根竹竿，看到了竹竿上的纸条，看到了纸条上的字！婷婷终于明白了，她飞快地走到门边，打开了门，然后一下子扑到爸爸的怀里，哭了起来。

楼道里的人一个个都流下了眼泪。

这件事后来有了一个题目：《大老虎来了》。这件事被周弘巧妙地利用来训练婷婷说话与表达。因为是讲自己的故事，婷婷感到格外来劲，总是一边讲，一边摇头晃脑，眉飞色舞，声情并茂。

婷婷后来还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故事：《我骨折了》。

这是一个能让人笑破肚皮的故事。

婷婷在奶奶家摔了一跤，被爸爸抱起来的时候，整个左臂都不能动弹了。爸爸、奶奶碰一下那只膀子，婷婷都哭得要命，样子十分怕人。周弘连忙喊了一辆出租车，赶快到医院看骨科医生。婷婷看来是骨折了。

一家人忧心如焚。婷婷一路上弱不禁风的样子，让人看了觉着特别可怜。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耳朵已经不中用了，又摊上一只膀子，这太让人心疼了。

到了医院，医生问婷婷怎么了。婷婷没说话，一副很怕医生的样子，让医生看了觉得非常不忍。一个聋童，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骨头折了，却无法讲出来。那种楚楚可怜的样子，着实让人同情而又非常可爱。

周弘对医生说：“大夫，你可能要大声点，我这个孩子她已经有点听得清人说话了。”

医生于是大声对婷婷说：“你把左手举起来好吗？”婷婷看看医生，慢慢地把左手举了起来。

婷婷把左手举到头顶上时，扑哧一笑，哧溜一下从爸爸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医生的办公室。

一家人给搞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明白过来的时候，婷婷已经站在门边，对着一家人笑哩！

这时，一家人才醒悟过来，跟着婷婷大笑了起来。

这个小家伙，装得倒挺像，竟然把一家人都给骗了，把医生也给骗了。周弘不好意思地向医生打了招呼，笑着去追女儿了。

周弘心里高兴。女儿能够这样是最好。女儿再不像那个瑟瑟缩缩躲在幼儿园墙角的婷婷了，女儿已经告别了那个婷婷，女儿已经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活泼的小女孩子了。可这之前的几年里，他的女儿婷婷只是个非常胆小，非常怕人的自卑的小丫头，她不敢说话，也不敢对老师打手语，她在小朋友们的“小哑巴”的嘲弄声中流淌着辛酸的眼泪。有时候，她把小便撒在自己的身上，搞得身

上有好些尿臊味。她只能远远地躲到一边儿去，不敢和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现在好了，女儿终于舒展了，她的小小的美丽的生命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扭曲了，她终于知道自己也可以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地淘气一下了。周弘想到这里的时候，竟然沁出了几点泪花。从那时到现在，女儿真的已经大大地变样了。变得聪明，变得可爱，变得自信，也变得坚强。女儿，我的好女儿。

女儿，你能这样就很好了，爸爸并不需要你特别地成功，爸爸也不需要你超出别人，你只要能够快乐，就比什么都好了。林美觉得女儿有点不像话，骗骗家里的人还可以，怎么把医生也给糊弄了？她责备地看着女儿，刚想要说她几句，就被周弘给拦住了：“女儿能这样，不是挺好吗？这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你为什么要责备她呢？女儿不再怕人了，不再自卑了，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吗？我们这么长时间不就是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吗？”女儿已经能够淘气了。女儿以前可是一点也不敢淘气的。淘气好啊！淘气是儿童的权利，正像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一样。为什么要剥夺儿童淘气的权利呢？为什么要不让我的女儿淘气呢？我的女儿还从来没怎么敢淘气哩！周弘追上女儿，把女儿抱了起来，然后狠狠地在女儿的腮帮上亲了好几下。后来，周弘也让女儿把这件事编成了故事，让婷婷反反复复地讲述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周弘知道，这是训练女儿的最好材料。

第4章 太阳从东边升起

北京，你好

周弘又得带女儿出门求医了。针灸一度使婷婷有了一点听力，但停针不久，婷婷的听力就像温度计的水银柱遇到冷空气一样又掉落了下来。

童医师说：“这我就没办法了。婷婷的这种听力非常糟糕，我们的努力也只能够使她听到一些，其他的可能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你们再找一找其他的康复办法吧。”

周弘握着童老医师的手说：“童医师，女儿能有今天，全是你的功劳，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谢你。不管怎么说，要不是你的一根银针，我们的婷婷可能到现在都是一个耳聋而又不能识字说话的哑巴孩子，我们一家都非常感谢你。现在，我们该干些什么，也还是想请你老人家指点。”

童毅然给周弘出的点子是到北京去。北京现在已经有一流的聋童康复中心，也有一流的大医院。童医师说他记得北京的一家医院，“听说那里的康复条件是国内最好的，你不妨到那里试试看。”童毅然老人对周弘说。

后来，一家人果真看到了那家医院在电视里作的广告。周弘决定带女儿到北京，到首都去求医。

婷婷和爸爸来到了全国闻名的那家医院耳科进行治疗。广告里

的医院一下子到了眼前。广告里的那个林教授也出现在眼前。林教授戴着眼镜，头发已经稀疏，但很有风度地向脑后梳去，一看是个非常有修养、学问非常渊博的老专家。林教授对从外面来的人一律都非常客气，他知道他们都是来求医的。

婷婷来的时候，他同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没有靠仪器的帮助便基本测定婷婷的耳朵听力在 50—60 分贝之间。林教授认为，婷婷的耳聋是可以治好的，康复应该是有一些希望的。他问坐在一旁的周弘说：“你们这之前有没有替孩子找什么医生？”

周弘据实以告，说找了南京的一个老中医针灸过。

林教授和蔼地摇摇头：“针灸对聋童来说，希望是不大的，除了增加儿童的无谓的痛苦，并不能产生多大的作用。这样，你到我们的康复中心来，我们几年之后一定能够还你一个康复的女儿。”

周弘说：“婷婷的康复工作我们全家人都在做。”

林教授不相信地笑了：“是吗？”

周弘点点头，并让婷婷过来给爷爷表演一下讲故事和识字。

林教授写了一些汉字让婷婷辨认，婷婷全部认了出来。婷婷接着又眉飞色舞地用自己的语言向教授述说了《大老虎来了》和《我骨折了》两个故事。

林教授听完后，激动得把婷婷抱了起来。林教授问周弘：“孩子多大了？什么时候开始学说话的？”周弘说：“孩子今年六岁，三岁半还不会讲话。”林教授连连说道：“这真是一个奇迹，这真是一

个奇迹。你们全家的康复工作做得很好。”林教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应该向世界发布这一康复成果。在中国，有一个普通家庭在做着杰出的康复工作。”

随后，林教授又对一个护士说：“你现在就去帮周婷婷测定一下她的耳聋情况，然后写一份详细报告给我。我们需要这一数据。”

护士将婷婷领走了。林教授又与周弘详细地探讨了周婷婷的教学与培养的方法。林教授对周弘的那一套康复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对周弘说：“我们同时也要向聋童康复中心介绍你，虽然你的做法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你的这套方法很值得推广。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周弘笑了笑，说：“我没有什么，我只是想把女儿教好。”

一家人都非常兴奋。周弘知道，只要林教授肯将女儿带到康复中心，婷婷就真的有指望了。

第二天，一家人又到了医院耳科，见着了林教授。

然而，今天的林教授与昨天判若两人。林教授对周弘说：“我们查了周婷婷的听力，她现在是深度聋哑，想要康复是很困难的。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这种听力的孩子最后能够康复的。暂时可能能够说出话来，暂时也可能识得很多字，但最后，这种孩子是很难进正常的学校的。她的听力太糟糕了，我们没有想到她的听力会是这么差。”

“可是，她不是已经能够讲故事，也能够背出许多古诗吗？”

林教授显得有点不耐烦，“我不是已经对你说过了吗？像你女儿这样的孩子要想说几句话是完全可以的，但要使她完全等同于常人，则是不可能的。强化训练之后，谁还不能背几首古诗说几个故事呢？”

周弘一下子懵了。他搞不明白，怎么林教授与昨天会判若两人。周弘又一下子跌入了失望的深谷。他最后又问了一句林教授：“林教授，我们的女儿是真的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林教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木然地对周弘点了点头。

这就是说，女儿又一次被权威宣判了“死刑”。第一次是被宣判为耳朵没治了，现在是女儿没有康复起来的希望，女儿也不能进入普通的学校接受教育。女儿只能永远是一个小哑巴，生活在那个聋哑人的圈子里。周弘的心又一次被推进了冰冷的深谷。他不敢想像自己的女儿在聋哑人的世界里的场景，那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场景，一种周弘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但这时的周弘显然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周弘。过去，周弘只是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女儿的耳朵会被一个庸医用庆大霉素给破坏了；过去，周弘只是不愿接受女儿已经成为一个聋童的事实。现在，时间过了那么久，女儿的耳朵聋了，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周弘已经学会了面对现实。更重要的是，周弘已经学会接受命运的挑战，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要与命运来一场搏斗。他这时早已经和命运做

了一番较量了，也早已经读到了像贝多芬这样的充满厄运打击的伟人的传记。他已经在心里把贝多芬那句名言不知诵读了多少遍：我要扼住命运的脖子。它企图使我屈服，这绝对做不到。生活是这么美好，活他一千辈子吧！是苦难让他将能读到的书全部读了下来。

周弘下决心，自己把女儿的康复工作做起来。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自己已经努力到这个份上了，今后的路也一定会走下去。我可以不管什么专家或者学者的意见，无论是什么专家学者，如果要我放弃那是坚决做不到的。我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你专家能做到的，我周弘也能做到。

周弘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倔强。你林教授说我女儿不可能康复？那么我就要拿出一个可能给你看。如果有可能，将来，我还要使一个个像我女儿这样的聋童恢复听力，还这个世界一个奇迹。你是一个专家，我也要成为一个专家。

这时候的周弘再也不像过去听到对女儿耳聋的判决那么绝望了。这时候的周弘已经坚信女儿有复聪的希望。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林教授会这样一反常态，仅仅一天的时间，林教授为什么就变了？这好像不太可能。是什么让林教授改变了主意的呢？

周弘情绪低落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认为北京不应该这么对他。他和他的女儿婷婷是多么可怜，如果每个人都像林教授这么对他，那么真的会让周弘一家绝望的。周弘搞不懂，为什么林教授一天之间就突然改变了态度。

奶奶哀求林教授出具一纸证明，就说婷婷是能够进普通小学读书的。“她要接受正常的教育，她应该享有这份权利。”奶奶对林教授说。

林教授什么也不对奶奶说。现在，林教授面对的是一个从河北农村来的妇女。这个可怜的女人，她儿子的耳朵也聋了。她来求林教授帮忙。她是看了电视后特地赶过来的，她希望儿子能够在林教授的帮助下早日康复，可林教授已经没有好心情了。

周弘神情惨淡。到北京来求医是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他没有想到的。现在女儿的情况还很严重。女儿能够识两千多字了，也能背很多古诗讲许多故事了，可是婷婷的话有时还很不流畅。林教授第一天说婷婷能够讲得这样好，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会帮她继续康复。可第二天林教授就说，你看，她在讲什么？谁能听得懂？！周弘像针刺了一般吃惊。谁也没有这样伤害过婷婷，伤害过周弘。可今天伤害他们的竟然是一个北京的教授，一个白衣天使。婷婷好像也明白了些什么，她躲到了墙角，恐惧地看着林教授。那种楚楚可怜之态又使周弘想起在幼儿园时瑟缩在墙角的情景。

周弘知道，这都是因为那该死的舌根音 g、k、h，婷婷怎么读也无法把它们读准。周弘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教婷婷去学舌根音。这之前，他只是不想泄女儿的气才为女儿高兴鼓掌的。周弘何尝不知，那一次，婷婷兴冲冲地回来说要背诵一首儿歌，可那儿歌究竟说了些什么，连周弘也没听清楚。鼓掌，只是不想让女儿伤心，他相信

女儿总有一天会说得很好的。

见到那个被人称为中国第一聋哑神童的杨晓乾后，周弘有点伤感。杨晓乾同样是全聋全哑，但表演朗诵时，口齿那么清楚，语调那么自然。但周弘到底是周弘，多年的挫折经历使他顿时又产生了一股豪情：杨晓乾能够做到的，我们家的婷婷也一定能够做到。

杨晓乾的母亲是那个聋童康复中心的主任。在北京，当医院又一次宣布了婷婷不可能康复后，当周弘情绪低落时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时，他在一个布告栏里看到了一个聋童康复中心的广告。这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是周弘的幸运。周弘总是能够抓住这一个个的偶然。只是他没有想到林教授的态度就与这个杨晓乾有着很大的关系。

中心的负责人叫于静。这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周弘没有多想，又向前走去。周弘想也没想这个广告会与他有什么关系。可是周弘没有走上几步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走回去，在那个广告前停下来。

周弘想起来了。来北京之前，他的老朋友，前线话剧团的宋强曾说过他有个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同学现在也搞起康复工作了。宋强是个剧作家，有时他自己也上台串演一些角色。他还想过要编一部反映婷婷成长的戏，题目都想好了，叫《无言的召唤》，呼吁全社会把有声世界的温暖送到这些孩子们的心灵上。可当时剧团没有这方面的创作设想，也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宋强只能遗憾地要周弘到

北京去找他的同学于静想办法。“于静会帮你们的。于静会帮你们的。”宋强反反复复地说。

这个于静会不会就是老宋的那个同学呢？

周弘打了一个电话回南京。宋强的回答是：“没错，就是这个于静，她现在已经改行了。你就说是我让你们找她的。”

周弘带着婷婷，和老母亲朱芝华一起来到了聋童康复中心。康复中心地处北京近郊，那个地方有一个乡卫生院，聋童康复中心就设在这个乡卫生院的大院内。这地方真难找，周弘一家人倒了好几次车才算找到了。周弘看着有点灰心，怎么会是这么一个地方？但接着也就释然了。聋童的康复工作，在全国都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来了。周弘很感伤，看来，重要的还是我们家长自己，千万不要对孩子的康复工作灰心，自己要看得起自己，然后才能谈孩子康复的事情。不然的话，谁又能够全身心地帮助我们这些人呢？

周弘找到了于静，告诉她是宋强让他们来找于主任帮帮忙的。一见到于静，周弘就像找到了一个可以诉说委屈的人，说完第一句话眼睛就红了。看见这位聋童康复中心的主任，周弘就像碰见了救星一样。

于静热情地让周弘坐，然后又送上杯茶。于静说：“周先生，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女儿她是个好孩子。”

这时的婷婷似乎又像过去那样有点怕见人了，她现在正一个人

抱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毛洋娃娃躲在墙角里专心地玩着。于静说婷婷是个好孩子时，周弘和奶奶一齐把目光投向了正在玩着洋娃娃的婷婷。

于静继续说：

“我相信，婷婷应该是有希望的。实不相瞒，我也是一个聋童的家长。我的儿子杨晓乾也曾和婷婷一样全聋全哑。我不死心，我一定要为儿子康复。我也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求医之路，才终于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将儿子的聋哑治好了。现在，我的儿子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依据别人说话时的口型准确地判断出别人在说些什么。我也是因为这一成功才调进这个中心的。我虽然成功了，但谁也不知道我为儿子付出了多少。治好晓乾的病后，我也因此发现更多的家长和残疾儿童需要我们为他们做出一点什么。”说到这里，于静眼里沁出了泪花。许久，她才又说道：“今晚，你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家做客，顺便看一看我们家杨晓乾的表演。我想，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你们这时是需要寻找一点自信的，这比为孩子治疗还更重要。我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如果你倒下了，就什么都完了。关键是我们家长不能倒下，不能灰心，只有这样，才能将孩子治好。”

于静又对婷婷招招手，示意婷婷过去。

于静写了一些字让婷婷辨认，婷婷全部认出了。于静又在纸上写道：婷婷背几首古诗，讲几段故事给阿姨听听！

婷婷点点头，开始背古诗，讲故事。

于静始终在认真地听。

听完之后，于静说：“周弘同志，看来，婷婷进普通小学读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向南京有关方面出具证明，尽量让他们对婷婷接受普通教育的问题给予一些关注，开些方便之门。这应该是一件善举，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的。全社会都应该关心这些可怜的孩子。但是，听得出，婷婷的舌根音 g、k、h 和舌面音 j、q、x 始终无法分清，这使她的表达多少受到了影响。你们要让她做舌头操，多说些绕口令。今晚，你们到我家做客，我会送你们一些资料。你们家长也要加强锻炼才会找到感觉。”

周弘说：“我也在认真地学普通话哩！”

“这还不够。”于静说，“你要学演员的发声技巧。我是学戏剧的，这方面的技巧要好些，感觉也要比一般人好得多丰富得多。你只有达到了这种水准，了解了这方面的内容，才能帮助孩子，否则你是没办法帮上孩子什么的。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取法乎上才成！”

于静将杨晓乾的康复资料和自己在语言训练上的学习材料全部赠送给了周弘。周弘感激地说：“于老师，这让我怎么感谢你呢？”

”

于静说：“周先生，快别这么说了，作为一个聋童的家长，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及心情，我们都是同路人。我相信，婷婷在你这样的父亲的教育下会走出困境的。”

周弘看到了杨晓乾。到了于静家，周弘才知道了一件更让他吃惊的事：杨晓乾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诗歌朗诵比赛竟然获得了一等奖。一个聋童做到这一点是很让人吃惊的。很多报刊杂志都对杨晓乾的情况做了报道，杨晓乾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全国第一聋哑神童。这让周弘热血沸腾，他似乎又看见了希望，看见了婷婷全面康复的希望。杨晓乾能做到的，婷婷也一定能做到。纵使婷婷不能像杨晓乾那样成功，但至少可以让婷婷好起来，而绝不像林教授所说的那样绝无半点希望与可能。

回到南京之后，在翻阅于静赠送的资料时，周弘竟然看到了林教授的文章。那篇文章详细分析了杨晓乾的成功因素：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住在北京；母亲是搞戏剧的，有语言上的特殊教育手段；医院将其列为重点康复对象……林教授认为，杨晓乾的成功只是一个特殊现象，一个普通聋童要达到杨晓乾的康复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世界上先进发达的国家，要想在康复工作中达到杨晓乾的这种境界也是很困难的。杨晓乾是新中国在聋童康复工作中的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合上资料。周弘明白了：也许，林教授只是不想打破杨晓乾的神话。毕竟，杨晓乾的成功是很不容易的，而如果婷婷的康复不能取得成功，那么医院的声誉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林教授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当然，林教授没有想到的是周弘已经找过了杨晓乾的妈妈。在与于静接触过以后，周弘更加相信一点：婷婷应该是

能完全康复的，这应该是一件可能的事。

那个夏天，周弘只做一件事，就是让女儿对着正音卡片，反反复复地练习，自己则从于静赠送的资料中反反复复地寻找舌根音与舌面音的发声技巧。周弘现在反而不着急了，事情总得一步步来，集中力量做好一件事现在对周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女儿在舌根音的一些字母发音上是很困难的，一个“哥”字，婷婷已经学了两年多了，但到现在，仍然没能学好。周弘的牛脾气上来了，他不相信女儿就学不好这舌根音。他坚信一点，就是不断地学下去，婷婷总有一天是会发出很动听的舌根音的。她既然已经能够由过去的不会说话到现在能够说出一些话，那么，就一定能把话说好，关键在于坚持。这么多年过来了，今后，周弘还会这样继续下去，没有什么能拦得住周弘的。

年近不惑的周弘，这时候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这世上是没有什么天生就能的东西，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鲁迅说得好：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學習上了。

鲁迅说得对。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就完全能像天才一样取得成功。

当然，后来，周弘从多方面了解到了林教授的苦心：

在见到周弘的第二天，就有人提醒林教授，杨晓乾创造了一个神话，但他是有特殊条件的，而周婷婷的条件比杨晓乾差远了。更重要的是：杨晓乾是这所医院迄今为止付出最多也最成功的杰作，

而周婷婷一天也没有在这里做过康复治疗。还有，周婷婷是深度耳聋，而杨晓乾的听力却有 50 分贝左右，属中度耳聋。婷婷能不能像杨晓乾康复的那样好，没有把握。这所医院是著名的医院，总不能就这么失败吧！本院是中央某首长蹲点指导的医院，杨晓乾的爷爷是这个中央首长的朋友，因此，杨晓乾的特殊地位是不能打破的。

周弘摇摇头，苦笑了笑。他没想到康复问题上也有这些曲曲弯弯。

好在于静似乎并不知道这些，她仍然经常来电来信询问周婷婷的情况，并不断地给予周弘以指导。当然，周弘知道，于静总有一天会知道这些情况的。真不知到时候于静会如何面对周弘和这些事情。

木棍能做显微镜吗

周弘不会忘记那个杨晓乾。北京之行，先是狂喜，然后是巨大的失落，最后才又柳暗花明。但北京之行还是很有收获的。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周弘又一次获得了治好婷婷的失聪让婷婷进入普通小学的决心。而如果不能进入普通小学，周弘也想好了，他就准备以家庭教育的方式达到让女儿完全康复的目的。因为在这之前，周弘所做的也就是一种典型的家庭教育。如果没有做父亲的一腔爱心，如果没有一个父亲持久而耐心的摸索与引导，想要把女儿教育好，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让女儿走进正常人当中，走进主流社会，女儿的心将会很闭塞，而她不可能永远只在父母的身边生活，

她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也必须要以这一单个儿的个体去面对我们的社会。所以，周弘无论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付出一切努力让女儿进入普通小学念书。这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在阅读过那么多教育理论以后，周弘对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现在要做的是让女儿在自己的身上找到和其他孩子相一致的地方，甚至找到超过其他孩子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周弘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杨晓乾。

从北京回来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周弘都在想着这件事。和杨晓乾相比，婷婷的听力不如杨晓乾，婷婷的普通话也远远不如杨晓乾，难道婷婷身上就找不到一点超过杨晓乾的地方吗？在思考着这件事的时候，周弘也没有停止对女儿的正音工作。

周弘每天挥汗如雨地教婷婷正音。那个夏天，窗外烦人的蝉鸣与枯燥的汉语拼音充斥了周弘的整个生活空间。那个夏天，周弘都在苦苦思索着。他要发现女儿的优势，这一点对建立起自信来很重要。自信这东西真的很怪，人就是不能缺少它。于静说得对，这比为孩子治疗更重要。

现在，到了学数学的时间了。

周弘为女儿制订了作息时间表。从北京回来之后，他就为女儿制订了作息时间表。他要让女儿知道时间对她的重要，他也要让女儿知道，自己现在要干什么。对女儿来说，时间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她已经比其他孩子少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了。他要帮女儿把过去丢失的时间找回来。周弘为女儿制订作息时间表一直坚

持到女儿十多岁。每年，甚至每一个时间段，周弘都为女儿制订出不同的作息时间表。周婷婷的生命历程中充满了这样的作息表，都是爸爸周弘为她制订的。

1986 年夏天，婷婷 6 岁，周弘为女儿制订的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

上午

6：00—6：30 起床

6：30—7：00 吃早餐

7：00—8：30 学汉语拼音

8：45—9：30 舌头操

9：30—10：00 打牌、学数学

10：20—11：25 读《365 夜故事》或世界著名童话

11：30—12：30 中饭

12：30—下午 2：30 午休

下午

2：30—3：00 学汉语拼音、识字

3：00—4：30 游戏

4：30—5：30 自由活动

5：30—6：30 讲故事、朗诵儿歌给家人听

6：30—7：00 看儿童电视、晚饭

7：00—8：00 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爸爸一起向播音

员学普通话

现在是上午9:30,到了打牌和学数学的时间了。婷婷学数学的方式之一就是打牌,这是做会计的妈妈发明的方法。妈妈基本上包教女儿的数学。婷婷的四则混合运算已经相当不错了。

打牌的有爷爷、奶奶、婷婷、周弘。

打的是24点,看谁最后赢的牌多。谁先将各人所出牌面的点数先计算得到24这个数,谁就是赢家。但要求也比较严:四个数,每个数只能使用一次,不得重复使用。

第一轮出牌,四张牌是10、10、2、8。

奶奶先算了出来: $10+10+8\div 2=24$ 。

后来,大家碰到了比较难的题目,四个人都抓耳挠腮。周弘一个劲地说:“太难了,太难了。”

那四张牌是6、7、8、10。

几个人除婷婷之外都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周弘说这道题目太难了,那么这道题目就让婷婷去想去做,等她做出来后,就趁机夸奖她一番。这是周弘想出来的点子,目的是要让婷婷不断地建立起自信来,让婷婷意识到自己不笨,也不比别的人差。

婷婷不讲话,眼睛死死地盯着四张牌。想了很久,她眼睛一亮,说道:“有了,我已经算出来了。”

周弘笑着说:“婷婷说,怎么样才能得到24?”

婷婷说:“用10减去7得3,再用6减去这个3,也得3,3再

乘以 8 不就是 24 吗?"

“哇，婷婷了不起!”爸爸和爷爷、奶奶都伸出了大拇指。

另一轮看来已经没有希望算出得 24 点的四张牌分别是 6、7、8、9，婷婷捏弄着指头，最后竟然也算出来了，还是用两种方法得出了答案。这让周弘突然想到了一点，婷婷有超过杨晓乾的地方：婷婷的智力开发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正常儿童，要想使婷婷超过杨晓乾也绝不是什么神话。至少，周婷婷能够达到杨晓乾的水平。

周弘找到了自信。自信这种东西真的太重要了，没有这个东西，人就好像无法站住。还有，你找到它还是没有找到它，一点都玩不起假来。那种感觉非常真实，欺骗自己是不行的。对婷婷是这样，对周弘也是这样。看不见希望是不行的，只有看到了希望，一个人才有奔头，活着才有意义。自信就是希望之源。

这终于使周弘做出了送女儿进普通小学的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女儿进入普通小学，哪怕有天大的困难!女儿是有希望的。女儿如果不进普小，这么多的努力也就白白地浪费了。

夏天进入尾声的时候，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周弘为了女儿入学的事已经找了很多人了，但都没有任何结果与说法。找到的人都回答说，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因为这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先例。教育局的人面对那张聋童康复中心出具的证明也只有苦笑：“上面从来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指示，这让我们也很难办的。我们只能做到一点，有哪家学校愿意接受，我们肯定同意。”

小学新生报名的那一天，周弘想去看一看，碰碰运气。

周弘到了报名处，报名处的老师正在接待着一批批的学生与家长。

周弘很想上前替女儿把名字报上，他甚至想就这么偷偷地报了算了，等到学校查下来的时候再想办法。周弘知道自己的这种想法很可笑，但他现在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

后来，周弘看见一个家长在报名处反反复复地与报名处的老师在说着什么。那个家长满脸通红，眼睛里还噙着泪。

周弘发现跟在那个家长身后的男孩，竟然也是个聋童。

看那个家长与报名处老师在争执的样子，好像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投入得不少。他不断地指着自己在和老师说着什么。后来，这位家长还拿出了一张纸条，好像也是什么人帮他打了什么招呼。报名处的老师没有再和他说什么，起身走了。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学校干部模样的人。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拿过那张纸条看了看，又还给了那个聋童的家长。周弘这时已经走近了他们，周弘很想知道这件事的结局。

干部模样的人对那个家长说：“你的孩子是个聋童？”

那个家长点点头。

干部模样的人问：“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家长回答说：“我是光学仪器厂的技术员。”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笑了笑，然后点了点头，良久才对那个家长

说道：“我想请你帮我办件事。”

这个家长满以为这下有把握了，他脱口说道：“行，行。”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给你一根木棍，想请你替我做一架显微镜。”

家长一愣：“木棍怎么能做成显微镜？”家长被搞得莫名其妙。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便大声说道：“那么聋孩子又怎么能进入普通小学？”

那个家长顿时羞惭地流下了眼泪，然后拉着孩子飞也似的逃离了报名处。

周弘痛苦地摇了摇头。他知道，如果他今天也去替女儿报名，最后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

周弘无言地离开了报名处。想让女儿进入普通小学是很困难的，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只是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宁可不让孩子上学也不能被这样羞辱。这对人的伤害实在太大了！他很能理解那个逃走的家长心里是怎样的悲哀，他无法原谅这个社会上那些对聋童抱有歧视的人。聋童也是人，聋童应该得到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关爱。你可以拒绝一个聋童进入普小，但你不可以用这种带有侮辱的言辞，这让人怎么受得了？但如果想要孩子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成长，那么她就必须进入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人打交道。否则，要想使孩子成功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进入普小读书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自己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那么多困难

都克服了，这一件事难道还做不好吗？

周弘不想像那个家长一样去操作这一件事。

好不容易，周弘托朋友找到了区长。周弘向区主管教育的屈子才副区长倾诉了多年来他为了培养女儿而付出的艰辛，同时，周弘也把聋童康复中心出具的证明让屈区长看了。屈子才副区长对周弘说：“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一些，已经有一些报刊对你的康复工作做过报道。这么多年来，你为女儿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我很感动。现在，我帮你写个条子，看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

周弘感激地说：“真的太感谢区长了。”

屈子才副区长在纸上写道：

解放路小学：

务请接受聋童周婷婷入学，为聋童康复事业做出贡献。

屈子才

8月30日

生命之缘

周弘很有把握地走进了解放路小学。他现在手头握着屈子才副区长的条子，这张字条应该是周婷婷进入普通小学的通行证。周弘手上还有另一张通行证，那是聋童康复中心出具的婷婷能够进入普通小学读书的证明。证明上面写着，周婷婷的智力状况和康复状况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周婷婷完全可以进入普通小学读书，望有关部门给予方便。

然而不行。解放路小学立即有了反响：这好像不好办，没有这方面的先例。我们接受一个聋童也是要经过市级有关部门同意的，不然，残联所辖的聋哑学校找我们交涉怎么办？我们解放路小学岂不是自找麻烦？

“还有，一个聋童进入普通小学会给我们的正常教学秩序带来许多管理上的不便。老师们怎么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家长应该能够体谅我们学校的苦衷。”说这句话的人是抓教学的校长李乃荣。李校长对教学的忧虑不无道理。

对周弘来说，困难与阻力仍然很大。学校提出的都是合情合理的。

很多年后，周弘在回忆周婷婷在解放路小学读书的岁月时，仍然无法忘记这个普通小学的两任校长：陈正华和李乃荣。可以说，没有他们，周弘还有可能继续在为婷婷上学的事伤脑筋，周婷婷大概也就无法碰到像贺爱梅、田志平、赵玲、白晓蓉、张小玲这些把婷婷当作亲人的老师。这是什么？这应该说是一种生命之缘。

周弘觉得首先必须要认识的人是这个学校的校长陈正华。

周弘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解放路小学的校长陈正华。婷婷要顺利进入解放路小学，这个学校的校长陈正华是最关键的人物。

周弘，一个父亲，对陈正华校长说：

陈校长，我们想送婷婷进普通小学读书。其原因是不想让我们一家人在这之前所做出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我的老母亲也是一个

小学教师，她退休后，为了让婷婷能够说话，为了让婷婷能够走进那个有声世界，没有能享受到一天晚年的幸福。她一直在教婷婷，一直和我们一起东奔西走，寻医访药。婷婷的妈妈为了婷婷一段时间身体被拖垮，只能卧病在床，一切都落在了我这个做父亲的肩上。我不想再生第二个孩子，我们既然生下了婷婷，婷婷既然不幸落下了这病，我们就得对孩子负责。再生一个，那对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我们就这样放弃她吗？她也是一个生命啊！很多年前，我因为《血疑》的激励，立志想治好孩子的病，可是我们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大医院，都没能治好孩子的耳朵。我们于是便只好一边努力让孩子康复，一边不间断地教孩子识字，学习说话。多少年了，我们的孩子总算有了一点进步，她已经能够识两千多字，已经能够背诵一些古诗，还能够讲一些儿童故事。我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我没有多少学问，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教好孩子，我一直是在摸索着前进。我啃过很多教育学方面的书，我也一直在认真学习普通话。我为女儿能够尽快学会说话，大热天里也没有停止过做正音卡片。我们有多少痛苦，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为了这个女儿能够康复付出了多少，常人是无法想像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让婷婷接受普通教育，让知识的阳光照进她幼小的心田。我们要让她知道，有一个叫学校的地方会让她得到知识的哺育。

这个孩子，小时候，是那么自卑。在幼儿园时，她都不敢见人，常常躲到桌子底下。大冷的天，她都不敢对老师表示她要小便了，

以致常常尿湿了裤子。她甚至不敢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陈校长，请你想想一个父亲的心，我怎么能让她就这样下去呢？我们既然生了她，就应该让她好好地活下去。1983 年的冬天，你应该还记得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大。可就是这样的天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为女儿治病的决心。我甚至推着自行车，从雨花台走到了长江路卫生所。在北京求医，被医院挡在了门外，我伤心不已，痛不欲生。好在中国聋童康复中心又给了我们希望，点燃了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现在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可女儿如果不能进入普通小学读书，那么我们这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而我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求求你们了。周婷婷需要你们的帮助。一个聋童如果要恢复正常是需要很多人帮助的。婷婷如果能够进入解放路小学读书，而且如果能成才，你们自然是她的大恩人。如果婷婷不能成才，你们为婷婷尽了力，我这个做父亲的，会永远铭记解放路小学对我们一家的恩德。我这个家长与其他家长是不同的，我坚信女儿能够康复，能够创造奇迹，我会与学校积极配合，一起把周婷婷带进那个广阔的知识天地……我们家婷婷现在好不容易能够识字、说话、讲故事了……

周弘一口气说完了想说的话，将这么多年来心中的酸楚与悲凉全向陈校长倾诉出来了。周弘说到动情之处热泪盈眶，说最后一句话时已经泪流满面，周弘后来已经无力再说下去了。

陈校长听得十分认真。一个男人的眼泪，一个父亲的眼泪是很

能打动人的。陈校长不敢看向周弘。他觉得这个叫周弘的人身上有一种让人震撼的力量。听完周弘的话，陈校长握住了周弘的手，他已经无法不接受那个聋童周婷婷入学了：“你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吧，从我本人这个角度，我已经同意接受你的孩子周婷婷入学了。但我们还要做学校其他同志的工作。明天，你把孩子带到学校，我们对她进行一番考试，也让我们学校的所有同志看一看你这么多年来努力成果，希望能够激起他们对你和对孩子的深刻同情，破例将孩子接受下来。你看如何？”周弘感动得说不出话。他紧紧地握住了陈校长的手，很长时间都没有松开。

解放路小学的所有老师都看到了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周婷婷，也都看到了她在教务处办公室里有模有样地考试。周婷婷写的字已经非常好看，周婷婷的数学运算也已经达到了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水平。周婷婷能够背很多古诗了，还兴味盎然地向大家讲了几个故事。解放路小学的所有老师都为这个可爱的孩子感到高兴，也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遗憾。周婷婷什么都好，就是那几个该死的舌根音影响了她的表达。孩子的语音还很不行。老师们都是行家，一下子听出了婷婷的语音上的缺点。

陈正华后来召开了一个会议，让周弘向老师们讲述了这么多年来他为女儿所付出的一切。周弘沉重的叙述激起了老师们的深刻同情。会议结束前，陈正华说：“大家对接受周婷婷入学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看收下这个孩子吧。周弘同志就这么一个孩子，家长为

这个孩子所付出的艰辛我们大家也知道了。真的让这个孩子进入聋哑学校，那么，人家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学校，我们也有这个义务帮助周弘同志做好周婷婷的康复工作。据我了解，周弘所在的单位，南京红旗机床厂多少年来一直支持周弘做周婷婷的康复工作。我们教育界如果不支持怕是说不过去。如果我们拒绝了周婷婷，那么，就等于让一个孩子和她的家长陷入了绝望的深渊，这一事情的社会反响会让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难以向社会交代。而接受周婷婷，我们最大的损失可能只是要为孩子多付出一点，但是我们让社会让残疾人 and 他们的家庭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温暖。这个意义是重大的。我想，我们应该做这份工作。何况，我们也都看到了，周婷婷目前的状况还算让人满意。我本人也相信周婷婷这样顽强、努力，一定会为我们解放路小学争光的。我看事情是不是就这样定下来？”说完，他看了看周弘，看了看所有老师。

已经无需多说什么了，很多坐在下面的老师，已经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说实在的，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没碰到过这样的父亲与这样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老师们对校长说：“陈校长，就这么定了，收下吧，我们会对周婷婷负责，会对周弘负责，也会向社会交代的。”

“这就好。”陈正华说，“那么，学前班的崔玉琴老师，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于公于私，我都想请你帮我把这件事做好。于公，就

算是我校长布置你这么一件事，努力教好孩子，也让我们解放路小学，创造一个教育的奇迹。周弘能把一个聋哑孩子教成这样，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他奋斗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的；而如果我们在基础教育中，也能像周弘那样将一颗父亲般的爱心施之于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们也同样能够像周弘那样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解放路小学的奇迹。那样的话，我们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了。于私，就算我陈正华拜托你了。教好婷婷，拜托，拜托！资本主义社会都讲人道主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有这方面的义务。再说，我们最起码的同情心也是应该有的。”

崔玉琴老师在台下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高声说：“陈校长，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这个孩子的。”

周婷婷终于能够进入解放路小学了。虽然周婷婷还不能算是解放路小学的正式学生，但周弘一家已经看到了希望了。周弘和老母亲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一家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就这样给办成了。

多亏了那个叫陈正华的校长。也多亏了周弘，终于用一个父亲的爱心打动了校长和老师。

父亲是一所学校

婷婷终于可以入学了。虽然婷婷还不能算是解放路小学的正式学生，但能够进入学前班也算让人放了一半心。

孩子就要进学校上学了，这让周弘很开心。那些天，周弘脸上

绽放着少见的笑容。这个时候，周弘觉得要对女儿说些什么才对。

周弘觉得应该让女儿知道什么是学校，学校那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尽管女儿知道什么是幼儿园，但女儿还不知道什么是学校，女儿的词汇里还没有“学校”这个词。周弘想让女儿知道这一点。周弘又向厂里请了假，他要好好想一想，这需要时间。

几天时间思考的结果是，周弘想在家里搞个模拟学校，把学校的一切情况都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周婷婷。

那些天，周家不像往日那样充满欢声笑语。一家人都很忙碌，就像就要上台演戏那样，但忙碌中带着严肃与认真。那些天里，一家人都在对婷婷说学校的一些事情，想到什么说什么。奶奶本来就是小学教师，当然也就是这一方面的行家，奶奶不断地一边比画一边大声地对孙女说要听老师的话，上课要积极思考积极发言。爸爸则对女儿说课间要注意休息，要做好下一节课的准备工作；学校升旗时，要举手行礼，向国旗行少先队员礼等等。

好了，“上学”的时间到了，现在婷婷走进“学校”了。

爸爸做老师，爷爷、奶奶、妈妈、婷婷都是学生。“老师”走进教室了，“班长”高声喊道：“起立！敬礼！”

“学生”们向老师敬礼。

“老师”说：“同学们好！”

“学生”一齐喊道：“老师好！”

“老师”说：“同学们请坐下！”

“学生”们一齐坐下。

“老师”开始上课。

那一天，“老师”为“学生”上了好几节课，语文、数学、自然、手工、体育、音乐、美术……全都上了一次。老师，也就是爸爸，神情很严肃，一副老师的样子。“老师”上课时提问，请“同学”们回答问题，领“学生”朗读课文，让“同学”们自由讨论，带领“同学”们手工制作、课外活动……一切学校里可能会有的事情，全部为女儿做了演示。奶奶拿了个铜盆，到了上课时间和下课时间，都准时敲响铜盆。奶奶告诉她的“同学”周婷婷这是上课钟，那是下课钟。奶奶还告诉周婷婷同学每节课是四十分钟，上课时小手应该放在身后，要想说话先举手，回答问题时也应该举手回答。

上午上课时，一家人没有忘记要有升旗仪式，要有课间操。升国旗时要肃立，对国旗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要行队礼。在这些过程中，奶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模拟学校的设计者就是她，她还帮助周弘备课，又做班长维持上课的秩序。林美“同学”上课时吃瓜子就被“班长”给制止了。还有周宇锋“同学”，上课做小动作，被“老师”发现了，下课后也受到了“班长”的批评。周宇锋“同学”表示以后上课不再做小动作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课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很多年后，周婷婷已经成为一个聋人少年大学生，也仍然无法忘记在自己的生命史上曾经有这么一页接受教育的篇章，这是一种最特殊的教育。周

婷婷就是这样从一个特殊的家庭里走了出来。她走得颇为艰难，但每一步都在爸爸的引导下走得很成功。她的大学同学王峥每当听到周婷婷谈到她的爸爸时，总是很羡慕地对婷婷说：“你真好，你有一个教育家的爸爸！”

王峥是个盲人，来自辽宁。周婷婷是个聋人。两人合起来后便与美国那个著名的女作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有了共同的命运。残疾人的痛苦没有把这两个少女击倒，她们在海伦·凯勒的感召下，决意要与命运做一番拼搏。她们你帮我看，我帮你听，相互支撑着走艰难的人生之路。你帮我看，我帮你听，同样是周弘的杰作。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话了。

周弘是教育家吗？

也许，周弘现在还不能算是教育家。但苦难、挫折、拼搏，却已经在孕育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父亲。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像周弘这样的。一切不平凡的人们就是这样在别人也许能够做到但却没有去做也没有这份毅力去做的情形下诞生了。还有，当许多的人们面对挫折与打击而一败涂地的时候，他们就那么甘心认输了。周弘没有认输，尽管很多次，周弘就要放弃了，甘愿趴下了，但凭着一颗对女儿的爱心，凭着一种对生命的珍爱，周弘又含着泪开始了又一次失败后的努力。伟大就是这样产生的。

奶奶后来还真的成了婷婷所在的学前班的一个老“同学”。

婷婷是个聋哑孩子，虽然已经会说话了，但她的话要仔细听才

能听清楚。她也有了一些残余听力，但仍然要大声地对她说说话，她才能听得清。解放路小学学前班上的那些小朋友，每个人都能说会道的，唱歌、跳舞也都不赖。这样，婷婷就显得很糟糕了。她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面对这种情况，周弘知道，如果搞得不好，婷婷又会像在幼儿园时那样变得非常自卑，变得对学校产生恐惧。周弘忘不了孩子那一段时间对幼儿园的恐惧，他不希望孩子到了小学后再有那种情形出现。

周弘向校长请求，向班主任说明情况，是不是让婷婷的奶奶，那个也做过几十年小学教师的老人和婷婷一起在班上学习、生活，帮助沟通老师和婷婷、同学们和婷婷之间的交流，好让婷婷在与大家一起学习、生活时不会产生什么阻碍。校长同意了，班主任也同意了。于是奶奶就这样坐进了解放路小学的学前班里，坐在教室的最后面。这样，解放路小学的学前班上就有了这么一位白发学生。

奶奶要帮助婷婷把老师教的儿歌记下来，把老师的话记下来，随后立即送给婷婷看，让婷婷知道老师究竟讲了些什么。开始，那些小朋友总要对奶奶看上几眼，后来，他们也就很适应了。再后来，他们都知道，奶奶退休前也是一个老师。最后，奶奶就开始帮崔老师的忙了。哪个小朋友不听话了，奶奶会低低地咳嗽一下以示告诫。哪个小朋友上课时交头接耳了，奶奶也会用眼光制止。渐渐地，奶奶都能把班上小朋友的名字喊出来了。课间，又能帮助崔老师把孩子们的安全工作做好。崔老师几次对陈正华校长说，朱老师很不

错的，懂教育，也愿意做一些生活与卫生方面的事。这么多孩子就她一个人还真的难对付，朱老师帮了她的大忙了。如果没有婷婷的奶奶，她可能应付不过来的。她建议让学校给朱老师一点津贴，或者干脆把朱老师返聘到学校里来：“朱老师确实帮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一个很能搞教育的老人。”

陈校长把崔老师的意见对朱芝华老人说了，又代表学校对老人说要把老人返聘过来，要给老人一点津贴，可老人坚决不同意。

奶奶朱芝华真的不要什么津贴。为了婷婷，周弘这么多年来几乎已经花去了全部积蓄了。朱芝华为孙女治病也花去了不少。钱，这个东西，我们是很需要的，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另一种钱所不能买到的东西。信任，帮助，支持，理解，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爱！

陈校长说：“其实也就一点点钱，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也表明我们学校对您老人家的一点心意。”

朱芝华还是摇了摇头，“学校的心意我心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你如果一定要给，我也是把它送到希望工程。我和周弘都是这个意思，我们谢谢学校对我们的好意。”朱芝华说到这里时，泪花已经沁了出来。解放路小学，是一个多么好的学校！这就够了，比什么都好。只要婷婷能够在这里把书读好，只要婷婷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独、自卑，就真的比什么都好了。

校长懂得了朱芝华的意思，崔老师也懂得了朱芝华的意思。

陈正华校长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崔老师在一旁感动不已，她

和陈校长相互看了一眼，那一眼，有着太多的涵义。后来，陈校长对崔老师说：“婷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是一件好事，这很有利于婷婷的成长，我们学校一定要密切配合，一定要把周婷婷同学培养成才。我相信周婷婷是一定会成才的。那样的话，她将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面对这样的学生和这样的家长，陈正华想，只要他在这个学校一天，他就一定要把周婷婷的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他还要要求他手下的老师一定要好好待这个孩子。陈正华在周弘与周婷婷的身上觉出了一种生命的厚重之感。他很感动，为周弘，为周婷婷。这位年轻的校长也是在这个时候才领悟到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的。什么是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工程：将不完美的生命臻于完美，将完美的生命铸造得辉煌。而我们过去对教育的理解其实是太浅太浅了。很难想像教育里如果抽去了生命的内涵，教育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

面对这样的学生和家庭，崔玉琴悄悄地流出了眼泪。她和婷婷已经相处了好长时间了。她体会到了周婷婷、朱芝华老人和周弘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古人说得不错，教学相长。她从小女孩的身上领悟到了一种生命的内涵，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可宝贵的，哪怕这是一个不太完美的生命形式。这么长的时间里，崔老师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了一点，那就是对这个孩子而言，更需要的真的不是什么钱和物质的东西，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她必须得到爱，来自

人们的真诚的爱。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她和她的一家人，在爱的沙漠上已经呆得太久了。

早操课、音乐课、图画课和汉语拼音课，朱芝华还是一如既往地帮着崔老师忙这忙那。下课了，朱芝华让崔老师休息，其他的事都交给她。

孩子们也很懂事，都很配合这位可爱的奶奶，奶奶让他们做什么都从不违拗。他们似乎都知道了奶奶坐在教室里的意图，婷婷说出什么话了，哪怕那句话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听清的，也一律为婷婷高兴、欢呼，让婷婷觉得她生活在一个温暖的集体里，让婷婷大胆地表现而不要再有什么害怕。婷婷就这样被孩子们众星捧月一般地围拢着。很快，婷婷的汉语拼音和说话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些小表演里，什么三只小羊了，狼外婆了，拔萝卜了，婷婷总是主角。崔老师也特别喜欢婷婷。遇上机会，总让婷婷锻炼一番。

婷婷进入解放路小学学前班的事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知道周弘这些年经历的人都为周弘高兴，红旗机床厂也对周弘的康复工作倾注了很大的关心。厂里上报的材料里就有关于周弘为聋哑女儿康复的报道和宣传。后来，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干事把周弘的情况又继续向上汇报。再后来，市里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便也知道了周弘有一个哑巴孩子却坚决不生二胎，一直坚持教育自己哑巴孩子的事。计生委便决定让周弘做报告，现身说法，以此来动员全社会都要遵照执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周弘应邀做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场

报告。终于，卫生部发现了一个叫周婷婷的女孩子在她的爸爸和家人的努力下逐步康复并进入普通小学读书的情况。于是，有一天，卫生部的人要到解放路小学把周婷婷的事给拍下来，要周婷婷当场表演一些节目。

解放路小学那些天里热闹极了，全校都在为周婷婷汇报表演的事忙着。崔老师更忙，节目就要她来选择。她认真看了周婷婷表演的所有节目，最后，她与奶奶一合计，就把那出《拔萝卜》给定了下来。

卫生部为什么要拍周婷婷呢？因为聋童康复之路漫长而又艰难，必须要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同时，家庭和聋童本人也要树立起康复的信心。生命是这样美好，生命给我们只有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十分珍惜生命。意义就在这儿。周弘，一个父亲，现在终于看到他这么多年来为婷婷奔波的意义了。

朱芝华很高兴。这么多日子了，好像就是为了这一天。周婷婷终于能够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了。朱芝华清醒地知道一点，周婷婷的康复确实需要社会的支持。周弘这一家人充满艰辛的日子经历得太漫长了，他们确实太需要人们的帮助了。

一个学年结束时，解放路小学做出了决定：正式接受周婷婷为本校的学生！

学校特地为周婷婷召开了最高规格的帮扶研讨会。参加的人有校长、教务主任、大队辅导员、德育训导处主任、班主任代表和家

长周弘。周婷婷入学后，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经常出外治病，她的功课与德育教育课程就都会落下。如何使周婷婷既能治好病，又不把功课落下的问题，就放在了大家的面前。周婷婷是一个特殊的学生，当然也就要使用特殊的教育手段。

周弘的意见大家认为很值得重视。周弘说：“鉴于周婷婷目前的状况，只能由我承担起更多的帮扶工作。但我的情况大家也知道，我才是个初中毕业生。周婷婷的很多功课我自己可能都对付不了。所以，我想，从学校角度，是不是把每学期的教学计划，德育工作计划，教学参考书籍等等一系列东西都帮我准备一份。治疗期间，我就一边自己学习，一边教育孩子。回校之后，让老师检查周婷婷的功课。发现有什么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就再补一补。我自己也制订一个女儿治疗期间的帮扶计划。这样安排周婷婷的学习和生活行不行？”

大家觉得暂时也只能先谈到这一步，至于今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那是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发现并改进的。会上大家也都充分意识到一点，周婷婷这样的学生进入学校读书有着无可比拟的意义，但作为教育手段，可能是家长有意识的家庭教育才是最佳的，学校的作用，更多的是对家长进行教育的理论辅导。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也就是说在周婷婷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和学校都承担着相当大的重任。

婷婷终于可以上一年级了，婷婷终于可以成为解放路小学的正

式在籍学生了。开学第一天，婷婷一起床就背上了书包。妈妈让她别忙，别着急，上学还早哩！婷婷却没有放下书包。她就这么一直背着那个刚刚买来的崭新的书包。一家人忙这忙那，都在忙着为婷婷的第一天上学壮行。那样子，就好像送婷婷去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婷婷心里漾起一阵阵感情的涟漪：多好，这一切多好！她后来站起身走向了门前。她就要从这道门走出去，她将要走得很远很远，她将要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落下自己的梦幻，她将变成一个美丽的精灵，她将听到这个世上一切美妙的声音。婷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的梦想就是要听到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她永远记得那个在学前班被拍摄成电视片的儿童戏剧《拔萝卜》，那其实就是在写她啊！一个小朋友种了一棵萝卜。后来，萝卜长得很大很大，小朋友想把萝卜拔起来都拔不动了。她不管怎么用力，就是拔不上来。她就喊白胡子爷爷帮忙：“白胡子爷爷，快来帮我拔萝卜啊！”可白胡子爷爷的耳朵坏了，不管她怎么叫喊，白胡子爷爷总是听不见。白胡子爷爷就这么走了。小朋友就要哭了，要是白胡子爷爷的耳朵能听到该多好啊！那样的话，他就会来帮我拔萝卜的。现在，她怎么办呢？后来，小女孩终于想出了办法，她飞快地跑到了广播台，对着大话筒高声喊道：“白胡子爷爷，你快来帮帮我！谁见到了白胡子爷爷，就赶快让他来帮帮我吧！我要他帮我拔萝卜！”白胡子爷爷终于来了，大萝卜也终于拔了出来。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而又哀伤的童话故事！要是没有了听力，那

么这世界是多么让人难受!婷婷这不是在写自己吗?她不就是在用故事告诉人们,她想要治好自己的耳朵,她要有一双能够听到这个世界上一切声音的耳朵吗?婷婷就是戴上助听器也很难听到这个世界的美妙的声音。她只能一边努力听,一边努力辨认那个说话的人的口形,艰难地估猜说话人究竟说了什么。只有这样,她才能勉强听懂人们的话。

婷婷还停留在门前,妈妈喊她吃早饭她没有听见。后来,妈妈就看见了婷婷在门的玻璃上写着什么。妈妈让家里的人都看婷婷,婷婷从嘴里哈出雾气来,把玻璃给弄潮了,然后就在玻璃上写道:上学了!

全家人都在看婷婷写这三个字。婷婷一连写了好几遍。周弘,林美,爷爷,奶奶全都看到了。四个大人站在婷婷的身后,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

过一会儿之后婷婷才觉得身后有人,她回转身,看见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哭。她不知道大人们为什么哭。爸爸第一个拭去眼泪,然后,蹲下身子,抱起了婷婷,走到了桌边,一家人开始吃早饭。

那一天,周弘觉得总有一样东西横在心里。他知道,那不是悲痛,那是高兴,是一种生命的潜流,它就要顶破什么。可最后,它只把周弘这么多年来回忆全都顶到了意识的表层。周弘又一次哭了,为女儿,为他的那个已经上了小学的女儿。只有一个挚爱的父

亲才知道自己的这个女儿为了能上小学充满了怎样的期盼与等待。

医院里的教育家

上学后，婷婷总是用这样一个问题纠缠着奶奶和爸爸：“别的小孩子为什么没有奶奶跟着去上学？奶奶什么时候才不和我一起去上学？没有奶奶陪着，我还能行吗？”

第一个学年快结束的时候，婷婷又这样问她的爸爸。

周弘没有应声，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周弘看着站在身边的女儿，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孩子已经渐渐地大了，她自己也觉得不能总让大人跟着自己读书，她需要像别的孩子一样单独面对这个世界。周弘也终于想到这一点了。不错，即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与灾难，不幸与挫折，也必须让孩子一个人去面对去承受。进入正常社会固然是一件大事，但进入正常社会只能是孩子自己进入，任何其他人都不能代替她的。但现在，孩子的病却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她现在的听力还很糟糕，她现在还不能离开大人的帮助，这又该怎么办呢？

雨天。早晨。

上海的雨天。上海的早晨。

从上海火车站长长的地下通道里走出来时，天空飘着雨。站在火车站的出口处，周弘没了主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也许该打个出租车，去李浦的路还很长，自己又带着个孩子。可漫长的路又让周弘犯了难，打出租车的钱在哪里？这么多年的奔

波生活，周弘从来没想到过哪一天出门的时候要去打出租车。

这个该死的雨天。

周弘蹲下身子，让女儿伏在他的背上，自己一手打伞，一手拎着旅行包。

旅行包很沉重，那份沉重里有一份知识的沉重。周弘的旅行包里塞满了书。女儿上学了，可周弘还没有找到教女儿的最好的方法，周弘还要看书。这些年，周弘为了买书也花掉了不少钱。每到一个城市为孩子治疗时，周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买书。南京的各大书店，周弘已经全部光顾过了。

周弘走在去李浦的乡间土路上。上海郊区有一个叫李浦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支驻军。那一支驻军里面有一个好医生，那个好医生的名字叫周智远。

好几次，手中的旅行包从手中滑下来掉在泥泞的路上，周弘不得不很艰难地蹲下身子去拾起来。没走多远，周弘的身上全都湿透了。

婷婷哭了。婷婷伏在爸爸的肩上，她感到了爸爸的艰难。爸爸全身湿透了，但爸爸始终把那把伞撑在她头顶的上空。婷婷哭着要下来，周弘一下子觉得女儿真的长大了。婷婷已经懂得体谅大人了。但周弘不忍心把女儿放到泥泞的地上，他对女儿说：“婷婷乖，我们很快就要到了。”

总算找到了那个叫李浦的地方，找到了那支驻军的医院。

病人全都被安排到一排废旧的仓库里。周弘父女被安排在一张靠墙的上下床上。床位的价格倒不高，才一元钱一天。但这地方的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周弘皱了皱眉头。

仓库很大，但都已住满了病号。来求医的都是一个或者两个家长连同一个孩子。因为下雨，人都聚集在屋内。周弘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他们住的这一间里有二十多个家庭，四五十号人。

房间里的异味很大，直冲人的嗓子眼儿，令人作呕。地面上到处是积水。有的积水里放着一两块断砖，是用来垫脚的。可是人走在那些砖头上时，因为砖头放得不是太稳，水便溅到裤管上来。那些积水，让人怀疑很可能是人的小便。

房间的墙壁上爬满了苍蝇，一堵堵白色的墙被搞得污黑。外面还刮着料峭的寒风，可这些苍蝇已经开始肆虐了。

开饭的时间到了。周弘与女儿去食堂打饭打菜。饭菜的价格都高得惊人，可饭菜的质量却又出奇的差。周弘怕婷婷吃坏了肚子，因而在食堂勉强吃过一天之后，便领女儿到外面农家开的小面馆里吃了。周弘一般情况下都是一碗阳春面，婷婷则要一碗菜肉饺子。可是那实在只能叫做菜饺子的，只看得见汤里的一点猪油星儿，肉是一点也看不到的。周弘觉得这倒也能接受，只要婷婷能吃饱也就行了。再说，这碗叫做菜肉饺子的东西价格还是能让人承受的。周弘这时便突然想到了北京，想到了那个林教授与杨晓乾。确实，周婷婷目前的状况是他们想不到的。与杨晓乾的康复条件相比，周家

这条件实在糟糕极了。谁会想到周弘会和女儿在这样一个地方呢？整个儿屋子，只有一盏灯，100W，明晃晃的，悬在屋顶上，整夜都不熄。到了夜里，这盏灯的照射，再加上人的咳嗽声、打呼噜声、小孩子的哭闹声，偶尔一些孩子因为冻坏了肚子的拉稀声，再有就是那股气味，实在是很难让人入睡的。周弘还好，夜里反正睡眠时间少，带来的书总是要看的，有了这盏灯，也确实省却了不少麻烦。至于其他，周弘也懒得管了。夜里，人们就在门口解小便。成年女性也就最多转到墙角便开始解决问题。一开始，周弘觉得这太糟糕了，日子一长，也就熟视无睹了。大家都这样，在痛苦与灾难降临的时候，人有时候是很难考虑到什么体面的。痛苦整个儿地改变了人的感情与思维的方式。

医院是个小医院。医院规定，每户人家每天只能供应一暖瓶开水，这刚好够周弘父女俩晚上洗一下脚。夜里很冷，周弘只得用脚压住婷婷的被子头，生怕女儿着了凉。如果着了凉的话，又会影响听力。可薄薄的被子，确实很难对付那还很冷的春夜的寒气。周弘后来不断地与服务员套近乎，才又终于搞到了另一条被子。

这地方，被病人们称做“病人监狱”。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来求医，你来治病，人家就这种条件。你说该怎么办？

然而人家有有名的医生。周智远就是有名的耳科医生，全国都很知名。大家也都是冲他的名气来的。周弘来之前，还怕人家不接

受，特地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周军医能够帮助治疗他的女儿周婷婷。

婷婷每天都要接受周军医的针灸治疗。周弘也就是这时在大上海的郊区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求索。他就指望有一天周婷婷真的能摆脱掉助听器，像正常人那样清楚地听见外面的声音。这使得这一个父亲的行为有点近乎疯狂。这其实是一个父亲的梦想，这一梦想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女儿的肉体上又多了很多针灸留下的针眼。十多年后，周婷婷已经是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大学生了，可她的耳根还仍然留着当年在上海接受针灸治疗的针眼，那些针眼还是红红的。周军医针灸不像长江路卫生所的童老中医那么柔和。周军医有时甚至两根针同时扎下，从耳朵后面的听宫与耳汇两个穴位扎进去一两寸深。剧烈的疼痛使婷婷浑身痉挛，婷婷哭闹得非常凄惨。孩子已经很乖了，虽然知道针灸很痛苦，但还是每天坚持针灸。然而疼痛使得这个可爱的孩子不得不挣扎。针扎进去后，还要停针半个小时。为了增强针感，这半个小时里一直通电进行治疗。通电使针产生振动以增强针灸的疗效。就是这半个小时，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又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这是一个成年人也无法承受的痛苦。很多人不怕针灸，但却怕这种电疗。病人们不把这个医疗程序叫电疗，都说这就是上电刑。接受电疗的过程其实与上电刑并没有什么两样。随着针的振动，病人全身也都在颤动。病人们谈电疗而色变。但病人们找周军医就是要进行电疗的，痛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对一个成

人来说，顽强地挺一挺，也能够挺过去。可对婷婷这么大的孩子来说，能不能挺过去就难说了。周军医自己也告诉病人，有很多人吃不消这种疗法都给吓跑了。“但要想让耳朵好起来，还是要坚持治疗的好。”周军医说，“这是目前国内一种最好的治疗方法了，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周弘把医生的话说给婷婷听。婷婷表示，再疼她也不会怕，“爸爸，你放心！”

话虽这么说，但在治疗过程中，婷婷却不能让人放心。电疗的痛苦真是很大，婷婷不住地哭，不住地挣扎。周弘又何尝不知女儿是在非常疼痛的情况下才会这样的，女儿是个好孩子，可这个该死的耳朵让婷婷吃了太多的苦了。在女儿挣扎的时候，周弘既不忍心让女儿不挣扎，又不知道该如何减轻女儿的痛苦。周弘实在没了主意。这时候，周智远对周弘说：“这样下去，针灸的效果就很难保证了，你要想办法让孩子别动。”

每次婷婷针灸之后再接着电疗的时候，周弘都是单腿跪在地上按住婷婷，不让婷婷乱动。每一次，周弘跪着的时候都想到了“祈祷”这个词。周弘的那副样子确实很像是在祈祷。其实，周弘真的每次都在心里祈祷：上帝啊，别让我的女儿再受这样的痛苦了！你饶过她吧！她还小，她才七岁啊！她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你放过她，让她的耳朵早点好起来吧！你尽可以把一切痛苦与厄运都加到我的头上，只求你放过我的女儿。

但上帝仍然没有放过周婷婷的意思。周弘也知道，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上帝的，上帝就是我们自己。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女儿在针灸的时候不再哭闹，女儿才七岁。一般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是连打针都怕的，更何况是这种带电疗的针灸呢？

晚上，周弘又与女儿一起学习了。周弘对女儿说：“婷婷，明天针灸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哭也不闹？你要是再哭再闹的话，爸爸妈妈就要死掉的。”

婷婷惊恐地睁大了双眼，问：“爸爸妈妈真的会死掉？”

周弘看见女儿的眼里刹那间噙满了泪水。

周弘点点头。周弘的鼻子也有点发酸，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婷婷问：“为什么？”

周弘说：“你针灸时又哭又闹，针灸效果就不会好。针灸效果不好，婷婷的耳朵就永远治不好了。婷婷的耳朵治不好，爸爸妈妈的心里就会很难过。爸爸妈妈心里难过，就会死掉的。那时候，婷婷没有了爸爸妈妈就会像三毛哥哥一样到处流浪的。”周弘想到了女儿看过的《三毛流浪记》，想到了女儿曾经对他们讲过她所看过的这个故事。

周弘是带着哭腔对女儿说的。周弘真的欲哭无泪。

婷婷显然吓坏了，大哭不已。她问爸爸：“爸爸，这是真的吗？爸爸妈妈真的会死吗？”

周弘含着泪点了点头。

婷婷于是对爸爸说：“爸爸，明天婷婷再也不哭再也不闹了。”

周弘问：“真的吗？”

婷婷没有说话。婷婷对爸爸用力点了点头。

第二天，婷婷勇敢地走到了周伯伯的身边让周伯伯替她针灸，她甚至没有让爸爸送她上针灸的座椅。

两根长长的银针刺进了婷婷的听宫和耳汇两个穴位，疼痛开始像魔鬼一样在撕扯着婷婷的感觉。钻心的疼痛使婷婷的额上沁出了冷汗，婷婷没有动。后来，电疗开始了，耳根上的两根针开始振动起来，电流也开始带动着婷婷的身体在颤动。婷婷这时觉得有成千上万根针在她的耳根处像一条条蛇一样地在咬啮着她，可是婷婷没有动，婷婷咬紧了牙。她在疼痛的折磨中，很想挣扎一下，这样到底可以减缓一点痛苦。可她记住了爸爸的话，她知道，她如果治不好病，爸爸和妈妈就真的会伤心死的，她不能让爸爸和妈妈因为她而伤心地死去。她要把病治好，她要能够更好地和人们说话、交流，她也要让爸爸和妈妈开开心心的。她没有挣扎，一动不动地坐着。黄豆大的汗珠从额上往下掉，婷婷没有动手去擦一下。疼痛使得婷婷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婷婷也没有去擦一下。周弘在一旁，一直观察着女儿的动静，他这时很想上前扶一扶女儿，可婷婷摆摆手，让爸爸一旁自己看书去。

周弘又哪里能够看得下书？他这时倒觉得女儿她应该哭一下了。这么疼痛难忍，女儿你就哭一下吧！周弘这时也才觉得女儿是应该挣扎一下的，否则就太痛苦了。可半个多小时的治疗里婷婷硬

是一动也没有动。

周医师说：“婷婷真的很乖了。婷婷真的不动了。婷婷很勇敢。”

围观的病人们都没有了声息，静静地看着这个小女孩。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实在不知道周弘是用什么法子让女儿不哭不闹的。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竟然能够承受这么剧烈的疼痛却不吱一声。

针灸结束，婷婷走下了针灸座椅，扑到了周弘的怀里，问周弘道：“爸爸，婷婷今天哭了没有，闹了没有？”

周弘眼里含着泪，摇了摇头说：“婷婷今天很乖，没有哭，也没有闹。”

婷婷从脸上抹下一把眼泪，捧给爸爸看：“爸爸，这是什么？”

周弘终于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婷婷，这不是泪，这不是泪。婷婷是个坚强的孩子，这不是泪！婷婷，你真的长大了！”周弘没有想到对女儿说的三毛的故事还真的有了点作用。

一旁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周军医也流下了眼泪。这个著名的军医，看见过多少生老病死，看见过多少病人在痛苦中挣扎，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小女孩。从医多年的周军医，看着周婷婷，直觉上感到自己治疗的这个小女孩将来一定是个成大器的小女孩，而这个孩子的爸爸也一定是个非同寻常的父亲。

婷婷又问：“这下爸爸妈妈会不会死？”

周弘终于大放悲声，更紧紧地搂住了女儿，说：“爸爸妈妈不会死，爸爸妈妈永远和婷婷在一起。”

每天，周婷婷就这样接受着治疗。

在等待针灸的间隙，在针灸过后的时间里，周弘一直在看书，周婷婷也一直在学习。周弘在书上寻找怎样教婷婷的方法，婷婷跟着爸爸学一年级的课程。一年级的教科书全都带在身边，现在，爸爸真的成了老师。

周弘每天都在医院那个凉亭里教女儿看书学习，下雨天也没有断过。那里有一张石桌和几张石凳，这也是这个医院惟一可以用来让周弘教女儿学习的地方。周弘在这里同样为女儿制订了作息时间表。在上海治病期间的作息时间表里，婷婷的事情又多了一些。比如，写日记、下围棋、下象棋、绘画、练字等。

刚到的几天里，周弘父女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与评价，他们像看西洋景一样看周弘父女的教与学。有几个聋童的家长说周弘这一定是装样子的，你一个普通的父亲又能使一个聋童学到什么地步？可后来，他们开始发现是他们错了。周弘绝不是在装样子给人看的。周弘没有这个必要，周弘也不会装什么样子。周弘心里很着急，他常常觉得女儿的起步太晚了。

周弘很吃力，婷婷也已经发现到这个问题了。婷婷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不要让爸爸再这么吃力地教她。她常常对爸爸说：“等我长大了，爸爸再对我说话时，就不要这样吃力了。我要快快长大。”

"

每天，婷婷入睡后，周弘都在看书。很多次，周弘因为看得入迷而忘记了时间，已经是深夜了，还竟然不知道。很多次，一觉醒来的人们出去撒尿时，看到周弘还在看书都非常惊讶，他们搞不懂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特殊的家长。“病人监狱”到了夜里就是老鼠的世界，可现在，周弘竟然在与老鼠为伍。老鼠们从周弘身边穿过时，周弘竟然都觉察不到，他完全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了。

聋童的家长们对周弘刮目相看了。他们亲切地称周弘是教育家。周弘笑笑说：“我哪里是什么教育家？”

但家长们认定了周弘就是一个教育家。能这样入迷地看书的人还不是教育家吗？其他的人都是在打牌与喝酒中打发那些难挨的时光的，治好孩子的病就不错了，还图其他什么呢？那个叫李阳的聋童是从大兴安岭来的，他的爸爸叫李刚。李刚是个伐木工人，长着大胡子，身材魁梧，一看就知道是条汉子。可是，他生了个聋孩子。每年冬天，他在大兴安岭的大森林里伐木，挣得一大笔钱后，到了春天，便四处求医。这几年他年年都到上海，来找周智远医生为儿子治疗。在上海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打牌，每天都在借酒浇愁，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治疗上。他幻想有一天，医生使他的儿子能够说话。他每天喝完酒以后的事就是打老婆，“你个臭婊子，你怎么给我生了个哑巴？你把我的种给糟踏成这个样子，你找打！”李刚的老婆被李刚打得满世界逃，眼里不住地掉眼泪。她也知道李

刚是被痛苦折磨成这样子的。李刚追不到老婆时就打自己，揪自己的头发，捶打自己的胸膛，咒骂自己是一个狗娘养的。

周弘默默地看着身边的人们，他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悲苦。过去，他也曾像他们一样，他也有过这种时候。可现在他与他们不同了，他不能把希望仅仅放在医生的身上。医生能治好你孩子的病，却不会教你孩子说话识字。教孩子本领还得靠自己。

看到周弘的这种劲头，就是李刚也开始觉得应该为孩子做点事了，于是他们把孩子也都送到了那个凉亭里，让周弘也教教他们的孩子。

周弘接受了这些“学生”。但周弘替这些孩子惋惜，他们应该早就接受教育的。他们不应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可他们的家长们现在才意识到了应该让他们接受教育，这实在是有些迟了。晚了，真的晚了，可怜的孩子们！周弘心里说道。

也就在这个时候，周弘朦朦胧胧地感到，将来，如果有什么机遇的话，一定让这些不幸的孩子们接受到他们所能够接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他要办一个学校，将这些孩子全收进他的学校里。太不幸了，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甚至比婷婷还要不幸。没有知识的滋养，没有教育的扶持，将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周弘现在对自己的状况也感到着急，自己才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如果自己也有大学毕业的水平，那么教育女儿是多么轻松自如啊！

日子过得很快，周婷婷常常想念爷爷、奶奶和亲爱的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十天了，她太想念家里的亲人了。

婷婷告诉爸爸她想家了。

周弘突然想到了李白的那首《静夜思》。他觉得这个时候让女儿学习一下那首古诗是最好的时机。周弘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为教女儿掌握抽象词汇焦心，他不知道怎样使女儿掌握那些较为抽象的词汇。表示实实在在的东西的词汇婷婷很容易就能把握，可那些表示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东西的词该怎么教给孩子呢？周弘一直在为这件事犯愁。

周弘知道，目前婷婷这一类词汇积累不多，他必须动这方面的脑筋。然而生活对人又是这样的公平，你在这一方面少了点什么，那么在另一方面它就会多给你一点什么。像现在，婷婷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坎坷，但艰难的生活也告诉了她一些在她这个年龄段那些健康的小孩子所不能领悟到的东西。是啊，在这个年龄里，谁又能体会到什么是离愁别绪呢？这不是生活给予婷婷的特殊体验吗？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赏赐啊！周弘趁此对女儿讲述了李白的这一首传诵千古的名诗佳作。婷婷认真地听着，两只小手托着腮帮，沉浸在古诗词所营造的感情意蕴里。

周弘又想起在北京的一件事。周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从那一件事开始对女儿进行抽象词汇教育的。

在北京的时候，周弘他们是住在婷婷的姨婆家里。那天，他们

去公园玩儿。公园里的人本来就很少，周弘又总是挑僻静的地方去玩。周弘的潜意识里还仍然不想让女儿在人多的场合出现，他怕女儿讲话的时候被人注意。他自己受不了那种眼光，他也怕婷婷读懂那些眼光的含义。

玩着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雨。一家人没地方可以躲雨，就全躲到了石拱桥的桥洞里。

雨越下越大。北方的雨，要么不下，要下起来，总好像没有停止的意思。奶奶和周弘犯了愁，这雨怎么就下个没完呢？

“奶奶！爸爸！你们看，姨婆来了！是姨婆来了！”婷婷突然叫了起来。

奶奶果真看见她的妹妹了。她的妹妹一手打着伞，另一只手上拿着两把伞，在公园里不停地东张西望寻找着周弘他们。

“在这儿哩！我们在这儿哩！姨婆！”周弘和婷婷一齐叫道。

奶奶也一个劲地喊：“快过来，我们躲在桥洞里哩！”

姨婆很快走到了桥边，把伞递给了奶奶和周弘。一家人从桥洞里出来后，婷婷悄悄地对周弘说：“爸爸，姨婆对我们真是太好了，她还给我们送伞来了。”

周弘想到什么似的，连忙拔出笔，在女儿手上写下“感情”两个字，并告诉女儿这两个字是“感情”。周弘对女儿说：“姨婆对我们就有着很深的感情。”

《雨中送伞》也是婷婷经常讲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婷婷知道了

什么是“感情”。

奶奶看着儿子与孙女，默默地点点头。她知道，周弘的这种教学方法是很对头的。不然的话，婷婷还真的无法把那些抽象词汇学会。

回到南京后，奶奶还反复让婷婷讲述在北京姨婆冒雨送伞这个故事，让婷婷仔细体会“感情”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教育上，朱芝华老人与儿子周弘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的教育方向与教育方法有了惊人的一致。这大概也是这个家庭巨大不幸中的万幸了。

林美很想念在上海的丈夫和女儿。周弘寄回来的信说到了在上海的生活情况，林美心里很是放心不下，这太糟糕了。他们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身体怎么吃得消呢？她赶忙买了很多东西，随后赶到了上海，到李浦医院看望丈夫和女儿。她还给婷婷带来了一把算盘。周弘在信上说，要教婷婷学习打百子了(从 1 加到 100)。他们数学课本上有这方面的要求。

林美检查了女儿的功课，又把学校里老师们和同学们捎给婷婷的东西全给了婷婷。婷婷乐得直蹦，她没想到同学们是这样想念她。她很想念同学们和老师们，她要给他们写信。

妈妈还给婷婷捎来了很多信，都是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写的，他们都看到了婷婷表演的《拔萝卜》。班主任崔老师说特别想婷婷，让婷婷尽快回来。婷婷感动得哭了。崔老师还把教学进度让林美带

给周弘父女。语文已经教到第五课了，数学下一周就得讲 100 以内的加减。

周弘笑了笑，对林美说：“我们开了快车了，一年级上学期的内容我们已经全部解决了。”

林美担心地说：“这样孩子能消化吗？”

“状况还好，现在又要吵着练书法，又要画画的，还让我把她画的画儿寄回去，寄给她的美术老师田志平，说田老师对她可好哩，常常夸她的画画得好。你瞧，这是女儿画的周伯伯替婷婷针灸图，线条用得好极了。林美，你瞧，多么流畅的线条！”周弘说。

周弘又说：“田老师的确经常说婷婷很有灵性。他说上学前班时有一次让婷婷到黑板上去画，婷婷大笔一挥，就画了个大圈说这是玄武湖，又在湖上画了桥，画了动物园，甚至还画了一只波斯猫。”

妈妈听了直笑，在婷婷的小嘴巴上亲了又亲。

“还有哩，这孩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丰富的想像力，上次我给她炒了个腰子，她吃着吃着，突然问我，爸爸，是不是把山腰切下一段放到了锅里炒出来的菜就是炒腰子啊……”

周弘还没说完，林美已经笑岔了气，揉着肚子直嚷：“笑死人了，笑死人了！”一边又搂过女儿亲了又亲。

林美不能多呆，她还得回去上班。林美要走，一家人又要分离。不知什么时候一家人才又能团聚，三个人都有点依依不舍。周弘和

婷婷一直把林美送到了火车站。

火车就要开动了，林美看着女儿和丈夫，便开始掉泪了。婷婷先是站着没动，只是专注地看着妈妈。妈妈进了车厢，又把头探出车窗，向着爸爸和她挥手。婷婷突然向妈妈飞跑过去，追着已经开动的火车，眼里含着泪，哭喊道：“妈妈，妈妈……”

火车驶出了视野，婷婷还在呆呆地看着火车逝去的方向。这时，周弘轻轻地走到了女儿的身边，蹲下身子，拔出圆珠笔，轻轻地扒开女儿的手，在婷婷的掌心写下四个字：依依不舍。

婷婷看着这四个字，又抬起头看看爸爸，随后又掉过头看了看空荡荡的轨道，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周弘知道，女儿已经在眼泪里知道了什么叫“依依不舍”了。

这需要词典去帮助解释吗？女儿难道还不能记住这个词并非常准确地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吗？

周弘在书店里“淘”到了一本小册子：《幼儿才能开发》。作者多湖辉，是日本的一位心理学家。买这本书时，周弘也没有指望这本书会有多大的了不起。买下了就买下了，买下以后就是看，一本本地看下去。现在，周弘准备看这本书。

周弘一直在寻找更新的更好的教育女儿的方法。这么多年来，周弘每找到一个方法后又从直觉上进行了否定，然后又去寻找，到书中去寻找，到实践中去寻找。周弘知道，方法必须不断更新。譬如，过去是让孩子在玩中学母语的，但现在再使用这种方法，效果

就不会再好了。因为孩子大了，已经能够借助工具书学习新字新词了。再说，婷婷学习的积极性也大不同于从前，开始觉得学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尽管如此，周弘仍然觉得孩子的进步很缓慢。周弘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超过其他孩子。但周婷婷毕竟是个聋哑孩子，想要超过其他孩子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更何况起步又比其他孩子要晚得多呢。

周弘现在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一点。玩，也就是在游戏中学习，看来是一个好的方法。这么多年来，婷婷学识字，学说话，都是以玩为学，在玩中学。学识字如此，学其他东西是不是也如此呢？周弘知道，如果把婷婷学习知识的兴趣打灭，如果不能将孩子的兴趣培养起来，那么学习将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对普通孩子如此，对双耳全聋的孩子来说，则更是如此。所以，要找到一种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的方法。这一定要讲求科学，讲求效率。随着对教育的深入钻研，周弘已经知道一点，那就是对聋哑人的特殊教育目前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大的教育。聋哑人无法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聋人也没有语言的感觉，他们很难体会到感情如何表达。再说，一般的聋哑孩子，他们在学习上起步也是相当晚的，婷婷就是这样的，三岁半的时候才开始学说话。周弘知道一句俗语的残酷意味：十聋九哑。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这么多，而每一种原因聋哑孩子都很难回避。聋哑的孩子能够说一些话，识一些字已经不错了，想要达到正常孩子的高度已经非常困难，想要超越，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仍然是晚上，仍然是在“病人监狱”，仍然是那一盏明晃晃的孤灯下，仍然是在别的病员与他们的家属进入梦乡的时候，周弘翻开了多湖辉那本只有六万字的小册子《幼儿才能开发》。

周弘翻开这本书，刚读完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人便整个地惊呆了，全身像有一股电流通过了一样。

那本书的第一句话是：

“每个孩子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可惜的是，这些潜力被父母恨铁不成钢的爱心扼杀了。”

那本书接着论述道：即便如此，大部分正常儿童仍然在那片爱的盐碱地上长出了茁壮的生命之苗。无论家长的爱心怎么摧残，也无论环境怎样恶劣，这些儿童仍然表现出了旺盛的生机。

日本心理学家多湖辉的这本书实际上是向人们介绍日本著名音乐教育家、小提琴家铃木镇一的教育方法的。铃木先生每年都要培养七百名儿童小提琴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铃木先生认为，每个儿童都可以像莫扎特那样成为天才儿童，天才应该是儿童的正常状态。我们成人在一般情况下都低估了儿童的天才，或者说都没有能充分意识到孩子是在天才状态之中的。

铃木的读书时代正是明治维新之后。那时候，维新图强的思想使所有家长都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而明治维新后，那种常有侵略性与封建性的资本主义的日本社会，刺激着每一个家长拼命地将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孩子进行比较，相互攀比。特别是对孩子的考分

看得非常重。而铃木的父亲却与别的家长不同，他没有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他对铃木的要求是：你每门功课只要能达到及格水平就够了，及格就是合格的标志。工厂的产品如果合格了，就是一个好的产品，就可以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与使用的渠道。课程学习只要达到合格水平，就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学生了，你也就是一个好孩子。你没有必要用自己的全部精神与生命去与别的孩子比那个分数。为什么九十分就不行，一定要个一百分？第二名不行，一定要第一名才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充满着人类文明与高尚精神的求知活动就会异化成一种痛苦。求知应该是人世间一种最大的快乐。铃木问他的父亲：既然合格就行了，那么，我们的精力与时间还过剩许多，那么我用它来干什么呢？铃木的父亲说：博览群书，把求知的欢乐还给自己。这是你的权利，当然也是你的义务。

铃木听了父亲的话，他不再刻意地和同学们比什么分数了。他在学习之余，大量地阅读各类书籍。中学毕业时，他的考试成绩不算理想，可他读过的书却是一般孩子的十倍乃至几十倍。踏上社会后，铃木又领悟到一点求知的要诀，他想起中国有一句古语：读万卷书不解纽，则读天理。意思是读了万卷之多的书也不能解开一些疑难与问题时，就应该对自然之理给予更多的考虑与体会。铃木认识到一点：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与大自然并不是书本所能全部阐述与解释的。无论一本多么好的书，它只能从一个角度解释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最终要读的是天理也即自然之理、造化之功，因为自然

之理、造化之功反过来会帮助我们理解书上我们过去所没有能理解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在解放了自己的思想的基础上然后用自己的全部阅历与精神去参悟这个道理的。所以，人类要读的还有另一本大书--大自然。

铃木不断地去体验大自然。他旅行、观察，读天、读地、读人。他发现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现象：在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上，发生过许多灾难，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譬如地震、火山爆发、风灾、水灾、旱灾、火灾……但万物始终都是生机勃勃的，世间的生物始终都以人们难以想像的力量繁衍着，它们始终没有灭绝。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谜。

他苦苦思索。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一点：造就这一神奇现象的全部原因乃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没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地球将是一片荒凉。铃木由此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旺盛的生命力，他将干不成任何一件事。而要评判一个人一件事之是否伟大，就必须看这个人这件事有没有充满生命力的东西。

青年时期，铃木留学德国，学习小提琴，并与爱因斯坦这位伟人成为至交。爱因斯坦又让他与更多的伟大人物接触，使他真正进入到了一种伟大的境界。

学成回国，铃木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并开始对一些儿童进行小提琴教育。

在接触到那些学习小提琴的孩子后，他发现几乎所有小孩子的

眼睛都明澈如镜闪闪发亮，充分地展示了一个儿童内心的纯净与灵异。铃木还发现，一个刚刚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做父母的对他的每一言每一行，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细节，都充满了无尽的赞美。对孩子跨出的第一步，总是用非常欣赏的眼光去看。即便是一个生理有残疾的儿童，父母对他也是一片溢美之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一定是世上最好的孩子，将来一定是个天才。而在面对孩子们充满怪诞的疑问时，几乎所有聪明的家长都觉得自己无能，无法回答孩子的问题。孩子的为什么实在太多也太难回答了。他们赞美孩子的奇谈怪论，但他们无法解答孩子的这一切疑难。家长们最后只得说，有个叫学校的地方，那个地方会让你的所有问题都得到解答。

但铃木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孩子们日日盼望着能够走进学校读书，他们对将要走进学校读书充满了向往。可真的到了学校之后，一个月，一学期，最多一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怕了那个叫学校的地方。那个叫学校的地方，有板着的面孔，有沉重的课业负担。每天都要不停地书写，小手上长出了茧子也还是不能停下。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不想再上学了。他们想逃学甚至想去流浪，就是不想在学校里呆下去。而家长与教师对待这些孩子，则是用了一种让孩子们接受不了的方法。他们继续板着面孔，用严肃的态度，强制的手段，逃学就是坏孩子的道德信条来规范学生，并在此过程中将学生所要接受的知识强行地塞给孩子们。这就使得孩子们的求知过程异化成为一种痛苦、苍白而又无聊的过程。

而家长与教师却普遍认为，能够固守这份苍白、无聊与痛苦，孩子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是一个好孩子。但是，铃木发现，只有少数人，他们的求知过程中没有这一过程。譬如爱迪生、爱因斯坦……爱迪生被认为是一个坏孩子而被学校赶了出去；爱因斯坦被认为是一个白痴，他的老师对他的父母讲，你这个孩子是不用操什么心的，因为他什么也不能做。连爱因斯坦自己也怀疑自己也许是真的不行了。后来，他的爸爸妈妈和他一起玩搭积木，才发现孩子并不笨，爱因斯坦也因为搭积木才找到了感觉……这些伟人，他们没有学校教育的优势，但也因此没有了学校教育的束缚。他们因此成就了在一种僵化的教育模式中所无法取得的辉煌，他们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天才。铃木至此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是能够成为像爱迪生和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的。但是，孩子们的才能都被好心的家长和教师扼杀了。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成长起来，就一个个被宣判为坏孩子、笨孩子。

铃木非常震惊。铃木认为，这一定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上学之前，孩子的双眼充满了灵异，而上学之后，孩子的眼睛却慢慢失去了那份明亮，变得黯淡下来。这难道不是教育出了问题吗？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铃木以自己的生命力教育观发现，这种教育缺乏生命意识，没有人情味，把求知这种充满生命意识的快乐变成了一种乏味而无聊的痛苦。铃木对此又进行了更深的思考，他要寻找到一种更好的教育方法。

铃木还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司空见惯的现象：一个孩子在学校的成績可能很糟糕，但是却可能能说会道。任何一个学生，无论他的学习成绩是好是坏，但无一例外地能讲一口流利的家乡话。为什么呢？这是成人有意识教授的吗？不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孩子们在自然的环境与平常的生活环境中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学会的。而事实上，语言的学习是最复杂也最困难的。具备了学习语言的能力，学习其他知识也就不应该再存在什么问题了。可为什么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呢？

铃木为此做了一个实验，他把那些学习成绩不佳但口齿伶俐的孩子聚集到一起，问他们的口语为什么会这样好。孩子们多数回答不知道，有的孩子则认为可能是爸爸妈妈教的。

但向这些孩子的家长了解时，这些家长却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孩子的语言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出色。铃木反复思考，终于欣喜若狂地领悟到：这个世界上只有教孩子学习语言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我们都说不出的程度。大道无言，真理是最平凡的，平凡得就像空气、阳光和水。当我们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我们觉得真理非常深奥非常神秘，而一旦找到真理时，我们则欣喜地发现，我们所寻求的真理却非常亲切、非常平凡、非常简单。它也许就在你身边，可是你却忽略了它。这时候，铃木又读到了一则寓言，那个寓言对铃木的启发也非常大。

那则寓言是这样的：

海里的小鱼问大鱼，什么是海？

大鱼回答说，海就在你的周围，你的里面是海，外面是海，你身边的一切全是海。

这则充满智慧的寓言使铃木想得很多。他追溯历史，发现人类在一些所谓很重要的事情上显得很不可思议。譬如，金钱、土地、王位和女人等等，人们为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可却没有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空气、阳光和水。我们少了这其中的任何一样都将无法生存下去。而如果我们的教育就是一种能在孩子们的身边、心里永远存在着的一种东西，一种能给我们的孩子以生命的东西，就像永远在鱼的周围的海水是能给鱼以生命的东西一样，那么这种教育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而有了这种教育抚慰与熏陶的生命，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

铃木终于领悟到了人们没有能悟透的东西，那种东西，其实也很简单，铃木自己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终于找到了。

铃木于是拿起了人们曾经使用过但又将它们丢弃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学习小提琴。他每年培养七百个儿童，并努力使他们达到莫扎特十四岁时的水平。莫扎特六岁时就已经随父母一起演出，十四岁时就已经成名了。铃木要培养这些孩子也成为像莫扎特那样的音乐天才。他要向世人证实一点，所有的儿童都有可能是一个天才，但需要我们的教育得法。

铃木的做法引起了世界轰动，美国也有了他的追随者。铃木后来被邀请到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第一个提出了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改变自己的强国政策，将扩军的强国政策变为育儿国策。从零岁时就开始让科学家培养教育孩子，那么三十年后，地球上就全部消灭了战争，而且会创造出人类迄今为止不可能有的文明。这将是一场文质彬彬的革命。这一场革命，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恐慌、也没有死亡，但这场革命却充满了更多的竞争意味……

周弘被这本书迷住了。他将这本小册子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每看一遍，周弘都好像电流通过全身。他为书中弥漫的旺盛的生命意识所兴奋。周弘醍醐灌顶一般，一下子像开了窍，茅塞顿开。他一下子发现自己找到了。

他想起多年前，自己苦苦寻求教育女儿的方法的情景。那时候，他像一个盲人一样走在一片荒原上。他找不到任何办法。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完了，完了。他又对自己说，没完，没完。

就在来上海求医的路上，周弘背着女儿走在来李浦的乡间公路上，还曾经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自答：

完了？

没完。

完了？

没完！

这仅仅在几十天前。沉重的灰暗的失落感还萦绕在周弘的心

中，他对自己又一次和女儿踏上求治之路仍然没有任何信心。那时候，周弘只想试一试。现在终于找到了。铃木镇一，我们的铃木，你在那个书堆里沉睡了那么多年，现在才向我走来。真好，你终于走来了。周弘像铃木一样发现了一点：我们所要寻找的，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曾经苦苦寻找的，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充满了艰难与险阻，可是后来有一天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开始出发的那个地方。我们兜了一个圈子后才发现我们最初最看不上眼的东西其实就是最宝贵的东西。

周弘高兴极了，他恨不得对世界狂叫：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一个教育家的寻找就是这样的。当他发现了一个真理的时候，他的那份高兴是无与伦比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有比这一发现更激动人心的呢？因为教育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只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自己忽略了这一点。

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有的。譬如，铃木要求的是：年满三岁时就应该接受教育，哪怕是一种无意的教育。这是应该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孩子在那三年里都得到了来自长辈的一种带有生命意识的赏识。没有一种最初的带有生命意识的教育，就无法让后来的教育过程达到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再有，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家乡话。有了这两个条件，铃木说，他就可以培养神童。

比照铃木的要求，周弘觉得女儿婷婷一条也不符合。在知晓了女儿耳朵聋了的那些日子里，在绝望情绪的笼罩下，周弘没有对女

儿实施一星半点教育，女儿在三岁以前的教育几乎是处于荒废的状态。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他对孩子那有缺陷的生命真的是绝望的。而第二条则更让周弘灰心，孩子怎么也无法讲出一口流利的家乡话来。周婷婷没有方言。周婷婷的语言没有故乡。

但周弘这一次不会失望了。他既然已经发现了铃木，那么他就会在铃木的启发下找到使自己的女儿走向成功的方法。周弘觉得自己已经就要靠近那种他苦苦追求的东西了。他就要明白女儿入学第一天在他的心里涌动的是一种什么东西了。

周弘又想到一点：如果周婷婷能够成功，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孩子不能成功呢？这将意味着什么？这除了我周弘能像铃木镇一先生一样成功以外，这对残疾儿童的培养，乃至对正常儿童的培养又将意味着什么？周弘的眼前又飘过了那么多婷婷的小病友和他们的家长的面孔。周弘自己都不敢想下去了。周弘对自己将要创造一种神奇的教育方法既充满了无边的激动，又带着点莫名其妙的恐慌。一种直觉在不断地袭击着周弘：也许，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就像一种宝藏--一种教育的宝藏就要被周弘找到。或者，一个极有生命意义的现象就要在周弘与他的女儿婷婷的身上发生。

是什么呢？周弘暂时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周弘一定能找到它并将这一个扑朔迷离的东西表述清楚，而且，他还会把这一点告诉所有的人们。他一定能说清楚的。他会找到这种语言。

到了这个时候，周弘终于萌发了要将女儿这个聋哑孩子培养成

一个神童的念头。这应该是可行的。有铃木的教育理论，还有着这么多年来对一个有缺陷生命的怜爱与呵护，更有着这么多年来对治好女儿的病的决心与毅力。铃木不是每年都要培养七百个莫扎特似的神童小提琴手吗？看完多湖辉的书后，周弘建立起了自信：纵使就培养出一个周婷婷，也完全可以证明每一个生命都是美好的，每一个生命都可以丰盈起来。生命的表现形式可以有很多种，但生命的内涵从本质上讲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一种生命的形式有了某种缺陷就放弃了这一美好的生命。

周弘想起了北京，想起了林教授，想起了杨晓乾。这时候，周弘再想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他的心里便陡地升腾起一股豪情：他要做一件事。林教授和于静用科学寻求到的那种东西，周弘则要用强大的生命力去寻找。而当用生命寻找的东西一旦形成，那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那将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因为，没有什么教育是可以与生命教育相提并论的，没有！绝对没有！最初，周弘这个可怜的父亲只想做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父亲：让女儿能够勉强说话，识一些字，她的听力不及，可以借助于笔，能够将自己的意思顺利地表达出来。将来找一份工作，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再有一个安定的家。可现在，周弘不这样想了。周弘坚信女儿是一个天才。周婷婷应该成为一个天才。周弘发誓要拿周婷婷来做一个天才试验，将女儿由哑女变成一个神童。

生命的寻求就是这样，生命的追求也是这样。当一样东西达到

生命的高度的时候，那么，人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突破平凡而达到伟大的高度。周弘的教育追求就是这样的。当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平凡的父亲的时候，一个伟大的父亲就将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

周弘扔下书，走出“病人监狱”。这时，是在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周弘面对太阳，眯起了眼睛，深深地吸进一口早晨的清新的空气。周弘继续向那条他和婷婷常常一起散步的小道走去。这时候，周弘才发现，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已经没有了寒露，路边的小草都赶趟儿似的泛出了青青的颜色，在还带着一丝寒意的春风中轻轻地抖动。身旁的柳树与刺槐也开始爆出了绿芽。周弘笑了，万物复苏了。很快，蓬勃的春景就要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了。

应该叫醒女儿，也让她来看看这些树木与小草的。周弘想。

第5章 我来了

我可以是海伦·凯勒吗

婷婷和爸爸从上海回南京了。

爷爷、奶奶和妈妈一起去接婷婷。

奶奶第一个看到了从火车上下来的婷婷。两个月不见，婷婷长高了。奶奶大声地喊：“婷婷，婷婷！”一家人齐声喊道：“婷婷，我们在这儿哩！”

婷婷挣脱爸爸的手，像小燕子一样飞向了妈妈，飞向了爷爷和奶奶。

奶奶搂着自己的宝贝孙女，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地看着这个离开自己多日的孙女。婷婷也一直看着奶奶。过去那么多的日子她是和奶奶一起度过的，离开奶奶的日子里她多么想念奶奶啊！

上了汽车，婷婷和奶奶坐在一起。奶奶搂着婷婷，问道：“婷婷在上海时想奶奶吗？”

婷婷点点头，说：“想，太想了。”婷婷说完后，眼里已经沁出了几点泪花。婷婷接着充满深情地低声吟诵起古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奶奶看着婷婷那种充满感情的神态，心里一热。孩子真的大了。才七岁的一个孩子，就已经像个大人了。别的孩子可能现在还在妈妈的怀抱里撒娇，可婷婷已经跟随爸爸一起四处求医了。周弘对老母亲说：“娘，婷婷真的很懂事了。在医院里时，爸爸规定她在学习的间隙可以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二十分钟。她每次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时，都玩得很疯很投入，俨然是一个孩子王。可是，不管玩得怎么起劲，婷婷都不会忘了要准时回到爸爸的身边。别的家长都要他们的孩子向婷婷学习哩！”奶奶问：“是吗？婷婷真乖！”“还有哩！”周弘又说，“再冷的天，婷婷也一定和爸爸一起在那个凉亭里读书写字，小手冻得通红也绝不提停止学习的要求。”听完周弘的话，奶奶紧紧地抱着婷婷，在婷婷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林美也一个劲儿地夸婷婷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婷婷说：“你们不要尽听爸爸说，他就是会说好话。”婷婷说到

这儿的时候，仰起头对奶奶说：“爸爸也很凶的。那一次可把我吓坏了，我觉得那一次他就恨不得要打我哎！”

奶奶说：“那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坏事情！”奶奶慈爱地用食指点着婷婷的鼻子。

“不就是一次聋儿们的集体旅游嘛，我和响梅、彤彤他们一块儿玩了。我们很好的，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们还经常和我一起听爸爸上课哩！那天，爸爸干吗那样大惊小怪，气势汹汹的？还有那么多爸爸和妈妈，把我们一个个地都抓了回去，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的。可是那天我们玩得多开心啊，我们跳上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把我们带到了三岔路口，我们就在那儿玩打仗，后来我们又躺在小山坡上玩。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到外面这样玩了。”婷婷小声地申辩说，随后又看了看爸爸。

奶奶温和地笑了：“那天你玩得开心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记恨爸爸呢？”

“谁记恨他呀？我是逗他的。爸爸说了，他是为我好，怕我到外面去会遇上什么坏人。”

婷婷指着爸爸说。

周弘笑了。奶奶和林美也都笑了起来。

婷婷后来悄悄地问奶奶：“奶奶，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奶奶笑着说：“收到了。”

“那么奶奶还记得婷婷是怎么写的吗？”

奶奶笑着点了点头。

那封信是婷婷在一次针灸后写的，那一次，婷婷第一次在针灸时没有哭。她后来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和爷爷奶奶。

那封信是这样的。

尊敬的妈妈、奶奶、爷爷：

你们好！

今天我针灸时没有哭也没有动。我前天晚上哭了，我真想你们啊！我前天晚上梦见你们了，你们有没有梦到我啊？你们有没有想我啊？梦真好玩，我可以在梦里看见你们。一开始，我还以为你们也能看见我哩。可爸爸说，那是梦。梦是虚幻的，假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在梦里见着你们了。那时你们不一定看到我，但在你们做梦的时候，也一定会看到我的，是不是？真想你们做一个梦到我的梦。

我又学了新的古诗了，你们高兴不高兴啊？

冬天到了，你们冷不冷啊？我们冷极了。那个坏蛋，爸爸好不容易又搞到的一条被子却被他收走了。我们还是盖一条被子，爸爸说，那被子只有15公斤重。爸爸把被子全给我了。

你们快给我写信吧！要不然，我就太想你们了。冬天到了，奶奶要不要做八宝饭啊？我真想吃八宝饭！我针灸你们难过不难过啊？真没办法啊！

祝

好!

周婷婷

1987 年 11 月 12 日

奶奶怎么会忘记这封让人看了就不会忘记的信呢?在这封信中,小婷婷问大人们在给她针灸的时候难过还是不难过,问得人心酸。这是婷婷第一次写信呀!婷婷真的长大了。婷婷在苦难中长大了。

周弘把孩子送到学校,顺便要和老师们交换一下意见,看看在今后的日子里应该怎么教婷婷。他想把自己刚刚从铃木镇一那里学来的东西和自己的心得与老师们交流一下,这对教育婷婷以及其他孩子应该是有好处的。

班主任贺爱梅老师和周弘作了详细的交谈。贺老师认真地听了周弘所说的关于铃木镇一的教育方法。这之后,每一次组织教学活动贺老师都不会忘记聋童周婷婷的家长与她谈起的铃木镇一,谈起的用鼓励的方法去教育孩子的思想。在后来的教育生涯里,贺老师真的开始运用起了那种饱含生命力的教育方法。贺爱梅也因此成了中国小学语文界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她经常受到邀请,到各地讲课,她的名字也随着一篇又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和广大读者的视线相撞。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同样得益于那个日本的教育家铃木镇一。而让她发现铃木镇一教育理论的生命内涵的竟然是一个不搞教育的普通家长周弘。

贺老师教周婷婷的语文课。周婷婷其实已经将一年级的课程学

得差不多了。但贺老师发现，周婷婷在一些发音差别不大的音节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周婷婷的舌根音已经没有刚入学时那么糟糕了，但在学习像 ai、ei、ui 这些差别很细微的韵母时，周婷婷确实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周弘也已经就这一情况和老师谈过了。贺爱梅现在就想把这个难题帮助周婷婷解决了。

贺老师上课时把教学挂图挂了出来，她提醒同学们注意这三个韵母的口型特点，自己反复示范口型，让同学们模仿。

其实，周婷婷的同学们已经很快掌握了这三个韵母。但孩子们也已经有了一种默契，他们知道老师这是为婷婷。孩子们情绪高涨，大声地念着这三个韵母。他们觉得婷婷念得比较准确了，便都看着婷婷笑了。贺老师决定搞一个小测验，测试一下孩子们的掌握情况。她把孩子们分成三个小组，小组之间搞一个竞赛。第一组，小组里推举马强上黑板板演，第二组的同学让钱小霞上阵。在选第三组的代表时，贺老师没有让孩子们推举，而是自己亲自点将。贺老师点中了周婷婷同学。

贺老师报出一个音，就让孩子们在黑板上写下来，然后书写者再把这个音准确地读出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冠军。

贺老师报了 ai，三个同学很快就写了出来，然后再读。三个孩子都读得相当准确。贺老师说：“就让同学们自己评一评，谁读得最好呀？”

“周婷婷！”异口同声，同学们都说应该是周婷婷。

“周婷婷一百分。”贺老师高兴地说。

在测试 ei 时，周婷婷第一次举手要求上黑板。

看见周婷婷举起了手，贺老师心里涌上一股热流。这么长时间里，她才第一次看到这个聋孩子举手。贺老师知道得很清楚，这个聋孩子非常自卑，自卑的心绪一直在这个孩子身上发挥着那种戕害生命的作用。现在，贺老师看到婷婷举起了手，心里为这个孩子感到高兴。

婷婷终于敢举手了。这是婷婷从进幼儿园以来第一次敢于举手。婷婷的小手举得高高的，眼睛看向贺老师。她多么盼望老师能喊她做这一个题目啊！

老师果真又把她喊到了黑板前。这一次，她代表第二组与第三组的同学与第一组的代表李娟进行比赛。结果又是周婷婷得到了一百分。这一次，贺老师还给周婷婷加上了一颗星。

全班同学都为周婷婷鼓掌，掌声像一阵春雨洒进了周婷婷的心里。周婷婷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幼儿园的那段日子。那些时候，她甚至不敢看向老师的脸，同学们也有点欺侮她。今天，情形不同了，老师和同学都对她这么好。周婷婷很感动……

测试 ui 时，周婷婷又举起了手。周婷婷的小手举得很高。贺老师微微颌首。这次她又想出了一个招数。她让同学们把手放下，她对孩子们说，她要在全班找一个学生代表，让这个学生代表来与老师比试。“同学们，你们说，让谁来？”贺老师看着学生，眼光不

住地扫向同学们的小脸。

“我们让周婷婷同学来。”又是异口同声。同一个声音从那么多幼小的童腔里传出来。

“好，就让老师与周婷婷同学比一比，看谁更好。”贺老师笑着说。

贺老师和周婷婷先写下了 ui。贺老师问：“谁写得好？”

“周婷婷。”孩子们齐声说。

“现在，我和周婷婷同学再把这个韵母读一下，同学们仔细听，听听是谁读得最准，好不好？”

“好！”孩子们喊道。

这一次，周婷婷除了得到一个一百分，又得到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同学们使劲地为周婷婷鼓掌。周婷婷站在掌声如潮的教室里，面颊上挂着两行晶莹的眼泪。周婷婷感动得哭了。七年来，她第一次觉得她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七年来，她第一次没有了自卑。那么漫长的日子，她总是被自己是个聋童的想法折磨着。今天，她觉得自己是个好孩子，是解放路小学的一个好学生。还有，七年来，她第一次感到了爱她的人是那么多，那么多……

学前班的美术老师田志平，现在是少先大队的辅导员。田老师仍然记得在学前班上那个画画最好的小学生周婷婷。他现在是大队辅导员，他要搞一个队日活动。他发现，还是有一些孩子在对周婷婷冷嘲热讽，他要让这种现象在解放路小学的少先队里彻底消失。

田老师举行了一次“假如我是一个聋儿”的队日活动，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队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用棉花球或者纸团把自己的耳朵塞紧，直到塞得很难听见外面的声音为止。然后，他让孩子们走到大街上，去感受一下一个聋孩子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回到学校后，田老师要孩子们说一说在耳朵听不见的情况下的感觉和感受。

“哇，真难受，一点儿声音都听不到，就看到汽车在跑，人在行走。声音一下子没有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孩子说。

“我怕极了。我怕这时要是我的身后来了一辆汽车，而我却听不到一点声音，那才叫危险。”一个孩子说。

“要是让我到电影院那才着急哩，只能看见银幕上有人在动，却听不到一点声音，也不知道电影里在说什么。”一个孩子说。

.....

田老师说：“我们仅仅体会了几分钟，可是周婷婷同学却一直生活在那个无声的世界里。就是到现在，周婷婷同学的听力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她的爸爸和家人为她四处求医，周婷婷同学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治疗过程中，特别是针灸时，那种痛苦更大。就连一个成人都无法承受的痛苦，可是我们的周婷婷同学她却承受下来了。我在婷婷的日记中看到了周婷婷本人对那些治疗过程的记载，那是很让我这个成年人感到震惊的。我想，就是换上我，我也不一定能像周婷婷同学那样挺过去的。同学们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为了进入有声世界，周婷婷同学的这种精神值不值得

我们所有的人学习呢？可是我们学校到了现在却竟然还有人周婷婷同学冷嘲热讽，这是一种多么不人道的作风！同学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都是少先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

田老师停了停，然后接着说：“我建议，在我们解放路小学搞一个‘我们听到，就要让婷婷听到’的活动。同学们看行不行？”

田老师的建议得到了全校少先队员的热烈响应。少先队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让婷婷听到这个世界的美妙的声音，一定要让婷婷听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声音，一定要让婷婷体会到我们少先队的温暖。

校长陈正华为配合好田老师的活动，又请周弘来校为师生们做了一次报告。陈校长认为，这将对全校学生的一次道德品质教育：对一个学生来说，承受挫折与培养坚强的毅力是分不开的，他要让周婷婷的家长现身说法，让孩子们知道如何培养毅力，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他也要让其他的学生懂得怎样面对困难与挫折，怎样面对他人的不幸与灾难；在新时代，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正华想借此推动学校系列性的德育活动。

周弘第二次走上了解放路小学的讲台，面向全校师生，讲起了这么多年来，他和他的女儿走过的艰难历程。很多学生都被周弘和周婷婷感动了。孩子们觉得周弘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而周婷婷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少先队员……

后来，解放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真的行动了起来，为了婷婷，

有很多人喊哑了嗓子。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帮婷婷写条子，让她知道老师在上课时讲的那道难题，老师又布置了什么作业。同学们的爱心成了周婷婷的“耳朵”……

很多人都默默地汇聚到周弘的身边，在为周婷婷做着哪怕是最小的一些事情。大家都成了那个叫周婷婷的聋孩子的好朋友。周婷婷在解放路小学一共上了四年小学。四年中，为了让婷婷知道每天的作业，同学们不知写了多少条子；为了让周婷婷能够知道学校有什么活动，同学们耐着性子，不知为她讲了多少遍；为了周婷婷能够解出一道难题，又有多少同学扯着嗓子，不厌其烦……

他们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不幸的生命伟大起来，也让自己伟大起来！

多好的孩子，多好的想法！

周弘在继续思考。

在铃木镇一的启发下，周弘从年轻的家长的行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些年轻的父母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以无限夸张的神情赞扬刚刚学步和刚刚学话的孩子。孩子的那一步路其实走得并不怎么样，但爸爸和妈妈们的都是用喜悦与微笑的目光看着孩子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同样，孩子的那句话还有点走调，话也说得很不完整时，家长们都是欣喜若狂地给予夸奖。正是这种不能称之为方法的方法，使孩子们渐渐地告别了牙牙学语的孩提时代，摆脱了无知与懵懂的年华而走向了新的境界。但是，在孩子们学步

与学话的过程结束后，年轻的父母又在不经意之间把这一方法给丢弃了。断乳之后，他们对孩子的鼓励与赞扬也进行了断乳，转而用一种比较苛刻的要求来对待孩子，有的甚至用对成人的要求对待孩子。几乎每一个家长都认为，这是对孩子的最好的爱，却没有认识到这是对孩子的天性的扼杀，是对孩子天性的扭曲。由此很多孩子都悲剧性地进入到了爱的盐碱地里，致使一个个小天才在进入成长的大门时，就悲剧性地走向了另一条路。周弘在想，假使那些年轻的爸爸妈妈永远也不丢弃他们曾经对待孩子的那些方法，那么孩子们在断乳之后的成长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这也许是孩子们的家长没有思考过的，也是我们的教育从来没有考虑到的，这还是个不为人知的未知领域。

周弘想到这里，又一次长叹，要是自己能有大学水准，那么在这个领域里研究下去，就一定能做出对中国教育极有意义的贡献。周弘站在书桌前点燃了一根烟，他又想到这一段时间里不断听到的儿童被逼自残的故事。一个学钢琴的小孩自断双手；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被家长逼得跳楼；有一个家长拿着刀逼着自己的孩子说：如果学习成绩再赶不上去，就杀了你！做儿子的毫不犹豫，抢过刀就去抹脖子；还有的孩子开始报复家长，一个小学生对母亲实施报复，用菜刀砍伤了母亲……

周弘觉得教育到了这一地步就真的是一种悲哀了。这哪里是在培养孩子？这是在摧残生命。这哪里是在对生命进行塑造？这是对生

命的戕害！

看过多湖辉的书以后，周弘觉得最重要的是家长自己应该对孩子要有一种信心，应该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下最好的孩子。如果家长自己都不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那么，孩子自己又怎么能树立自信心呢？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本人相信自己确实具有天赋。周弘联想到铃木镇一在教孩子时甚至让孩子坐到桌子上回答问题的事。铃木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是不要让孩子有任何压抑感，而让孩子们随时都处在一种生命的舒展状态。周弘觉得这很重要。生命本身就应该以舒展的状态出现，扭曲生命就是扼杀智慧。

在为女儿求医的漫长过程中，在那么多痛苦的日子里，周弘一边为女儿的病痛而伤心，为自己的不幸而叹息，一边也在研究与探索。周弘经常放下书陷入思考，他慢慢地悟到了一点：人的生命其实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有形的生命，一种是无形的生命。家长们大多数都能够认真地关注儿童的有形生命，却对儿童的无形生命熟视无睹。家长们都能够体察到有形生命的需求，却不知道无形生命的需要。

这时候，周弘也已经接触到教育学上的另一个著名的现象了：皮格马利翁效应--只要你从心理上得到一种积极的暗示，那么你的生命状态也就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之中，从而不断成长。书真是一个好东西，书会让你一步一步地走向真理。周弘就是靠着这些书的

引导才一步一步地找到了感觉。现在，他要帮助女儿找到自己就是天才的感觉。他发现，铃木镇一教育方式的关键所在，就在于让儿童发现自己是非凡的。周弘要让女儿发现自己的确有超过别人的地方。有时，当我们在学习中有一点错误时不妨先把它放过去，因为，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们会悟到过去的错误并会很快地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尝试错误原则。尝试错误的教育方法也是一种积极的教育方法。周弘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好方法，对孩子树立自信有着很大的帮助。书就这样在周弘面前打开了很多美妙的门。周弘相信，只要把女儿的视野也吸引到书上面来，那么，女儿的面前也就会展现出这么多美妙的门。

周弘搜求到一份《美国天才儿童行为表》，拿出这张表与周婷婷进行比较，每一条，周弘都在努力寻找与女儿的共同点。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很重要，这对女儿来说很重要。对孩子的哪怕一点点进步，无论家长或者教师都应给予充分的褒奖，否则，孩子就不会有什么进步。

但婷婷却不相信自己，我一个聋孩子怎么能算是天才呢？“爸爸，我看自己一点儿也不符合上面的要求。”婷婷说。

周弘批评女儿说：“我的女儿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你瞧，天才儿童的第一个要求你就很符合。天才儿童的第一个特点是看起书来往废寝忘食。你不正是这样的吗？你看起书来也是废寝忘食，你连坐在马桶上都没有忘记看书。你对书迷恋到了这种地步，你还

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天才吗?"

周婷婷将信将疑地看着爸爸。没错，她对书本是非常迷恋的，这一点她自己知道。她对爸爸点了点头。

周弘又拿出了另一本书--《与拿破仑齐名的女人》。这是一本写海伦·凯勒的老师沙利雯小姐的书。周弘做出惊喜样子，告诉女儿，盲聋作家海伦·凯勒生于1880年6月27日，与婷婷的生日正好相差一百年。他对女儿说：“婷婷，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能够表现出一个天才儿童的特点?你与海伦·凯勒的生日在同一天，正好相差一百周年。”

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激动的了，周婷婷惊喜地看着父亲，她不相信自已真的就那么与海伦·凯勒有缘，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她抢过书，认真地看起来。

看完书，婷婷生气地对爸爸噘起了嘴：“爸爸，你骗人。我明明比海伦·凯勒晚生了两天。她是6月27日，我是6月29日。”

周弘眼睛一亮，说：“是吗?真的有这个区别吗?好，婷婷，你来!”周弘把女儿引到身边继续说，“你要知道，其实你的生日与她并没有不同。我不是常对你说吗?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难产，而海伦的妈妈生她是正常生产。你本来也应该是在6月27日这一天出世的，只不过经历了一些挫折。可这挫折总是要经过的。凡是天才都要经过挫折。你想一想，有多少伟大的人物，他们都经过了很多挫折。你比海伦还要好一点，你还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这说明你将

来要比海伦·凯勒还要伟大。”

婷婷的眼睛神奇地闪动了一下，高兴得跳起来：“爸爸，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可真够朋友哎！”婷婷说完，跳了起来，对着周弘竖着的巴掌击打了一下，“啪！”就像赛场上队友之间的那一记会心的叩击。

父亲的掌心与女儿的掌心相互碰撞的那一瞬间，周弘微笑了：孩子就是孩子，你只有不断地给她鼓励才成。对孩子，你不能泄气，要让她充满自信，要让她时时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周弘连忙把这些想法记到了笔记本上。这些在偶然之间发现的东西周弘觉得实在太有价值了。

现在，周弘真的时时都在做着教育的事。看的是教育方面的书籍，思考的是教育上的一些很深刻的问题。周弘不是什么教育家，但周弘现在做的恰恰是一个教育家所应该做的，只不过周弘没有意识到罢了。周弘现在所能想到的是他在教育自己的女儿，他没想到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却催生了一个教育家。不久之后，他会用这一切发现去教育那些和他的女儿一样的孩子，去解救曾经和他一样痛苦的那些家长。

那天又是星期日，婷婷没有去上学。学了一阵子，婷婷提出要和爸爸下跳棋。周弘答应了。

那天，周弘和女儿一共下了三盘跳棋。这三盘棋，周弘都把女儿打败了。婷婷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周弘发现女儿

的眼里蓄满了眼泪。接着不久，就嚎啕大哭起来。嘴里不住地嚷道：

“又输了，又输了！呜--”周弘觉得女儿好笑极了，输了棋也这么认真。可后来，周弘看见女儿很伤心的样子，突然想到一点，无论多么幼小的生命，都有对成功与胜利的渴求。这是多么可贵的好胜心啊！这种好胜心正是儿童进取的强大动力。假如被父母在无意之中毁灭了它将多么可惜！我们为什么一定赢孩子的这一场棋呢？让他们赢又怎么了？

晚上，周弘对女儿说：“婷婷，再来几盘跳棋怎么样？”

婷婷噘着小嘴不太愿意，她还没有走出白天失败的阴影。周弘说：“婷婷怕了吗？一个天才儿童是不应该害怕失败的。”

婷婷一听，赌气地说：“下就下，谁怕你？还说够朋友呢？一点儿也不够朋友。”

父女俩又下起了跳棋。周弘这次采取了一些策略：输两盘，赢一盘。输两盘--提高女儿的自信心；赢一盘--让她戒骄戒躁，继续前进。还有，输给女儿时，也要让她觉得赢得不太容易，既让她觉得爸爸不是有意让她，又要让她觉得胜利来之不易。这天晚上，周婷婷和爸爸对垒，兴趣十足，得意非凡，一边下棋，一边小嘴不住地唠叨道：“我也要想办法，把你这个大爸爸给下败了。”

看着不愿认输的女儿，周弘的心里无比高兴。女儿的身上，凝聚了自己多少心血啊！而如果自己在一不小心中将这一切断送，那又是多么可惜的事。

和自己的孩子做朋友，这会让孩子永远保持一股向上的精神，这在教育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自己竟然差一点给忘了。我是孩子的父亲，但也是他的教育者。教育者千万不要板起面孔来，而要做到和教育对象的平等。只有这样，教育对象才能更好地接受你的教育。

一场与女儿的跳棋比赛，让周弘又进一步地领悟到一点：只有将和女儿交朋友意识化作了自觉的教育理论并付之于具体的行动，教育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一个普通的家长就是这样不放过一个哪怕是很小的生活细节，他才有可能成为孩子的最出色的老师。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这个老师的角色，与学校里的那些老师的角色相比，不会轻到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是第一个，才更重要，也更伟大。

和茅以升爷爷比赛

婷婷在爸爸的指点下，不断发现自己身上的天才特征。

有一天，爸爸对她说：“婷婷，你知道吗？在你身上有一股非常可贵的求知欲，而且，那种求知欲还非常旺盛。”

婷婷不相信：“爸爸，你可不能骗我噢！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可不能相互欺骗的！”

“爸爸怎么会骗你？你好好回想一下，去年夏天，我们在鼓楼广场那儿干什么来啦？”

婷婷知道，那是她第一次学习地理。

那一次，爸爸和她又是去长江路卫生院看老中医童毅然的。经过鼓楼广场时，婷婷让爸爸停下来。她要看一看竖在路边的大幅“南京地图”。她问爸爸：“这是什么？”婷婷觉得爸爸已经告诉了她很多东西，可是这么个大牌子上面是些什么爸爸好像还从来没有说起过。

爸爸告诉她，这是地图。地图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地图是用来告诉人们这片土地上究竟有些什么地方，这些地方在哪里。爸爸指着张家花园路说：“婷婷，瞧，我们家就在这一条路上。”

“那么什么地方是南？什么地方是北？什么地方是东？什么地方是西？”婷婷问。

爸爸看出婷婷对地图的兴趣了，赶紧买了地图册和地球仪，回到家，爸爸一口气教了婷婷三个小时的地理知识。爸爸那一天告诉婷婷，在这本中国地图册上，这里是我们的首都北京，那里是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天津、重庆……这黑杠杠是铁路，那一条红线是公路。在那本世界地图册上，什么七大洲、四大洋、洲界、各个洲有些什么特点……爸爸都一一讲给婷婷听。

爸爸又告诉婷婷，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同时天亮同时天黑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爸爸于是又对婷婷讲了地球的运转规律，讲了太阳系。

婷婷睁大双眼，仔细地听爸爸讲。后来，她问爸爸：“爸爸，地球倒过来的时候，人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呢？”爸爸便因势利导地

对婷婷说起地心引力和重力的原理……

爸爸一口气对婷婷讲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后，爸爸说：“爸爸也就懂这么些，你将来会学到很多东西，那些东西爸爸也搞不懂，爸爸就反过来问你才能知道。”

“还有爸爸也不懂的东西吗？”婷婷好奇地问。

“有，有很多。婷婷赶紧学习，把一切东西搞懂了，再来教爸爸，知道吗？”

婷婷点了点头。

婷婷惊讶极了，她没想到，这世界这么大，可是，一本薄薄的书能把地球与世界都装进去。婷婷的心里再一次对书本产生了极强烈的热爱与向往。

婷婷在爸爸的启发下又发现自己有着很为奇特的想像力。婷婷曾经问过爸爸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爸爸，花朵为什么晚上关闭，白天又打开呢？”这个问题爸爸也没有回答出来。爸爸那一天正在思考，婷婷就已经抢着回答了。婷婷问爸爸：“是不是蜜蜂白天把花朵打开采蜜，到了晚上就把花朵关起来，躲在里面睡觉啊？”几句童稚之语，逗得爸爸开怀大笑。婷婷自己也为自己的这一解释觉得异常开心。周弘知道这只是孩子的说法，但却那么富有诗意。由此，他更加坚信铃木镇一的那句话：每一个儿童从本质上说都是天才，只不过我们对这种天才缺乏认识罢了。

婷婷想起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的发表过程。

那时，她在上海针灸，就在这期间她竟然看见了飞碟。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在李浦医院的院子里，婷婷和爸爸一起看见了一幕壮观的景象：一架银白色的雪茄型物体，由东往西无声无息地飞行着，速度比较快，尾部不断地喷出五颜六色的光带，美丽异常。起初，婷婷说肯定是飞机，因为爸爸告诉过她如果是飞碟，那应该是盘状的。婷婷和爸爸呆呆地看着那个怪物渐渐地在西边的天空消逝，婷婷听见爸爸在喃喃地说，那应该就是飞碟！书上说过飞碟也有雪茄状的。天啦，我们看见飞碟了！

婷婷好奇地问爸爸：“什么是飞碟呀？”

爸爸告诉婷婷，飞碟是外星人的一种交通工具，外星人经常出动飞碟到地球来探测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当然飞碟还干些什么，爸爸也不知道。但爸爸告诉婷婷，书上说过，除了我们的地球，这个宇宙里应该还有其他生命。

婷婷被爸爸的话迷住了。她没想到除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竟然还有其他的星球在茫茫的宇宙里，其他的星球上也可能有生命。而且，其他星球可能还比地球更先进。这真是太神奇了。以后的几天里，婷婷没有去和响梅、彤彤那些小朋友们一起玩，爸爸讲完课，她就一个人站到医院的西面，看着昊昊天宇发愣……

后来的一天中午，在就要吃中饭的当儿，婷婷拉着爸爸说：“爸爸，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长大了，我要造一个蛋糕星球！”“什么？”爸爸不解地看着女儿问道：“什么蛋糕星球？”爸爸差点儿没

笑出来。孩子话，要造什么蛋糕星球!可爸爸一看婷婷的神情严肃，两颊绯红，知道婷婷是认真的，便也认真起来。爸爸要婷婷把刚才的话再说一说，婷婷开始说起来。

婷婷那神奇的想像，一下子把爸爸给迷住了，爸爸要婷婷说慢一点，他要把婷婷说的全都记下来。那一天，爸爸和婷婷干脆不吃饭了，婷婷说，爸爸记。婷婷的第一篇幻想小说很快就出来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我长大了要造蛋糕星球》，发表在李浦部队医院的墙壁上。周婷婷的小说是这样写的：

我长大了要造蛋糕星球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长大了要造一个蛋糕星球。那个星球美得不得了，五颜六色，万紫千红，里面有儿童乐园、学校、饭店、书店、医院……都连在一起，方便得不得了，可好玩了。我希望大家都到这个蛋糕星球上来，好吗？

为什么要造这么一个星球呢？因为蛋糕星球比地球更大更美，没有春夏秋冬，不太冷也不太热，舒服极了。地球很快就要没有了，巨大的风将把地球吹到太阳里，地球就被太阳烧掉了。大家快到蛋糕星球上来吧！要不然，大家就会被太阳全部烧死的。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快叫播音员广播一下，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先叫机器人到太空去建造蛋糕星球，造好了大家就可以动身去了。我会让大家乘成千上万个宇宙飞船到那个蛋糕星球上去。大家高兴不高兴啊？到了那里可以长生不老，科学家会想出办法来让

大家当仙人。但是，要是大家不刻苦学习，我就不会带大家去了。当然，你们放心，我先要想法子把坏蛋消灭完了，这样就安全了，也就不需要麻烦我们的解放军叔叔了。要不然，就真的太危险了。还有，你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蛋糕星球，不要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偷偷地吃蛋糕。只有坏孩子才偷偷地吃东西哩！

作者：周婷婷

写于 1987 年 12 月 28 日

所在病号和病号的家长都堵在墙前看着这篇作品。有的人还读出声来。周弘也饶有兴致地把婷婷的这篇作品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上，说是要不断欣赏。婷婷高兴极了，她没想到自己写的这个小东西连爸爸也爱不释手。婷婷于是心里想，一定要再写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让爸爸看个没完，让爸爸高兴。

周弘发现女儿的想像力确实很丰富。这很好啊！周弘很多年后，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姿态出现在很多对自己的孩子束手无策的家长们面前时，对那些家长说，你们的孩子其实也曾有过很多美丽的想像。甚至，他们可能比婷婷还要更好些，因为婷婷毕竟是一个聋孩子，她的想像力多少受到一些限制。但你们的孩子的丰富而又美丽的想像都被你们自己错过了，你们认为孩子是胡说，莫名其妙。你们没有认识到那正是孩子们的美丽的想像的火花！可你们在孩子刚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你们认为孩子说着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是不是？

家长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们觉得周弘点出了他们都有的
一种无意识的错误。很多小孩子的优秀的素质和绮丽的想像力确实
就是这样被他们引向到泥坑里去的。

婷婷很幸运，她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得到了爸爸的赞扬，而且
被爸爸认真地抄录了下来，还说要永久地珍藏着。

这是真的，周弘将女儿所做的文章哪怕是她口述的都认真地记
录下来了。

周弘的日记本上还记着婷婷所说的两个小故事：

婷婷针灸完回南京时坐在火车上，觉得太慢了。婷婷思乡心切，
觉得坐在火车上的时间太漫长了，便说火车是什么人发明的，真的
很不好。她说她要造一个很快的交通工具。在上海应该建一座一百
层楼高的电梯，两秒钟就把人带到顶上，然后，就坐到从上海到南
京的滑梯上，一滑就到了南京了。婷婷的话把爸爸逗得开怀大笑，
连声说婷婷说的这件事好，是一项发明，应该到国家专利局那里申
请专利。

婷婷很小的时候竟然还考虑过很大的也很重要的问题。譬如，
婷婷考虑过人口问题与如何改变我们国家经济落后的问题。

在那些东奔西走的日子，婷婷像大人一样在考虑如何解决中
国这两大问题。婷婷整天冥思苦想，洗脸洗脚时都在想，嘴里还在
不停地念叨着各种办法。经过好几天的努力，这个小丫头还真的把
这两个问题给“解决”了。两大难题竟然都有三种“解决”的方法。

一、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法：

1.中国和苏联对换。一国人口多，一国面积大，不是刚好吗？

2.让中国人化装成白人、黑人、棕色人等，然后来一个世界大移民，让我们的人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别的国家的人还不会知道。

3.等婷婷将来造好了蛋糕星球，大家就住进去，不就好了吗？

二、经济落后问题的解决方案：

1.到世界各地借科学家到中国来发展中国的科学。

2.婷婷长大后到世界各发达国家偷学本领，回国再教给大家。

3.采取“育儿国策”，把孩子都培养成神童，二十年后，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中国。

爸爸高兴极了，连连对婷婷竖起大拇指：“婷婷真不简单，小孩子竟然考虑这些大问题，你真不简单！”

这一切，都被周弘认真地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周弘以一个教育家的眼光已经敏锐地看到一点，那就是孩子的任何一点成果都是很值得珍视的。而一旦一个成人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孩子的这些东西时，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重视，这比任何一种教育都来得有效果，因为这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在大人们看来有些想法可能有点荒唐，但不正是一些荒唐里藏着一些天才的因子与萌芽吗？

婷婷对自己的感觉好极了，她真的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天才儿童，别的小孩子能做到的，她也一定能做到。而这一自信就是在她

的爸爸周弘的引导下培养起来的。是的，如果周婷婷没有这样一个爸爸，也就很难有她今后的辉煌了。在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牺牲者。而在一个非常成功的天才的童年时代，都有一个堪称为教育家的长辈。

为了进一步发掘孩子身上的潜能，周弘神色庄重地对女儿说：“婷婷，你敢不敢和茅以升爷爷比一比？”

婷婷问：“爸爸，你让我和谁比一比？”

爸爸对婷婷说：“茅以升爷爷年轻的时候能够把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 100 位背下来。60 年后，我国有了一个叫樊晓晖的孩子也背下了 100 位。茅爷爷高兴地说，半个多世纪下来，他终于有了第一个对手。爸爸看了一本书，书上说记忆数字是训练记忆力的最好的方法。爸爸还发现美国的聋人大学里把每个学生都能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面 50 位当作一种自豪。爸爸想，我们的婷婷要和他们比一比，我们的婷婷要背 1000 位，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背 1000 位的孩子。我们的婷婷也要以这一成绩向世人证明，聋人并不笨，聋人和任何正常的人一样，甚至比正常的人还要聪明。婷婷，你敢不敢？”

婷婷睁大了眼睛看向爸爸，她有点心怯，她不敢和那个叫樊晓晖的孩子叫阵，她更不敢和茅爷爷叫板。可是爸爸看向她的目光很坚定，她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1988 年 6 月，周婷婷开始背圆周率的一千位了。周弘要女儿

尽量在她的8岁生日前背下来，让这一成果成为婷婷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八天之后，周婷婷真的把圆周率的一千位背下来了。婷婷在爸爸的热情鼓励下，在爸爸的巧妙引导下，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终于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背出一千位的“神童”。周婷婷终于用自己的行为说服了自己：我是可以成为神童的。这终于使她有了这一份自信。

可是周婷婷是怎样把它背下来的呢？

一开始，爸爸对她的要求是每天背一百位。

开始的一百位很快就背下来了。背到三百位的时候，婷婷觉得这东西实在是太枯燥了。那么多毫不相干的数字连在一起，简直把人给整惨了。看着后面的七百位，婷婷有点灰心，她不想再背下去了。周弘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当然周弘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这么多毫不相干的数字放在一起，确实不好背，就是勉强背下了，也肯定不久就会忘记。要想个什么好方法才行。

这时，林美和奶奶都开始反对周弘这样搞。“看把孩子折腾成什么样了！孩子应该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婷婷好不容易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开心些，可你这个做爸爸的又这样整孩子了。瞧孩子被搞得又苦又累。这放到任何一个小孩身上都不能做到的事，你为什么偏要求我们婷婷去做？我们婷婷反正是一个聋孩子，这个社会也不会对她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你做爸爸的为什么要对她这么苛刻呢？

你这真是昏了头了。”两个女人都抱怨周弘做得太过火了。

婷婷也有点灰心了，几次对爸爸说：“我不背了，太难背了。”

周弘一定要让孩子背下来，周弘对家里的人说：“我也知道，背这个东西是有点为难孩子，但我要让孩子建立自信，我更要让多湖辉的理论在我们婷婷的身上得到验证。更主要的是我要让更多的人相信一点：每个孩子身上都有无限的潜能，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天才。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天才，而是我们把天才扼杀了。你们要知道一个聋孩子能做到的，其他孩子就更能做到。”

“理论是一回事，但是放到实际中又是另一回事。这一点你不是不懂。”朱芝华说。

周弘想了想，觉得母亲的话是有点道理的。但他又不愿就这么放弃了。刚刚开始，为什么要放弃呢？做下去说不定能做好，做到最后真的失败了，也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教训。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周弘有点不甘心。

几天的苦思冥想，周弘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周弘总是在别人觉得已经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总是在人们认为已经绝无希望的时候想到非常巧妙的方法。

周弘对婷婷说：“婷婷，瞧这十位数 8214808051，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把它背下来？把每个数字都搞个对应的字母，看行不行。8 就用 z 来代替，2 就用 e 代替，1 用 d，0 用 h，4 用 i，5 用

g。现在，婷婷，爸爸讲一个故事你听一听：周婷婷跌了一跤，跌了个嘴啃泥。外面正好下着阵雨，周婷婷刚想站好，却又跌了下来，跌进了墙旮旯。婷婷，你瞧，我们把这个故事的主要词汇给搞出来。周、跌、阵、站、旮。周字上面我们就记 8、2 两个数字，跌字上面我们就记 1、4 两个数字，阵和站我们就记 8、0 两个数字，旮字上面我们记 5 和 1。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把 8214808051 记住了？试一试，婷婷，怎么样？”

用爸爸的方法，婷婷很快记住了这十位数。爸爸对婷婷说：“以后，我们就可以时时用这种方法，巧妙进行数字与字母的转换。”再后来，周弘和女儿一起又想出了不少方法，什么猴儿上山摘苹果，什么周弘和周婷婷联合“对抗”茅以升，什么要和数学一起打短平快，两人把能想到的方法全都想到了。婷婷开始觉得背这么一千个数字也真的很好玩，她越背越快。一百位后来就只要 5 秒钟就能背下。再到后来，她终于能用 45 分钟背下一千位了。背下圆周率一千位的时候是在 1988 年 6 月 20 日凌晨 1 点 45 分。婷婷提前九天背完了一千位，提前为自己的生日送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更重要的是，婷婷背完了一千位时，自己也激动不已，她终于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是一个神童的感觉。爸爸抱着她亲了又亲。爸爸眼里满是泪花。爸爸在说：“婷婷，你曾经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小女孩，可你现在背下了这么多的数字。婷婷，我的好女儿，你曾经是一个聋哑的小女孩呀，你知道吗……”爸爸反复地唠叨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淌。

婷婷是神童吗?婷婷能做到的, 别的孩子真的不能做到吗?

周弘, 这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当他不断地要女儿再攻克速度这一关时, 他是和女儿一起在做着努力。有时甚至就是自己想出点子来然后在女儿的身上做着试验。其实, 更多的人们应该能从这里悟出一点什么。这其实就是教育。因为教育的内涵除了生命的意义以外, 还有合作的问题。著名教育家雅斯培认为, 对苏格拉底而言, 教育不是有知带动无知的偶发事件, 而是人们一同去发现真理, 寻回自我的惟一途径。现在, 在周弘和周婷婷之间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合作关系! 对周弘这个父亲而言, 他的一切教育活动, 譬如: 激励、赏识……都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活动, 他因为一种对生命的爱, 而达到了一种教育的最高境界。

周婷婷后来便只要 10 分钟就能背完一千位了。

不仅婷婷能够背出一千位, 很多年后, 这个做父亲的人竟然也能背出好几百位数字。

这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合作教育的真正内涵: 教育不是有知带动无知的偶发事件, 而是人们一同去发现真理, 寻回自我的惟一途径!

周弘已经不是在教育女儿, 而是在重塑一个新的生命。而在重塑女儿生命的同时, 周弘自己在教育上的修养也在突飞猛进, 达到了即便是一个专修教育理论的人也很难达到的高度。

周弘在周婷婷的身上创造着一个新的生命，教育从来没有像这样能体现出生命的意义来。周婷婷是那个叫周弘的人的最了不起的杰作。如果说，沙利雯小姐的所有生命与成功都在海伦·凯勒的生命里得到了最完美的再现，那么，在中国，在南京，在周弘和周婷婷身上，我们是不是也能这样说，周弘的生命在周婷婷的身上打下了最辉煌的印记。虽然周弘只是一个 68 届的初中毕业生，虽然这个人连大学的门坎也没有迈进过，但正像那个连大学也没有上过的平民出身的教育家罗蒙诺索夫所说的：“第一个教大学的人，一定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这么多年来，周弘已经培养起了一个好习惯：记日记。开始，他只是为女儿的康复记录一些数据与现象。到了后来，他却发现日记真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及时地记录下一个聋哑孩子奋斗的足迹。日记就像一个里程碑一样记录下了婷婷的每一个进步。不但如此，周弘发现自己在记日记时还可以进行理论的总结，它可以帮助周弘发现下一步的打算，探讨下一步的做法，自己与自己进行讨论。在写日记的过程中，思维的火花会突然之间明亮无比，灵感会突然袭来，常常让这个做父亲的感奋不已。在苦难的日子里，日记也像他的女儿那样成了周弘亲密的伙伴。现在，周弘又为女儿做起总结了。他要总结女儿是怎样把这一千位数字背下来的。这也是周弘的教育心得呀！婷婷的每一个成功里，都有着周弘的思考与探索。周弘现在也开始有意识地积累着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在他的教育日记里写

过：没错，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周弘遭遇到了一次不幸，但我没有就这么倒下，我在跌倒时也捡起了一个宝，发现了一个大的教育的矿藏。

在日记里，周弘总结了婷婷背诵这一千位的情况。他写道：

女儿背诵圆周率千位小结

通过八天奋战，婷婷初步背下了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一千位。现将方法总结如下：

1 开始由易到难。在背诵第一百位到第三百位的时候，最初很有信心，但渐渐烦躁，显得没有信心。

2 我开始改变方法，让女儿由难到易地进行背诵。这使婷婷觉得非常兴奋，速度也加快了许多。这一来，婷婷的信心大增，在背的过程中也显得比较愉悦。

3 在经过四天的探索以后，发现这种由难到易的方法也还有一些问题。譬如，背诵毫无意义的数字比较困难，将数字与字母进行转换有一些难度。如果要背下来，估计需要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中，小孩子的心理容易产生疲惫感，这会让婷婷产生畏难情绪，我自己也觉得这有点不得法。好的方法仍然应该是铃木镇一的那种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的方法。作为一个教者，我自己不能背下，大概也可能让女儿觉得恐惧，这对教好她是不利的。同时我还发现，在背的过程中，兴奋度始终没能被激发起来，于是我采用一种竞争的办法，让我自己和女儿竞争，谁要是输了，谁就得被“罚”，

这大概对激发一个孩子的兴奋度与求知欲望有好处。由此我也发现，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被教育者应该改变心态，总是以教育者的面目出现，板着面孔搞教育是一定不能起到最佳的教育效果的。我们应当以教育对象的合作者的身份出现。

4 看来，在任何一个教育过程与教育环节中，都必须让孩子充满想像，同时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孩子感觉到成功，否则，孩子的学习兴趣就会大大受挫。

5 方法的选择也至关重要，这一点对孩子的其他方面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方法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背诵一千位，我发现了一些方法非常好。譬如，在背诵过程中，应该背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古人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看来是很有一番道理的。当然，在背一千位这个特殊工程中，还有一些好的方法，比如，重点攻克一百位，然后以一百位为一个单元，或者以十位数为一个单元。这种方法大概也是可以用到其他课程与内容的教与学上面的。这样看来，林美与奶奶的反对就没有什么道理了。任何一次教与学，都会给教者与学者本人带来无穷的益处。背诵一千位的方法，应该把它们应用到别的东西的学习上，最大程度地使这一次的背诵取得效益。

.....

这哪里是一次教学过程的总结，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教学论文了。周弘啊，你的身上，你的心里洋溢着一种什么样的

生命激情?谁能把它说得更清楚呢?难怪哲学家们说,这世上任何一个世俗的头衔都可以凭人力获得,而惟有父亲这一神圣的称号却必须仰仗神力才可以得到。周弘,你的心里是一个怎样的神,又有谁能知晓?而那个神给予了你怎样的神力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女儿与茅爷爷比高低,女儿赢了,周弘这个做爸爸的也赢了。婷婷高兴地对爸爸说:“爸爸,你背一百位那么快,你不是也超过了茅爷爷了吗?”

是啊,周弘也赢了。但周弘赢了什么?除了这一点,还有什么?而那一切,就只有周弘这个既是父亲又是教育家的人知道了。是的,这里不仅仅是赢得了一千位的问题,还有其他……

周弘没有回答女儿的话,只是用一种深沉的目光看向了女儿。婷婷再一次看见爸爸的眼里闪烁着泪花,婷婷知道,爸爸的眼泪里已经再没有了悲伤。婷婷踮起脚,伸出手,替爸爸擦干了眼泪。周弘默默地让女儿擦干自己的眼泪,一股父爱的热流涌到心头,周弘紧紧握住了女儿的小手。

一家人看着这个世上难得的父女俩,眼里都沁出了泪花。婷婷的妈妈、婷婷的奶奶也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就是:这世上恐怕没有周弘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了,无论在做这件事时有多少困难与挫折,都难不倒这位父亲。过去她们还曾经有点怨怪周弘没有必要那样对待一个聋孩子,可是现在,她们也都认识到了:如果她们都把婷婷看成是聋孩子的话,那么,从心理上讲,

就已经算是认输了。只有不认输，才能对孩子的康复起到积极的作用。朱芝华和林美现在都已经感觉出，周弘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他的成功在于他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他是一个不知道低头、也不会向命运低头的男人！

完成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这一工程，不仅让周婷婷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潜能，也有了另一个更有意义的副产品--快速记忆。一两年之后，无论有多少毫不相干的文字或者数字让婷婷背，婷婷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准确无误地背出来。周弘发现这一点以后非常兴奋，为了证实这一点，有一次，他在女儿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要让女儿在很短的时间里背下他写下的一些毫无关系的词语：舌头、广场、轮船、电视机、茶杯、香烟、草原、大树、铁门、演员、汽车、围墙、鲜花。

婷婷用一分钟的时间把这些词语按顺序全部背了下来。周弘惊讶地问婷婷怎么背的，婷婷说：“瞧，我是这样背的。我伸出的舌头是一片广场，广场上行驶着一艘艘轮船，轮船的轮子中间闪闪发光，我仔细一瞧，原来那是一部部电视机，电视机里有个茶杯，茶杯旁放着一盒香烟，我抽出一枝烟点燃，吸一口吐出，眼前出现一片迷迷蒙蒙的大草原，草原上的小草眨眼之间长成了一棵棵大树，每棵树的树干上都有一扇铁门，铁门打开了，里面跑出了一群演员，演员的歌声凝结成一辆辆汽车，汽车排得像一堵围墙，围墙上开满了鲜花。”

周弘兴奋地对女儿说：“婷婷，这哪里是在背诵词语？这简直是在写诗？女儿，真有你的，你让我有生以来见着了一个真正的神童！你比那个杨晓乾还要了不起。”周婷婷幸福地笑了。听到爸爸的夸奖，她感到非常开心。

快速记忆，应该是苦难赠送给周婷婷的又一个瑰宝。只有在苦难中苦苦挣扎的人才能得到这一瑰宝。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失听，周婷婷又怎么会有这么曲折的求知经历？她又怎么会和爸爸一起去寻求特殊的成功之道？

我来了

婷婷又得到北京了。宋强的剧本《无声的呼唤》有电影厂愿意接下来了，有些细节上的处理还需要周弘去一趟。

中国残联也让周弘和女儿去一趟。残联的领导已经看到了周弘写给他们的信，也看到了关于聋哑孩子周婷婷的报道与材料。残联的领导终于知道了，一个普通的父亲在做着一项杰出的聋童康复工作。他们想见一见那个小女孩和那个小女孩的父亲。周弘决定去北京一趟。

一家三口一起去北京：奶奶、婷婷和周弘自己。周弘是个穷人，这么多年来，为了女儿他花了多少钱已经无法记得清了。现在，他连买火车票都感到困难。他只买了一张卧铺票，给奶奶和婷婷，自己买了一张硬座票。周弘时时挤坐在她们祖孙的身边，一边教着女儿一些东西，一边享受着和母亲与女儿呆在一起的温馨。

火车行驶在黑暗中，祖孙俩睡去了。周弘看着女儿在熟睡中的甜美的样子，内心漾起一阵阵暖意。这样的情景在过去那么多年里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只不过那时候，周弘有时在为女儿哭泣，有时在为女儿伤心。今天，周弘可是为女儿高兴，为女儿自豪。谁能想到昔日的聋童今日能够成为一个让家人高兴骄傲的神童呢？

周弘看着窗外天空中稀疏的星星，不禁想起这么多年来痛苦的经历。周弘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厄运。生命是多么伟大，生命又是多少坚强，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生命其实是不可战胜的呢？

这时候，周弘突然想起了他读过的《凯撒大帝传》。凯撒大帝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很长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能读懂凯撒大帝的这三句话。可现在，有如作家创作一样，灵感破空而来！不错，我来了。所有的生命其实都可以像一个骄傲无比的君王一样辉煌无比地君临人世，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一个生命呢？婷婷的生命不也一样地伟大一样地值得所有的人们珍视吗？那些曾经对婷婷发出过嘲笑的人们，那些曾经伤害过婷婷和他这个聋童的父亲的人，你们体验过生命的尊贵吗？没有。只有与命运抗争过的人才会知道生命的重量与生命的无比尊贵。

周弘又想起那部叫《血疑》的电视剧。这么多年来，周弘不正是在把自己当作又一个“大岛茂”吗？没错，正是这一感觉，使周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其实有时很简单，只要你看见光明，你就能创造光明。周弘又看了看熟睡的女儿，想

起那么多苦难与自卑曾经像梦魇一样困扰着她幼小的心灵，而现在，她的心里一片光明。是父母的肩膀挡去了黑暗，让她看见了光明。女儿的成功再一次让这个做父亲的感到，我们很多成人在漫长的人生里看见了黑暗却忘记了光明。周弘不也是在一段时间里内心一片黑暗吗？现在，女儿的成长，让周弘感到，在我们看见黑暗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世上有着无与伦比的光明。什么是伟大？伟大在于你看见了黑暗，但你也没有忘记这个世界上也一样地有着光明。而选择光明的结果就是我们终将会战胜黑暗走向光明。做到这一点，就是一种人生的胜利！是的，我胜利了！

周弘激动不已，对啊，就应该这么去理解凯撒大帝的这三句话。

我来了！

我看见了！

我胜利了！

周弘反反复复地品味着这三句话，内心充满了生命的骄傲。他和他的女儿的生命因为一种灾难而紧紧地绾结在了一起，这是一种比任何亲人都连得更紧的一种生命的联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的联系？是什么把他和女儿的生命如此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感谢生活吧！这是生活的赐予，生活太伟大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热爱我们拥有的生活呢？

就着列车过道里的灯光，周弘拿出了他的日记本，他要把刚才想到的全记下来。他要告诉人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人们啊，

珍爱自己的生命，也珍爱所有的生命吧！生命万岁！

漫长的旅程结束了，北京到了。

周弘径直去了残联。

残联理事长肖克明同志接待了这位普通而又伟大的父亲。

周弘并不知道，肖克明同志已经把他写给残联的信印发给了残联所属的各个单位与部门。在那份文件上，肖克明同志做了这样的批示：各部门要认识周婷婷成长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努力把中国聋儿的康复工作与成果推向全世界。

肖克明对周弘说：“周先生，我们准备为你安排一次演讲会。我们要把你的事让全社会知道，让全社会都来关心聋童的康复工作。我还要告诉我们残联的副主席谢晋同志，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父亲，并请他为你拍一部电影。”

周弘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面对这样一位残联的领导，周弘感到自己和女儿是那么幸运。周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终于明白，自己所做的这项工作，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工作，而且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工作。

演讲会是在残联的大礼堂举行的。那天来了二百多个部级领导，周弘有点心怯。他还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多的领导。他这时很希望肖克明始终在会场上帮他壮点胆，但肖克明说他很忙，他只能来坐两分钟。“不过，没什么的，这些领导都很平易近人，你不要害怕。”肖克明对周弘说。

会议开始了，周弘走向主席台。周弘拿起包打开，准备取出他的发言稿。可是，他把准备了很长时间的发言稿放到了包的最底层，怎么拿也拿不出来。那边主持人已经说完开场白了，下面就是周弘发言了。周弘心里很着急，总不能让首长等你啊！这时周弘不再努力寻找发言稿了。他干脆脱稿演讲。对婷婷的事，对他自己这么多年来艰辛，周弘怎么会忘记呢？他开始向领导们讲述一个父亲的努力，讲述一个聋童的辛酸。讲到动情之时，周弘已经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了。首长们也很感动。残联的理事长肖克明同志说只坐两分钟就要去忙别的事的也已经不想走了，他和别的首长一样都被周弘打动了。全礼堂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周弘演讲。周弘那天讲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首长们为周弘鼓掌，首长们走向了主席台与周弘握手。肖克明握着周弘的手说：“周弘，真的太感人了。你的事迹太让人感动了。你为你女儿所做的全部努力对社会也是有着很大意义的。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报告了。‘三康’工作会议就要开幕，我们要安排你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再安排你与我们残联主席见一面。我们要把你的事拍成片子。我们要通过婷婷的事，通过你的事业，把人道主义的旗帜进一步打出去。我们还要成立专门的班子研究周婷婷现象，宣传周婷婷和你这么一位父亲，我们要让全社会都知道聋童的康复工作很重要，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你做得很好，也很让人感动。”

周弘见到了残联主席邓朴方。他是位一脸刚毅的人，坐在轮椅

上认真地听完了周弘动情的讲述。不住地点着头，有时，还伸出大拇指，感叹地说：“周弘同志，你真不简单！”他又接着说，“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你那样对残疾儿童的命运给予如此的关注，我们的残疾人康复工作就能做得非常好了。”邓朴方还饶有兴致地看了周婷婷的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的表演，他随意点了第三百位和第七百位让周婷婷背一下，周婷婷很大方也很熟练地当场背了下来。朴方高兴地为周婷婷鼓掌，并把周婷婷抱了起来，连声说：“婷婷，你真是个好孩子！”

“三康”（耳聋、眼盲、体残等三项残疾的康复）会议上，周弘又一次做了精彩的发言。这一次会议上，周弘的发言深深地打动了更多的与会者，大家被一个父亲这么多年来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地为女儿的康复在做着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一切感动得热泪盈眶。周弘发言后，周婷婷为与会者做了精彩的表演。大家对这个小女孩的表演投注了空前的热情，拼命为这个小女孩鼓掌。

晚宴上，周弘对与会者说，周婷婷背诵一千位其实是他的天才教育计划的第一步。他第二步将是让他的女儿用四年时间学完小学的全部课程。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婷婷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周婷婷这时已经学完了一年级的课程。也就是说，后面还有三年时间，周弘将让他的女儿读完小学。周弘真是大胆放言，他的这一宣言使全场哗然，大家纷纷表示这不太可能。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里卓有建树的教育专家走到周弘的身边，拍了拍周弘的肩膀说：

“婷婷的爸爸，不要胡闹，你要知道，一个正常的孩子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双耳全聋的孩子又怎么可能做到呢？你的孩子现在已经相当不错了，你又何必再去强求她？”

周弘看了看这个教育专家，说：“这不是胡闹，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有很多不可能的事，其实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我们没有去做，甚至连想都没有去想。有时候，人把自己想得太糟糕，对自己估计不足。你要知道，一个聋童的父亲为了他的双耳全聋的女儿付出了多少，也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你才会知道这一点对他来说也许是并不十分困难的。我绝对不是胡闹。”

回到宾馆，周弘看着女儿，慈祥的目光里透露出对女儿的信赖与对自己的信心，他对他的老母亲说了他的这一想法。老母亲看着儿子，好久才说：“周弘，有些事大概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你要充分估计到这件事的难度，不能冒进！”

周弘说：“妈，我是有把握的。婷婷这孩子应该有这个实力。”

不过老母亲的话周弘还是反复想了一夜。他想，一切事情都要先做起来再说。他想对肖理事长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回南京之前，周弘找到了肖克明。他对肖克明说：“肖理事长，我想还是先不要拍什么片和出书了。婷婷还小，有些事情可能暂时还没有什么说服力。我想先等一等，等婷婷有了更大的进步再拍片子，我的这个想法怎么样？请领导认真考虑。”

肖克明想一想，然后对周弘说：“你的这个想法也很有道理。

确实，婷婷还小，我们等她再取得一些进步再说也好。不过，我要对你说，周弘同志，婷婷的事已经不是你周弘一个人的事，大家都在看着你们父女俩，你必须再接再厉。同时，还请你与我们保持联系，及时告诉我们婷婷的情况。”

周弘说：“好！”并认真地对肖克明同志点了点头。

一家人又踏上了归途。

上了火车，周弘回过头，深情地看了看北京。周弘在心里说：“北京，你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让婷婷更好！”

第6章 从哑女到神童

第一次跳级

一九八八年，初秋。

婷婷这一年感觉很好。自从上小学以来，婷婷就有了很多不开心的事，都是由那双该死的耳朵带来的。譬如，要到外地就医，而就医的条件很糟糕；要接受针灸，甚至要为此遭受那种电疗带来的巨痛；还有，就是仍然有些小朋友在喊她小哑巴；自己的听力仍然很低很低，上课时听得很吃力……但婷婷的感觉仍然非常好。这一年里，在爸爸和老师们的努力之下，她找到了自信，学完了小学里一二年级的课程，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也背下了，又一次去了北京。而这次去北京不再是为能不能进入普通小学的问题，而是去表演，在残联主席面前表演，在“三康”工作会议上表演。自己的心

情很好，爸爸的心情也很好，全家人的心情都很好。

从北京回来，要办的就是婷婷跳级的事了。

婷婷应该念二年级，婷婷二年级的课程在她求医访药期间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周弘的意思是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也是浪费时间，不如跳级，那样才能学到更多更新的东西。周弘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女儿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是很少的，大多数情况下，婷婷仍然是在接受一种家庭式的教育。让女儿进学校读书，是想让女儿走进正常的人当中，回归正常。可是只有跳级，才能走出正常，超越正常，最后达到一种超常的境界。想要跳级，也无非是缩短在校的时间，因为婷婷毕竟是一个聋哑孩子，这一点周弘比谁都清楚。很多情况下，不是自己的女儿比不上正常的孩子，倒是怕女儿又产生那种自卑心理。残疾人的心理有时是很微妙的，这一点周弘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已经相当清醒了。

但一个聋哑孩子要在普小跳级有多么困难！一个正常的孩子现在都不允许跳级，何况一个聋孩子呢？

周弘的脸色在开学的那一段日子里很不好看，婷婷知道爸爸碰上难事了，但爸爸不告诉她是什么难事。别的孩子已经开学了，可婷婷还呆在家里，爸爸告诉她现在还暂时不能去上学。她的事还没有办妥。办妥了，就会去上学了。

事情到了十月初总算有了眉目了。为女儿跳级的事，周弘花费了很多时间，付出了很多努力，才算有了点进展。周弘告诉女儿，

学校的所有老师都坚决反对婷婷跳级，后来是陈校长终于同意了爸爸的请求。

校长同意了，但抓教学的校长、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却没有能完全同意。只有等到他们全部同意了，婷婷才能走进三年级的教室。

周弘对女儿说：“事情还有点烦，要等到电视演讲结束，事情才能有个结果。陈校长让我在电视讲话结束后看一看教师们的反应。”

周弘对婷婷说：“到那一天，你也随爸爸去电视台。”

那时电视台正好有一个教育专栏安排了周弘演讲，周弘希望这次电视讲话能说服婷婷的所有老师。周弘希望自己的讲演能将自己这么长时间里所悟到的教育心得全部说出来，也让婷婷的教师们相信一点，那就是有这样的家长的配合，让婷婷缩短在学校的受教育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婷婷这种孩子的教育，家庭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而学校要紧紧地配合好家长。周弘又一次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没有上大学的经历是一种人生的遗憾，它给自己对女儿的教育以及说服女儿的老师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婷婷走在爸爸的身旁，她知道，爸爸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近年来，爸爸在很多会议上都做了演讲，每次演讲都让参加会议的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婷婷相信在不久要到来的电视演讲中，爸爸同样会让人感动的。爸爸说了，让人们感动了，事情就好办了，这世上，人们相信的还是真情。

那一天，周弘又一次在电视上露面了。周弘讲得非常动情。婷婷很懂得爸爸动情的原因。这么多年来，婷婷总能感觉得出爸爸在她身上付出的辛劳。爸爸就是讲的她的故事。周弘讲了婷婷针灸中的故事，讲了婷婷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的故事，讲了婷婷在北京表演的故事……爸爸还讲了奶奶，讲了妈妈，讲了他自己厂里的一些人。最后，电视台的叔叔和阿姨又让婷婷到摄像机前背一次一千位，婷婷照办了，在电视里背了一次。

婷婷不知道，就在她和爸爸在电视台演讲的时候，陈校长让解放路小学的所有老师都听了看了她和爸爸的演讲。陈校长在电视演讲后对老师们说：“老师们，这不仅仅是婷婷跳级的问题，这件事的意义是很大的。你们要知道，婷婷是我们解放路小学的学生啊！婷婷能够跳级，一个聋孩子在普小能够跳级，这难道不是我们解放路小学的光荣吗？周婷婷同学在她爸爸的努力之下，在我们这么多老师的帮助之下，成功地超越了一个正常的孩子，这应该归功于我们解放路小学的老师们的辛勤劳动和超凡智慧。这件事本身就向社会证实了我们解放路小学的实力。所以跳级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做。当然，婷婷的成长更多地依靠了她的父亲的引导。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中，婷婷还同样会得到她父亲的指导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家庭与学校合作成功的最好的例子得到一些启发，我们的学校教育，如果像周弘那样的话，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今后我想我们还会和家长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周婷婷是我们的学生，是周弘的

女儿，我们双方本来就应该有一种合作关系。所以，家长的跳级的要求我们还是要给予考虑的。”

但老师们担心婷婷能不能跟上三年级的课程。

陈正华说：“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教师应该先有个观念的解放，不要把周婷婷这个孩子看成一个残疾儿童，这样我们的教育才不会遇到什么障碍。”

出了电视台的大门，周弘没有回家。他带着婷婷直接去了赵玲老师家。周弘告诉女儿，赵老师将是她在三年级的班主任。

婷婷和爸爸一起到了赵老师家。婷婷有点害怕，直往墙角钻。爸爸落落大方，坐到了赵老师的对面，随后对婷婷招招手，让婷婷过来见一见班主任。

婷婷怯怯地对赵老师喊了一声：“赵老师好。”

赵老师对婷婷点点头，示意婷婷也坐下。婷婷没敢，就站在爸爸的身边。

周弘请求赵老师收下婷婷。周弘说：“赵老师，我们家婷婷不会让老师失望的。我这个做爸爸的就请求你破例这一次，收下婷婷做你的学生吧！”

赵老师没有讲话。虽然陈校长把问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赵老师知道，对这个孩子的教育显然要花出比其他孩子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到最后能不能有什么效果也还说不定。目前，升学的压力和家长、学校对学生分数的期待，是赵老师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

要的问题。周婷婷放到别的班上，赵老师不会有什么意见，但现在这样的事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周弘见状，知道赵老师对孩子有着顾虑，于是便对婷婷说：“婷婷，你上前，给老师表演一次一千位。这一次你要表演得非常出色，否则，赵老师是不会收你这个学生的。”

婷婷走到赵老师面前，婷婷仍然有点害怕。爸爸在她的身后说：“婷婷，你不要怕，赵老师准备看你的表演哩！”

赵老师没有吱声，婷婷于是就背了起来。婷婷这一次背得非常认真，也非常熟练。婷婷后来又表演了一次快速记忆。赵玲看了以后对周弘说：“周弘，我同意收这孩子了。现在只要李校长同意，婷婷明天就进班级吧！其实你应该知道一点，我们也很为难，一是现在不再办理跳级的事，二来，现在抓优秀率挺厉害，我们担心婷婷这孩子如果跟不上怎么办。现在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很看重分数。”赵玲知道，她已经没有退路了，这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惟一的希望就是家长能让这个孩子更好一点，不要拉了班级的后腿。这个孩子的字眼还不是那么咬得清楚，这是很让人担心的事。

周弘点了点头，说：“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但我想我们婷婷是不会影响班级的成绩的。你放心吧！”

赵玲点了点头，说：“我这里没有问题了，你们先去找李校长吧！”

周弘非常沉静地对赵老师说：“这就太感谢赵老师了。”婷婷站在一旁，看着爸爸，她能感觉出一点，那就是，现在，爸爸处处都显得非常自信也非常平静。过去，为了婷婷，做爸爸的有时候好像在求别人做点什么，动不动还流泪。聋哑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心态就是这样在别人的冷漠与无动于衷中一点点地被破坏了，做什么事都好像要巴结人似的。婷婷知道，爸爸那样做都是为了她。可现在爸爸不这样了，一切都好像显得很有把握，即便事情不能办成，爸爸也已经不怎么伤心了。爸爸变得非常坚强，她也变得更喜欢更崇拜爸爸。爸爸是天下最好的爸爸。这一次，婷婷想好了，就是办不成跳级的事，她还会像过去那样喜欢爸爸的。

爸爸又带着女儿去了副校长李乃荣家。婷婷认识这个副校长。这个校长对老师比较严格，对学生也非常严格。同学们都有点怕这个校长。婷婷不怎么怕他，婷婷是个好学生、乖孩子，所有的老师都喜欢婷婷。李校长也喜欢婷婷。再说，严格也好嘛，婷婷想，严格了，就没人敢顽皮了。

事情办得出奇地迅捷，李校长在周弘和婷婷走进他的家门时就说：“周弘，让孩子明天到赵老师班上去吧！我们已经为婷婷把学籍转移到位了。”

周弘紧紧地握住了李校长的手，很长时间都没有松开。婷婷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李校长这么好说话。婷婷当然不知道，她还小，她

不知道李校长做事是要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的，甚至还要考虑到一些方面可能会有的压力。不让婷婷跳级是应当的，上级有这方面的指示精神；让婷婷跳级也是可以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所有的事都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办才行。

10月16日，婷婷终于走进了三年级的教室，成了解放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这时开学已经一个半月了。

没过几天，婷婷的感觉就不好了。婷婷在一年级时是全班的中心。老师也好，同学也好，都非常注意关心他们中这个特殊的一员。可现在不同了，婷婷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同学和老师关注了。婷婷感到有点委屈。自己是那么可怜，可为什么人们对我不关心呢？婷婷的情绪非常低落。上课时，老师在讲什么她也听不清楚。第一次单元考试，婷婷没有考到高分。老师们像有意在考验着她的接受状况，课上也没有人帮她，她不知道老师在讲些什么，同学们也不告诉她老师布置了什么题目，做了什么要求。往往，同学们已经在做题目了，可婷婷还不知道要做什么题目。接下来的几次小考，婷婷都只得了六十多分。婷婷心里难过极了，却又不敢回家告诉爸爸，她怕爸爸伤心，更怕爸爸对她失望。她怎么能让爸爸对她失望呢？她应该是爸爸的出色的女儿！

每天，婷婷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都看见有人对着她指指点点。每一个同学似乎都在谈婷婷的事。婷婷不敢看任何人。

周弘发现了婷婷的异常。苦难已经将周弘的那颗心和女儿紧紧

地连在了一起。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周弘那颗敏感的心就会一下子感觉到。说周婷婷的生命有一半是周弘的，一点也不过分。周弘感觉到女儿的问题了。他走进女儿的房间，把婷婷的作业本和考试试卷全都翻了出来。顷刻之间，婷婷难过地哭了。她的历史可从来也没有考过六十多分，现在却竟然有了，而且不止一次了。婷婷在爸爸询问的目光中低下了头，她第一次非常害怕看见爸爸的眼睛。

周弘其实也已经感觉到女儿又碰到麻烦了。到学校接送婷婷的时候，细心的周弘发现一些孩子对他指指点点的，周弘就知道女儿最近一定又碰上什么问题了。恍惚间，周弘又想到了当年女儿上幼儿园的样子。但周弘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相信那么多挫折婷婷都经过了，眼下，婷婷已经成功地跳到了三年级，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对婷婷应该不算什么了。再说，才那么几天的功夫，不应该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

第二天婷婷去上学时，周弘对女儿说：“婷婷，爸爸今天和你一起去上学。”

爸爸和当年奶奶一样坐到了婷婷的教室里。上课时，婷婷不敢看向后面。她知道，爸爸在看着她上课。可是，婷婷很委屈，她实在不怎么能听清老师在讲什么。她问她的同桌，同桌没有理睬她的意思。婷婷茫然地看着老师的嘴在不停地动着。这一次，恰巧是老师在布置题目，婷婷不知道，老师在她的桌上敲了敲，她才知道这是同学们答题的时候。她不知道老师布置了什么题目。她想问一问

同桌，可又怕同桌会不理她。她于是把头转向了后边，她想问一问后边的同学老师究竟布置了什么题目。可老师这时拿着教鞭又在她的桌上敲了敲。她知道，这是老师在对她说上课请不要交头接耳。婷婷还发现，老师经常用眼睛很不愉快地扫视一下坐在教室后边的爸爸。她知道，老师不喜欢有家长坐在后边，从来没有家长坐在教室后边听课的。就是在家长接待日时，家长要坐到教室后边听课，也一定要征得老师的同意。

周弘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耳朵问题仍然是个严重的问题。耳聋的障碍使婷婷困难无比。在一年级的時候，在田老师的帮助下，婷婷越过了这个障碍。可现在，不再有人这样帮她。

再后来的一件事让婷婷和周弘都觉得受了大大的伤害。

那天，学校包了场电影，可班上没有一个人通知她。婷婷没能看到电影，哭着回到了家。

周弘好好地安慰了一下女儿，可是自己的眼里却已经有了泪水了。

周弘答应女儿到学校向老师问个明白，得到的回答是：她一个聋孩子，又听不到什么，看电影又能看出什么名堂？周弘伤心不已，陪着女儿掉了好长时间的泪。女儿受到伤害，周弘就觉着比自己受了伤害更痛心。这件事让周弘想通了一点：聋儿的康复最终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一要靠自己心态的正常，二要有耐心和受挫力，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靠自己达到这一目的。别的人，

或者说大多数的人，是不会也不能感觉到一个聋哑孩子的痛苦和一个聋童家长的伤痛。要想改变现状，还是得靠自己。只有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才会彻底改变女儿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事的，世上没有这样的好事。周弘想通了一点：跳级是你自己想的，那么你就得让你的孩子拿出成绩来。只有这样，你才能赢得别人的理解。那时候，别人的帮助与友爱才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也才会得到别人的由衷的尊敬与尊重。说到底，每个教师都不希望在自己的班级上有个拉班级成绩后腿的人。现在，分数真的非常要紧。怪谁？你周弘说这又能怪谁？

想通这一点以后，周弘内心释然了。

电影事件发生后不久，赵老师就来找周弘了。

赵老师对周弘说：“周弘，一个正常的孩子跳级也会有很多困难，更何况一个聋哑的孩子？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你女儿不能再上下去了。在普小，她会挣扎得很苦，而最后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去上爱德聋童康复中心好了。不是我要为难你们，婷婷在班上会很难很难，我们也感到很难很难，我们的心理你应该能明白。现在分数比什么都重要，你说能让我们做教师的怎么办？”

周弘呆呆地看着赵老师，他想不到，女儿在普小已经读了一年时间的书了，可还会有人对他说让孩子进爱德聋童康复中心的话。

周弘没有说话，他能够理解别人的这种想法，他也无法不让人

有这种想法。但多年的磨练使他这个做爸爸的坚信：女儿一定会成功。如果不会更成功，也至少会和别人做得一样好。

周弘没有说什么。赵老师见周弘沉默了，以为他已经听从了她的劝告，便非常真诚地说：“其实，婷婷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了，但是，她的耳朵终将使她遇到很多麻烦。这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依我从教这么多年的经验，一个聋童是很难超越别的正常的儿童的。我的同事也都在议论，婷婷应该及早想另外的办法。你认为呢？”

周弘看着赵老师，说：“我很感谢老师对我女儿的关心，不过我还是请老师让我的女儿再试一试，我相信她是一定会成功的。我也知道，我周弘是太为难你们学校了。当初你们能够答应孩子上学已经不容易了，是我自己太过贪心。我的亲戚朋友也都劝过我，让我放弃努力，可我还要试一试。请求你们帮帮我。”

赵老师没有再说什么。现在婷婷的状况真的很让人担心。一个后进生，在一个普通小学里让老师多么为难啊！在所有的学校都注重升学与考试的时代，你让一个老师怎么办？周弘也知道老师非常为难，便又说道：“赵老师，请你帮我这个忙，让我的女儿再试一试，我们都再耐心地等一等。孩子的情况及以后的发展我们都不能过早地做出判断，不能把孩子看死。你说呢？我们再等一等。恳请老师再给我和我的女儿一些时间。”

赵老师答应了。

可是婷婷的感觉仍然不好。十多天了，婷婷看不见自己有好起

来的希望。三年级的数学已经有了应用题了，这是她没有接触过的，周弘也没有估计到三年级会有应用题。周弘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家长，他怎么能全知全晓呢？三年级有作文了，这一点周弘倒是想到了，早就开始了对她的作文训练。

婷婷每天记日记。这一天，她兴致索然，在日记上只写了一句：一个聋哑孩子上正常小学是多么艰难啊！

不过，也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把人都给搞昏了头。一个正常的孩子都很难对付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更何况一个聋孩子呢？

那些天，婷婷不敢看向爸爸。那些天，爸爸的双眉紧锁，经常一个劲地抽着闷烟，整天听不到他说话，也不知道爸爸在想些什么。婷婷每天去上学都避着爸爸悄悄地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走出家门。婷婷想哭。婷婷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许当初就不应该跳什么级的。

周弘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对婷婷说：“婷婷，你今天不要去上学了，就呆在家里，哪儿也不要，我和你好好谈一次。你妈妈和你奶奶也都在家里，我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你的事。你千万不要紧张，好吗？”

婷婷点了点头。她知道在爸爸面前永远不需要紧张。爸爸对她说过，假使她是个男孩子的话，爸爸都要和她结拜成弟兄了。她是爸爸的好朋友，爸爸也是她的好朋友。像他们这样的好朋友是不多的。好朋友之间是不需要害怕的。婷婷知道，爸爸今天的话一定非

常重要，爸爸这些天一定都在考虑这些事。婷婷已经发现爸爸好几夜都睡不着了，爸爸的头上又谢了很多头发。那么多的头发飘落了，婷婷很想把那些飘落的头发替爸爸找回来。为了她，爸爸见老了。她很想趴在爸爸的怀里，好好地哭个够，让爸爸停下，别再为她做什么了，女儿甘愿一生平庸。可她不敢，在这样的爸爸面前，你怎么可以随便懈怠了自己的进取之心呢？爸爸一定会很失望的。我不能让爸爸失望。

周弘对全家人说：“这些天，我彻夜难眠，我反复在想着婷婷跳级这件事。我也已经向有关教育专家咨询过了，专家说小学三年级是个坎。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充分估计到的。但现在的问题不在这儿，也不在婷婷的身上。如果我们都认为这是婷婷不行，很可能会让她从此一蹶不振。已经有很多事实能够证明婷婷至少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生活。另一方面，我还有个这样的看法：婷婷有超常的地方，关键是我们怎么看。”

奶奶说话了：“周弘，我认为你说的话很对，可是为什么现在婷婷的成绩会这么糟糕呢？再说大家也不全都认为婷婷是一个超常的孩子，在培养孩子这个问题上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实在让人没想到。我们是该想一想了，哪里出了问题？”

“这件事不是一个小问题，否则我们就会使婷婷觉得自己不行。我们还是要让婷婷看见希望。教育学上讲，对学生宜正面鼓励，

总是用批评的方式对待学生是不会使学生进步的。”周弘说。

婷婷看着爸爸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却没有了话。她什么也说不出。她现在觉得当初也许是不应该跳什么级的，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读下去也许是最好的方法。爸爸是不是太心急了点儿？

周弘看向了女儿，婷婷的脸上有点发烧。那么多的六十分又一次涌进了婷婷的心里，婷婷一下子觉得很委屈。婷婷突然想哭。这个女孩子，满打满算，也就九岁。这个时候，她还应该钻到爸爸和妈妈的怀里撒娇。婷婷这时听到爸爸继续说话了，“婷婷的事，我想，我们一家人都不应该有什么其他想法。我们是一家人，这时就应该全力以赴帮助婷婷想想办法。我是搞技工的，我们这一行有句行话：任何一部机器都有一个磨合期。我们现在的看法应该首先确定在婷婷暂时还不能适应三年级的学习这一点上。然后，我们才能面对任何风言风语，克服眼前的困难。我这些天耳朵里面灌满了一些风凉话，但是我不怕。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几年碰到许多了，我们不应该被这件事挫败。同时我相信我们的婷婷一定能让人刮目相看的。婷婷，你说呢？”爸爸的亲切目光射向了婷婷，婷婷情不自禁地点点头。

周弘又对全家人说：“这件事我们不能认为是孩子的错。如果认为是婷婷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帮她一下。否则，婷婷就永远也不可能好起来了。我希望全家人在这方面先统一认识，认为我们的婷婷是能行的，然后再找方法帮她。”这一次的家庭会议，再一次统

一了全家人的认识，对今后的工作也做了具体的分工。奶奶和妈妈重点帮助孩子补课。爸爸主要帮助孩子疏导心理障碍。周弘觉得，既然上天让他有了这样一个聋哑孩子，那么，这也是上天要他比一般的家长对孩子更多付出一点。如果还有要讲得很明白的话，周弘觉得，女儿的事只有靠自己解决。学校只能帮助你进入正常的教育环境，让你的孩子有一种进入到主流社会的感觉，而对你的孩子的教育，光靠学校的教育则是不行的。我们自己要做婷婷的老师。我们自己要先学起来，然后帮助婷婷学。可是这对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又是多么难以做到的。

现在，这个家庭开始了对婷婷的全面辅导。白天，朱芝华和林美帮助婷婷学习，晚上周弘帮助她复习。婷婷夜里睡着以后，一家人为了孩子的明天，又挑灯苦读起来。为了婷婷，他们又学起小学的课程。周弘还找来了很多三年级的试卷，让婷婷做。做好后，周弘就帮女儿改。改好后，周弘又为女儿指出错误的地方。开始，婷婷总考得不行。周弘觉得教育的方法是很重要的，就又开始了在教育方法上的思考。后来，他帮助女儿找到了一个方法。周弘对婷婷说：“婷婷，你要注意一点，你眼前的这张试卷，你不要把它看成一张试卷，你要把它看成一个你最讨厌的人，然后，你就在这个人身上挑毛病，把这个家伙身上所有的缺点都给找出来。你用一种挑战的心理对待这一张试卷，这样，你大概就有可能考好。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周弘的这个方法就是后来他经常说起的心理位移法。婷婷使用了这个方法后，陆续地找到了一些感觉，做题目时也比过去细心多了。这样进行了好几次模拟考试，婷婷信心大增。她对爸爸说：“爸爸，你看我的，我要在下一次考试中让六十分翻个大跟头，我要考它个九十分。爸爸，很快就要期中考试了，你等着瞧吧！我如果考不好的话我就不是周婷婷了。”

周弘习惯地对婷婷竖起了大拇指，大声地说道：“好，这才是我的好女儿。我们的婷婷怎么会服输呢？”

11月9日，解放路小学举行了这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三年级学生周婷婷进入三年级还不到一个月，可这个小姑娘却让自己的语文和数学考试全都拿了九十分。解放路小学是和别的学校联考的。考试过后，学校组织的批阅试卷的方法是大流水。九十分，没有谁帮着周婷婷造假，一个刚刚跳到三年级读书的小女孩考了两个九十分。陈正华校长和李乃荣校长捧着周婷婷的试卷激动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班主任赵玲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一把将婷婷搂在怀里。她觉得这个孩子太不容易了，她觉得这个孩子这些天真是拼了命了。这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可是她却要她退学进康复中心。真要是把婷婷赶走的话，那不是将一个人的前途全部毁掉了吗？她好后悔，她希望婷婷能够原谅她。婷婷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在老师的怀抱里悄悄地哭了。期中考试后，学校召开家长会，婷婷把自己的试卷捧给其他的爸爸和妈妈们的看，所有的家长都为这个聋哑女孩感动

了。家长们都把目光打在了周弘的身上，他们深深地感到，周弘这个家长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不易被命运打垮的人。

陈校长和李校长一致认为，婷婷的上升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她和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爸爸周弘。这个普通的家庭创造了人间少有的奇迹，他一定有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方法。于是，学校决定，再一次请周弘同志来校为老师们做报告，让周弘同志把自己的教育方法全都掏出来，让解放路小学的老师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教育，如何教育那些有一些特殊性的孩子。陈正华知道一点，能教好一个正常的孩子有时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关键是如果要教育好一个看来已经没有了希望的学生，那才是教育上的奇迹。

“我哪里有什么资格对老师们谈教育呢？我是一个教育的门外汉，我所做的仅仅是帮助女儿找到自信，让女儿用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学习中。不要把学习仅仅当作学习，学习本身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运动。我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周弘对陈校长说。

“你就把刚才的话做一些发挥与引申就够了。你能把一个聋哑的孩子教育成这样，你一定有很多方法。去和我们的老师谈谈吧！”陈校长说。

解放路小学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讲人是一个聋童的家长，他的名字叫周弘。校长和所有的老师都在认真听，而且不断地在笔记本上记着。周弘说：“我其实对教育工作

的话题并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是一个工厂的普通工程技术人员，我的最后学历还只能算是初中毕业。”周弘的那场报告让所有解放路小学的老师全都感动了。周弘没有从理论上讲什么教育学的东西，尽管他为了女儿读了很多教育学方面的书。他只讲了这么多年来，他在教育女儿时的艰难与辛酸，讲到了他的女儿是怎样地向往那个有声世界；他讲了女儿怎样忍受了病痛的折磨，治疗时怎样经过了针灸和电疗的巨痛；他还讲了一个聋童的家长是怎样地生活在一种绝望的期待之中；他讲到了自己是怎样地爱自己的女儿，自己也只是在这种爱心的驱使下做出了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一切；他说到了自己聋哑的孩子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艰难。这个家长讲到自己跪在女儿的身旁，看着女儿承受针灸的巨痛却不肯哭出来，而他自己却早就哭了出来，心中只有祈求上苍。面对孩子进入三年级时所出现的滑坡现象，周弘说他认真地寻找了原因，帮助女儿学习，自己的一家也重新捧起已被丢了很多年的小学课本。当然，他没有忘记那本介绍铃木镇一的小册子，这个时候，这个异邦的学者为自己坚定了信心……一件件往事涌到了这个家长的心里，化作了极富感情的演讲，让所有的老师都热泪盈眶。一个叫白晓蓉的老师更是伏在桌上泣不成声，她没有想到，一个聋哑的孩子需要经受这么多的折磨，一个聋童的家长曾经这样地生活在一种绝望的黑暗里。白晓蓉似乎看见了当年的婷婷是怎样的痛苦，她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

会场上那么寂静，周弘的话像一股溪流缓缓地流进了老师们的心里。

会议结束了。很长时间，老师们才缓过神来。热烈的掌声轰然响起，把周弘整个儿地淹没了，周弘悄悄地流下了眼泪。

会议结束后，所有班主任都竞相邀请周弘为他们的学生和家长再做一次报告，周弘表示一定一定。陈校长看着这一场面，感慨万分。他说，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说到今天也没有比周弘做得更成功的。从来没有一个教育工作者会如此以一种执着一种虔诚去做我们的教育工作。而我们的教育内涵里本来有着的生命的內容也都被应试教育、教师的境界与水准大大削弱。今天的会议是解放路小学最成功的会议。他再一次觉得当初接受那个叫周婷婷的聋哑女孩入学是非常正确的。

陈校长走上主席台，紧紧握住了周弘的手，大声地对老师们说：“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周弘同志的精彩演讲！”

老师们再一次地把掌声献给了周弘。

陈校长接着又说：“现在，我宣布一项任命。任命周弘同志为我们解放路小学家长学校的名誉校长。大家欢迎！”

掌声又一次响起。周弘的眼泪悄悄地溢了出来，流在了一个父亲的面颊上……

编剧、导演和领衔主演

到了这时才能说婷婷的这次跳级是成功的。周弘和女儿一起越

过了三年级开始的这一道难关。现在，周弘所预期的婷婷用四年时间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正在开始变成现实。周弘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向残联汇报了女儿的跳级与女儿的成功。残联秘书长薛恩元同志给周弘回了信。薛恩元同志在给周弘的信中说：“从信中知您为了婷婷，为了所有聋童，为了千百万在苦难中挣扎的聋儿家长，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残疾人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征途上，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沉重与艰难，洒满了血泪和汗水。周弘同志，非常感谢你，你为残疾人的康复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从事着中国最特殊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教育事业，我们向你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并希望 you 为聋童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周弘捧着残联领导的回信，热泪又一次溢了出来。周弘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让女儿更加成功，让世人相信一点，任何生命都是最可宝贵的，每个儿童都可以是天才。这个世上，不是天才太少，而是我们一些不当的教育方法把一些具有天赋的儿童扼杀在摇篮里了。

上四年级的时候，婷婷的班主任就是那个在周弘报告会上哭得泣不成声的白晓蓉老师。开学那一天，白老师深情地看着周婷婷，她要为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做得更好。她要让这个孩子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别的孩子能做到的她也一定能做到。

四（1）班的选举结束了，结果让白老师惊讶不已，婷婷竟然当选为中队的文体委员。白老师征求婷婷的意见，问她是否想担任

这一职务。白老师知道，对一个聋哑孩子来说，要想承担好这个职务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想要做好学生干部也不那么容易啊！

婷婷对白老师说，她想试试，如果当不好，她就让给其他同学。白老师说：“那么好吧！我也相信，你是一定会成功的。”

白老师亲切地对婷婷说：“当不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人其实有时也要学会面对失败。”

婷婷走马上任了。一次次的文体活动，婷婷组织得有模有样的。运动会时，婷婷既出色地组织了班上的运动队，又把运动会期间的宣传报道工作、啦啦队的组织工作做得井井有条。班上的那帮孩子还真的很听婷婷的调遣与安排。在这次运动会上，白老师没有过多地过问班级上的事，她把管理班级的事交给了班长，把运动会上的宣传报道的事交给了周婷婷。她相信孩子们一定能把班级上的事做好。白老师站在远处，看着这些孩子们，看着婷婷，她觉得，这些孩子真的长大了。

儿童节就要来了，婷婷又得忙了。每年的儿童节都要忙一阵子，只是没想到这一年的儿童节有点特别，区里要解放路小学派出一个剧目参加区里调演。学校让班主任抽签，结果是白老师班抽着了。白老师把这个任务对孩子们一说，孩子们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码事在等着他们。再说，“六·一”就要到了，时间很紧，要在这个时候排出好的节目来，真的是太难了。

全班同学的目光全都盯在了中队文体委员周婷婷的身上，同学们都知道，这件事对周婷婷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她是中队的文体委员。

周婷婷举起了手，白老师让她说。周婷婷说：“白老师，我们不怕，调演就调演，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自己编一个节目。”

“有把握吗？这可是一件大事啊！”白老师不无担心地问。

“有！”婷婷有力地说。

婷婷是有把握的，婷婷的作文可是班上最好的呀！婷婷的作文也是在爸爸的引导下取得进步的。婷婷开始写作文时，每写出一个好句子，全家人都要围在她的身边听她摇头晃脑地读一遍，爸爸也要拿去读一下。后来，婷婷的每一篇作文爸爸都要拿到全家人面前读，一读到好句子全家人都喝彩鼓掌，把个婷婷写作文的兴趣吊得高高的。婷婷最喜欢的事就是写作文。多少次全家人围灯而坐，把读到婷婷作文里的好句子当成一种享受。久而久之，婷婷对写作文有了一种狂嗜，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写作文。爸爸经常对她说：“婷婷，你这样搞下去，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婷婷不相信地问爸爸道：“大朋友，你可不能乱说，我真的会成为一个作家吗？”

婷婷嘴上虽然这么问，但心里是很把爸爸的话当一回事的。她想好了，将来，她是要做作家的。爸爸对她说过张海迪阿姨，坐在轮椅上，战胜了病魔，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她也要成为张阿姨那样的人。其实，婷婷有一段时间是很怕写作文的，特别怕老师

每天都要布置的日记写作任务。但婷婷有个好爸爸，婷婷在极不情愿写作文时，爸爸都能有法子让婷婷把写作文的任务好好完成。婷婷有一次到星期天晚上还没有完成老师就要检查的作文，那时候，婷婷正在玩的兴头上，很不想写。但爸爸还是让她先完成作文，然后再玩。婷婷先是很失望，接着又对爸爸说她头晕了。爸爸知道婷婷这是在玩小花招了。爸爸也不拆穿她，而是把婷婷抱到膝盖上，亲切地抚摸着婷婷的手说：“女儿，我的好朋友，你知道老爸现在的心情多么矛盾啊！如果强迫你写作文，怕伤了咱们朋友之间的感情，这就太对不起你了；可是随你的便吧，那就又会让你养成害怕困难的坏习惯，那样爸爸就更对不起你了。你说爸爸现在该怎么办呢？”婷婷犯难了，用一双困惑的大眼睛看向爸爸。爸爸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爸爸讲个小故事你听一听，好吗？”婷婷点点头。爸爸说：“有一位这样的爸爸，一天晚上，他的女儿写了一篇又好又长的文章让他检查。爸爸看了后虽然很满意，但发现女儿的字写得相当潦草。怎么办呢？这时天已经很晚了，可为了帮助女儿改掉这一坏习惯，这位正在患病的父亲叫女儿将作文重新抄一遍，不管女儿抄到几点钟，做爸爸的都不睡觉，在一旁陪着。结果，女儿被爸爸的做法打动了，含着眼泪把作文重新抄了一遍，直到深夜一点钟……从此女儿改掉了写字潦草的坏习惯。婷婷，你说这个爸爸够不够朋友？”婷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爸爸又对婷婷说：“婷婷，为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坚强的人，爸爸叫你必须写好这一篇作文。爸

爸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够朋友。假如你还不能理解爸爸的心，爸爸今天就宁可在阳台上罚站受寒，代替你受罚，以表达一个朋友对你的一片诚心，直到你写好为止。你看好不好？”婷婷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她紧紧地抱住爸爸说：“爸爸，我的好爸爸，我一定写好作文，决不让朋友为我吃苦了。”婷婷说完时，爸爸也流下了眼泪。那时候，一股强烈的父女情使爸爸和婷婷都哭了起来。婷婷对爸爸说：“爸爸，我头已经不晕了。”爸爸听了哈哈大笑。爸爸是一个多么好的爸爸，爸爸是一个多么理解人的爸爸。婷婷的作文就是在这样一种亲情感染中逐步提高起来的。

所以，这一次婷婷的中队接到了这个任务，婷婷是不怕的，再说，还有一个很够朋友的爸爸哩。婷婷现在真的要做作家了，她要写一出戏，然后到区里参加调演。

看着婷婷的那种自信的样子，白老师觉得很高兴，她知道，婷婷是能写好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用的演出本子的。关键不在这儿，白老师为婷婷感到高兴的原因是，婷婷真的已经完全摆脱了自卑的阴影，她已经能像所有的孩子一样，要说就说想说就说了。

婷婷把课本里的《西门豹治邺》改编成了一个小话剧。婷婷自己出演主角西门豹。

全家人都知道了婷婷写的戏要到区里调演，都来帮婷婷做事。婷婷就像一个大导演一样，支使着爸爸帮她看看剧本，让奶奶看看要用哪些服装和道具。周弘看了直乐，女儿把事情搞得像个真的。

周弘故意说：“不就是排一出小话剧吗？要那么认真吗？”婷婷一听，火了：“你这个爸爸这样就太不像话了，这不像婷婷的教育家的爸爸了。‘六·一’节可是一个重大的节日呀！全世界的小朋友都要过的节日！可是现在作业这么多，我要是能够让以后的日子全变成孩子的节日，让全世界的大人们都要注意，不要阻挡孩子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要给孩子们留那么多作业就好了。你们这些大人，就是不把我们孩子的事当一回事！”说完，婷婷对爸爸撇了撇嘴。一席话，逗得周弘开怀大笑。

“爸爸是逗你玩的。爸爸什么时候不把婷婷的事当作大事了？如果是这样，爸爸还算够朋友吗？女儿，我的朋友，要爸爸这个大朋友干些什么尽管吩咐吧！”周弘对女儿说。

婷婷得意洋洋地说：“这才对，这样的爸爸才勉强可以打个及格分数。”

周弘看了看剧本，帮助女儿做了一些修改。每天排戏时，又帮着女儿看哪里要多花一些功夫。后来，周弘就每天把小演员们请到家里来排练，自己俨然成了导演，对每个演员的一招一式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周弘真的像个大导演一样对小演员们说戏了：西门大人应该再威风一点，西门大人身边的牙将要狠一点，把那个巫婆就这么拖下去是不要紧的，西门豹要装着看不见，那些胡说八道的三老最后要全部跪下来求情，要打哆嗦。婷婷你要把身子摇摆起来，做出大摇

大摆的样子。严小红你扮巫婆时，最好要笑得个鬼相样子，让人觉得你很讨厌你就成功了。陈志冬哩，你千万注意要板着脸，那个长矛要这样抓在手里。杨光你要注意，你扮那个三老，最后要装成吓坏的样子，矮着身子，从周婷婷和陈志冬他们身边偷偷地溜过去。好，再来一次。周弘一边说一边比画着。

.....

演出那天，婷婷和演员们都穿上了由奶奶朱芝华一针一针缝起来的古戏服装。先是陈志冬他们几个同学扮的牙将威风凛凛地巡场一圈，随后，婷婷扮演的西门豹就出场了.....

剧场内外挤满了人。区里对这一次演出很重视，早早地贴出了海报。

那个聋童周婷婷，现在，她已经走到了台子中间，真的就像一个老爷一样踱着官步。西门豹说话了，慢条斯理的，真的一副大官的派头。

“左--右--你们再派个人去看一看，怎么去看河伯的人还不来呢?问一问河伯大人，是不是那些个老女人他不愿吃?这里还有一些三老，问问河伯大人，这些很有身份的三老是否更合他的口味?”

.....

演活了!演活了!

观众不住地夸着西门豹的扮演者周婷婷。周婷婷一边演出，一边用眼睛寻找着爸爸。她看见爸爸了，爸爸和奶奶在一起。爸爸和

奶奶眼里含着泪，在使劲地鼓掌。婷婷怕分神，不敢再看他们，连忙收住神，又回到戏里……

演出结束了，白老师走到后台，一把将婷婷搂在怀里。陈校长已经告诉她了，四(1)班的小话剧《西门豹》获得本次调演的特等奖；记者们马上还要来拍照，让婷婷赶紧再做一些准备；记者还要采访一下婷婷的家长……

婷婷演出《西门豹》的剧照在报纸上发表了。全国的小朋友都看到了聋童周婷婷演出的照片。

沉重的翅膀

读完四年级时，周婷婷的学习成绩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了，小学的数学课程她已经全部学完。学年结束时，解放路小学与片里的其他六所小学又一次搞了个联考。大流水批改试卷，婷婷的数学得了个满分。片里六所小学的所有考生，语文这门学科的最高成绩是九十四分，试卷拆封后，竟然就是周婷婷得了那个最高分。阅卷的老师感叹不已，唏嘘再三：怎么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能考过周婷婷？这真是奇了。而且，就是在这一年，周婷婷还去了咸阳治病。

当然这一年还有两件事让周婷婷兴奋不已：一件是在少先队建队四十周年的时候，周婷婷被评为“南京好少年标兵”，获得的是勇敢奖。另一件事是婷婷得到了“全国百名好少年”的称号，这是《中国少年报》的一项活动。参加评选工作的领导看见了周婷婷的

事迹报告后说，这孩子就是报全国十佳也是能够行的。“可惜你们报晚了！”报社的人对南京少工委的人说。

婷婷还要再跳级一次。

经过了第一次跳级的麻烦，婷婷已经不把学习任务的困难放在眼里了。婷婷对自己再跳级一次并能够继续将自己的成绩保持在领先地位已有了绝对的把握与信心，关键问题是学校让不让她跳级。婷婷也知道跳级的事挺麻烦的。

第二次跳级确实非常麻烦，比第一次麻烦多了。

怎么能第二次跳级呢？这没有碰到过啊！校长也为难了。

这时候，解放路小学的校长已经是李乃荣同志，陈正华校长已经调离了。周弘也知道，即使陈正华校长还在解放路小学，婷婷跳级的事仍然会阻力重重。周弘、林美、奶奶和婷婷的几个老师都知道婷婷其实已经不再需要念那个五年级了。婷婷如果不是在特别强调升学的年代里已经能够读中学了。

阻力来自学校的中层干部和六年级的老师。这不怪他们，在特别强调升学的时期，每一个学生的考试成绩都与学校的事业和教师的评估联系在一起，而且毕业年级又完全不同于非毕业年级，谁也不敢拿这一件事开玩笑。班主任张小玲对此更加忧虑。她见过婷婷，也很喜欢那个小女孩。可是她还小啊，如果不是跳级，她才应该开始念四年级。两年！两年的差距，意味着什么？一个从教多年的老师能不懂吗？张小玲老师一再摇头，她不敢冒这个险。

班主任的忧虑不无道理。但周弘一定要在女儿身上做一个试验，一定要用四年时间培养婷婷读完小学。再说，自从看了多湖辉的书后，周弘已经开始对女儿实施天才儿童培养的计划。现在的婷婷也已经处处表现出一个超常儿童所具有的素质与禀赋。周弘深深地知道婷婷对中国特殊教育意义，非常明白这样一个孩子对无数还在绝望与黑暗里挣扎的聋童与盲童的意义，她给人的绝不仅仅是启迪与鼓舞。周弘就是让更多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知道，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有巨大的潜能，哪怕是一个在身体上有着残疾的儿童。周弘相信这一点对正常儿童和他们的家长以及所有教师都是有很大的启发的。他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在婷婷的身上证明每个儿童都可以是天才，每个家长也都可以是教育家。

在解放路小学，田志平老师是非常知晓周婷婷跳级的重要意义的。由于他在主持着少先队的工作，因而在很多时候，他都在认真研究周婷婷的材料。他觉得周婷婷已经超出了同龄孩子很多，他特别希望周婷婷的跳级能够成功。所以，在周弘为女儿跳级的事奔忙时，田老师也在忙着。他找李校长，找张老师，找教育局的领导，陈述周婷婷跳级的意义，而这一切都是周弘所无法知道的。周婷婷在上了大学后，也仍然无法忘记她的美术老师田志平。她时常充满深情地想起在解放路小学的日日夜夜，想起她的一幅幅作品在田老师的指导下，一次又一次地获得的奖励。如今，田老师又在为她奔忙了。田老师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在送到上级的材料中出现一个

聋童竟然用四年时间学完小学全部课程的辉煌一笔。田老师觉得这将是材料中最为精彩的一笔。作为一个双耳失听的孩子，能做到这一点应该相当不错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还在于，一个残疾儿童不但战胜了命运的折磨，同样还创造了生命的辉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感动的呢？

事情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周弘又一次遇到了这样的烦事儿。周弘现在已经毫无办法了，他没想到这件事这么难办。他决定还是去找陈正华校长。陈校长奉命调到了徐家巷小学，周弘想让女儿随陈校长一起走。周弘找到陈正华校长，说明了来意。

陈校长想了想说：“这件事可不可以这么操作，还有待考虑。在我这方面应该是有问题的，但不知道政策是否允许。小学生是不允许择校的，你应该知道这个情况，上面一再强调要就近读书。

”

周弘没有多说什么，只最后说了一句“这事千万拜托”就走了。周弘这时又想流泪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父亲要对女儿进行天才教育也有这么多的麻烦。女儿已经具有了这样的能力，可还是有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周弘毫无意绪地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他已经不知道下面一步应该怎么走了。

电话响了，是陈正华打来的。陈正华校长告诉他，事情没有办

成，上面卡死了，小学生不能择校。再说，徐家巷小学那个毕业班的班主任也不同意。周弘说了声知道了，便放下了电话筒。他没有怪陈正华的意思，陈校长现在也是无能为力的，他毕竟是在一个新的地方。他只抱怨自己的命确实糟糕透了。一个聋童和一个聋童的家长，有时候心中的那份苦楚，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呢？还有，作为一个普通家长，为什么实施天才儿童的培养计划会有这么多阻挠？不就是再跳一级吗？

婷婷的事没结果，可开学的时间却在一日日逼近。周弘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煤气灶上的水壶噗噗噗地响了，周弘心神不宁地到厨房关上了煤气，又取来气压水瓶，把水灌到水瓶里。周弘做好这一切后，想把水瓶送到桌上。可这时，周弘的手没有听从周弘的使唤，“啪”的一声，刚灌好的一瓶水，从周弘手里滑脱，从他的腿上滚到了地上。一股滚烫的开水就这么在周弘的腿上漫过，疼得周弘一下子滚倒在地上。周弘忍住疼痛，大声地呼叫着在房间里的女儿，可是周婷婷一点也听不见爸爸在喊她。周弘急中生智，扯过一条潮手巾，狠命朝女儿砸了过去。周婷婷一下子看见了在挣扎的爸爸。周婷婷吓呆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周弘赶忙对女儿说：“打电话，快打电话给妈妈。”

周婷婷怎么打电话呢？电话里的那么点声音她怎么能听见？婷婷连忙跑到了楼梯口，对着陈东家喊道：“陈叔叔，陈叔叔，快打

电话叫我妈妈回来，我爸爸被烫伤了。”

陈东跑到周家，见状，连忙把电话打到了林美的单位，一边又将电话打到了医院。

周弘在挣扎。周弘在疼痛中也没有忘记女儿的事，他不为自己的烫伤伤心，而为女儿伤心。想到了女儿刚才的情况，周弘就有点伤心：假使孩子是个正常的孩子，耳朵能和其他孩子一样，自己若是被烫伤了，女儿一定会自己打电话给妈妈给医院。这是什么？这是命！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周弘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做什么努力了。等到出了院，他会写信给残联的领导，告诉他们自己的努力是怎样的艰苦但总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人能理解一个聋童父亲的心情，也没有人能让一个残疾儿童走上更好的路，就是自己想走好自己的路，也总是那么艰难，那么辛酸。

周弘欲哭无泪。想起这么多年来自己和女儿的努力，心中不禁万分凄凉。婷婷上普通小学了，婷婷背出一千位了，婷婷跳级了，婷婷被评为南京好少年了，婷婷被选上全国百名好少年了……多少次，周弘面对女儿所取得的这一切，都曾愉快地想过，太阳啊，你真是从西边出来了！你让一个聋哑的小女孩说话了，你让一个看来是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小女孩获得了常人想都不敢想的成功，你这不是打西边出来了吗？可现在，周弘知道，这一次，周婷婷要是能够如愿地跳级，那真的是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

周弘躺在病床上，一言不发，面色苍白。林美看着心里难过，走到了走廊上无声地哭了。这么多年来，她是看着丈夫和女儿一起熬过来的。多少次，她也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一定要女儿背什么一千位！为什么一定要女儿跳什么级！可是，她亲眼看到了，女儿是能的，丈夫想要女儿怎么样，聪明的女儿都能怎么样。她现在才算理解了丈夫，丈夫是对的，丈夫的眼光是远的，女儿不会就这么废了的，也不能就这么废了的。一个人只要他的心理没有什么残疾，那么他就不是什么残疾人。女儿不是残废，女儿是个好女儿。女儿取得了那么多让人不敢想的好成绩，难道还不能说女儿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儿吗？可为什么现在女儿想要跳级却这么困难？她想去和那些学校的人理论一番，可她又知道，这么多年来，岁月的磨难，已经使她没有了与人争辩的锋芒与勇气。她一个妇道人家，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能够做的，就是给丈夫以安慰，让他打起劲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一切。

林美走进了病房。她把头依偎在丈夫的胸前，轻轻地对丈夫说：“周弘，你不能灰心。现在一切还都要靠你。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已经和女儿努力到了这种程度，现在如果你就这么放弃了，不是更可惜吗？事情也许会有转机的。”

周弘无言地摇了摇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自己现在又躺倒了，就更不可能了。

时间一日一日地过去。开学的时间终于到了，婷婷也已经做好

了念五年级的打算。

婷婷就要去学校报到了，她轻轻地对躺在床上的爸爸说：“好爸爸，再见，我从学校回来后再来看你。你要好好休息。这个病也真好，正好让我的好朋友能够充分休息几天。”

婷婷说完时，周弘的鼻子有点发酸。女儿大了，真正地懂事了。周弘对女儿点点头，算是和女儿道了再见。

女儿拉开门，没想到门外站着田志平老师。田老师满脸疲惫，但却掩盖不住兴奋。田老师一进门，就拉住了婷婷的手，把她拉到了爸爸的床边。

“老周，事儿办妥了!婷婷跳级!”

“什么?”周弘瞪大了双眼，“田老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我说婷婷跳级的事已经办妥了。”田志平一字一顿地说。

周弘顾不上自己的腿还在疼痛，豁地从床上跃了起来，一把握住了田志平的手：“田老师，你说的是真的?”

田志平点了点头：“是真的。你不要不相信了，老周。”

“哇，天啦!”周弘把手放到了额上，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田老师，你是怎么办妥的?”林美关切地问。

“我先找李校长，我告诉他，婷婷有可能要转走。李校长一听，立即对中层干部们说，周婷婷如果转出了解放路小学，那么，我就找你们算账!接着，我就一个一个地找教务主任、政教主任，请他

们同意婷婷跳级。把他们的工作做完了，我又去找张小玲和所有的任课老师。我反复地对他们讲，一年，婷婷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利用，她在一年之中是肯定会把所有的课程学好的。还有，婷婷的意义，婷婷跳级的意义是很重要的。我们都不可以就这样把孩子的大好前程给误了，婷婷是周家的孩子，但也是我们解放路小学的学生。周婷婷在第一次跳级时表现得那么好，大家都是看到的。唉，不多说了，反正这下好了，他们总算同意了。明天婷婷就可以到六(1)班上课了。”田志平说。

周弘紧紧地握住了田志平的手说：“田老师，你真的辛苦了。我怎么感谢你呢？”

“老周，你这是什么话？婷婷可是我们解放路小学少先队队旗下的优秀少先队员呀！婷婷是我们少先队队旗下一颗耀眼的星星！她属于我们解放路小学。我这也是为我们学校嘛！李校长也是因为这一点才非常重视婷婷的跳级的。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们，我写的报告文学《她就是我们的升旗手》就要发表了。主人公就是我们的周婷婷。哎，好了，我没有什么要汇报了，我太累了。我现在想睡一会儿。”田志平话刚说完，便歪倒在沙发上，没有一分钟便起了鼾声。周弘示意林美给田老师盖上一条被单。林美悄悄地拿过一条被单替田志平盖上。

望着田志平一脸倦容，林美和周弘的眼泪悄悄地溢了出来。

到了六(1)班，又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女儿没有学

外语，而小学五年级已经开始学外语了。女儿连中国话都很难学好，好不容易才算把个中国话学得流利了，可现在又碰到了学外语的事。周弘心里骂道，这真是，怎么糊涂到就没有想起五年级已经开始学外语呢？要是知道女儿在六年级要学外语，说什么也要在这个暑假里把个外语学起来。现在，周弘真有点哭笑不得。自己才是个初中毕业生，而且外语丢了这么多年了，怎么来教女儿呢？再说一般的小孩子学外语都有点困难，一个聋孩子又怎么能学好外语呢？

但必须要学。因为，还是那句话，跳级是你自己想的，你就必须要在各方面赶上和超过其他的孩子。否则的话，你还有什么可以面对老师和同学的？有了上一次跳级的麻烦，周弘知道要让这些教师理解，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孩子拖了班级的后腿。学吧，还像上次那样，自己和一家人先学起来，然后教婷婷学。学吧！只要学起来，一切都不会太难。周弘相信这一点。这么多年里不是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吗？难道现在要在外语关的面前落败？

婷婷望向爸爸，心里有点没底。婷婷自己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自己是个聋孩子，学好汉语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现在要学另一种语言，真的没什么把握。

看着女儿的神态，周弘知道了女儿的心理。周弘对女儿说：“先学起来试试看行不？我告诉你，爸爸也已经把外语这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爸爸二十多年前学过这东西，这么多年来碰都没碰过。爸

爸和你一起学，我们一起来个比赛，看谁会学到头里去。爸爸现在说起英语，也最多和一个聋孩子一样。爸爸如果有一点优势，那就是耳朵好使一点。女儿，你不要怕，我们一起学起来。”

婷婷点了一下头。

周弘感谢这一次烫伤，自己正好借养病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学起外语来，然后用来教女儿。周弘教女儿先从 48 个国际音标学起。周弘特地去打听了现在外语教学的情况，教师们都说，没有先从音标学起的，都是先积累一些语音上的感觉，然后才能学音标。但周弘的直觉告诉自己，女儿的学习要与别的孩子走不同的路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父女俩开始坐在录音机前攻外语了。婷婷用很短的时间把 48 个国际音标学会以后，周弘就开始鼓励女儿拼读字母。A、B、C、D……婷婷每拼出一个字母做爸爸的就立即鼓掌。终于，女儿又用很短的时间学完了 26 个字母。学完了 26 个字母，周弘马不停蹄，又让女儿学单词学句子，然后又开始学课文。

十五天，父女俩只用了十五天的时间就把五年级一年的英语课程全都学完了。六年级第一次英语单元考试时，周婷婷同学竟然考了 96 分，让全班同学和老师都吃了一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没有学过一天英语的周婷婷，一个聋孩子，在学另一国语言时，竟然达到了如此神速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人称奇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周婷婷和她的爸爸是怎样度过这半个月的。

婷婷也好，周弘也好，连睡觉的时间都几乎没有。婷婷在梦中有时也在哼着英语。

有一天，周弘在女儿学习外语时，对女儿说：“女儿，你知道吗？爸爸看你学外语感到格外高兴。”

听到这句话，婷婷的眼里充满了一种看得见的喜悦，婷婷快乐地问道：“爸爸，这是为什么呢？”

周弘说：“我能不高兴吗？我的女儿三岁半时还不会讲一句话，双耳全聋。可现在呢？不但已经讲话，而且能够登台表演话剧。八岁的时候又把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一千位背了下来，名字都进了吉尼斯大全，还得到了南京好少年和全国百名好少年的称号。现在又开始了攻克外语。你还非常好学，在咸阳治病的时候，你有次竟然学到了凌晨五点钟还不感觉到累。你说，有这样的孩子，爸爸能不高兴吗？女儿，你要知道，你才是个十岁的孩子，有很多成人也无法像你做得这么好哎！”

婷婷听了爸爸的话，高兴得不得了。那天被爸爸这么一表扬，婷婷的兴致又上来了，对爸爸说：“爸爸，我现在觉得天下最好玩的事就是学习了。爸爸你先去睡吧，我今天要学到两点钟。我就不相信我不能把这个外语学好。”周弘又习惯地对女儿伸出了大拇指：“女儿，你真是个好孩子。你将来一定会比海伦·凯勒还要伟大。早就有人说过了，你将来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第二次跳级中碰到的英语危机就这么度过了。周弘笑了，婷婷

也笑了。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在上报的关于周婷婷申报全国十佳少年的材料中，又多了一笔第二次跳级成功的精彩一笔。

女儿创造了这一奇迹，周弘开始了新的理论探求。随着女儿的一次次成功，周弘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在接近一样很神奇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其实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教育方法教育自己的女儿，这种全新的方法的全部内涵就是只有对孩子赏识才能使孩子成功。他由此发现了一点，过去我们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的，只是从对孩子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谈孩子的家长在对孩子的教育上的意义，而事实上，家长不仅仅是第一个教师的问题，家长应该是最出色的教育家。只不过作为家长，有时，没有想到应当以这种角色出现在儿童的教育世界里。周婷婷的成功，家庭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客观上说，周婷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家庭的教育，虽然婷婷的成功不能完全否认学校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从另一个角度培养了婷婷的意志与合作精神。周弘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心得如果整理一下，应该有一些理论上的东西得出来，其意义也不仅仅是单纯地对一个周婷婷的教育。但周弘这时还不能做到理论上的提升，他只是在直觉上觉得要对女儿进行鼓励，要赏识女儿，要从生命的高度去珍视每一个受教育的对象，否则，女儿是要泄气的。于是，周弘想到，从今以后，千万不能对女儿说“完了”。女儿的一切学习和努力都好比是在打仗，而在战场上如果有人说

“完了”时，这个人就要被军法从事。既然如此，女儿也是在打人生这一仗，做爸爸的又怎么能泄女儿的气呢？这么长时间以来，周弘其实都是在用这种鼓励的方法使女儿一直处于一种亢奋状态的，今后还要这样做下去。

想到过去的一些往事，周弘觉得这时仍然应该为女儿制订各种作息时间表。只不过这时的作息时间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刻板，要让一天一天长大起来的女儿充分地认识到生命的伟大。于是，周弘为女儿制订了像一首充满激情的诗一样的作息时间表。一九九一年夏天，周弘为周婷婷制订的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生命

上午：阳光，您好！空气，您好！万物太美妙，新的生命开始了！

1 起床、洗漱、吃饭、听音乐

拥抱您，语文，您在帮我打开知识的大门。

2 复习两课语文，自习两课语文

下午：啊！我多么渴望了解大自然的奥秘！

1 自学自然、地理、历史、动物学、植物学

记下吧：欢乐和忧愁的情感。

2 写情感作文，写信给全国的残疾儿童。以心理换位法把自己当作海伦·凯勒告诉那些同龄人，生命是伟大的。

飞翔吧！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

3 写幻想故事

让优美的书法像长上了翅膀的百灵鸟，飞进美妙的艺术世界中。

4 练书法

啊!我多么想把万物之美全印在雪白的纸上。

5 学绘画

铃声响了，数学竞赛开始，激动的心在跳跃……

6 升初中数学考试(父女竞赛，每周 1—2 次)

晚上：让大人们听一听昔日的哑女在讲着美好的故事……

1 讲语文故事、生活故事、想像故事……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听。

四岁还不会说话，十岁却教起老爸。这是不是在做梦？

2 婷婷将白天刚刚学到的东西教给爸爸。

智力，我的生命之本，眼看着您改变了一个聋儿的命运!知识万岁!

3 智力开发课：

(1)打百子

(2)口算

(3)倒背数

(4)数学概念

(5)对照天才儿童行为表寻找自己身上的天才特征

(6)快速记忆

(7)背诵名言

(8)外语学习

(9)语文阅读、智力测试 200 题、思维训练……

4 休息

满载着新的知识进入甜蜜的、仙境般的梦乡吧!明天,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生命就要降临!

这哪里是什么作息时间表?这是纯粹的诗!周弘是个诗人,周弘在用诗人般的激情引导着女儿一步一步地向前,周弘相信,不管女儿现在有什么生理上的障碍,她一定会在一种生命激情的驱动下,走好自己的每一步人生之路的。

客观上说,周弘所做的这些事情真正做起来并不难,但如果没有倾注着的生命的激情想要做到又很困难。谁能够把这些也许是最平凡的事做好,谁就可以算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什么是不平凡的人?就是那些始终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于社会于人类有益的事而绝不停止的人们。他们做的事很平凡,但让你觉得不平凡的是他们一直在努力着。而普通的人想要做到这一点,却每每又停下了脚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行百里者半九十。周弘的成功在于,他不知道什么叫放弃。他相信,即使有一天,他还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仍然不会放弃将女儿变成一个出色的人的想法。其实,人们啊,如果细细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很多家长,其实在孩子一开始走出

自己的第一步的时候，不也是满心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材的吗？可是到了后来，他们放弃了这种希望，也放弃了最初那种对孩子的期待。因此，我们的家长找不到成功的感觉，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天才。

周弘将那种对孩子进行赏识的教育方法自觉地运用起来了。每天，女儿无论是去上学，还是放学回来，周弘都是用一种非常热情而敬重的眼光看向女儿，始终都让女儿觉得，她在爸爸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优秀的。周弘以生命的虔诚对待女儿的每一个哪怕是很微小的进步。在周弘对女儿的教育过程中，生命要素始终渗透其中，这就是伟大的教育与普通的教育的根本区别。周弘在从事着伟大的教育，而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教育者则都甘愿做一个普通的教书匠，同时把教育对象也都看得平淡无奇，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塑造着一个崭新而又美丽的生命，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崭新而又美丽的生命在将来会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生命的火花。因而，我们被那些有着伟大使命感的人们超越了。因此，周婷婷在那种特殊的教育中能够超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在看着周婷婷这样的人一步一步地强大起来。在将这部小说写到这里的时候，作为作者的我，同时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我，多想对我们的教育者与我们的家长们大声地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也为了我们的明天，让我们从此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让我们珍视每一个生命并为了每一个生命的辉煌去做好自己的一份

工作吧！

婷婷已经不怎么需要学数学了，她的数学课程其实早就学完了。六年级的时候，婷婷只要每次参加一下考试就得了。其余的时间呢？周弘这个做爸爸的就让她像那个铃木镇一一样，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婷婷喜欢写作文，她有一个做作家的梦哩！婷婷这期间写了很多文章也发表了很多很多作文，有小故事，也有童话什么的，还有科学幻想小说。当别的同学把写作文看成是苦差事，婷婷却将写作文看成是人间最快乐的一件事。

六月底，就到了升学考试的时间了。考完这场试，婷婷就要上中学了。

毕业班的许多同学紧张得不行，他们在忙着准备考试。直到考前的一天，仍然有人死死地抱着书。家长们也如临大敌。婷婷却对爸爸说：“爸爸，我想到公园里去玩。”

爸爸问：“可是明天就要考试了，那怎么能行呢？”

婷婷对爸爸说：“那有什么关系，全在这儿哩！”婷婷指了指自己的脑门子。爸爸说：“好吧，陪你去玩，难得我女儿这么轻松。”

升学考试前的这一天，婷婷和爸爸在玄武湖里玩得开心极了。婷婷和爸爸在湖里划船，婷婷和爸爸高声唱起了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抱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

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

第二天，婷婷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心情参加了那一场重要的考试，婷婷甚至第一次没有让爸爸陪她。婷婷小学阶段的这一场最后考试成绩是 185 分：语文 86 分，数学 99 分。升入南京二十七中时，婷婷的入学成绩是解放路小学的第二名，仅比第一名少了一分。

从哑女到神童

《从哑女到神童》是一本书，著作者是周弘和他的女儿周婷婷。这本书由北方出版社出版。前半部由一个教育家的爸爸书写这么多年来艰辛和所感，后半部展示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幻想，是婷婷的作品。这本书，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杨臻促成出版的。身在北方的杨臻，一次在他的书斋里读到了聋童周婷婷写的几篇作品，后来他又读到了周婷婷这么多年来艰苦努力和传奇经历。杨臻看完婷婷的有关介绍后，激动不已，心里立即涌起了一股冲动：婷婷将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她将是我国的海伦·凯勒。而她的那个爸爸，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法使女儿成功的，也应该在书中有所体现，要让全国的孩子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女孩，有一个刚强的爸爸。杨臻在激动中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南京的周家父女。

信中，这位老作家表示，一定要将婷婷培养成中国的海伦·凯勒，成为世界一流的作家。杨老还说，一定要为婷婷和周弘出一本书。

信是周弘收到的。周弘接到信后非常兴奋，第一个愿望就是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女儿和自己的爱妻。

周弘从车棚里拎出自己的自行车，飞快地往回疾驶。这时候，呼啸的寒风也变成了阵阵春风吹拂在周弘的身上和心里。好啊，这么多年来，自己不就一直期望着能让女儿生活在爱的空间里吗？周弘很兴奋，女儿想要得到的，几乎全都得到了：老师的关心，自身的坚强……现在，北方也吹来了温暖的风，老作家也看好女儿了。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人觉得幸福的呢？

女儿得到了很多。田老师又在为她的全国十佳少年忙着整理材料。婷婷这么多年来材料很难整理，小婷婷的故事竟然有很多，田老师还特地请了人帮助……

回到家时，婷婷兴奋地冲向了爸爸，像往常一样，问道：“爸爸，今天给我带来什么很有趣的知识？”

周弘抚摸了一下女儿的脸蛋，这么多年来，女儿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只看爸爸的包里有没有好吃的，女儿关心的是有趣的知识。周弘每天都要给女儿带来一些哪怕是很微不足道的知识，周弘相信积少成多。

周弘今天想让女儿有个惊喜，于是对女儿说：“今天的东西比什么有兴趣的东西都要有意思，想要知道吗？”

“想!”周婷婷跳了起来。

林美走过来,对周弘说:“是什么东西就说给孩子,别再逗她了。爸爸妈妈也刚刚过来。”

周弘的眼睛放了一下光:“是吗?那就让爷爷奶奶也为我们的婷婷高兴高兴吧!”

周弘清了一下嗓子,然后很郑重地对全家人说:“全家各位同志听好了,天气预报说最近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要南下,预计在今天和明天影响本市。这股西伯利亚的寒流,将还要持续南下。”

“爸爸你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婷婷急了。

周弘摆摆手,让女儿不要说话:“但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就在这股滚滚的寒流中,却吹来了一股暖流。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臻先生今天从北国春城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说,他看到了婷婷的事迹介绍和婷婷的作品,他表示,要把婷婷培养成中国的海伦·凯勒,要为婷婷出版一本书。”

“噢--”全家人都欢呼起来。婷婷跳起来,从爸爸手中抢过了那一封来自北方的信,然后立即躲到了屋角认真看起来。

一家人围拢到婷婷的身边。周弘问女儿道:“婷婷,怎么样?爸爸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婷婷笑着点了点头。

一家人也都笑了,他们笑着笑着,眼里不知不觉地笑出了眼泪。这么多年来,他们得到了很多关爱,而沈千里的这种关爱却非常特

别。

周弘也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东西是得整理整理了，他有很多教育上的经验和心得，他必须整理整理，为了自己，为了婷婷，也为了更多现在还在摸索着教育好孩子的教师和家长。周弘开始伏案写作了。常常，在写作的间隙，他都要走到女儿的房间看一看女儿在忙乎些什么。杨臻的信，对她来说是一剂兴奋剂，但能让她兴奋多长时间，做爸爸的表示担心。再说春节就要到了，大街上一天比一天忙碌，一天比一天热闹，一个孩子能不能挡住春节的诱惑呢？周弘高兴地看到，女儿坐住了。一放学，女儿就钻到了书房里。放寒假了，什么地方也不去，姑姑和姨妈来过很多次了，婷婷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她要写作哩！要想做一个作家，没有一点坐功还行吗？婷婷像个大人般的对姑姑和姨妈说：“等事情做完了，再去看望你们。”一句很大人气的話，把姑姑和姨妈惹得笑弯了腰。“这孩子，真的大了！”大人们说。

周弘仔细地观察了女儿的写作情况，自从她给杨臻回过信以后，她就一直不停地在写。她挺像一回事似的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至少完成两千字的写作任务。

她和杨老通信时，在信中喊杨老是“大阿哥”。“大阿哥”还给她寄来了照片，婷婷高兴极了，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婷婷有时在写作中会遇到一些麻烦。遇到麻烦时，她就停一停，把作品先放一放。但她也害怕自己没有持久的劲头，她就把这个胡

子都已经很白的“大阿哥”的照片放在身边，懈怠的时候就对照片上的“大阿哥”说上几句话，这样，她就又立即来了劲，热血沸腾起来。春节就要到了，小朋友们都上街玩儿了，扯着大人的衣襟要这要那的。婷婷也很想跟爸爸妈妈一起上街，想跟爸爸妈妈要一些好玩的东西。可婷婷硬是坐住了，小屁股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椅子。那个寒假，婷婷就这样过来了，白天写书，夜里在梦里过年……

周弘也在不停地写着。这么多年来事，他能够想起来的有很多，他想要说的也有很多，可是他最想说的，还是对家长们的忠告。他每写一件对女儿进行教育的事例，就写一点关于这件事的启示。后来，电光火石一般的，所有的往事全都涌到了周弘的心头……

他想起了初听女儿耳朵坏了的噩耗时的心情；他多方求医都不能遂愿的沮丧；他在北京见到残联领导的情况……他又想起了女儿在医院里也没有松懈，一直在学习的镜头：女儿被冻得通红的小手；女儿准时回到自己的身边继续学习；女儿学到凌晨五点雄鸡高唱；女儿在针灸过后的电疗过程中也坚持看书学习；女儿背诵一千位；女儿两次跳级；女儿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赶上其他四年级的同学；女儿用 15 天学完了五年级全年的外语课程……

现在女儿竟然要做作家。一个聋孩子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志向，靠的是什么？

周弘在突然之间觉得有一道灵感的光芒划破了他心中的迷茫：他找到了！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一个“行”字吗？教育的全部奥秘原来

其实就在家长的心中与手中，就在这一个“行”字。在家长的心目中，你一定要认为，你的孩子是天下最行的孩子。在教师的心目中，你也一定要认为你的学生是天下最好的学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一种珍视生命的激情，对你的子女或者学生投注最深厚的感情。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耐心对婷婷进行教育，特别是这么多年来竟然能够保持着一定要把女儿教育好的信念，不都是一个“行”字在支撑着自己吗？铃木镇一的教育思想，不也就是一个“行”字吗？认为女儿行，我才会教育下去；认为自己行，自己也才有了教育的信心。现在，沈老让我写书，自己也竟然写起来了。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开始了著述，不就是一个“行”字吗？相信自己是能行的，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步。不相信自己的女儿能行，你就既不会去为她求医，更不会付出那么多的心力去教育她；不相信自己是能行的，自己也不会在这么多年里坚持下来。正是因为对自己的自信，你周弘才坚持下来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否则，你会碰到那个日本著名的教育家铃木镇一吗？还能在他的启发下找到教育的全部真谛就在于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吗？你还能发现那种教育孩子学走路与学说话的方法就是天下最好的教育方法吗？你还会发现这世界上有个最美丽的字眼，那就是“行”字吗？

啊，一切全都有了，上帝啊！你把一个真理藏得那么巧妙，让人能够看到，却让人不那么容易找到。我们走了一大圈，才发现我们又走回到了原地！

行，就是赏识。赏识就能成功，抱怨只能导致失败。

周弘拿起笔，奋笔疾书起来，他要写，写下自己的感受，也写下一个家长的心声……

周弘把自己多年来摸索的心得全都写到了书里，女儿六万字的幻想小说也全部写完了。婷婷写得有意思极了。这本书，家长们喜欢看，小朋友们也喜欢读。家长们看周弘的文章，孩子们读周婷婷的那些令人捧腹的作品。婷婷的作品很有意思，譬如那篇科幻小说吧，写的是在一个王国里，最后的政权全都落在了小孩子的手里，而教师和学生的位置也全部颠倒了过来。小孩子们就是教师，大人们一个个地成了学生。小孩子们惩罚大人的方法是，让他们做那么多的家庭作业，做不好的话，孩子，也就是“老师们”就左手拿教鞭，右手拿皮鞭，虎着脸教训大人。那些大人也一样地要受到老师的什么“笨蛋”、“傻瓜”、“草包”等责骂。小孩子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孩子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让大人们知道，他们过去的那种教育方法是不好的，他们从来也没尊重过他们的孩子。他们关注了孩子们的有形生命，却从来不关注孩子们的无形生命。这一篇小说是孩子要求大人们要像尊重上帝一样尊重孩子。教育，必须以尊重为前提！

……

这本书刚刚印行，就销售一空。这本书还走到了甘肃、河南、辽宁和山东等地，书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作者的估计。后来，应广

大家长与儿童的需要，又加印了好几万册。

这本书后来走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的案头，这个人就是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张连发。张连发后来出任了南京市抓教育的副市长。之所以说张连发是个了不起的人，是因为他独具慧眼。他看到了这本书，他也为一个父亲的行为感动。后来，他知道了周弘只不过是一个工厂里的普通的技术员。他于是想到了，应该把这个人挖来，为教育事业做点事。他想方设法，终于把周弘的关系转到了教育口上，并任命周弘为南京市聋哑学校的副校长。当然，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后来已经是副市长的人也成了周弘那种独特的教育方法的一名志愿者，郑重地在志愿者队伍名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然这是后话了。

周弘成了聋哑学校的副校长。周弘在为女儿创造了一个个神话以后，也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一页。周弘那天到聋哑学校报到时是一个教育局副局长带他去的，他谢绝了局长要用小车送他的好意，周弘要自己走过去。这里面的意义只有周弘自己知道。十年前，他走到过这所学校的门口，他想偷偷看一下这个可能是自己的女儿就要长期读书生活的地方。周弘清楚地记得学校大门上的“聋哑”两个字像钢针一样射向了周弘的心灵，他无法接受那个“哑”字。女儿耳朵是聋了，但聋人不一定就是哑巴。我的女儿不应该是一个哑巴！周弘愤然离去。现在周弘又来了，但这一次的周弘不是前度刘郎。这一次，周弘是副校长，他是因为将一个聋童

出色地培养成能够超过常人而走到这一位置上的。到了这个位置上，他要用他的那种特立独行的一套教育方法，将更多的聋童培养成才，不但要让他们摆脱掉因残疾而带来的痛苦，更要让他们能走进人群，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周弘要让自己的那种满蕴着生命内涵的教育方法在这里得到彻底的运用，他要让他的每一个学生都认识到在自己的身体里有一个开掘不完的矿藏。

周弘走进了聋哑学校的门口。像许多年前一样，他在校门口停留了很长时间，他看着校牌上那几个大字，知道自己的事业绝不是在“聋哑”两个字上下功夫。教育局之所以让他过来，是想让他在这里开创一个特殊教育的新局面，让更多的聋哑孩子开口说话，让更多的生命形态有些残缺的孩子找到一种生命的自信，让他们也像女儿一样能够过上一种平常人的日子，让他们有一种正常人所拥有的心态而不是自卑。他会这么做的！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也是一个聋童的家长，他必须为那么多聋孩子和那么多曾经像自己一样的聋孩子的家长去做一点事！

第7章 生命二重奏

十佳少年

女儿上中学了，周弘在聋哑学校作副校长，日子过得平静而又美丽。每天周弘骑着车去上班时，感觉很不坏：这才叫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能像别人那样平平静静地做着一份事业，有天伦

之乐，有一种盼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总生活在一种非常糟糕的心理阴影里。

生活真的回到了周弘的身上和心里。周弘有时想，其实在别人，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他们就拥有着这种幸福的生活。而在他周弘，生活这时候才让他感到了温馨。周弘想要得到的也就是这一点，过一个平常的人所能过到的生活。可没想到得到这一点竟然那么不容易。

每天，周弘和妻子仍然像以前那样用热切而敬重的目光目送女儿的离去或迎接女儿的归来。周弘知道，到了中学以后，还会有一些困难等着女儿，女儿毕竟是个聋孩子，聋孩子有聋孩子的苦衷。周弘知道随时会有一些什么在等着他和女儿，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进中学没有几天，婷婷获得全国十佳少年的消息便传到了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十·一”前夕，婷婷就要到北京领奖了。

那些日子里，南京市第二十七中到处都在谈论着周婷婷要进京领奖的事。校长赵明和班主任钱峰特别高兴，这是二十七中的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一个聋孩子为自己，也为学校创造了如此的荣耀。

全校都沸腾了。婷婷走的那一天，学校召开了欢送大会。婷婷，是南京的光荣，是解放路小学的光荣，也是二十七中的光荣。

婷婷和爸爸又一次来到北京。1991年，全国十佳少年表彰大会在怀仁堂举行。

许多热烈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大会的主席台。主席台上每宣读一个名字，全场都卷过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一阵热烈的欢呼。

鼓乐声中，红旗与鲜花汇集的海洋里站着十位少年，他们是全国一亿三千万少先队员的杰出代表。周婷婷站在第六个位置上，她被眼前的热烈场面感染了，和大家一起使劲地鼓掌。周婷婷一边鼓掌一边在观众中寻找着爸爸。可眼前的一切全被红旗和鲜花淹没了，她没有看到爸爸。但她的心里却始终有着爸爸的影子与形象。现在，她就要上台发言了，她的手上紧紧地攥着稿子。那份发言稿，是她和爸爸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写好的。她要写好了，她要告诉所有的人们，这个世上有她这样一个聋孩子，也有爸爸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北京啊，北京！这是第几次走进你的怀抱？自从第一次走近你的身旁，心中就永远有着你的形象。北京啊，我的北京！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北京了，是爸爸把她的生命和北京紧紧连在了一起。爸爸，我的好爸爸！是你带我走进了那个精彩的有声世界，也是你把这么多光荣送给了我。爸爸，女儿心里明白，女儿的一切，全是你给的，女儿的光荣也属于你！我的好爸爸！婷婷不住地在心里想着这些话。她相信，她的心声已经传达给了爸爸了，爸爸已经知道了她的心声了。

周婷婷走上了主席台。周婷婷向大会发言：

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我叫周婷婷，是南京市第二十七中的初一学生。今天，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我为自己能获得这一殊荣感到由衷的高兴。借此，我向那些为了我的成长而付出辛勤劳动的贺爱梅、田志平、赵玲、白晓蓉和张小玲等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在这里，我还想特别感谢我的另一个伟大的老师，他就是我的爸爸周弘。爸爸是我的最好的老师!是我的爸爸给了我面对一切厄运的信心与勇气。是他帮助我战胜了不幸的命运也战胜了自己。

为了能治好我的耳聋，为了能使我早日走进有声世界，爸爸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由于 X 光的辐射和庆大霉素药物中毒，我很小的时候，耳朵就已经无法听到这个精彩世界的声音了。爸爸告诉过我，在我失去听力的最初时日里，我曾经声嘶力竭地挣扎过，哭喊过。爸爸说，每当想起我小时候的样子，他就觉得无比伤心。爸爸发誓一定要为我治好耳朵，可是，爸爸带我走遍了很大城市的大医院，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样：没有办法治好。我的听力现在也还是 100 分贝。经过我爸爸和我奶奶的努力，我在三岁半的时候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但是，我说话仍然很不流畅，听别人说话也比较吃力，我要认真辨清说话人的口型后才能知道别人说了什么，我要说些什么。那时候，为了我能流利地说话，顺畅地表达，爸爸自己练习普通话，又为我编制正音卡片。为了进一步树立我的自信心，爸爸又教会了我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

的一千位数字，我也在爸爸的指导下学会了快速记忆。

与此同时，爸爸和我还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发生奇迹，那就是我的耳朵能够彻底好起来。爸爸带着我四处求医。在上海治疗期间，我忍受了正常人无法忍受的针灸和电疗的痛苦。那时候，当我走上手术台时，当我忍受着强烈的疼痛的时候，爸爸说，婷婷，你真了不起，你要知道，像你这么大的孩子现在还都在爸爸和妈妈的怀抱里撒娇哩！这个时候，我哭了，我被爸爸给我的疼爱和鼓励感动了。我对爸爸说，我一定要做爸爸的好女儿，做一个好孩子。我的听宫和耳汇两个穴位上至今还有许多针灸留下的针孔。我的耳朵虽然没有能完全好起来，但是，那些日子给了我很多。苦难教会了我面对苦难的勇气，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我相信，今后，我将更坚强地面对生活的挫折与坎坷。

现在，我已经能够说一口普通话，而且，在写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我已经写了三部儿童幻想小说，和爸爸一起出版了一部作品：《从哑女到神童》……

我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将继续地努力，为中国儿童争光，为残疾人争光。爸爸曾经告诉过我，我的生日与美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海伦·凯勒是同一天，爸爸鼓励我要做中国的海伦·凯勒。我也为自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我一定要做中国的海伦·凯勒。

……

周婷婷的发言一次又一次地被掌声淹没。周婷婷自己的眼里也

不断地沁出泪花。

误区

从北京载誉归来时，南京市二十七中召开了大会，迎接周婷婷。学校少先队和共青团委员会也不断地让婷婷现身说法来教育身边的同学们。学校还发出了号召：远学赖宁，近学婷婷。南京市各家新闻单位相继把目光聚集在婷婷的身上，对周婷婷的情况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

一个孩子，一个残疾孩子，已经很多次地让人们为她感动了。人们将热切的目光投在了这个好孩子周婷婷的身上。

父亲是冷静的，周弘很快从光环中走了出来。周弘发现，在过去教育过程中还有一些盲点是自己没有能顾及到的。是什么？周弘知道，那是德育的问题。女儿在解放路小学读书的时候，他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把学校的德育提纲拿出来研究了好一阵子。但为了女儿能早日赶上其他孩子，他对德育这一块没有花更多的心力。现在随着对教育的投入，周弘知道，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德育，自己在对女儿进行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采用了家庭教育的方式，因此，德育这一块就多少有点先天不足。现在女儿上中学了，应该对女儿着意进行这方面的培养与教育了。

到了中学，婷婷最好的伙伴是她的同桌孙晓梅，晓梅每天都和婷婷一起去上学。晓梅家就住在离婷婷家不远的胡同里。她们上学时，要经过一个公园。下午放学早了，或者遇上周末，两人总

喜欢相约好一起到公园里钓鱼、划船、溜旱冰，可开心了。晓梅个头不高，胖胖的，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晓梅也非常喜欢婷婷的爸爸。晓梅经常到婷婷家，她就喜欢听婷婷的爸爸对她讲一些什么。每次，晓梅到婷婷家时，婷婷的爸爸都非常和蔼地问晓梅的学习情况，晓梅也非常喜欢回答婷婷的爸爸所提的各种问题。晓梅觉得婷婷的爸爸非常了不起，挺有学问的。有些话，就是做老师的也说不出，可婷婷的爸爸却能说得清道得明。晓梅常常想，自己要是有个这样的爸爸该多好啊！

晓梅小学六年级时和婷婷同学，解放路小学的那么多好伙伴，现在还和婷婷在一起的就只有晓梅了。杨妤、葛莉她们，还有丁昌琴、徐静、华丽、马云、平茜茜她们，都不在婷婷的身边了，婷婷经常想起这些小学时期的好伙伴们。她们有的还留在小学里继续攻读，婷婷飞了两年，她们还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到中学里来。婷婷真想念她们，她们都是婷婷的好朋友。

现在，班上最小的学生就是婷婷了。婷婷觉得，小小的她应该得到同学们的呵护。小学的时候，她就是这样，是在同学们友爱的包围中一步步向前的。再说，她是一个聋孩子。婷婷觉得，她应该得到更多的爱护。况且现在，她又是全国十佳少年了。婷婷发现，就是班主任钱峰有时也好像在让着婷婷。钱老师从来不批评婷婷，不管班上发生了什么事，钱老师都说别的同学不好而不会说婷婷的不是。在初一(1)班，婷婷觉得一切还都像小学时的那样。

但是，这种情形不久就有了改变。从北京回来后，特别是学校发出“远学赖宁，近学婷婷”的号召后，婷婷发现同学们都在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她。她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她想和他们说话，可是没有几个人理她。后来，她觉得晓梅也好像变了似的，对她爱理不理的。每次婷婷和她说话，她都把眼睛看向了别的地方。

刚进中学时交的好朋友蒋静也不理她了。蒋静是婷婷的同桌。现在，蒋静学习上碰到什么问题，已不再和她讨论了，她宁可回头问男生赵彬。而赵彬是一个差生，婷婷正眼都没有瞧过他。不知道蒋静为什么要这样。上课间操时，蒋静也不与她手拉手一块儿去了。婷婷想找一个新朋友，可是不管她和谁搭讪，都再没有人理她。每天，婷婷总是意绪索然地去上学，然后又是兴致索然地回到家。一回到家，婷婷就钻进自己的房间，然后伏在桌上，一句话也不说。婷婷有时想哭，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刚开学时，那么多的朋友，甚至还有同学拿着她和爸爸一起写的书让她在上面签名，说是要好好珍藏。那时节，同学们都以周婷婷在他们班上感到特别自豪与荣幸，老师也要同学们以自己的班级里有婷婷而感到骄傲。那时候，大家都愿意簇拥着婷婷，喜欢帮助婷婷做些什么。可自从她去北京领过奖以后，她发现，同学们都有点不理她了。有一天，她看见赵彬的那本《从哑女到神童》被扔到了地上，她签名的那一页也被撕得目不忍睹。她不能装着看不见，她把书拾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书的封皮上的灰尘擦去。哪里知道赵彬竟然一把将书抢了过去，说这

是他的书，是他自己的钱买的，用不着你周婷婷管，我赵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故意气她似的又把书摔到了地上，然后用脚狠狠地踩着。婷婷看着赵彬，一句话也不说。婷婷这时眼睛的余光看见潘霞、刘琴她们正用书掩着嘴笑哩！

婷婷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眼看就要流出来了。赵彬竟然对同学们说：“大家看啊，十佳少年就要哭了。”

全班发出了一片笑声，然后，几十个喉咙一齐喊了起来：“十佳哭了，十佳哭了！”

婷婷转身看了看身边。她看见了那么多变了形的脸。她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像处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小岛上，小时候的那种孤独的感觉又爬上了婷婷的心头。

但婷婷最终没有哭。婷婷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走进了课堂，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老师开始讲课了，老师什么也没有发现。婷婷知道这时只要老师关切地问一下婷婷什么事，婷婷就会忍不住哭的。婷婷很想把一些情况向老师反映一下，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她想，也许忍一忍或者过上一些日子会好起来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她就想让爸爸替她想办法转出二十七中到其他学校去。

周婷婷有点委屈，为什么自己突然之间失去了那么多的好伙伴呢？

她没有和同学们说什么，同学们也不再和她说什么。双方就这

样生硬地僵持着。

请抓住我的手

婷婷没有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爸爸，然而细心的爸爸还是发现了婷婷有什么藏在心里。

婷婷伏在书桌上的时候，爸爸走了进来。爸爸还像过去那样，把手轻轻放在婷婷的肩上，然后悄悄地问：“婷婷，出什么事了？能对爸爸说一说吗？”

婷婷的眼泪就要出来了。可婷婷看了看爸爸，什么也没有说。这么多年来，爸爸已经很累很累了，她不想让爸爸再知道些什么，也让爸爸省省心。所以，婷婷的话到了嘴边的时候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说了声：“爸爸，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爸爸点点头，说：“好，没什么就好。我先走了，过一会儿爸爸喊你吃饭。”

爸爸走出房间时，婷婷无声地流下了眼泪。她多么想让爸爸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糟糕啊！可是爸爸就这么走了，竟然没有多问她一句其他的话。也许只要爸爸多呆一会儿，或者再多问一句什么话，婷婷就会告诉爸爸的。可是爸爸走了。

周弘其实没有走。周弘替女儿掩上门后，站在女儿的门前，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敏感的周弘已经看出来了，女儿又遇上什么麻烦了。仍然有麻烦。什么时候都存在着麻烦，这就是婷婷的命吗？周弘真有点欲哭无泪了。一个聋孩子为什么总会时时遇到一些让人想

不到的麻烦呢?现在，女儿究竟遇上什么问题了呢?做爸爸的太知道了。可女儿没有说，好像也有暂时不想说的意思。做爸爸的尊重了女儿的选择，既然女儿不想说就算了吧。这是一件好事，做爸爸的想，女儿如果能自己解决一些事情比什么都好，也该让女儿自己处理一些事情了。女儿大了，女儿真的大了。上中学了，就应该是大人了，一些事就应该能自己处理了。

女儿大了?女儿才十一岁。周弘想到这里苦笑了笑。

周弘茶饭不思。女儿不说什么，但女儿的脸上写着一些东西。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婷婷的脸上总是像打了霜一样，问她发生了什
么她也始终不肯说。林美几次对周弘说：“女儿看来是出了什么事了，你这个做爸爸的也得问问才是。”周弘说：“我又哪里看不见?可是女儿不说，你让我怎么办?”林美说：“话虽这么说，可你还是应该问一问，女儿对你那么好，你却不问女儿，你知道女儿心里会怎么想?”

周弘想想也是这个道理，不能再等女儿来和自己说了，自己应该主动才行，否则女儿会对他这个做爸爸的失望的。那样的话，问题就大了。周弘打电话到学校了解情况，老师们说，婷婷最近的成绩很好，情绪也很好，没有什么问题。周弘茫然地放下电话，女儿大了，会掩饰自己了，女儿至少没有和她的老师做什么交流。周弘说了声谢谢便放下了电话。

周弘决定和女儿好好谈一谈。女儿的问题看来比成绩的事还更

严重，周弘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了。女儿是一个小孩子，有时，她不太能把握自己。

周弘走进女儿的房间时，女儿正在做数学作业。台灯下的女儿，脸上很平静。周弘拉过一张凳子坐在女儿的身边，默默地看着女儿做作业，心里既觉得高兴，又觉得忧伤。女儿上中学了，状况还好，但女儿又遇上麻烦了。

婷婷看看爸爸，然后又低下头，装着看书的样子。很长时间过去了，周弘突然问道：

“婷婷，这么长时间你看了什么？爸爸看出来了，你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发生什么了，告诉爸爸。我们是朋友，你也应该让爸爸这个朋友为你分担一些什么。你应当信任爸爸这个朋友，你不要有什么担心，爸爸说过的，为了你，爸爸做什么都心甘情愿。爸爸可以为你奉献一切。”

婷婷抽泣起来，脸埋在掌心里，肩膀不住地耸动着，让人看了伤心不已。

等女儿平静下来，周弘对女儿说：“婷婷，我的好女儿，你不要再哭了，你想一想，我们那么多的灾难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能够难住我们的？好好地对爸爸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婷婷停止了哭泣，把学校里的事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了爸爸。

周弘在认真地听着。女儿说完以后，周弘却沉默着。婷婷望着爸爸，问道：“爸爸，你为什么不说话了？你怎么了？”

很久，周弘才开口说话，他的话让女儿惊讶不已。

周弘说：“婷婷，我觉得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错误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同学。”

“什么，爸爸？你竟然帮着别人说自己的女儿不好？”婷婷带着哭腔说道。

“女儿，你应该知道爸爸是多么爱你，爸爸也非常不情愿承认是自己的女儿有问题，但这件事确实是你有问题。你想过吗？连人家孙晓梅都不理你了，你说你还能没有问题吗？”周弘说。

“哼，她是叛徒。她被赵彬他们俘虏了。”婷婷不服气地说。

“好，我姑且承认你的话是对的。但是，婷婷，你告诉我，在你与同学们相处的问题上，是不是你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你敢说这样的话吗？”周弘平静地对女儿说。周弘的脸上很平静，但心里却非常痛苦。这么长时间以来，自己注重了对女儿智力的开发与培养，却忽略了女儿道德的培养与教育。虽然在意志与耐挫能力的培养上，女儿是比同龄人要好得多，但在道德品质与人格魅力上，女儿却不会比别的学生更出色。女儿没有被病魔挫败，却有可能最终会败倒在鲜花与掌声中。她真的还没到能够把握自己的时候。这太可怕了。之前，周弘一厢情愿地认为，抓女儿的智力开发是对的。现在看来，一个孩子的成长，也不仅仅是智力问题的事，有很多事比智力的开发更重要。幸好，问题发现得比较及时。否则，真的完了。女儿还小，如果不及时把一些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抓起来，那么，对

不起女儿可能还是另外一回事，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女儿的教育和在对女儿教育的过程中所摸索出的东西就一文不值，一切也都会付之东流，而且，女儿终将是德行上的矮子，这就非同小可了。

婷婷终于摇头了，她不敢断定她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她至少知道一点，任何人都有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与毛病，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这就对了。女儿，你要知道，你现在的态度不好。你听掌声听惯了，你占上风也占惯了。这么多年来，你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你战胜了自卑，但你也因此沾上了自傲的毛病，有些时候过于自尊了。你想，你刚才说到你与孙晓梅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她是你的好朋友了，可她作为一个朋友劝了你一下，让你以后注意与同学们接近一些，你就受不了了。孙晓梅说错了吗？你很长时间里被记者与镁光灯包围着，你已经不知道你自己应该是生活在同学们当中的。你每天拆阅大量的来信，人家孙晓梅帮你一下，你就让人家不要乱动，这不是伤害人家吗？人家很想知道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和家长写了些什么给你，就算是人家孙晓梅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你也应该让人家满足嘛。你要知道，你们是朋友。既然是朋友，又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还有那个赵彬，我觉得你从来没有尊重过人家。你也说到了你可能是对不起过他，依爸爸看，不是可能的问题，而是一定。你肯定伤害过那个叫赵彬的男生了。你要知道，他真的是个学习很差的学生，他也可能遭到全班同学的唾弃。现在，

你们全班同学都可以骂他一两句什么，或者笑话他什么，但你已经不可以了。你的身份与荣誉决定了你对人必须比以前更加谦和更加平等，否则，别人就有一种心理压力。你如果不是那一次说赵彬很笨，我相信赵彬是不会把你的书搞成那样的。”

“那么蒋静呢？我可没什么地方得罪她呀，她为什么也不理我了？还好朋友呢，假的，都是假的，什么样的朋友都靠不住。”婷婷气得哭了，她哭得很伤心。

周弘拍拍女儿的肩膀，让女儿不要再哭。“问题还有可能在你身上，你自己仔细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曾经让人家蒋静下不了台。”周弘说，“女儿，你要好好想一想爸爸的话。我们以后找个其他时间再谈。婷婷，你说好不好？”

周弘非常伤心地走出了女儿的房间，他不能再说下去了。如果再说下去，他就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

周弘也打过女儿。

两年前，一个秋天的晚上，才上四年级的女儿和爸爸一起学习，女儿提出要边吃瓜子边学习的要求。周弘没有答应。女儿的脸上顿时有点不高兴。后来，周弘让女儿做应用题时发现女儿情绪不对，女儿在故意和爸爸磨洋工。周弘就对女儿说：“婷婷，没几天就要期中考试了。你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一定要有毅力。好好地把这些题做一下。”

但婷婷没有听的意思，嘟哝了好几声，说：“人家边吃边做不

是一样的吗？”周弘劝了几声以后，婷婷的态度还是没有一点儿改变。周弘看着女儿，想起这么多年来辛苦，想起为了她跳级的种种困难，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啪”地甩了婷婷一个耳光，“你究竟听不听爸爸的话！”周弘吼道。

婷婷一下子呆住了，她没有想到这么好的爸爸竟然会打她。婷婷的脸上出现了五个指印。那个高频率的助听器也被打歪在了一旁。婷婷用双手捂着小脸，哭了，哭着的时候惊恐地望向了爸爸……

周弘自己也呆住了，他看着女儿，又低下头看着自己打向女儿的那只手，内疚、心疼、悔恨一齐涌上了心头。我这是怎么了？我真的就打了女儿了？周弘，你多浑啊！你要知道，这哪里是打在女儿的脸上，这是打在女儿的心上啊！你是她的好爸爸，你是女儿的够朋友的爸爸，可你今天为什么不够朋友了？女儿现在会怎样想呢？她一定在想，这下坏了，最爱她的爸爸也不爱她了。她刚刚走出听觉的黑暗，你怎么能让她又走进爱的荒原？周弘，你看这下该怎么办？你应该向她解释一下你刚才的行为。可是女儿这时会听你的解释吗？但不解释又怎么办？看着女儿的心在流血？你这个做爸爸的能够忍受吗？

周弘痛苦地用双手撑住了低下的头，眼泪就要流下来。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为刚才的冲动解释。

婷婷看着爸爸这样的神态，好像知道了什么似的，默默地走到了爸爸的身后，伏在爸爸的背上轻轻哭了起来。

周弘从肩上握住了女儿送过来的小手，周弘也哭了。女儿伤心，周弘是不可能不伤心的。这么多年来，周弘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给了他的可爱的女儿了。为了女儿，他几乎已经不再到厂里上班了。女儿就是他的命。他是那么喜欢他的女儿。这么多年来，他和女儿一起克服了让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与挫折，这使他与女儿的心贴得更近了。女儿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周弘常常这么想。现在，周弘看见女儿伏在自己的肩上，更加确信了自己的这一想法。周弘愧悔交加，他不知道该怎么对女儿说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把女儿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然后在纸上写道：“婷婷，你知道爸爸今天为什么这么生气吗？”周弘不敢开口，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

女儿也在纸上写道：“女儿明白，爸爸是为女儿好。”婷婷写下这句话时，眼泪已经如泉水一样无声地涌了出来。

周弘又写道：“婷婷，爸爸确实太爱你了，为了你，爸爸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毫不犹豫。爸爸的生命已经全部融在了你的生命之中，你相信吗？”

婷婷无声地点了点头。

周弘又写道：“婷婷在爸爸的心目中是最好的孩子，爸爸从心底里疼爱你，欣赏你，甚至佩服你。因为你是一个聋孩子，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你认为做到这一点容易吗？爸爸很佩服你就是这个原因。你也应该看到，不光是爸爸，全家人为了你能有今天都付出了很多很多，不容易啊，我的好女儿！可你现在却要爸爸看着你

浪费时间，爸爸是多么伤心！你的时间可是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啊。别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能说话，而你却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失去了好几年，时间对你来说，比任何人都更宝贵，浪费时间就真的等于在浪费你的生命，爸爸能不痛心吗？再有，你的生命凝聚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命啊！”

婷婷又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周弘又写道：“爸爸刚才是气急了才打你的，爸爸是气糊涂了。爸爸打了你，自己心里也非常难过。爸爸请求你原谅，你能原谅爸爸吗？”

婷婷一边拿过纸，一边抹了一把眼泪，然后写道：“好爸爸，我已经原谅你了。今天是我错了，请爸爸也原谅女儿，行吗？”

周弘把自己脸上的眼泪抹干净，然后又继续写道：“谢谢你，我的好女儿，爸爸保证今后再也不打你了。打人是不对的。女儿，你脸上还疼吗？”

婷婷写道：“刚才疼的，现在不那么疼了。爸爸，你帮我看一看，被打的地方现在是什么颜色？”

周弘写道：“有一点红，还有几道印子。”

婷婷写道：“让我照一照镜子好吗？”

周弘连忙把镜子递给女儿。婷婷看了一会儿，又伏在纸上写道：“爸爸，请求你不要把今天晚上的事告诉妈妈、爷爷和奶奶，要不然，他们会难过的。”

周弘心里一阵泛酸，眼泪又流了出来……

这是女儿能够开口讲话以来发生在父女之间的惟一一次无声的交谈。这一次交谈使周弘想了很多很多。像这样的推心置腹的交谈，像这种事情发生之后的相互自我批评，会使家长和子女的心贴得更紧。周弘感到，家长教育子女如果是为了子女，那么孩子是能够感受到的，但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家长为了挣面子，那么孩子就会对这种教育本能地抵触。这之后，周弘每当要发火时都会想到这一次非常独特的谈话。这一次谈话让周弘深刻地感悟到了一点：孩子，是应该用理解和平等来和他对话的，只有这样，你才能让孩子接受你的一切劝告与教育。否则，你的教育就只有归于失败。

周弘在研究铃木的教育方式时看到铃木母亲的批评方式时又为自己曾经打过女儿这一行为感到无限后悔。有一次，铃木的母亲在小铃木顶嘴时流下了两行眼泪，然后默不作声地出门了。这时候，小铃木非常后悔，妈妈是从来没有训斥过他的啊，妈妈到哪儿去了呢？铃木倚在门边等候着妈妈的归来，准备向妈妈认错。铃木的母亲就是用这种沉默的力量，让铃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周弘由此领悟到一点：沉默是可以让一个人认识到自己错了的。而一个人只要发现自己错了，他就会努力去改正的。现在女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可你周弘又为什么要动手呢？周弘，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用铃木母亲的这个方法呢？

从这以后，周弘再也没有打过女儿。周弘后来也反复地告诉人

们，当你举起打孩子的手，就意味着你的教育已经失败。

现在怎么办呢？女儿这一次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要让女儿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又要让女儿从此改变自己，更重要的是让女儿重新得到同学们的理解，真的不是一个小问题。这绝不是一个巴掌所能解决的问题。

女儿是名人了，女儿很有可能被鲜花和名誉打倒。她毕竟还小，她还不知道怎样从那种虚幻的光环里走出来。这太可怕了。人，其实还是很脆弱的。有时候，再大的困难不会把人打倒，但幸福和快乐，却能让人爬不起来。婷婷，果真还是个孩子。我这个做爸爸的，任务还很重啊！

周弘非常自责，他觉得女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问题全在自己。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里，竟然忽略了对女儿的道德品质教育呢？还有，从北京回来以后，自己和女儿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这也有可能滋长了女儿的某种不太好的心理。这是做爸爸的责任，自己不应该让这些事情影响了女儿的正常的身心发展。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一定要推掉，要让女儿在一种平静的心态中，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周弘想找一找学校，让学校在这方面配合配合自己，再有记者采访或者什么单位拍片时应该先征得家长的同意。再有什么需要露面的事，不要把婷婷推到前面，她不可以经常亮相。是的，应该去找一找老师，把这些事情对学校说清楚，也顺便了解一下婷婷在学校的表现。

周弘没让女儿知道自己去找了老师。他本来想告诉女儿一声说爸爸想要和你的老师们接触一下的，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让女儿知道的好。

周弘接触了一些老师，也了解了一部分同学。从学校归来，周弘对女儿的情况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把握。周弘注意到了，女儿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学校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学校对女儿的宣传和表扬已经太多了，女儿和女儿的那些同学都没有能正确面对这一系列的表扬和宣传。婷婷在表扬和宣传面前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骄傲情绪，女儿的同学则表现出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特有的复杂心理。这一切虽然正常，但长期下去，女儿和女儿的同学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变态。学校对婷婷的宣传与表扬，初衷是好的，但没有掌握好一个度。周弘还注意到了，学校在对女儿宣传与表扬时，是以周婷婷作为参照系去要求别的同学，这就很容易让其他学生产生一些对女儿这个仍然只能算是残疾女孩的抵触情绪与反感。不管周弘和女儿怎么不把婷婷当作一个残疾人，但是，在老师和学生的潜意识里，仍然有着这样的认识。女儿的班主任刚才不是对他说了吗，他要让班上的同学充分认识到周婷婷的意义，他要同学们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一个聋孩子能做到的，你一个正常的孩子却不能做到？同学们要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这样，就在无意中把女儿和女儿的同学推向了两极，对立也就开始产生。这是很不利于女儿的成长。女儿这个时候仍然非常需要道德与纪律的规范，她在一些

方面成长了，但在很多方面，她和其他孩子一样，还很不健全，还需要接受教育。

周弘想到，自己过去对女儿的教育也是仅从智力角度入手的，这其实是走进了一种误区。任何时候，对人的培养与教育确实是不能放松的。而学校现在的这一些做法，却是进入到了一种新的误区。棒杀会扼杀人，捧杀更会让人毁灭。更何况周婷婷是这么一个孩子呢？

他决定再次和女儿做一次深入的谈话。

谈话，已成了周弘对女儿教育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周弘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要想使自己的教育真正让孩子能够理解与接受，你只有先让孩子接受你的语言。孩子是人，她需要尊重。周弘还深切地认识到一点，在道德品行的教育过程中，也必须对孩子赏识，要认为她行才好。否则，你已经对孩子失望，又怎能要求孩子走你所期待的路子呢？周弘想把自己在培养婷婷智育发展的方法再一次运用到对她的道德培养上来，对女儿多鼓励，激励女儿走向新的境界。

走出误区

星期天早上，周弘提出到公园玩，他问女儿：“婷婷，我们今天到玄武湖去还是到中山陵去？”

婷婷想了想：“去中山陵吧！那地方人可能少一点。我现在不想看见什么人。”婷婷的脸上比较落寞。

周弘看了看女儿，没有说什么。打点好一切，和女儿出发了。

中山陵那天游人如织，婷婷看了后，又感觉不好了。她皱了皱眉头。周弘问女儿道：“婷婷，这儿还是有很多人，你看怎么办呢？”

“那……那去灵谷寺好不好？要不就去明孝陵那儿，到那里也没太多的路。”周婷婷吞吞吐吐地说。

周弘笑了笑，对女儿说：“你认为那里就没有人吗？”

婷婷没有讲话。她也知道，这世界上到处都是人。

周弘对女儿说：“这世界就是由人构成的，哪能没有人呢？不过还是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婷婷问。

周弘拍了拍女儿的肩膀说：“怎么，你忘了，不是你说的吗？让中国和俄国换一换，他们的国土面积大，我们的人口多。”

婷婷没有讲话。很长时间她才对爸爸说：“都什么时候的话了，你还提过去的事干什么？那时是小孩子。”

“小孩子怎么了？小孩子也能做大事嘛！婷婷小时候做了那么多让大人吃惊的事哩！”

“算了吧！我现在提到过去就烦，也许没有了过去倒挺好。我不应该要什么十佳的。”

周弘没有说话，带着女儿一步步走在去中山陵的台阶上。

看完孙中山的坐像，婷婷就要出来，“受不了，人太多了。”

周弘没有违逆女儿的意愿，和女儿一起走了出来，坐到台阶边

儿上休息。父女俩都没有说话。

“还是去玄武湖划船吧！”隔了好大一阵子，婷婷才说。

周弘遂了女儿的心愿，又乘车去了玄武湖。

两人到了船上，周弘决定把问题谈一谈。他觉得时机已经到了。周弘对女儿说：“这里没有什么人了，婷婷，你心里应该高兴一点是不是？”

婷婷点了点头。

“可是，等到我们上了岸，仍然会有很多人在我们周围，那又怎么办？”周弘问女儿。

婷婷没有吱声。爸爸今天一直顺着她的意愿，要上哪儿就上哪儿，婷婷已经有点感觉到爸爸一定是要对自己说什么了。她知道爸爸在选择最佳的时机，爸爸一直这样尊重自己。她觉得这有点不太好，于是，婷婷对爸爸说：“爸爸，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对女儿你不要考虑得过多，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

周弘叹了口气说：“女儿，你能这样懂得爸爸的心，爸爸真是太高兴了。但爸爸仍然要注意，你是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的。如果爸爸不注意方式与方法的选择，那就会伤害你的。”

婷婷没有接爸爸的这句话，她觉得爸爸的这句话里有着丰富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她似乎很清楚却又似乎还不明白。

爸爸接着说：“既然我们婷婷今天要爸爸说，那么爸爸就说了。爸爸告诉你，爸爸找过你们老师和你的一些同学，也找过学校领导

了，我希望学校还和以前一样配合我共同把女儿教好。我请求学校以后不要再让你做什么表演拍什么片子了，我认为，这很重要的，因为这很有可能会让我的女儿在另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走得太远，到最后，我的女儿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迷失自己的。婷婷，爸爸的这一做法，你同意吗？”

婷婷没有讲话，她默默地点了点头。她知道早晚会是这样。再说，她对那一切已经不感兴趣了。自己的心情这么糟糕，还拍什么片子搞什么表演？

“接下来，爸爸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一听。婷婷，你愿意听吗？”

婷婷又点了点头。

“这个故事其实你肯定已经听过了，我在我们合写的那本书里已经提到过了。婷婷，你应该还记得爸爸珍藏的那盒你开始学说话的磁带。”周弘说。

婷婷说：“我记得很清楚。爸爸珍藏这一盒磁带，既是对女儿的珍爱，也是保存一个哑女学话的最初阶段的真实。爸爸你对我说过的呀！”

周弘说：“是对你说过了，但你忽略了其中的一些东西。你应该记得你那时学说话的时候，爸爸用了什么方法来激励你的。”

“记得！你让叔叔和伯伯家的小孩，就是周舟他们都和我一起学说话。”婷婷说。

“好！”周弘对女儿竖起了大拇指，“你应该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吧?那时,为了能使你学会说话,我把你的表兄妹们全都集中在一起,举行读识字卡片的录音比赛。每当你很艰难地模仿着他们的口型读出一个音时,我和那些小朋友们都狂热地为你鼓掌欢呼,而最后,比赛的最后结果,总是你第一名。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还有,我听你小学时候的贺老师也说过,她们全班的同学和你有过一次比赛,贺老师也和你有过一次比赛,你都得到了第一名。你想过没有,你的那些同学真的在朗读上不如你,你的老师也不如你?"

周弘告诉女儿:“论说话,你的表兄妹们当然要比你说得好多了。这是爸爸和他们事先谈好的一个秘密协定,每次都要让婷婷拿第一名,这样才能让你在一种成功的感觉里很快树立起学好语言的信心。你的贺老师再怎么着也不会比你差,但她把爸爸告诉她的铃木的教育理论用到了对你的教育与培养上了。所以,她才会有这一种自觉的教育行为。否则,你的教育环境将还是和你在幼儿园里的情况一样。”

说完后,周弘不说话了,默默地看着远处的湖面。

婷婷终于懂了爸爸的心。婷婷无声地哭了。那时,婷婷总是得到第一名,那时的婷婷高兴得合不拢嘴。那时,婷婷真的以为自己读得很好,现在婷婷知道了,原来,她不是最好,也不可能处处得到最好。

婷婷觉得很委屈,刹那间心情也变得飘忽不定,心里空落落的。

周弘转过身子，对女儿说：

“女儿，你懂了就最好了。那时，我不是让你要什么第一。第一不重要，我是想让你尽快找到成功的感觉。今天，你终于懂了就好了，现在懂得这些道理还不迟。女儿，人，要想成功，就好比你说学说话，总是要在别人的帮助或者配合之下才能做到。任何人，如果缺少了别人的帮助或者配合，想要取得成功那就是痴人说梦了。现在，你在班上，与同学们搞成这样，你想一想，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我也找了蒋静她们。蒋静也对我说过了，好几次，记者到班上拍你时，她坐在你的身边，你总是把她推到一旁。她现在想通了，说人家本来就是来拍婷婷的，是她的虚荣心太强，想要上镜头。但你的做法也确实让她难堪。你说，你让她怎么和你继续友好下去？你可能还不知道一点，就是这样，蒋静对你仍然是最好的。你在出外做节目时，落下的值日生的任务，都是她默默地帮你做了。这么一个好同学，你却竟然把人家不当回事，你说，女儿，你还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十佳少年吗？不错，你成功了，可是，你要看到，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荣誉。且不说这一荣誉里凝聚了很多人的努力，就以你在十佳表彰大会上以南京市第二十七中的学生身份发言，你也应该看到，你们学校上下都是以你为荣的。蒋静她们说了，她们也很珍视这一荣誉。她们知道，这一荣誉也同样属于她们的集体。可你为什么就搞不懂这样的道理呢？女儿呀，人，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道怎样做人 and 与人合作。爸爸过去对你可能太偏重于智力的培养了

而忽略了这一方面。这可能不太好。”

婷婷在爸爸絮絮叨叨的话语里哭得非常伤心，她真的没想到同学和老师对她是那样好。可这之前，她总是反反复复地认为，她们是嫉妒她，打击她。现在，她知道她要怎么做了。她想她会做好的。不然的话，她就不是周婷婷了。

“女儿，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的一切我都非常了解。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那时，同院的小朋友到我们家玩时，你也是比较好胜，喜欢摸摸这个的头，喜欢打几下那个的小手。有一次竟然把一个小朋友搞哭了，从此，那个小朋友就没有和你一起玩过。你也问过我是什么原因。那时，我就告诉过你，你要想小朋友们对你友好，你就必须对人家友好。否则，孤独就会永远陪伴着你，就像你现在的样子。在上海时，你记得吗？你也是这样，在那么多孩子当中，你就要做他们的头，否则就不高兴。好胜是好事，但处处时时都不让人，做什么事都要占先就不好了。好胜表现在不服输上才对。”

周弘的话就像一阵阵春雨不断地浇在女儿的心田上。女儿在不停地哭着，可周弘始终没有停止讲下去。周弘一直不停地说着，他希望女儿把这一切全都记住，用心记住。

周弘又和女儿说：“婷婷，爸爸读过一本写拿破仑的书。当年，拿破仑英雄盖世，他在走上阿尔卑斯山时曾经这样说他自己：我，拿破仑，是不可一世的英雄。他说完后，他身后的士兵全都山呼万

岁。可是，婷婷，你应该看出来了，拿破仑如果没有身后的士兵，他就没有这个胆量说这样的话。任何一个英雄都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走向英雄的圣坛的。女儿，我告诉你，刚才爸爸之所以要带你到一些地方走走，就是想让你知道一点，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人构成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做人上人。当然爸爸也不会让你做人下人或者人外人，任何对生活的旁观态度都是不对的。爸爸要你学会努力做好一个人中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已经十全十美了。英雄如拿破仑，他也有兵败滑铁卢的时候。”

婷婷泪下如雨，在爸爸的话语里不住地点头。

女儿真的懂了。周弘看着在哭着的女儿，想道。

周弘长舒了一口气。长时间积压在心头的一桩大事，终于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之后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式和完满的结果。望着痛哭的女儿，周弘欣慰地笑了。女儿这时才真正地知道了这世上有一种东西比知识，比生命更重要，而这之前，女儿却陷入到了一种虚幻的世界里了。虽然得到了十佳的称号，却一直生活在孤独与寂寞里。这样下去，用不了很久，幼儿园时的自卑又会在女儿的身上复现，那就太可怕了。让她哭吧，哭一哭对她是有好处的。像这样的孩子，在努力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要在另一角度停一停，让她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进步。

婷婷小学的时候只上半天学，到了中学时，婷婷也学得很轻松。为了让女儿的心态进一步好起来，周弘向学校提出了请求，让女儿

在家多呆些时间，自己辅导女儿的功课，同时为女儿做些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婷婷没有同意，她要去上学，和同学们一起，她相信同学们最终会和她走到一起的。耳朵问题，同学们仍然会像过去那样把一切她听不清楚的全都告诉她的。

到了班会的时候了。

婷婷请求班主任老师给她一点时间，她想对同学们说上几句话。班主任同意了。上课之前，婷婷把自己要说的话全都跟班主任谈了。班主任是刚刚知道婷婷曾经还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的，他被婷婷感动了。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的。而周婷婷，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却已经能够从那样的高度来看待自己，确实难能可贵。当然，他更服的还是周弘，这样一个普通的家长，在对女儿的培养过程中，使自己的教育水准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这确实难能可贵。他也想像周弘一样帮助婷婷和婷婷的同学走出误区，他要让他的学生知道，一个人有时会犯一点错，但同学们千万要以一种宽大的胸怀去接受一个曾经迷失的人。更何况婷婷这样一个学生，最多她只是没能把握好一些分寸。

班主任对同学们说：“我们今天准备搞一个主题班会，主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荣誉。我们想就我们班上这么长时间里出现的一些情况入手，围绕着在周婷婷同学身上发生的一切谈一谈这个问题。同学们看怎么样？”

教室里没有声息。

班主任笑了笑，他继续对同学们说：“我们知道，自从周婷婷同学被表彰为全国十佳少年后，她和她的爸爸经常出去做报告。她也确实很少有时间和大家交心。我想给周婷婷同学一次这样的机会，同时也是给同学们一次机会，让我们走进一个同学的内心，切实感受一下一个在很多荣誉中的少年，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我还希望同学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人，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周婷婷。周婷婷同学今天和我说，她希望同学们把她过去的荣誉永远看成是过去。对她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她仍然必须从零做起。现在，我们首先请周婷婷同学上来发言。”

班主任说完后第一个鼓掌。可跟着班主任鼓掌的人很少，掌声稀稀落落的，七零八落。

周婷婷心里非常难过，但她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讲台。她相信同学们一定会像过去那样重新接受她。走上讲台后，她深情地看了同学们一眼，然后说：“感谢大家给我这一个机会。其实，我想说的，班主任老师都已经说了，我真诚地希望同学们能把我看成一个普通的人而不要把我看成一个什么十佳。那只属于过去。当然，在这之前，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希望同学们好好地批评我。这里，我想向我的好同学蒋静说一声，蒋静，对不起！我曾经对不起你过，可你却没有和我计较什么，还默默地帮我做值日。我想，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对你的感谢都无法做到，我只想说，今后，我会做得更好，以此来表达我对大家和对我们班

的热爱。我要对赵彬同学说，赵彬，对不起，我曾经骂过你，请你原谅。我想我们以后会成为真正的朋友。我希望你能接受我这个曾经伤害过你的朋友。还有很多同学，我想，我大概都曾经不知不觉地伤害过你们，衷心请求你们原谅。最后，我还要说，作为初一(1)班的普通一员，我热爱我们初一(1)班。谢谢！”

婷婷没有提孙晓梅。她仍然无法原谅孙晓梅，她觉得孙晓梅是不应该和自己生分的。婷婷发言时，看也没有看孙晓梅一眼。

婷婷的话说到一半时，下面已经有了不小的骚动。蒋静不住地拿眼睛看向班主任，又不住地看向孙晓梅。赵彬非常不自在地东张西望。他有时看看班主任，有时又看看班长。他有点害怕，他想，这下完了，老师一定知道他曾经把周婷婷的那本书踩烂了。周婷婷一定把所有的一切全都说出来了。他不敢看向班主任。他希望周婷婷不要再说下去，他怕她再说就会说到他踩烂那本书的事。那样的话，班主任就不会原谅他了。他想，今天他算完了，班主任一定会把他熊个臭死。可周婷婷没有说到那本书的事，她也没有讲她怎么对她的事，她尽在做自我批评。他向蒋静望去，蒋静也在看他。他悄悄地对蒋静说：“我们该干什么？”可蒋静没有理他。

周婷婷讲完后，蒋静站了起来，对班主任说：“老师，我也想说几句话，你同意吗？”

班主任点了点头。他听出了周婷婷话的分量，他相信周婷婷已经打动同学们了，周婷婷一定会在同学当中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的。

蒋静对站在讲台后的周婷婷说：“周婷婷同学，你不用再多说了，我们也有很多不是之处。我们让你一个人生活在孤独中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你是我们的好同学，我们应该团结你的，可是我们做得不够，也请你原谅。”

孙晓梅也站了起来，赵彬最后也站了起来，纷纷对周婷婷述说着他们的错误，请求周婷婷原谅。

周婷婷感动极了。她知道，一切其实都只是她的错。爸爸说得对，这之前，她走进了一个新的误区，没有能够注意到对自身的品德培养与磨砺。可她的同学们却没有计较她，反而向她说他们的错误。婷婷真的太感动太感动了，她觉得她遇上了世界上最好的同学。周婷婷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班主任见到这种情形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没有想到，孩子们今天也教育了他。周婷婷和她的那么多同学，是多么可爱，他们在刹那间显现出的美丽的灵魂是多么让人目眩神迷啊！

回到家，婷婷把学校的事情告诉给了爸爸。爸爸认真地听完了婷婷的叙述，非常高兴，连连夸奖周婷婷真的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无愧于十佳少年的光荣称号。“对了，婷婷，一个优秀的人就应该这样坦荡，要有气度，要有襟怀。女儿，你做得对。你及时地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又及时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你能向你的同学道歉，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婷婷，我相

信你今后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的。”

听到爸爸的夸奖，周婷婷笑了。周婷婷对爸爸说：“爸爸，你不要再夸奖我了，你不怕把女儿夸奖坏了吗？”

爸爸说：“我的女儿既然已经意识到爸爸的夸奖会使她坏了，那就不可能坏了，因为，女儿懂事了。”

这之后，学校不断地把周婷婷的情况反馈给周弘，这是周弘向学校提出的请求。“这个聋童的家长在他的女儿读小学的时候从学校里得到了那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学校也同样应该给予周婷婷和她的一家以帮助。过去，周婷婷就读的解放路小学在教育上，对周弘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现在也应当为他提供一点帮助。”学校将这件事作为一桩重要的教育工作布置给了周婷婷的所有老师。老师们非常配合，经常把周婷婷的在校表现告诉周弘。周弘因此能经常了解到女儿的在校情况：女儿开始帮助同学做值日了；女儿为那个生病缺课的同学补课；女儿一个人把教室里的卫生死角清扫得干干净净；升旗手忘了在雨天把国旗收好，周婷婷一个人忙忙碌碌地把国旗降下来，然后收好，天放晴了，又把国旗升起来；外宾来访时，周婷婷没有抢镜头，她把校长推到了镜头前……

周弘每当听到这些消息，都会对女儿说：“婷婷，你看到了，你的进步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爸爸在对你的教育过程中也断断少不了别人的帮助。你好好回忆一下，从爸爸下决心一定要将你带进有声世界以来，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多少帮助？从残联的领导到南京

市的有关领导，从你身边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到那么多为你治病的医师，从解放路的陈校长李校长他们到你的一些老师同学，你缺得了他们吗？女儿，你要知道，周婷婷，一个哑巴女孩能有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啊！你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取得的。你要记住这些可爱的人们，适当的时候，你要好好地回报他们。”

“爸爸，你还少说了一个人！”周婷婷说。

“谁啊？”周弘问。

“那不是你吗？我的好爸爸，是你一直在用生命陪伴着我，让我跟着你走，女儿才有今天的。谢谢你，我的爸爸！”婷婷对爸爸说。

“傻孩子，跟爸爸还说这话。爸爸不也和你一样，是从那么多可爱的人们那里汲取到爱的力量后，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吗？”周弘停了停，又继续对女儿说：“永远都要记住，你是爸爸的好女儿，爸爸就希望你能够在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也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你永远也没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理由。”

婷婷非常懂事地点了点头。

周弘回忆起女儿进中学的这段时间里的情况，意识到一个人的真正成功不在于有了智力上的发展，更重要的倒是要在德育发展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智力，否则，那种智力将是先天不足的。想到这里，周弘在自己的教育日记里写道：

……我是在很痛苦的思考与教育实践过程中才发现了对残疾人的心理疏导固然有让他们面对厄运与挫折的勇气的一面，但也还是要注意，残疾人的人格培养也非常重要。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忽略了这一点。在对周婷婷的教育过程中，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人道主义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对这些孩子格外关爱，但在人格培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对他们一样地严格要求。这也才是对他们的真正的爱。否则，我们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有可能前功尽弃，这里还有一个培养残疾儿童健康心理的教育话题。对这一问题，我想我们不能否认，所有的残疾儿童其实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与阴暗。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客观的，如何将这种心理障碍克服，说实话，这还是一个教育上的难题……

谁知我心

然而，周婷婷的状况没怎么见好。没过多长时间，周婷婷便发觉那些同学只是显出和她相处很好的样子，虽然状况比以前好些了，但很多同学仍然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想和孙晓梅说几句心里话，可晓梅在听她说话时，总把眼光看向别的地方。她也很想和蒋静重续友情，可蒋静爱理不理的，总让婷婷觉得有点不尴不尬。婷婷很伤心，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她应该怎么样才能得到过去这些朋友的谅解呢？婷婷感到很委屈。很多次，她看着蒋静和晓梅她们一起蹦蹦跳跳地走在一起的样子，她就好羡慕好羡慕，她觉得自从得到了十佳以后，有很多东西却在悄悄地离她远去。她多想

对人们说，我是爱你们的！可是她实在不敢想人们是否爱她。现在，她只能毫不犹豫地说，她的老爸她的好朋友周弘是爱着她的，妈妈是爱她的，爷爷和奶奶是爱她的。其他人呢？她没有多少信心。爸爸在忙，忙着康复中心的事。有很多和婷婷小时候一样的孩子现在正在爸爸的周围，他们正在向有声世界迈进。可他们走进了有声世界以后又能怎样呢？这个有声世界不是我们这些聋孩子的。它只属于那些骄傲的正常孩子，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宠儿。婷婷伤心极了，百无聊赖地走在校园里，一边走一边用脚轻轻地踢起路边的小石子。她想给爸爸写一封信。爸爸太忙了，爸爸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时间过问她了。爸爸，你是不是认为女儿进入中学了就一切都好了？你是不是认为上一次的事已经圆满结束了？不，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爸爸，你要帮帮我。

现在，妈妈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爸爸一个人在聋哑学校。在妈妈身边的婷婷多想去找爸爸，多想看一看爸爸啊！

婷婷还是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婷婷写信的时候，泪不住地往下流着。

周弘捧读着女儿的信，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婷婷在班上的事，婷婷说有自己的问题，但班上的同学不像是很能接受她也是事实。周弘痛苦地想，看来，也不能一味责怪婷婷。问题可能不是以前他所想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其他孩子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当一个聋孩子戴着十佳的光环坐在他们身边的

时候，他们怎么也无法获得心灵的平衡。周婷婷，现在虽然得到了十佳的称号，可是她的内心是多么失落多么孤独！我这个做爸爸的竟然把女儿都给淡忘了。女儿在信中写得很清楚，身边的孩子都用一种非常苛刻的眼光看她，认为既然是十佳了，就应该什么错误也没有，就应该是一个完人。可是这怎么可能呢？谁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为什么要对我这个残疾儿童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

周弘决定去找一下班主任钱峰。他要对钱老师说，让女儿从此半日制到校，还像过去那样，让家庭教育的特点再度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女儿在一种平静而又宽松的环境里获得知识，否则，学习会受到不应有的干扰。

去和班主任谈这一件事的时候，钱峰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没想到班上的事情会搞得这样，才上初中的学生竟然非常复杂而成人化。望着比一般孩子要小得多的周婷婷，钱峰觉得周婷婷上一次在班会课上进行自我批评是非常了不起的。“周婷婷才多大的一个孩子？她比一般的孩子都更有理由得到更多的关爱，可我们给了她吗？我们的同学给了她吗？”钱峰沉痛地对他的学生说着，“你们怎么就没有一点宽容忍让和为别人着想的精神呢？你们怎么可以让周婷婷这样生活在我们中间呢？她说了她是很爱我们这个班集体很爱大家的啊！”钱峰说不下去了，他不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他也有可能要流泪。他也是一个父亲，他能够走进一个弱小的灵魂的内心深

处。他看了看周婷婷和坐在教室后排的周弘，他很希望这时候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诚恳地希望周婷婷同学不要离开他们这个集体。钱峰等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一个孩子站起来说这么一句话。后来，周弘站了起来，苦笑着对钱峰说：“钱老师，你不要再说什么了，也不要再做想让婷婷全日制就读的努力了，也许这样对周婷婷会更好。孩子们还小，就不要为难孩子们了。”周弘说完，便带着婷婷走出了教室。周弘的泪刹那间又要流下来了。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现实：女儿在这个班上就像生活在一个荒岛上，婷婷现在的状况竟然很糟糕。

钱峰赶了出来。他觉得无法面对周弘和周婷婷。周弘安慰他说：“没什么，钱老师，这与你有什么关系？是我们的孩子不好。因为她不能在荣誉面前好好把握自己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后果。也怪我，没有及早地对女儿进行人格与做人方面的教育。没想到这点疏忽会有这么大的负面作用。钱老师，你不要劝了，让她有一点时间呆在家里也好，她可以静静地想一想。想一想过去，也想一想未来，这对她是有好处的。”

钱峰一时语塞。周弘又说：“可惜的是，婷婷她们很快就要开理化课程了。你是知道的，我那点‘文革’前的底子是不行了的了。到时候，我们还得麻烦老师们，希望老师到时候多加指导。”

钱峰连忙答应：“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周弘想了想，又说：“英语王老师那里还麻烦你说一声，婷婷

每天晚上请她辅导一下。你知道的，英语这东西很难学，婷婷又是个聋孩子。”

“一定一定。你放心好了。”钱峰说。

望着周家父女的背影，钱峰心头有点沉重，眼泪都快要溢出来了。他忽然感觉到教师这一职业的神圣在这个世界上是任何一种职业都无法比拟的。因为，一个教师，是真正的在塑造着一个人的灵魂，而这一点如果疏忽了，那么不仅是一个教师的失败，他所教的孩子也就都会失败了。一个教师的事小，而那么多的孩子的事可就大了；一个孩子的事小，所有的孩子的事就大了。现在，婷婷的事倒不是太大，如何让班上那么多的孩子都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格，钱峰觉得自己的肩上有着太重的担子。

现在，周弘忙着康复中心的事，一有空就捧起初中的物理、化学教材来看。他现在又要和女儿一起学习物理和化学了。他将女儿接到了聋哑学校他的屋子里，半天上学，半天和他在一起。晚上让孩子回到爷爷奶奶和她妈妈那里。现在，婷婷的自学能力好多了，也省了周弘不少心。婷婷上午去学校，下午在周弘身边看书。再后来，婷婷就只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上午去上英语课，其他时间就都在周弘这里了。当然考试时婷婷都是要去的，哪怕就是单元小考。每次考完试，婷婷都要和爸爸在一起认真分析试卷中的错误，然后认真地加以订正。

一学期下来了，婷婷的成绩没有掉队，始终在班上排名第一。

但周弘觉得女儿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太不容易了，也让他觉到了真正的累。

周弘感觉到有点累，他没想到到了中学阶段，女儿的事还要如此操心。

和爸爸一起出国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转眼间，周婷婷读初三了。中学的第一个阶段就要划上一个句号了。在周弘和女儿的共同努力下，女儿在初中的学习、生活与做人，最终赢得了她的同学。同学们经常扭过头看一看周婷婷人走以后留下的那张空位子，那张空位像一个巨大的问号一样拷问着班上的每一个人。钱峰老师有时会对他们很凶地问几句：看到周婷婷的空座你们满足了是不是？问得同学们一个个地低下了头。他们为自己过去那份不该有的嫉妒心而惭愧。有时候，他们看着周婷婷走了以后空着的座位，心里也是空落落的。

上初二的时候，孙晓梅和蒋静去过周婷婷家好几次找周婷婷都没有找着。婷婷的妈妈告诉她们婷婷是和爸爸在一起。可是南京聋哑学校是在郊区，她们也不认识那地方。下过很多次决心，最后说动了班主任，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然后又打了一段出租车，终于找到了婷婷。钱峰和学生们走进聋哑学校的时候，看到了他们这一生也不会忘记的情景，那些聋孩子，让人觉得心疼。孙晓梅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她们的生活之外会有这样的一群孩子。聋哑学校的孩子们那种令人伤痛的情景，让孙晓梅和蒋静她们好生难过。看

到这群孩子的时候，她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周婷婷。她们终于想到了，周婷婷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童年啊。钱峰老师将目光打向了他身边的同学，他好像在问她们，看到这一切，你们还有什么要和周婷婷同学比的呢？生活在你那里是什么？在周婷婷那里又是什么？

他们终于找到了周婷婷，在走进周婷婷爸爸的那间办公室时，他们看到了周婷婷和她的爸爸头凑在一起在讨论一道物理题目。他们没有喊出声来，只静静地看着这一对父女在一起读书的情形，他们好怕惊动了这一对父女。好久，周弘和女儿才发现了钱老师他们，连忙招呼他们坐下。周婷婷一看到孙晓梅和蒋静的时候还有点不太自然，但孙晓梅和蒋静却落落大方地跑到婷婷的身边拥住了婷婷，随后，三个女孩子终于一齐大笑起来。

钱老师和周弘也笑了。

这一年的秋天，天气不是很凉。天格外高远，人的心情也非常好。周弘的康复中心情形越来越好，家长们冲着周弘的名气把一个个难以侍弄的孩子全送了过来。在刚进聋哑学校，负责博爱康复中心工作的时候，周弘觉得身边的人们多少对他带有一种敌意。周弘知道同行们对他没有任何学历却在这里做着副校长有点不服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行们终于觉得周弘做着这样一个副校长是当之无愧的。现在博爱康复中心的名气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校的其他科室，随之而来的是周弘在学校的地位也渐渐得到了巩固。婷婷的心情非常好，日子就这样仍然平静而美好，周弘和周婷婷的心里都乐

滋滋的。日子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才叫做生活。

不久，日本康复界和特殊教育界向中国特殊教育界发出邀请，请周弘父女访问日本。

周婷婷好高兴啊!就要出国了，就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这多好啊!以前，她怎么也没敢做这个梦啊!现在，她竟然可以随爸爸一起出国了。

可爸爸仍然那么平静。爸爸对婷婷说：“我们在做着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伟大的事，但我们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婷婷，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认识到自己是非常渺小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群中生活，才不会有什么失落。你听明白爸爸的话了没有?”

婷婷明白，爸爸这是在说她刚进初中那会儿的事。现在，这一对父女，已经非常默契了，心灵的不断融合，使他们的心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应，一个眼神，都能传达出无穷无尽的内涵。婷婷听完爸爸的话，一下子又像一个大人一样了，对不久就要去日本的事不再像一个小孩子那么新鲜了，尽管婷婷的确还是个小孩子。

其实，在周弘，又何尝不为自己能到国外传经送宝而高兴呢?他知道这一次能够出国，一定是残联的领导推荐了他。周弘早就想去日本了。自从读到了多湖辉的那本书以后，他就对铃木的家乡日本产生了一种向往。他要去看一看那个岛国，他要去看一看那片诞生了铃木镇一这个伟大的教育家的土地。他没有忘记，也是这个岛国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曾经使他产生了持久的激情，从而想要成为中

国的大岛茂，一定要治好女儿的病的。从那本小书里，他获得了多少教育的灵感！从那个不幸的父亲身上，他获得了多少精神的动力啊！

周弘想，这个世界，应该让所有的人全都好起来。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可以好起来的！在这个世界上，造物主既然创造了一个生命，那么这一个生命就是美丽的，就是伟大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残缺的生命，只有残缺的生命表现形态。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命形态，但每一个都向往着一个美好的生命。

带着女儿，周弘在日本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在访问过程中，周弘不断地向日本友人介绍他的经验，不断地向日本友人介绍多湖辉的那本小册子。女儿周婷婷则不管到什么场合都非常大胆地表演节目，一点都不怯场。她为日本朋友表演了快速记忆，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的背诵。婷婷还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日本朋友介绍了自己上中学以后的情况……每到一处，日本朋友都给予这一对父女以热情的欢迎。当然，周弘和婷婷都没有忘记，这次的访问也还是他们向日本朋友学习的机会。每到休息的时间，周弘都要女儿不要忘了记下所见所闻，并通过自己的语言，将观感和见闻表达出来。

东京--大阪……一路上，婷婷兴奋不已，世界在她的面前展开了一幅无比绚烂的画面。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世界这么大，而她原来却总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挣扎。这一次出国，给了婷婷很多第一次：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第一次坐上了东京到大阪的悬浮式气

垫列车；第一次觉得世界真美，天地真大；第一次写下了许多旅行日记；第一次她感到过去是那么幼稚……

第8章 请跟我来

一个叫于基泰的老师

从日本回来后，周弘的事业引起了社会更多方面的关注。不但是残疾儿童的家长对周弘有了更大的信心，很多正常儿童的家长也开始登门求教。这些家长终于发现，在周弘的手中握有着教育孩子的最成功的方法。那种方法不仅仅适用于一个聋哑孩子，也可以移植到对正常孩子的教育中。这使得周弘有点应付不过来，但他没有拒绝登门求教者。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可以美丽起来，每一个生命也都值得我们珍视。生命的表现形态可能有点不同，但生命的内涵与本质是一致的，没有什么高贵与低贱的分别，更没有什么残缺与完整的差别。每一个生命都可以丰盈而美丽起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视生命呢？周弘觉得，现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进行生命的创造。周弘热爱自己的事业，周弘热爱所有的孩子。

但婷婷的事仍然要使他分出心来应付。婷婷每前进一步都会有一些困难与挫折，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律。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婷婷就要参加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了。

中考前夕，婷婷不像考初中那样轻松，她觉得很没有底。毕竟有那么多日子她没有在校学习，而且初中的课程比起小学的来要艰

深得多。再说，到日本一趟，也耽搁了学习。偏偏到了中考前一天，婷婷又病倒了。半夜时分还在打吊针。婷婷哭了，她觉得自己的命太不好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病倒了？周弘一夜没有离开女儿的病床，也一夜没有合眼。后来，看到女儿合上眼睡着了，周弘才悄悄地松了口气。

第二天，周弘很晚才叫醒女儿。周弘想让女儿多休息一会儿，如果女儿不能考上一个重点高中，周弘也只有认命。他要女儿也抱这样的想法，好好考，考不到重点高中没什么，只要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就行。

婷婷一边吃早饭，一边流泪。她担心，她恐怕无法走进重点中学的大门了。

在去考场的时候，婷婷的情绪才安定下来：努力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她甚至没有让爸爸陪她去考场。

周弘问：“你的病还没有全好，你就让爸爸陪陪你吧！”

婷婷摇摇头：“不用，真的不用，我已经好了。昨天出现那样的情况，可能也是因为着急的原因。”

周弘还是去考场看了看女儿。考场门口，聚集了很多家长。周弘和门房说了说女儿的情况，工作人员非常客气地让周弘进了校门。

周弘站在禁区的那道白石灰线之外看见了女儿。女儿正在埋头做试卷，看上去气色还行。周弘放心了，又看了女儿一眼后，就悄

悄地离开了。

结果出来了，没想到女儿竟然考得很不错。

周婷婷考取了南京市第一中学。一中是一家省重点中学，每年考到这个中学的孩子都是全市各县的尖子。一中也以它卓著的办学成绩在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声誉。现在，女儿走进了这所学校。这时的周婷婷也才十四岁，仍然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为了避免初中时的情况出现，周弘决定先和学校取得联系，共同做好周婷婷的工作。周弘希望周婷婷的班主任更好更快地把握周婷婷的情况，对周婷婷做到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周弘知道，女儿的教育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只要有一点失误，对女儿的教育都有可能前功尽弃，因为周婷婷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生。再有，高中的课程周弘有充分的估计，其难度又是初中所无法比拟的，要想用初中那种半日制的学习方法对付是绝对不可以的。每一节课，周婷婷都得老老实实地对付，否则，就怎么也学不好了。

婷婷被编在高一(5)班，班主任叫于基泰。周弘是在高一(5)班的教室里见到这个班主任的。于基泰应该是一个年轻的教育家。周弘听了他的第一节班会课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婷婷坐在教室里，她的同学们也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今天她的爸爸也来了，就坐在教室的后面。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于老师。

于老师终于来了。于老师到了教室后，非常礼貌地对坐在教室最后面的周弘点了点头，他已经从校长室那里知道了，在高一(5)

班的教室后面坐着一个家长。校长告诉他：“这是一个特殊的家长，不是因为他对教育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而是因为他的孩子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生。在对这个学生的教育上，你必须运用很特殊的手段才能取得教育的成功。”于基泰在开学前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了这个学生的所有材料，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教育个案。于老师觉得在这个学生的身上，有着很多教育的矿藏，只要好好地挖掘，一定有大的收获。现在，于老师在讲台站定，然后开始和同学们一起上第一节班会课。

于老师说：“同学们，现在，我们开班会。这是我们进入高中以来的第一节班会课，我不想讲太多的东西。很多道理大家都懂，我不想多说，今天我只准备谈一个问题。”

于老师停了停，用他那充满睿智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然后又接着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市一中是一个重点中学，每年都有一大批一中的学子走进名牌高等学府深造。我现在要和大家说的是，上大学与不上大学都不是什么十分重要的事。我想，在我们一中，最重要的事情，应该首先是学会做人。我认为，一个人有没有考取大学实在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但读完高中却没有学会做人，那么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失败的高中生。现在，是九十年代了，这是一个十分讲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时代。高科技已经越来越多地占领着我们的生活空间，这就更需要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有一种和谐协作的精神来共同创造我们的生活。人字

的构成大家也一定看到了，它应该是一种相互支撑的样子。这就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扶持，才能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我刚刚送走一届高三的学生，这个班的许多学生现在已经进入名牌大学就读。但他们对我说，现在十分希望能回到母校，再回到那个温暖的集体中。我想，这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集体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会对那个已经再也不可能存在的集体魂牵梦萦的。我认真地想过，那个班的学生之所以最后能以优秀的成绩跨进名牌大学的大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这个班集体里已经养成了相互扶持的优点，从而使班级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团队优势。我想，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班集体也一样地形成一种团队特色，那么我们就同样能够创造出我们高一(5)班的辉煌。说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在我们班上，在我们这个新组合而成的集体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她的特殊不仅在于她是一个聋孩子，她必须戴着助听器上课，有时还必须非常吃力地辨认老师的口型才知道老师在讲些什么；她的特殊还在于，她有着我们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所无法获得的荣誉。我们得承认她戴着助听器的同时也戴着光环。她就是周婷婷同学。”于老师说到这里用手对着周婷婷做了一个请大家看的手势，全班学生顺着于老师的手势看向了周婷婷。婷婷的脸上有点不自在，但她还是很温和地站了起来对同学们点了点头，然后又迅速坐下。

于老师继续说道：“我是在报纸和电视上认识她的。她的从哑

女到神童的经历确实让人感动，也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汗颜。她和她爸爸合作写的那本书《从哑女到神童》我也认真地读过了。孔子说过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之一大乐也。我为自己有幸能做这种学生的一日之师感到无比高兴。我相信，她会使我们想到人生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追求。然而这不是我今天想要说的话。我今天要说的是，她今天走进了我们这一个集体，我们就应该认定她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还要看到，一个聋孩子在走向康复之路并和一个正常的孩子进行竞争时，已经比一个正常的孩子要付出得更多，所以，我们对她，就要在学习她身上的闪光的东西的时候，也还要意识到，她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孩子，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关心。我们既不要歧视她，也不要把她放进一个虚幻的英雄的光环里供奉起来。她现在生活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应该把她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来看待。她的事迹和她的书都是过去了的东西，我们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当然对周婷婷同学而言，也要知道这一点，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过去。周婷婷同学，你能理解我的话吗？”于基泰老师说到这里时用一种殷切的目光看向了周婷婷。

周婷婷认真地咀嚼着于老师的每句话，她觉得于老师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说出了很多很深刻的道理。她默默地点了点头，心里顿时觉得像流过了一股清澈的小溪。于老师把她想对所有人说的话全都说了出来。在那么漫长的痛苦的挣扎中，她和她爸爸都希望人们不要用同情的、怜悯的甚至是歧视的眼光看她和她爸爸。她和她

的爸爸需要的是人们的真诚的帮助。同样，现在，她和她的爸爸也不需要人们用那种仰视的眼光来看，她和爸爸只是一对普通的父女。虽然，在走出因听觉造成的感觉的黑暗时，这么多年来，自己和爸爸在一种顽强的生命意志的支撑下走过一道道坎坷，创下了一个个生命的奇迹，但婷婷觉得她最需要的还是人们的理解与支持。于老师多好啊！他把婷婷想的、爸爸想的全都说了出来。周婷婷在于老师的目光里点了点头。她觉得，在于老师的话里有着一种她此前一直没有接触过的新的东西，那种东西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一样吸引着周婷婷去挖掘去思考。

周弘听到这里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眼里沁出了一些不易让人觉察到的泪花。他觉得女儿又碰上了一个好的老师。这是女儿的造化。也就是在于老师的这一节课上，周弘想到了一点：不管怎么说，女儿始终只是一个残疾孩子，自己不承认也没有办法，对她的生理情况来说，她不是残疾孩子又是什么孩子呢？尽管她自己和我这个做爸爸的强调只有心理上的残疾才是真正是残疾，但是你不承认，全社会都把她当成了残疾孩子。你个人的看法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对你的看法。周婷婷哪怕创造了更多的奇迹，她在别人的眼中也还是一个残疾孩子。周弘现在想通了，这种定位可能是最好的。周弘想到：这样看周婷婷，对现在的婷婷而言，可能会有一种暂时的心里重负，但对正常的孩子而言，却可能少了许多心理的压力，而如果动不动就让家长们在训斥自己的孩子时说：“你看看

你自己，再看看人家，人家还是个聋孩子，人家能做到，你为什么就做不到？”为什么要这样呢？这种方法对聋哑孩子和正常孩子而言，都是一种心灵的重负，都是一种伤害。这样就让大家都觉得难受了。只有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周婷婷和周围人的关系，周围的人们才能很快的接受她，而不像她在初中时那些同学那样，要到初二年级才能接受她。但可惜，过去没有人能看出这一点，就是婷婷这样一个残疾孩子和自己这样一个残疾孩子的家长也没能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于老师看出了这一点，并将这一点说明白了。这些问题后来便长久地在周弘的脑子里思考着。在这之前，周弘用一种对生命的热爱来塑造女儿的新生是不错的，但周弘有时却自觉不自觉地把女儿当作了一个正常孩子来要求。这对女儿来说，可能不太能适应。女儿的现状必须正视。于老师在这一节班会课上对周弘的心理错位进行了很好的纠正。

周弘从内心感谢于老师，是他的一席话让周弘开始了对女儿的正确思考与对她今后人生的重新设计。

残酷的辩证法

高中的课程多了，也紧了，婷婷有时应付不过来。现在，婷婷有很多时候，又只能看着老师的嘴动而不知道老师在说些什么，而她的听力，那个像汞柱一样遇到冷空气就往下掉的听力在她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是不听使唤。那个听力也真的像汞柱一样，遇上冷天或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下降，一点儿也听不见。婷婷非常着急，她

多么希望老师把一些问题再讲一遍，可她知道不能这样要求老师。只有自己去适应老师，不能让老师适应你。高中的课程更重也更紧，时间在高中变得有点残酷的意味了。一道题目会花上很多时间，婷婷不忍心打扰老师。婷婷更不怎么忍心打扰同学们，每个同学的功课都非常紧，高中生的时间表上连休息的时间都已经少得可怜了，我又怎么能麻烦他们？可婷婷的功课已经非常糟糕了。

果真，第一次单元考试时，婷婷出现了红灯笼，还不止一门，数学、物理、英语都有了不及格的记录。婷婷难过极了，她觉得这太对不起老师，也太对不起爸爸了。从来没有过的不及格的记录开始出现了。这让婷婷怎么办？

婷婷的心情糟糕极了。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婷婷都没有过这样的時候。就是考得稍微差一点，也只不过是六七十分，哪里会有不及格的事呢？你周婷婷还是神童呢，你能算什么神童？你考试不及格你还能算是神童吗？一到高中就有了不止一门功课不及格，那么这以后的漫长日子里，又将会碰到多少不及格？别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又会怎样看待她的爸爸？

接到自己第一单元的考试成绩后，婷婷的情绪一直很坏。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和爸爸说这一件事。

婷婷无法排解心中的痛苦，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学校的大道上走着。婷婷后来到了操场边。她伏在了栏杆上，呆呆地看着球场内的人在打篮球，于老师走到她的身边时她也没有察觉。

她其实哪里在看打球!她这时就想哭。为什么偏偏是她考了那么多不及格?

婷婷的眼泪掉下来。

于老师开口说话了:“婷婷,一个人在这儿哭鼻子?”

于老师的话打断了婷婷的思绪,婷婷这时才发觉于老师站在她的身旁。

婷婷把眼泪擦干,然后对于老师说:“于老师好。”

于基泰很温和地把手放在婷婷的头上,说:“婷婷,有什么事为什么不找老师呢?一个人哭鼻子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吗?告诉老师,是不是因为考试考得不好在哭?”于基泰看着这个班上最小的学生,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于基泰从其他任课教师那里已经了解到了,婷婷的功课有好几门不及格。

婷婷痛苦地点了点头。

“你看,你多么傻!这么点儿事就哭鼻子,那么如果有再大的事发生又怎么办呢?告诉老师,这之前有没有感到会考砸?”

“感到了。”婷婷低声地说。

“这不就结了!你已经知道你会考砸,你也就果真考砸了。这时再为分数哭泣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不是!”婷婷有点着急,“我也不是光为分数哭。”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于老师问。

婷婷看了看于老师,她看到了于老师沉静的目光。她说:“有

些时候，我想和老师们说一点话，也想请同学们帮一点忙，可是不敢，我怕太打扰他们了。假使有那么点帮助，我的功课不会这么糟糕。”

“是这样。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其实我已经早就帮你说过话了，你不主动找同学们帮忙，同学们又怎么能知道你哪里要帮一下呢？老师那头，我想，他们是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学生的。同学那头，你更不要担心。以现在我们高一(5)班的班风，也不会对你冷淡的。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个班集体。我其实听你爸爸介绍过你过去的一些情况，你应该相信一点，你现在所处的集体同学们都非常友好，只要你走近他们。我就担心你会因为一些荣誉的负担而不敢走近同学也不敢正视自己。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现在的情况是你自己不愿主动去问，怕人家不理你，又怕人家笑话你一些简单的问题也要问，是不是？这就要不得了。”

于老师温和地说。

于老师的话说中了，婷婷这之前确实有点怕面对大家。有了初中阶段的经历后，婷婷不知道在高中该怎么对待她的同学才好。于老师虽然在班上讲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同学表态，婷婷的心里很是没有自信。

高中阶段的第一次惨败，仍然让婷婷很长时间里都无法释怀。

在聋哑学校做校长的爸爸很快知道了女儿的事。周弘知道女儿还没有能够学会面对这样的挫败，尽管在这之前，她已经面对过了

无数的痛苦与孤独，但要她面对学业的失败，特别是要她在现在的状况下面对失败恐怕非常困难。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女儿面对的那些挫折，女儿自己都知道有很多人为因素的东西在里面。而现在外界的条件应该是很好的，女儿的心态也已经调整得很好，不应该再出现这样的现象了。现在，就是周弘自己，也有点不能面对这一失败。

周弘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如果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好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就应该可以适用于一切课程的学习，即使是高中课程的学习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不成功。

有些家长也听到了周婷婷在高中考试中的情况，都怀疑周弘的那种教育方法不可能取得长久的效果，于是，在康复中心缴了费又到幼儿园里报了名。他们怕孩子在周弘的康复中心被耽误了。

聋哑学校的教师看到周婷婷时，不由得停住脚步，将眼光投在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的身上。婷婷知道那种眼光的意思。回到爸爸的屋里时，婷婷的嘴唇在发抖，她很想哭，她觉得太对不起爸爸了。她怎么能考不及格呢？她怎么可以因为自己而影响了爸爸的事业呢？她是周婷婷，是那个南京人都知道的神童。别人可以考不及格，只有她不可以。

周弘温和地让女儿坐下，习惯地拍了拍女儿的肩膀：“婷婷，坐下，和爸爸聊聊。不要紧的，你的事爸爸已经全知道了。女儿，你知道，这也是放在爸爸面前的事，它要我们共同去面对。”

婷婷没有说什么，她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考试考那么糟，有什么好说的？

周弘见女儿没有出声，便对女儿说：“女儿，其实，很多事都是可以反过来看的。爸爸上次对你讲到了裤裆理论，你不是还笑得很厉害的吗？眼前的这一件事，你应当把它看成是一次机遇。”

婷婷终于流下了眼泪：“爸爸，你别说了，别再安慰我了，我考砸了，我太对不起爸爸了，而且让爸爸的事业受到了影响。”

周弘替女儿抹去眼泪：“婷婷，你千万不要哭。你不是说过你要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吗？现在，才只不过是一点小风雨。问题不在于失败，而在于失败后的心态。你甘心失败吗？如果这一点失败，你就躺下了，那只能说周婷婷同学已经甘心失败了，那么周婷婷就是一个孬种了。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这不是很好吗？女儿，我还要告诉你，这世上，没有什么人天生就是为了胜利而活着的。只有经过失败的胜利才更有价值。生命也是如此，只有历经了苦难的生命才是美丽的生命。这就像飞瀑，只有遇上了山石的撞击才会有美丽的浪花。人，有时，就必须学会面对失败。女儿，你的成功太多了，因此这一点失败你就承受不了了。其实，你从一开始踏上这人生之路时就在失败的磕磕碰碰中摔打，为什么现在倒反没有了承受失败面对失败的勇气了？你既然要做海燕，就要去搏击更大的暴风雨。人啊，女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失败，其实贯穿了人生的始终，但所有的失败必将会为你迎来一次次无比辉煌的胜利。

但你要注意，无论什么人，成功的辉煌只是瞬间，而失败的痛苦却时时伴随着你。如果一次失败你就被打倒了，那么，你活着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婷婷没有说话。爸爸的话有道理，但她实在无法听进去。

周弘见女儿没有说话，知道女儿没有能听进去，便又说道：“女儿，有一个名人讲过，一个人在人生的最初阶段经历几次失败是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的。你的人生也算才开始，你只不过是因荣誉多了才产生了这么多的心理重压。婷婷，你应当放得开一点。”

婷婷哭着说：“爸爸，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于老师也开导过我了，我也相信下一次不会再这样惨。但是现在，我感情上仍然不能原谅自己。周弘的女儿周婷婷只能考得非常出色而不能考砸了。这对我自己，对爸爸现在的事业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不能因为我的失败而影响了爸爸，我也同样不能因为失败而原谅自己。”

周弘赞赏地拍了一下女儿的肩膀，然后又竖起了大拇指：“婷婷，说得好，你能有这样的境界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但你既然知道了这只是感情在控制你，又为何不让理智控制自己呢？很感谢你对爸爸事业的理解。爸爸的事业是和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爸爸同样也必须面对失败，或者说，爸爸也必须要做暴风雨中的海燕，那样的话，爸爸的事业才会更加绚烂。”

傍晚时分，女儿走了。周弘送女儿到公交站，等女儿上了车，周弘才回转身。周弘十分惆怅。他的话对女儿有点用，但女儿还是

没能听进多少，不及格的阴影仍然非常固执地压在她的心头，要想让女儿走出因不及格而造成的心理低谷是非常困难的。女儿说了，她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这一种失败。周弘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和女儿在小学三年级时遇到的挫折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周弘却不知道这一次该如何劝解女儿。

自卑又开始攫取女儿了。也和女儿在刚进初中那一年一样，孤独与痛苦又开始和她为伴。聋孩子，不幸的聋孩子！上帝，你开启了她的心智，可你为什么不还给她一双完美的耳朵？一切还不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耳朵吗？如果女儿有一双和其他高中生一样的耳朵，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现在，我这个做爸爸的该干什么？我怎样才能让女儿又一次走出困境？周弘瘫在沙发上，他想休息一会儿。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方法了。一次次的坎坷，周弘都在使出浑身解数，现在他有点技穷了。要是女儿有一双健全的耳朵，能够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听到老师的讲课，那该有多好。可是没有，女儿没有那双耳朵。更让周弘没有办法的是，现在女儿所学的高中课程，他是一点也无法搞懂了。以前还能帮着女儿学，现在，面对如此深奥的高中课程，周弘有点心怯。周弘又一次觉得没有上大学是人生的一大缺憾。如果上了大学，如果有上大学的经历，至少不会像现在在对女儿的高中课程束手无策。

周弘想到了女儿的班主任，想到了于老师在第一节班会课上的讲话。周弘坐下来，拿出一根烟点燃，顺着于老师的话，展开了自

己的思路。

但直到夜幕降临，周弘都没能想出什么，周弘没法就于老师的话展开更多的思考。但他又很不放心女儿，周弘决定到学校去看一看女儿，和女儿再聊一聊，顺便再看一看于老师。和于老师谈一谈，也许能得到一些什么。

第二天，周弘向学校请了假，他要去南京一中看一看女儿，和女儿的班主任再谈一谈。

周弘走到了车棚，拎出了自己的自行车，然后便急急忙忙地往一中赶去。

周弘走进南京一中的时候，学校已经中午放学了，中学生们谈笑风生地跨在自行车上越过了校门。

周弘把眼睛睁得老大地在寻找着女儿。周弘终于找到了女儿，他把女儿引到一个树阴下，对女儿说：“婷婷，爸爸想和你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婷婷呆呆地看着爸爸，她的心里乱糟糟的。她不想让爸爸再为她分心。可是嘴上还是很懂事地对爸爸说：“爸爸你又来干什么？你的工作重要。”

周弘对女儿说：“爸爸知道你现在还在感情的控制之下，要你迅速摆脱感情的控制显然不太可能。但是我仍然要对你说，我们这个地球上白天也有黑夜，我们如果有了白天，我们也就一定会遭

遇黑夜。这个道理你总该懂了吧?"

婷婷点点头，然后对爸爸说：“爸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爸爸，我现在考了这个成绩你着急吗?"

周弘对女儿说：“女儿，你知道吗?你就是考最后一名，爸爸也为你骄傲，为你自豪。这是爸爸的心里话。”

“那又为什么?”婷婷不解地问。

“女儿，你这样想，假使一个断了腿的人和一些正常人进行赛跑，如果这个人跑在最后，你说，会有人嘲笑他吗?”周弘说。

“不会。”周婷婷说。

“可是，现在，这个断了腿的人如果拼出自己的全力超过了最后一个选手，接着又超过了第二个选手，那么，全场应该都为这个断了腿的人喝彩。女儿，你说是不是?”周弘问女儿道。周弘说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地想哭。

婷婷点了点头。

“你现在的状况其实也与这个一条腿的人一样，你是在没有一点听力的情况下和那些正常的孩子竞争，这就好比在赛跑时少了一条腿。你想，如果让你们班上的同学在眼睛看不见和耳朵听不见这两种情形里选择一种，你说他们是愿意选择眼睛看不见，还是愿意选择耳朵听不见?"

婷婷想了想说：“他们可能只愿意眼睛看不见。这样的话，他们还有耳朵可使。对我们来说听见老师的话是太重要了，能够听见

就好了，能够听见就好了。”婷婷说得很感伤。

“这就对了，婷婷，你应该记得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专家们都说，在耳聋、眼盲和体残这三种残疾中，最难康复的便是耳聋。你在这种情况下与你的同学竞争，就是考了个最后一名，爸爸又哪能对你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呢？如果你的这种情形长期继续下去，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之前的康复工作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一些难题，然后争取更大的成功。”周弘说。周弘说这些话的时候，感到相当吃力，他发现，一个聋孩子的康复工作真的是太难了。生理上的残疾需要康复，心理上的残疾更难康复。唉，每个残疾人都要经过这两个难关。周弘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会和这两件大事连在一起。而女儿的康复，生理的和心理的，都没能达到最佳境界。

婷婷望着爸爸，终于露出了一点笑意。但婷婷感到了爸爸的心情沉重。

周弘又对女儿说：“更何况你现在还不是班上的最后一名，爸爸又为什么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呢？婷婷，说到这里，爸爸希望你以后要记住一点，在你这个残疾孩子康复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忘记你是一个残疾人，这很重要，你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与心理，这样，你才能真正地康复；但在和别人进行竞争的时候，你又要记住你是一个残疾人，你必须面对现实。只有这样，你的心态才能趋于正常，你也才有跋涉人生的勇气与信心。否则，你就会从一

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婷婷，这就是在你身上的辩证法。你读高中了，你应该知道哲学，辩证法是残酷的，你却必须面对。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一残酷又令人清醒的辩证法。现在，你也应该看到了，过去，我让你知道：别人能做到的，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你通过努力也能做到，以此促进你的自信心。现在，你则必须看到，你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你做不到的，别人却有可能做到。过去的那个别人指的是残疾人，而现在的别人则是在你走进了正常人的圈子里后所出现的正常人。你是一个高中生，你一定能把这里的辩证关系搞清楚。婷婷，你说，是不是？”

婷婷终于像懂了什么似的，缓缓地点了点头。

周弘的心异乎寻常地紧了一下。可诅咒的残疾，你让这样一个辩证法叫一个才十四岁的少女去面对，你不觉得太残酷吗？

周婷婷和爸爸告别，背着书包一步步走远了。周弘望着女儿的背影渐渐地在视野里消逝。对他刚才的话，他没有什么信心。他不知道女儿究竟能听进多少。他知道女儿的天性，女儿太要强了，她说过，很多事，她在道理上是懂的，就是感情上不能接受。

周弘痛苦的摇了摇头，然后去找于基泰老师。

少年心事

重点中学就是重点中学，学生的学习非常紧张。考试是常有的事，小考一三五，大考时时有。半学期下来，婷婷后来觉得自己第一次考砸实在是毛毛雨。就是最好的同学也都有可能要面对一两次

或者一两门的失利。自己是不是把分数看得过重了?想到这里的时候，周婷婷心里有点释然了。她觉得自己还是没有经历过大事。自己应该是经历过很多的人了，可是在高中阶段的小考就把她整得这样，实在不是周婷婷的风格。她甚至有点后悔，为什么还要让爸爸为自己操那么多心呢？

尽管如此，婷婷仍然没有看轻任何一次考试。“全面发展是硬道理，你说呢？”婷婷对同桌毛小芳说。

毛小芳现在是婷婷的好朋友。毛小芳是从二中考进来的，她笑着点了一下婷婷的鼻子说：“是啊，没错，全面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理论，你就是不想比别人考得差，你那么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

婷婷笑了。她抱过了小芳的胳膊，说：“小芳，你既然知道我的心，你就要帮帮我嘛！我们也组成一个女子别动队，把那帮男生拉下来。”

说到男生，毛小芳心里就来气：“别说他们了，就好像得了什么真传似的，总瞧不起我们女生，说我们的成绩天生不如他们。婷婷，我们再拉几个人进来，好好地把这帮男生给整一整。”

“对啊！这才像我们的毛小姐嘛！巾帼英雄！”婷婷说。

说着，婷婷又习惯地去捏小芳的鼻子。小芳虎下脸，对婷婷说：“你可别到时候伤心啊，假使我们把你那位拉下来的话。”

婷婷红了脸：“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说起这个话来了？我要去

告诉于老师了。”

毛小芳狡猾地笑了：“怎么？不肯承认？人人都说陈剑对你有那么点哩！他很想帮帮你哎，可就是你不理人家。”

“不得了了，看来我真的要撕烂你这臭丫头的嘴皮了。人家也只不过向他请教过几道化学题目，你们就这样编排人家。”婷婷说着，就去撕毛小芳的嘴。毛小芳从座位上跳起来，夺路向教室外逃去。婷婷也追出了教室。

两个女高中生一直跑到了科学馆前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情况到了期中考试的时候就有了好转，婷婷期中考试的名次排到了班级的第九名。于老师其实也不想排什么名次，但学校要求各班这么做也是没办法的事。高考的压力使得每个学校都非常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偏巧这一年，省里又在搞省属重点的重新验收，已经有一所县中在重新验收中被从重点中学除名了。南京市一中是省属重点当中的重点，与南京师大附中相比也不会有什么逊色，但在这一次验收中仍然必须重新过关。高考不仅给学生，也给学校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于老师希望同学们能理解学校的良苦用心，名次在前列的，不要骄傲，名次暂时不在前面的也不要气馁，不要背名次的包袱。要做分数的主人，不要做分数的奴隶。

话虽这么说，成绩搞不上去也是不好说的。当初在初中拼了命一般地才考进了这所重点中学，现在如果学不好，不能考到一个好大学，那么这个重点就真的是白念了。可对耳朵失听的周婷婷来说，

英语的学习仍然是一大难题。尤其是英语听力，是英语学习中最难的一关，对正常孩子尚且如此，对婷婷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婷婷上课时很难听清老师在讲什么，进到高中后，她仍然和从前上小学时那样是靠着身边几个相处很好的同学的帮助，才能知道老师今天讲了什么。可英语就麻烦了，尤其是听力，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上。再说，在语音室里上听力课，大家都戴着耳机，只能听清录音磁带上的声音，相互之间根本无法对话，就是想看一下口型也很难办到。这可把周婷婷急坏了。周婷婷对英语这东西有点灰心了。每门功课都要比初中深了许多，英语尤其深。周婷婷希望英语老师吴萍能帮她解决这一难题。吴老师也觉得这事比较麻烦。她告诉婷婷，英语口语的学习和听力水平的提高非常困难，这是由语言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是汉语，问题就不会太大，因为汉语的口型变化不大。可英语不同，有些单词有好几个音节，口型变化也因此比较复杂。

婷婷说：“吴老师，不管有多么困难，我都想攻下这一关。只求老师能够帮我。我对自己是有一些信心的。”

吴老师赞许地看了看婷婷。每天，只要一有空闲，吴老师都带着周婷婷一起练习对话。一见语音室没班级上课的时候，吴老师就带着婷婷一头钻进去，有时一练就是两个小时。为了练好一句话，周婷婷甚至不惜要练习上百遍。

一学期下来，婷婷的口语和听力有了很大的长进。但为此，婷

婷婷瘦了许多，吴老师也瘦了许多。

婷婷的心态也有了彻底的改变。不错，爸爸说的没错，老师们说的也没错，关键是看你对失败的态度：在失败面前你是躺下了，还是勇敢地面对了。到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婷婷在语文课上学到了一篇著名的文言文：宋代著名文学家王安石的散文名作《游褒禅山记》。

在那篇文章里，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周婷婷读着这样的散文名作，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在写她。爸爸说得不错，自己有志，也尽了力，而物的帮助也就是条件的帮助，自己比起其他的人来说要差了许多，自己如果不能到达那种险以远的境界，如果无法欣赏到这个世界上的非常之观，又为什么要有愧有悔呢？

想到这里，婷婷释然了。再度面对学业上的困难时，婷婷的心态就平和了许多，同时也觉得敢于面对同学们了。

老师再见

于老师的话是对的，对婷婷这样的孩子仍然要把她看作是残疾孩子，家长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值。否则会给孩子和学校带来不应有

的负担和沉重。如果不把这个定位好，那么孩子今后就很难发展了。可是在付出了那么多以后，周弘在感情上是很不愿意把女儿当作是一个残疾人看的，这让周弘无法接受。无论怎么说，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力就是要把孩子从那种尴尬里解脱出来。如果最后还是回到这一点上，那又多么不值得。

周弘一直无法将女儿归于残疾人之列，从感情上讲，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更何况女儿现在可以说是完全康复了呢。直到辽宁师范大学的张宁生教授来南京，希望周婷婷进辽宁师大深造特殊教育理论专业时，周弘都无法接受张宁生教授的提议：不能让女儿搞特殊教育。自己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到现在这个地步，难道又要让女儿回到她原先应该呆着的那个聋人世界吗？所以，面对张教授的请求，周弘一口回绝了。直到考察了英国的特殊教育，从英伦三岛回国后，他才领悟到了女儿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个生活与工作的圈子，而这个圈子恰恰是在聋人与正常人的交叉地带。女儿必须在这个交叉地带生活、工作、学习，才会有自己的辉煌。

婷婷读高二年级了。

一开学，婷婷他们就听到了一个让人提不起劲来的消息：于老师就要离开一中了。

起初，婷婷认为，那一定是谣传。于老师怎么会离开他的学生呢？可是不久以后，消息就得到了证实，于老师要调到上海和他的爱人团聚了。

高二(5)班一下子没有了欢声笑语。全班同学都非常悲伤。他们没有想到于老师在一中教了这么多年，惟独没有把他们这一届带到毕业。

于老师到班上来和大家告别的时候，很多女生都哭了。男生们有的也眼睛红红的。

“于老师，不能把我们这一届带到高中毕业再走吗？”曾林，班上那个个子最小的男生终于先哭出了声。曾林是一个乡下的学生，刚来南京的时候，连方向都辨不清，又特别想家。一到星期天，于基泰就把他带到街上去玩。平时怕他想家，又让他和自己同住一个屋。曾林自己都感觉到，于老师更像他的兄长。

曾林一哭，全班就没有能止得住，大家哭成了一团。于老师也流泪了。他不知道该对同学们说什么才好，他不应该把这些可爱的学生中途抛下。要去什么上海？要为了自己的家庭和更好的事业而抛下这些可爱的孩子？没有理由，真的，没有理由。刹那间，他竟然就想不离南京算了。

周婷婷也哭了起来。她遇到过很多好老师，所有的老师对她都付出了生命的激情，而于老师则不但富有生命的激情，还更具有理性的思索。于老师能从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理解她，要求她，又能以这样的高度去要求他的所有的学生去和周婷婷相处。他从来没有要求同学们向她学习。于老师把她放在了一个正常孩子的位置上，于老师走进了她的心里，于老师知道婷婷有什么想法，在婷婷很想和

老师交流的时候，于老师总是非常及时地出现在她的身边。于老师甚至和爸爸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经常一起探讨一些关于教育的话题。爸爸的那种教育方法，就是于老师帮他提炼成一种叫做“赏识”教育法的。可现在于老师就要离开南京离开爸爸离开婷婷了。婷婷想到这里就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于老师走近了婷婷，他像平时一样，把自己宽厚的大手放在了班上这个最小的学生的肩上。于老师轻轻地拍着婷婷的肩膀，让婷婷别哭。“婷婷，到了上海，我还是会经常回来看大家的。上海离南京也不远啊，别哭。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那么多痛苦和挫折都没有让你哭，如今老师只是正常调动，你哭什么呢？”

于老师这时又故作轻松地 and 婷婷谈起了他所教的物理。“婷婷，我记得你一上高中的时候，物理就开了个红灯哎。可现在，你的物理好多了，还在竞赛中得到了名次，真不简单啊！”

婷婷抬起头，望向这位既像大哥又像父亲的老师，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老师，这都是你教的。老师，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和我谈什么物理？老师，我们这时最想听一听你要和我们说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留不住你，可你要给我们留下一些话，我们最喜欢听你说了。于老师，留一些话给我们吧！”

“于老师，周婷婷说的没错，你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我们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听到你讲话了。”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

于老师拭干了眼泪，然后说：“要说的，我平时都对你们说了。

现在，我想说的是，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太想念于老师，就让于老师想着你们吧！你们要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到学习上，用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还要记住，什么时候都别忘了我是(5)班的一员，包括我在内，都永远是这个集体中的。我们现在就唱一支歌吧，就让我们在歌声中分别，然后，我们相约再见！”

于老师开了个头，他唱了那首由卡莱·卡蓬特唱遍全球的经典名曲《昨日重现》：

When I was young I woul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 would sing along it makes me smile
.....

大家都轻轻地跟着唱起来：

.....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 wo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 are start in to
sing so fine.
.....

于老师在歌声中对同学们挥挥手，然后慢慢地退出了教室……

很多年以后，婷婷仍然不能忘记这一次的分别。她的耳边似乎还时常响起《昨日重现》的旋律。和很多同学一样，婷婷现在也仍然希望能够再听于老师一节课，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在一个突如其

来的时候，于老师忽然站在他们的讲台上。

从滨城来的教授

张宁生教授来南京市一中考察周婷婷了。

张教授看到的周婷婷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高中生了，普通得就和你在南京街上看到的任何一个女高中生一样。在这个女高中生的身上，已经尽脱那种耀眼的光环。于老师走了，但他留给婷婷的却很多很多。当周婷婷从爸爸周弘那里和班主任于老师那里知道了那种人生的辩证法后，周婷婷便迅速地超越了过去那个带有光环的周婷婷，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周婷婷了。周婷婷把那个辩证法扩大开去，把爸爸告诉她的这个辩证法用到了自己的人格塑造上。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有过那么多的荣誉，也忘记自己曾经被那么多记者包围过。那些如果还属于她，那么也只属于过去的周婷婷。不错，周婷婷已经和你和我和他没有两样了。在经过了两年的高中生活后，周婷婷已经不会让你觉得她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当她从你身边经过时，当你偶尔听到她笑一笑，或者她说着什么话的时候，你竟然不能觉得她是一个聋孩子。到了这时候，周弘才觉得自己在女儿身上所要得到的应该就是这一切。他希望女儿就是你我他一般的常人。一个成功的父亲应该创造出一种永恒的平凡而又能在这种平凡里透射出一种非凡的伟大。他的女儿应该是和你我他一样的平凡的人。她的故事也就像我们在这本书的开头所说的：很平常。周婷婷非常平常。到了现在周婷婷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她已经忘记

了她曾经得到过什么荣耀，周婷婷会在你对她饱含溢美之词时告诉你，那是过去一个叫周婷婷的女孩子创造的，现在这个女孩子还没有什么更惊人的创造。在经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她记住了她的那个教育家爸爸的话：婷婷，你千万要记住，现在，你能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你不能做到的，别人却有可能做到。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周弘是在很长时间后，才把女儿带进这样的境界的。女儿只有有了这样的心态，才能更好地面对困难和挫折。否则，过于刚则易断，对女儿反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周弘这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自己在多年之后，使女儿的生活画下了一个圆圈。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圆圈，终点和起点非常优美地契合在了一起。然而，为了画下这个圆圈，周弘却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痛苦追求，乃至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女儿的生命熔铸在了一起。这就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那个著名的物理学现象：某种原子，当它在平常的条件下，它还只能释放出比较小的化学能量；但如果原子核受到了激发却会爆发出巨大的原子核能。人的生命的能量，其实就是一种原子核能。平常我们都没有对这种原子核施以必要的激发，所以我们发现不了生命还可以放射出这么耀眼的火花。周弘却以自己的生命去撞击另一个美丽的生命，从而使另一个生命爆发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能量。哑女为什么可以成为神童？周弘用生命为我们做了最完美的回

答。每一个儿童其实真的就如周弘所说可以成为神童，只不过我们在生活中，没有人想到必须以生命撞击另一个生命。周弘的伟大也就在这里。

周婷婷也因此伟大了起来。在爸爸的引导下，在老师们的教育下，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婷婷矫正好了自己的心态。她做每一件事都非常认真非常投入。不错，爸爸说的没错，关键是看你对失败的态度，而不是你有没有失败。而荣誉呢？周婷婷早就意识到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张教授来南京考察周婷婷时，张教授也为婷婷各方面的状况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所有见到过婷婷的记者一样，张教授对周婷婷的状况啧啧称奇，连说了不起了不起，他看到了这个世上最成功的康复杰作。张教授是搞特殊教育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周婷婷能够进入辽宁师大教育系深造，进行特殊教育理论的研究，同时又带上她自己的这一很具个性的思想，那么将来的周婷婷必将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

第9章 父亲啊，我的大学

父女心事

故事写到这里的时候，婷婷就要到大学读书了。周婷婷要进的大学是辽宁师范大学，主攻目标是教育系特殊教育专业。

婷婷在十五岁的时候走进了大学，成了很有影响的聋人少年大

学生，圆了她和她的爸爸关于聋人少年大学生的梦。这可是在婷婷八岁能背下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数字后父女二人的巨大心愿呀！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特殊教育专业在国内是非常著名的。教育系的张宁生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特殊教育心理学专家、国际特殊教育协会会员，他早就注意到了南京的周婷婷。很多年前，他就注意到了有关新闻媒体的宣传和报道，说那个聋哑小女孩三岁半还不能开口讲话，可到了六岁的时候却已经能够认识 2000 字。他原以为，这只不过是家长一时兴致所至，使孩子做到了这一点。可没想到，张教授竟然常常看到有关这个小女孩的情况报道，她的父亲也因为对她的成功培养，创立了一种新的适合当今时代特点的早期特殊教育方法，并被市领导慧眼识才，聘为聋哑学校的副校长。张教授对这一对父女的情况颇感兴趣。他向学校递交了一份报告，他要到南京考察从哑女到神童的周婷婷的近况。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希望学校领导批准录取周婷婷到辽宁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学习特殊教育专业。张教授在报告中说：“我们国内这方面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应该让一个非常优秀的聋哑人走进这一块领域，并从她开始开创我校及整个特殊教育的新局面。只有这样，这一领域才有可能更具有科学性与权威性。”学校同意了张教授的报告，并让张教授择日赴南京考察周婷婷的情况。

张教授到了南京市第一中学，对周婷婷进行了全面考察。考察结果使张教授非常震惊：周婷婷的学识状况、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

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境界，即便是与已经在辽宁师范大学就读教育系特殊教育专业的残疾学生沈阳相比，周婷婷也已经显得非常优秀。而沈阳已被美国特殊教育权威密歇尔看中，且与学校签订了沈阳毕业之后即去美国就读的意向书。张教授非常高兴，他连忙向辽宁师范大学拍发了电报，向学校汇报了周婷婷的情况。张教授报告学校说：周婷婷如果能够进入我校就读，那么她将会是我国特殊教育界的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材。希望学校批准录取周婷婷当即入学。

这时候，周婷婷读高中二年级。

周弘很客气地接待了从辽宁来的张宁生教授，但周弘不太想让女儿读这样的专业，他希望张教授能够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愿。自己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可最后却还要让女儿回到那个曾经使她的心理受到巨创的聋哑人的圈子，这让一个做父亲的确实无法接受。再说，女儿现在在南京市第一中学这样的名校就读，女儿是凭自己的实力一路过关斩将叩开南京市第一中学的大门的。能够在这样的中学读高中，女儿将来读一个非常出色的名牌大学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虽然早在婷婷能背下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时周弘就有了将女儿培养成一个聋人少年大学生的意图，但周弘不想把女儿送到辽宁师范大学。女儿就要读完高二了，女儿十五岁。女儿就是在十六岁时读大学也仍然是一个少年大学生。再说，已经有像中国科技大学这样的大学和周弘联系了，希望周婷婷能够成为该校少年班的学生。那就是去年的事。周弘到北京参加世界天才儿童研讨会时，中

国科技大学向周弘提出让周婷婷去科大读书。但周弘认为女儿目前的程度还不够，中学阶段的学习还不太充分不太彻底。周弘很客观地分析了女儿之后，婉拒了科大少年班班主任的要求。至少等高二念完了，才可以谈上少年班的事。

南京之行，张教授没有能够成功。但张教授没有失望，他对周弘说：“周校长，你总有一天会想通的，你应该让女儿到我们学校，这将是你的女儿最好的归宿。”

周弘没有多说什么，他对张教授说：“那么就到时候再说吧！最近我将到英国去一趟，考察英国的特殊教育。等我从英国回来后再说这件事好不好？”周弘也没有把话回死了，他仍然在想着于老师的话给他带来的思考。有时他觉得于老师的话点出了什么，可再仔细一想，那东西又像一个调皮的泥鳅一样滑掉了。于老师那节班会课给周弘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他总觉得于老师的话下面应该有一个巨大的矿藏。周弘感到非常苦恼，他总是抓不住于老师那段话的余绪。他和于老师又谈了好几次，想抓住点什么，可仍然没能成功。他想让于老师就这个话题进一步展开，可于老师又不知道周弘希望他向哪一个方向上展开。

“好，周校长，我会随时等着你的消息。你能告诉我，你从英国回来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吗？”张教授问。

“月底我去，可能也就在下个月的中旬回到南京。”周弘说。

“那这样，不如我陪你一起去英国。我们在路上也可以继续谈

这件事。再有嘛，我们也可以从考察英国的特殊教育中得到一点什么。”

张教授立即向学校打电话请示。校方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把周婷婷这个学生争取到我校就读。出国之事，学校会立即办理。

张教授把学校的决定告诉了周弘。周弘吃惊地看着张教授说：“张教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周婷婷对你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张教授笑了：“不是周婷婷重要，而是对我国的特殊教育重要。周婷婷到我校就读特殊教育专业的意义你这个做父亲的和做聋哑学校副校长的如果还没能领会的话，我将一直和你探讨下去。”

月底，张教授果真又一次从辽宁来到了南京。他作为一个陪同者随同南京市聋哑学校特殊教育考察团一起飞赴英国，对英国的特殊教育进行参观考察。

爸爸去英国了，问题却留给了女高中生周婷婷。

辽宁来的张教授，把女高中生周婷婷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她不知道自己的脚该跨向哪里。要是爸爸这个时候没有去英国，她便会跟她的那个够朋友的爸爸探讨这个问题了。可从妈妈的嘴里，婷婷知道了爸爸的意思，爸爸不想让她去读那个什么特殊教育专业。婷婷问妈妈：“妈妈，你看我该怎么办？去呢，还是不去呢？”

妈妈笑着对女儿说：“妈妈也不知道，妈妈想，这件事只有你自己决定，因为你是一个高中生了。不过妈妈想嘛，你今年不去读大学，明年反正也是要去读大学的。大学应该是有的念的，这不成

问题，不去也罢。那学校也不是个什么名牌大学。”

周婷婷的心更乱了。

张教授说她已经非常优秀，一定能够在我国的特殊教育领域里有一番作为。自己去不去念这么个特殊教育专业呢？如果去念了，那么，爸爸和她的所有努力不就是一场空了？从哪里来，最后又回了哪里，转了一个圈子，又有什么意思？可是不念呢？

.....

周婷婷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一双大眼睛在黑夜里忽闪忽闪的。

也许应该去念！

周婷婷一跃坐了起来。她想到了很多。

她想到了爸爸这么多年来对她所付出的一切。爸爸在教育她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了一套成功的教育的方法。现在，爸爸在办着康复中心的同时又办了一个家长培训班，在用这一独特的教育方法影响着更多的人。这一个方法将会给多少还处在迷茫中的孩子和家长带去喜悦和希望！

爸爸的这个教育方法是多么宝贵，而接过这一个方法并把这个方法告诉更多的人的任务就应该落在我的身上啊！因为只有我来完成这个任务才最合适。有谁能够走进那么多聋孩子们的心里呢？只有我这个聋哑女孩子。

爸爸亮闪闪的眼睛又浮现在婷婷眼前。多少次，婷婷从梦中醒

来，还仍然看到爸爸在案前钻研。爸爸看了那么多的书，爸爸不厌其烦地教她在玩中学，让她识字和说话同步。爸爸经常开导自己，每当自己有了一点进步，哪怕那个进步还很微不足道，但爸爸总是眼睛一亮，对自己伸出大拇指。自己其实就被爸爸那种极富生命色彩的教育推向前的。爸爸还对自己说：“婷婷，你要相信一点，你就是考了最后一名，爸爸也不会抱怨你。在爸爸的心目中，你永远是最优秀的。”爸爸说：赏识会使孩子走向成功，而抱怨只能导致失败。爸爸还有许许多多的话婷婷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但婷婷觉得，如果不把爸爸的这些东西装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爸爸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做女儿的不就很失职了吗？可爸爸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还没有我能想得通呢？要让爸爸同意自己去那个学校攻读那个专业。再说，在周婷婷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又有多少人付出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周婷婷想到了童毅然老中医，想到了上海的周智远军医，想到了解放路小学的那么多老师和同学，想到了爸爸原来厂里的人和妈妈单位上的人……他们为了我也付出了许多啊！现在到了我回报他们回报这个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可爸爸为什么却不能想通呢？这个爸爸，也有糊涂的时候！爸爸你早点儿回来吧，让女儿也做一次你的老师开导开导你。

婷婷起身，拉开了灯，坐到桌边，把自己要对爸爸说的话全都写了下来。哼，你这个老爸，也有这么想不通的时候，还教女儿应该怎么怎么，不应该怎么怎么哩！这可是大事啊！更何况，这是我自

己的事。我就要做这样的选择。这时我可不再是你周弘同志的女儿了。你这个爸爸如果在这件事上和我周婷婷过不去，我就不认你这个朋友了，到时候可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周婷婷想到这里高兴地笑了，她知道，自己要做的事，爸爸其实不会阻挠的。

周婷婷，一个小女孩，一个高中生，她已经多次在南京掀起热潮了。她，让人们想得很多很多。她很小的时候，就能够以自己的超人的毅力忍受病魔的煎熬而没有浪费一天的时间。那时候，当小婷婷在忍受着病痛与电疗的折磨时，她的同龄人不是在爸爸妈妈们的怀里撒娇，就是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而婷婷却很少有这样的快乐与幸福。就是这个婷婷，让多少家长在为她流下了许多同情的眼泪之时也为她有那种超于常人的耐挫力感到震惊。那时候，有很多人对她做了断言：这孩子将来一定是成大器的人。现在，周婷婷真的要成大器了。她要用真情回报这个社会，她要把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全部的爱也全部地奉献给人们，是他们把一个哑女变成了神童，也是他们把这个神童培养成了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高中生，她没有理由不为人们做出点什么。她要为社会上还有那么多的残疾人服务，她要把他们的心灵从黑暗里拉出来，她要让所有的残疾人在得到社会的同情与关爱的时候也能够为这个社会创造辉煌。爸爸说得不错，自己不应该把自己定位在那个神童的位置上，这就好比一个诗人说的，不要把自己看成一颗金子，那样就时时有被埋没的危险与委屈。这样看自己，虽然有那么点痛苦，但是，比起为

社会创造价值，比起让所有的残疾人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从而在这种健康的心态中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有益的事相比，个人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爸爸，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爸爸，我也相信，你一定会为我高兴的。你的教育法里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走出异常，超越超常，回归正常”吗？爸爸，你一定会想得通的，女儿是你的女儿，但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女儿要回到自己的那个社会，走进自己的正常，去为更多像自己这样的聋人做点事。爸爸，你可知道，也只有我才能真切地理解他们并为他们做出点什么啊！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爸爸啊，快点从那个异国归来吧，女儿要你听一听她的心声。

张宁生教授在考察过程中不断为周弘讲解英国特殊教育的特点与发展趋向。周弘听得很认真。周弘这时始终在思考于老师那天在班会课上讲的内容：周婷婷是一个普通的残疾孩子，她和我们一样，都需要大家的帮助；你不应该把她看成英雄……是啊，周婷婷不照样需要别人的扶持与支撑吗？周弘想起了这么多年来，那么多人对周婷婷的帮助：童毅然老中医、周智远军医、解放路小学的那许多老师、文学家杨臻先生、班主任于老师……周婷婷在人生的历程中，少不了他这个爸爸，但又能缺少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吗？

不知是张教授的精心点拨，还是英国的特殊教育现状给了周弘启发，周弘突然有所悟，他终于抓住了于老师的话给他带来思考的那个狡猾的小泥鳅似的话尾：聋人，就是聋人。这是他们自己的一

种正常状态。聋人既要回归以正常人健全人为主的主流社会，但也不能脱离聋人自己的生活圈子和他们本身的自然形态。一旦脱离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你把现在的婷婷看成纯粹的聋人固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你要婷婷去和一个健全人进行比拼，其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她可能暂时甚至很长时间里都是能胜过一些正常人的，但她永远不会作为一个正常人出现。她的心态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心态都会在这一方面达成一种在婷婷和周弘看来是十分痛苦而又不能接受但在正常的人们却完全可以理解的共识。周婷婷应该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应该是在正常人和聋人中的优秀者之间。只有这样，她的痛苦才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否则，进入高中后的第一次单元考试所造成的阴影和心理重负仍将会时不时地跟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她也许能暂时摆脱，可是她却无法彻底摆脱。而周婷婷如果选择了特殊教育专业，那么就刚好进入了那个正常人健全人和聋人中的优秀者之间的交叉地带，那个地带才是婷婷应该进入的地带。那样，她既可以以一个聋人的身份活动在她应该呆的那个圈子里，又可以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去和正常的人沟通。这对女儿的发展，对聋人康复事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张教授说得没错，只有婷婷，才有这样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进入到这个特殊教育的领域。是啊，让一个健全人搞这个特殊教育，永远也不可能找到那种感觉。

周弘对张教授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同意女儿进辽宁师范大学就读教育系特殊教育专业。

张宁生紧紧握住了周弘的手。“我知道，你早晚会想通的，凭我的经验，凭我这么多年从事特殊教育专业的敏感，我已经断定了周婷婷此后的最佳人生道路应该由我们学校和你来共同设计。周校长，这里，我又要说一句你可能不喜欢听的话了。你的女儿已经全面康复了。你女儿的康复工作你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仍然要说，没有其他社会成员的努力，恐怕也是没有用的。你说是不是？”

周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习惯地用手抹了抹自己那个早已经秃了的头顶。

“所以，我还要说，对周婷婷这个孩子，你这个做爸爸的不要仅仅把她看成是你的杰作。她固然是你这个做父亲的最成功的作品，但你又要注意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周婷婷应该站在一个交叉地带一样，周婷婷同样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你可不能太过自私喽！”张说。

说着话的时候，张教授亲切地拍打了一下周弘的后背。周弘爽朗地笑了起来，随后，紧紧握住了张教授的手。

两人都大笑了起来。

中国特殊教育界里的两个杰出人物终于走到了一起。契合点就是那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周婷婷。

爸爸就要从英国回来了，婷婷等不及似的去了机场。当她看见爸爸走下飞机的舷梯时，她就迫不及待地跳起来喊道：“爸爸，我

在这儿呢?我有话对你说!很重要的话!”婷婷顾不得在一旁的人正在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她。她不管这些了,比起要对爸爸说的话,这些就太小意思了。现在,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呢?

爸爸终于来到了婷婷的跟前,爸爸用手亲切地摸了摸婷婷的头。爸爸说:“婷婷,几十天不见,是不是想爸爸了?这次爸爸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想不想知道爸爸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了?”

婷婷说:“想啊!可是你今天得先听我说。女儿今天要对你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很重要。”

周弘拉着女儿的手上了车。周弘问婷婷:“婷婷,你想对爸爸说什么?”

婷婷把嘴附在爸爸的耳朵上,轻轻地对爸爸说:“爸爸,我要你答应我,让我去上大学,就学那个特殊教育专业。”

周弘深情地看了看女儿,周弘原先认为,女儿肯定不愿答应的,没想到女儿已经把事情想通了。这就比什么都好了。女儿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障碍,要做工作的可能就是婷婷的妈妈了。要让婷婷的妈妈也答应下这件事就好了。

见爸爸没有回答自己,婷婷以为爸爸是不同意,于是就对爸爸说:“爸爸,这可是女儿自己的事,女儿这件事不想让爸爸多操心,女儿也要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爸爸如果不答应女儿,女儿这回宁可和爸爸闹翻了。”

婷婷一边用眼睛偷偷地看看爸爸的反应,一边看着车窗外说,

声音很低。她怎么会和爸爸闹翻呢?爸爸是一个好爸爸啊!可她又不知道这件事爸爸会怎么想。她多么希望在这件事上,爸爸也和她想的一样啊!

周弘问婷婷:“这件事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婷婷说:“都想了好几天了,女儿一直在盼着爸爸早日回来,把想好的结果早点儿告诉爸爸哩!”

周弘用力拍了拍女儿的肩,然后,深沉地说:“婷婷,我的好女儿,你长大了!爸爸这次在国外考察时,也把有关问题想通了。爸爸正准备回来后对你说,让你去那个大学读书,学那个特殊教育专业,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爸爸还想就把这个当作一件宝贵的礼物送给你哩!婷婷,你真的长大了,你真的很懂道理了。”

婷婷听了爸爸的话,高兴得一下子抱住了爸爸的脖子,在爸爸的脖子上狠狠地亲了好几下,“爸爸,你还是那么够朋友!”

女儿答应了,下面的事就是大人们忙了。辽宁师大的张教授忙上忙下,终于把王峥那个盲人少年和周婷婷这个聋人少年都录取到了辽宁师大的教育系学特殊教育专业。

高中还没读完,婷婷又来了个飞跃:十五周岁还没到,便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成了第一个聋人少年大学生,为残疾人的康复事业创造了又一个辉煌的神话。聋人少年大学生的出现,意义很大,它不但表明了聋人也一样可以走进大学,更重要的是,周婷婷让所有的聋人与残疾人都看见了自己:这世上,没有什么生理上的残疾能

够阻挡一个人向前走；只有心理上的残疾才是真正的残疾。一个残疾人最要紧的是要能够克服心理上的自卑，只有这样，他才能和正常的人们走到一起。现在，周婷婷这样一个聋孩子，终于以完全健康的心态走到了人们的身边。

当女儿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当周弘带着女儿向上飞升时，他这个做爸爸的，也终于有了一种教育家的敏感。当周弘在国家教委的那张批文上看见王峥的名字时，他的心又异乎寻常地动了一下，他觉得在辽宁师大这一次录取的两个女孩子身上，应该有一种什么共同的东西。周弘以一个教育家的敏感立即找到了这两个女孩子的契合点。他让她们组织起了“你帮我看，我帮你听”的合作小组。大一时期，她们相互依赖，大二是平行合作的时期，到了大三，则要求双方能够彼此独立。这就是她们合作小组的行动计划与纲领。显然，这两个女孩子是要把海伦·凯勒当作超越的对象的。

周弘，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父亲，这个极富才情的教育家，本身就像一所丰富的大学。在那么多年的生活坎坷中，在那么长时间的苦苦探索中，周弘终于逐步让自己丰富了起来。他让女儿找到了走向成功的方法，找到了走向成功的正常心理，他也让自己找到了一个别人曾经拥有但却在无意中丢失的教育法宝和矿藏。他像一个勤奋的挖煤工人一样，每天都在不辍地挖掘开采。就像他和他的女儿走了很大的一个圈子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他在教育上的探索也走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最终他发现，被人们无意丢弃的那一个

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东西。

升华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读者，这里，最让人感动的已经不是这个父亲而是这个父亲的女儿，那个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二(5)班的女高中生周婷婷。她的那种境界，那种勇于回归的胆魄和那种将来为残疾人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不为她感动。她可是曾经想要做一个科学家，要到外国学到许多本领然后回到祖国为祖国奉献一切的啊！也正是那样的理想，使得她克服了许多困难和许多常人想不到的挫折。她是南京市第一中学这样的名牌中学的高中生，她为自己设计过许多很美丽的梦。她想像自己有一天一定是坐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者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教室里，编织着自己五彩缤纷的梦。她还有可能走出国门，然后学成回来时，她将是一个和海伦·凯勒一样的知名人士，也将和那个盲聋作家一样在她所在的领域里名声鹊起。她在高中阶段，有着像于基泰这样的优秀的班主任的引导，有着那么多优秀教师的教育，她在这个非常和谐的高二(5)班，也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帮助她，她听不到的，已经有人悄悄地为她送来老师的声音。她的同桌，就是那个叫毛小芳的女孩曾经偷偷地告诉她，那个叫陈剑的男生特别喜欢你周婷婷哎！周婷婷也确实碰到过那一束热烈而胆怯的目光。在帮助周婷婷的时候，他甚至看都不敢看她。她是多么兴奋，多么高兴。不为别的，就为自己能得到同学们的友爱。她在班

上的年龄最小，但她知道如何把握好自己。 she 会把同学们对她的关爱化为前进的动力。她相信，有一天，她会在那么多好心的人们的帮助下走向一个普通人最成功的顶峰。

但她放弃了，她非常痛苦地放弃了。为了那个爱她的爸爸，为了那么多爱她的可爱而又善良的人们，也为了那个她曾经在里面苦苦挣扎过的聋人的世界。爸爸用她的名字办起了一个聋童幼儿园，她在那个幼儿园里看到了很多曾像她那样的好孩子，但他们却一个个的在聋人那个黑暗的感觉世界里痛苦地挣扎……她终于知道了自己肩负着一个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使命。她的肩上担负着很多很美好的生命。她不能只让自己向前走，她要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带着这些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一起向前走，既然自己是这些孩子的偶像，既然自己是这些孩子的希望。她想起了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一句话：带着她跟你走，因为她就在你的生命中。是啊，那么多美丽的生命跟在自己的身后，应该让他们跟着我走，一同走进那个辉煌的人生境界。

成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成功以后的选择则又非常痛苦。但周婷婷选择了这一种痛苦。而一旦选择了这种痛苦，周婷婷就不再是周婷婷了，周婷婷在这时已经成了一种化身，一种精神与力量的化身。一定是这一种精神的意志打动了所有的人们，也一定是人们从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身上看到了一种牺牲精神，一种悲壮。

尾声

很多故事的结尾都很平常。故事过后，日子往往都很平常。周弘和他的女儿周婷婷的故事结尾也很平常。平常得就像周婷婷上次出现在她的爸爸办的那个亲子夏令营中时，人们都觉得周婷婷也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不错，周弘和他的女儿的故事就是这样。现在，当周弘走到你的对面，你一定会把他当作一个最普通的南京市民。这其实就是周弘所希望的。周弘希望自己，特别希望女儿能永远这样：我们不要做什么人上人，但我们也不做那种旁观生活的人外人，我们要做的是人中人。

惟大英雄能本色。本色是最美的。周弘告诫自己的女儿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保持本色。

现在，这一对父女走在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他们像所有经过广场的人一样，一边漫步广场，一边领略着家乡的美丽风光。婷婷要去读大学了。周弘现在想把这些年来他所发现的富有生命内涵的教育方法推广普及开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用生命去赏识、去爱：赏识能够使人成功，而抱怨只能使人失败。周弘的愿望就是要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周婷婷式的好孩子来。周弘还要认真做的就是改变中国家长和中国教育工作者，让他们建立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孩子；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你的教育中，用生命的激情去创造一个个美好的生命。周弘还想告诉人们的是，人们啊，好好地善待生命吧！所有的生命都可以美丽起来！

全书完

融进周弘

——写在《重塑生命》之后

姜广平

本文原来想好的题目是《走近周弘》。但书写完之后，我只能将题目改为《融进周弘》了。

1998 年秋，由于作家毕飞宇的介绍，我对周弘同志进行了几次采访。当时，我就有一个冲动，要将周弘写进一本书里，要让周弘成为一个文学形象进入到人们的感情世界里。我将这个想法对周弘与毕飞宇说了，他们都认定：作为一个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是一定能做好这件事的。现在，两年过去了，书也终于写出来了。

在电脑上敲打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后，我关闭了计算机，退出了这本书的最后创作。也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完了。作为一个在传统教育理念引导之下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周弘把我玩完了：我的教育观念及在这种教育观念引导下所构建起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大厦已经土崩瓦解。一种全新的洋溢着生命意志与生命力的教育观念已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根深蒂固地烙在我的教育生命里，并将从此改变着我一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这本书里所涉及的赏

www.BOOKOO.com.cn

识教育还无法顾及到它的全部体系，只能展示这一教育方法在孕育过程中的种种艰辛磨练与生命的体悟。大道无言，说不好，也不需要我说。周弘的方法只能让周弘自己去说。周弘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问世，这就是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赏识你的孩子》。

《重塑生命》其实只讲了一个父亲和女儿的故事。我要告诉人们的是，一个父亲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自己也从工厂的技术员成长为教育家的传奇经历。

现在，作品的主人公周弘已经成为我的好友。面对这个非常成功的好友，我只想告诉人们一句，所有罩在他身上的一切传奇的光环其实只是人们的错觉，尽管他确实创造了为袁晓园先生所称道的“东方神话”。周弘其实无奇。如果一定要从他身上找出奇来，那么我告诉你，周弘的“奇”就在于他对生命的一往情深的珍视。

周弘的赏识教育使一个“残疾”的生命丰盈起来，又使很多同样被人们看作“残疾”的生命走向了辉煌。这么多年来，我们可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周弘正在将培养女儿成功的方法用于培养那些像女儿一样的聋孩子。他自己创办了一所学校--南京婷婷人中人幼儿园。此外，更重要的是，周弘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更多的不会被人们看成是“残疾”的孩子身上。说到这里，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告诉你，我的这种表述是有错误的。在周弘眼里，生命本身就是生命本身，无所谓“残疾”与“正常”之分。生理的残疾并非生命的残疾。生命的表现形态与生命的载体可以有差别，可是生命的内涵与本质

却是一样的。时至今日，在我写完了这本关于周弘的书以后，我也不得不持这种观点了。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周弘经常和我们说起的凯撒大帝的那句“我来了”。不错，生命，任何一个生命，都可以像一个骄傲无比的君王一样无比辉煌地君临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人世。所以，周弘珍视所有的生命，视生命为最可宝贵也最美好的。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能激起我们的无穷赞叹了。在我与周弘相处的那么多日子里，在我午夜独对 VCD 光盘与录像带中的周弘的时候，我以一个写作者的敏锐发现了周弘的眼睛与众不同。他的眼睛总在某一个瞬间明亮无比。而那一瞬间，总是在他和生命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时刻。周弘与孩子们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本能的友爱与默契。看到周弘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神态，我，我的朋友们，周弘的朋友们都油然而生一种对周弘的敬重之情。

周弘在从事着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业。世纪之交，出现周弘现象似乎是一种必然。新的世纪，人类要做的，大概便是从高度物质文明的芜杂中走向清新的生命。我也正是因为受周弘现象的激励才在一种激情的驱动下毫不松懈地去描写一个父亲与一个女儿的故事的。但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我无法对这位父亲进行精雕细刻。两年的时间认识一个人都很难，何况是去认识一位不平凡的人、去描写一个不平凡的人？

但我相信一点，精致的生命不一定比质朴的生命更美丽。这两年，我一直在为生活东奔西走，我放弃了很多东西，但一直没有放

弃的就是这本书稿。另一方面，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自己融进周弘的生命里，用与周弘同一的生命感悟去复现周弘和他的女儿。也许这种原初的未经精雕细刻的粗粝情感倒更能体现出主人公与命运拼搏的风格，更能激起一种高尚的审美情绪与冲动。几年来，我一直珍视着并保持着这种情感。我知道在我为这本书写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可以放下这种感情了。但我也深知，这种情感已经进入到我的血液里，进入到我的生命里了。

周弘是在用生命与对生命的珍视实践着自己在生命的磨练中得出的心法。他把一个父亲的眼光投向了周婷婷和周婷婷以外的孩子们，也因此，他的身边有了一个个心悦诚服的志愿者。时至今日，我也已经成了周弘的志愿者，而周弘对我说：“时至今日，恐怕这世上也再没有人会比你更深切地从生命与教育的高度去理解我周弘了。”因此，周弘特聘我为他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赏识教育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

我很珍视周弘授予我的这一头衔。因为这个头衔有着生命的内涵。因为这是我用生命的体悟去换取的。两年来，我走出苏北，到过珠海、深圳，到过宁波、上海和无锡，为了事业，我远离了我的家人，但我却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这本书稿。一个个长夜，我就端坐在电脑前，用生命和周弘对话。当别的研究员在用理性去研究周弘时，我则以灵性、形象、激情去展示周弘、塑造周弘。郭沫若在创作完话剧《蔡文姬》后曾经说他就是蔡文姬，是很有道理

的。今天，我不能说我就已经是周弘了，但我可以这样说，我已经真切地感到我的一部分生命已融进了周弘所营造的那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教育世界里。我也已经能够从生命的高度去认识周弘和理解周弘。

这是我的幸运！

我相信这同样也是我的读者的幸运。

2000 年 10 月 于张家港